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二
文心經定齋天石主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道藏精華

鍾呂傳道全集
卷之三
義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鍾呂傳道全義
悟真篇正集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三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鍾呂傳道全集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三

鍾呂傳道全集

頁次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

宋王道撰，周真一印證。凡三卷三十三章。文獻通考、書錄解題及四庫全書均著錄，周真一奏劄曾謂此註疏，事顯而言直，理明而義詳，深得參同契金碧經之密意。的非虛語，此書道藏輯要本，缺斗集四之六十五、六十六中卷兩頁，又缺七十一、七十二下卷兩頁，今得宋刻本校勘補足，得成完帙，誠難得之善本也。

靈寶畢法

四五

鍾離權著，呂洞賓傳，通志著錄。始雲房於終南石壁間，得靈寶經三部，上部曰元始真誥書，中部曰元皇玉書錄，下部曰太上真源義，凡三十卷。雲房撮其要爲畢法，分爲十章，曰小乘安樂延年法四門，中乘長生不死法三門。大乘超凡入聖法三門。包羅大道，引喻三清，明天地陰陽與金丹大道之理，無微不顯，誠五仙之旨趣，乃三成之規式也。

入藥鏡

七七

至一真人崔希範著，混然子滄溟子並一壑居士三家註，宋書藝文志著錄，此書自採藥於先天，入鉛汞於神室，行周天之火候，成九轉之金液，由始泊終，包括無遺。修煉之士，苟能依其法度，綿密

以行，則自能如影之隨形，而功成於不知不覺間矣。

鍾呂傳道集……………一一三

鍾離權著，呂洞賓集，華陽真人施肩吾傳，內論真仙、大道、天地、日月、四時、五行、水火、龍虎、丹藥、鉛汞、抽添、河車、還丹、煉形、朝元、內觀、魔難、證驗等凡十八章。皆鍾呂問答之詞，反覆詳明，深達道妙。凡仙家不傳之秘，於此盡情揭示，纖細無隱，學者循之參修，不但始終無歧誤之弊，且能真超真仙之境。是誠五祖七真一切聖賢之要典也。

唱道真言……………一六五

是書為清華老人賜錄，凡五卷。而以煉心為修道之始基，此與儒釋二家所重者同。其對煉命、煉丹、煉氣、煉神、煉形等等，一以還歸本然之虛，一片空靈，如四鏡浩月，纖塵不染，具足大乘法門。其教人修仙須從自己心地上做工夫，了明心地，念念圓通，心心朗澈，以做性命上切實之功。的為真道之了義。序中並謂：「千言萬語，亦不過祇發明煉心兩字，為千聖總途，萬真要路。」讀此，即可知其確為修仙修聖修佛之蕩蕩平平之大路也。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序

臣道曰。道家之學。有所謂內外丹者。實性命之所繫。得之者。小則駐景延年。大則登仙入聖。其徒以書傳世。無慮千萬卷。內丹則莫不以神氣爲本。外丹則莫不以鉛汞爲宗。古歌云。紅鉛黑汞大丹頭。相符紅黑是真修。紅鉛取精黑取髓。解得紅黑藥無比。將紅入黑保長生。用黑入紅天仙矣。顛倒兩般總成丹。火龍變化爲天仙。此外丹之要旨也。古今學道之士。皆以鉛汞爲大丹藥。曾不知真鉛真汞果是何物。臣自志學之年。則喜聞其事。彙集丹書。研詠意味。夜以繼日。至忘寢食。唯是紙上之語。曾無發明。紹興壬申。有道人爲臣言鉛汞者。但以山石間所採鑛銀爲真鉛。朱砂中所抽水銀爲真汞。教臣停取一斤。許以鼎器火候煉之。臣以爲信然。遂於會稽天慶觀。治丹室。依其所指試爲之。費歲月。耗貨財。竟無成效。非臣心不誠。實方之不良也。閱乾道甲申。復有道人爲臣言。真鉛不露體。真汞不呈形。又曰。真鉛不見銀。真砂不見汞。以二物合和爲一分。九鼎火而取之。名曰黃芽。依法鍊之。變爲黃聚紫粉。亦號明窗塵。服之聚精斂神。除却萬病。以臣觀之。此蓋青霞子昔所造一中丹爾。至淳熙癸巳。乃遇真師。始悟前所得者。皆非真鉛真汞也。古歌云。真鉛不產五金內。生在杳冥天地先。又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箇識識者。便是真仙子。煉之服之。千日餘。身既無陰。那得死。真師以其祕方口訣以授臣。言下有悟。如夢之

覺。後讀諸家之書。無不相契。洞然明白。由是而知日魂月魄。爲眞鉛眞汞。從無質以生。而有靈質。萬物動靜。莫不由之。若安爐立鼎。製造神室。搏日月之根。運水火之變。不失天符之旨。則大藥神丹可得矣。臣三十年間。凡三遇人。後得眞師。始契妙道。臣一介武弁。隸職王府。家貧俸薄。未能結眞友。採丹材。鑄鼎器。造神室。屏跡山林。以從事於斯也。然專心至志。晨夕不忘。頃因暇日。閱龍虎經。以行世之本。謬悞爲多。遂用得之於眞師者。釐而正之。分章定句。爲註解。復以魏伯陽參同契證其義。申而爲疏。以辨藥材之眞僞。金石之異同。去繁撮要。始終相貫。集一編爲三卷。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總三十三章。非敢傳之於後世。姑示同志之丹友耳。臣疎遠之人。不識忌諱。冒昧萬死。謹因高士周眞一印證。繕寫上進。伏惟萬機之暇。留神觀省。使臣有萬世一遇之幸。成就素志。是不獨臣之私願。亦眞師之付囑云。淳熙十四年四月初一日。保義郎臣王道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序。

經進古文龍虎經註疏奏劄

臣眞一。伏見保義郎王道所撰龍虎經註疏三卷。事顯而言直。理明而義詳。深得參同契金碧經之密意。其說外丹。皆非以五金八石諸雜類爲藥材。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此與陰眞人無質生質是還丹。凡鉛凡汞不勞弄之語正同。臣山林老褐。須學道膚淺。無可採取。然於

道書講之舊矣。古語有云。三折肱爲良醫。臣與王道相識甚久。議論以詳。因其以所撰來就臣印證。與臣得之於師者。首尾符契。是用昧死繕寫上進。恭望燕閑。畧垂省覽。自今而後。願飭尙藥。如金石雜類。反惡之劑。不使上御。以保萬壽。實天下幸甚。臣以此區區愚忠。仰冒聖恩。伏惟幸聽。干冒天威。臣下情震懼之至。

太乙宮養素齋道士臣周眞一劄子

朱子曰、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

又曰、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爲。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卷上

保義郎差充皇弟少傅恩平郡府指揮使臣王道註疏

太乙宮養素齋道士臣周真一印證

神室者丹之樞紐章第一

神室者丹之樞紐。衆石之父母。砂汞別居。

臣道註曰。神室者丹之樞紐。神室象乾坤。能收日月之精氣。以

爲金液神丹。故謂丹之樞紐。參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門戶是也。衆石之父母者。眞鉛生於天地之先。爲萬物之父。百昌之母。故謂衆石之父母。參同契曰。衆卦之父母是也。砂汞別居者。砂汞本無形質。隱於眞鉛之內。得太陽純一之精。方能顯化於神室之中。故謂別居也。○臣道疏曰。太極之初。化元氣而爲天地。分陰陽而爲日月。中產人物。通爲三才。人之最靈。故爲萬物之首。上古之時。人之住世。動經千百歲。自黃帝之後。漸至壽夭不齊者何也。蓋人不能體天地元氣而行。遂至夭傷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盡得元氣純粹之大也。故能隨順四時。生尅五行。運動自然也。古者通達之士。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合自然元氣而滋養一身。使如天地之壽。後世之人則不然。少者血氣未成而爲淫慾所誘。老者血氣將竭而爲衰病滋蔓。或有知道則已晚矣。而自保之者猶得延年。是以至人效天地變化。安爐立鼎而作神藥。老者服之則聚精會神還童爲少。少者服之則得仙尤速。故眞一子謂修煉神丹與天地造

化同途。託易象而言之。莫不首採天地之根而爲大丹之基。旣以乾坤運動之迹而爲大丹之法。象坎離而行水火。歷卯酉以主刑德。盜四時推移之數歸於掌中。託陰陽動靜之機而成冬夏。陰生鷄火。陽發玄枵。動則坤變下爻爲初九。靜則乾歸下爻爲初六。此皆修丹之大旨也。

出陽入陰章第二

出陽入陰。流曜二方。列數有三。按象水火。

臣道註曰。出陽入陰。流曜二方者。陽自子而生。出於地上。歷

丑。寅。卯。辰。至巳而陽極。則青龍日之精曜於東方。陰自午而降。入於地中。歷未。申。酉。戌。至亥而陰極。則白虎月之華曜於西方也。列數有三。按象水火者。青龍白虎二物。皆因朱雀之氣薰蒸而成質。故有二人也。大丹自起首以至丹成。眞鉛神室之外。只以水火二象爲之。非有他物相雜也。○臣道疏曰。凡修金液神丹。先須認藥物根元。次驗其火候進退。陽升陰降。不離子午之方。日往月來。必在卯酉二位。用坎離而行水火。使龍虎變作夫妻。還日精於月窟。則鉛內產砂。戲朱雀於離宮。則砂中生汞。金由情也。汞由性也。情性相包。夫婦相眷。自然而成金液也。故人之情性不離於身。丹之砂汞俱生鉛內。情性於人非外物也。砂汞與鉛非雜類也。是知日月升降。陰陽往來。皆在天地之中也。故乾坤精髓。常聚於鷄足山中。玄冥之內。而爲大藥之祖宗。金丹之根蒂也。夫日有三照。月有三移。日月出於東。而光曜於西。則西方白虎金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爲六戊。日月入於西。而光曜於東。則東方青龍木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爲六巳。日月當於午。而光曜於北。則是南方朱雀火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就土成形。化而爲黑鉛。常居杳冥之內。爲天地萬彙之根

本。故魏真入云。日潛德而沉彩。月施德以舒光。日受月化。體不虧傷。是知真元一氣。乃生天地之本也。古之至人。知神物隱於此。遂假法象採之。而爲藥之父母。擬乾坤而爲神室。立鼎器以象鷄足。取符火准則四時。還返金水。合於自然。運陽火以還日精。轉陰符而來月魄。使三方之正氣。並歸金鼎之中。以四象之至和。咸結杳冥之內。混混相交。經營鄞鄂。以至丹成。皆稟自然之變化也。今之學者。謂世間之水銀可以爲金丹。世間之黑鉛可以爲河車。使後來皆謬妄相傳。以虛爲實。多方制度。至老無成。且水銀出自朱砂之內。因火化而成。其理只名水銀。終不能成金液也。殊不知金液者。稟天地自然之氣。憑陰陽純粹之精。附陰於月爲陰之主。伏體中宮。潛當戊己。爲至藥之父母。豈有世間水銀及山澤五金八石比並於神藥之父母哉。神藥是度世延年之寶。天地萬零之祖。世人甚難識之。後學以諸類雜物製造金液。實錯會古人之意。若使雜物可造金丹。則金丹容易得成。所云鉛汞二名者。古人直說物象。後人不解其意。以朱砂便爲鉛。以水銀便爲汞。此乃以假物合爲真名。亂其根本。所以千舉萬敗。終無成理。前所論真鉛出產者。並是依經節錄。合於師旨。非敢臆說。以誤後學。好道之士幸留意焉。

制由王者章第三

制由王者。武以討叛。文以懷柔。土旺四季。土德以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

臣道註曰。制由王者。武以討叛。文以懷柔者。制、令也。猶王者出令以布四方也。武、剛猛火候也。文、柔弱火候也。喻金鼎堅備。神室密固。初進柔順之火。以

來陽和之氣。令住鼎室之中。末行剛猛之火。金液須欲進出。爲坤宮所拘。遂留精於內以成造化。猶國有叛逆之民。被王者防制有方。革心聽命。故不能逃逸也。土旺四季。土德以王。提劍偃戈。以鎮四方者。土德。戊己眞土也。眞土者。眞鉛也。眞鉛能召至和之氣。歸於中宮。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之氣。不得眞土。終不得成金液也。上居中宮。故稱黃帝。和氣隨四時而生。萬物皆有之。神室爲和氣之主。旺於四季。能收攝日月之精華歸於鼎中。不使流散於外也。參同契曰。土旺四季。羅絡始終是也。○臣道疏曰。王者治天下也。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法三皇而設百僚。順四時而播五穀。故得國內安康。和氣生焉。古人以治天下之理而制金液神丹。初下手之時。必須神室。神室之內而有胞胎。胞胎之外而有金鼎。金鼎之外而有壇竈。若一一全備。則使金液之精生焉。至和之氣合焉。王者體中宮神母。能伏流珠不使飛走。文火發生之火。武火結實之火。能使金液成就也。昔公孫氏上升之後。配爲中央土德。是和氣從中而生。復又羅絡四季。包裹金水。和合流珠。漸成神藥也。姤女流珠飛走之物。不常定處。惟是土一味可以制之。返成變化。自然之道也。

坎離數一二章第四

坎離數一二。南北獨爲經。故冠七十二石之長。

臣道註曰。坎離數一二者。天一生水於坎。故一

數主之也。地二生火於離。故二數主之也。南北獨爲經者。北方陰極之所。而生陽氣之始。歷子丑寅卯辰巳而終巽。南方陽極之所。而生陰氣之始。歷午未申酉戌亥而終乾。陰陽二氣皆從子午爲發生之始終。故南北獨爲經者也。故冠七十二石之長者。眞鉛先天而生氣。後天而成形。故爲衆物之長。還丹之根蒂也。○臣道疏曰。人間之術。稱玄妙者。莫不以燒金煉銀爲

世寶。每見修制者。萬無一成。縱使有成者。且非出世之寶。又非延年濟世之術。今世學道之士。不以性命爲急。皆迷迷相指。終無省悟之理。殊不知大丹之道。全在陰陽二氣相須而成。至藥。故真人丹砂訣云。煉寶者合於至妙。煉妙者合於至靈。煉靈者合於至神。煉神者合於至道。如此至言。則可以知金丹之真僞。妙理之淺深。若不遇至人祕訣。豈能悟解真詮。爲出塵之士哉。夫坎離卦象。乃離火坎水。南北二位爲水火根本。須則分爲二體。本同一源而生。既分爲二。各稟性情爲一。有一無二矣。至人於此知是天性自然。非假合之所及。却以二象配合爲一。煉成至寶。服之長生。天產二物。都無雜類。實日月之精華。乃乾坤之骨髓也。易曰。天垂二象。聖人則之。此乃返本還元。自有爲而合無爲也。故水火坎離。升降南北。獨爲丹首而冠七十二石之長。悟天地生殺之機。日月循環之方。則有無之性自可曉也。

剛柔有表裏章第五

剛柔有表裏。陰陽稟自然。金火當直事。金水相含受。雌雄併一體。

用之有條理。

臣道註曰。剛柔有表裏。陰陽稟自然者。乾陽爲剛。坤陰爲柔。互相包裹。配合神室。使陰陽自然之氣。日月施化之精。輻輳金胎而結神藥也。參同

契曰。乾剛坤柔。配合相包是也。金火當直事。金水相含受者。外則水火頻施。內則金水常交。木汞生青龍之體。金精長白虎之胎。萌芽漸兆。金木留形。神室之內。金火既交之久。而神水自生於母胎之中。以至丹成。子母兩相慕戀。金水自然滋養也。雌雄併一體。用之有條理者。雌雄亦龍虎也。乾坤也。日月也。陰陽也。坎離也。夫妻也。水火也。男女也。雌雄相雜。則

變化精氣爲物也。若用之得理。則發生自然也。○臣道疏曰。男屬離卦。太陽日之象也。女屬坎卦。太陰月之象也。日月相交。金水自生。情性相得。配合自然。更無外物。若以雜類而合神藥。卽非自然之性也。只如男至弱冠。女至笄年。兩情相慕。亦是自然而然也。古人將此喻大丹與人無異。皆自然之性也。砂汞在鉛體中。因水火激發而有。非外物也。嬰兒在母腹中。亦自水火而有。亦非外物也。古人知此二種。情性根本不相去離。因引合龍虎之精。還返金水之氣。自然成其至藥。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若非自然。則不可合也。譬男女二精。氣交體合。日往月來。自然變化。豈假他物而成胎孕。以此則神藥必在乎離火坎水二象而成。不在雜類也。由是以知日月真精煉成金液。與男女胎孕之理實同。但有仙凡淨穢之異爾。至人恐後學不悟真理。故引此爲證。其餘法象。自可知也。

變化既未神章第六

變化既未神。終能復更始。初九爲期度。陽和准日暮。周歷合天心。

陽爻畢於巳。正陰發離午。自丁終於亥。

臣道註曰。變化既未神。終能復更始者。凡修大丹。須一月而成。若火數

不准。鼎器不密。則神精降少。金液結遲。須更一月也。參同契曰。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是也。初九爲期度。陽和准日暮者。每遇晦朔之夜子時。陽火將興。便名地雷復卦。陽爻生坤初九爲下也。自子至巳。爲早爲旦。自午至亥。爲暮爲晚。日以屯卦直事。暮以蒙卦直事。屯蒙二卦以直一日十二時也。爲大丹之體象也。一日兩卦。一月六十卦。初則屯蒙。終則既

未。參同契曰。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是也。周歷合天心。陽爻畢於巳者。陽火自子而升。至巳爲陽極。而陰生於午也。參同契曰。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巳是也。正陰發離午。自丁終於亥者。陰符自午而降。至亥爲陰極。而陽火復生於子也。參同契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是也。○臣道疏曰。大丹變化之道。在乾坤二卦爲首。陽火起於子。陰生於午。陽極乾於巳。陰極坤於亥。乾坤十二爻。隨十二時而變化以造金液也。或有造大丹視爲等閑之事。妄意爲之。以至費耗貨財。形枯骨悴。終無成期。豈知至道包裹天地。吐納陰陽。運轉四時。斡旋日月。發現五行。循環晝夜。生育萬物。皆稟至道之變化也。至人知大道之根本可以度世。乃法象天地。攢簇陰陽。採日月之魂魄。合水火之靈氣。修營至藥。歸於自然。千經萬論。留示將來。而學道之士尙不能信。但只以有形有質之物假合造化。終不合至理。縱有成者。亦不能令人返老還童久視人間。或返成癰瘡流血之害。煉丹之士可不戒哉。

水火各一方章第七

水火各一方。守界成寒暑。東西表仁義。五行變四時。如是則陰陽

互用。順三一而得其理。

臣道註曰。水火各一方。守界成寒暑者。水、陰也。寒極於坎。火、陽也。暑極於離。各守一方而成冬夏也。參同契曰。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是也。東西表仁義。五行變四時者。東方屬木。發生萬物之所。故謂之仁。謂之喜。西方屬金。肅殺萬物之所。故謂之義。謂之怒。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變春夏秋冬而正四時之象。參同契曰。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是也。如是陰陽互用。順三一而得其理者。若四象之數。不失其時。則陰陽之氣順。水火寒暑各得其理也。○臣道疏曰。日月運

行。寒暑有節。日去則月來。年移則歲至。以一歲之氣暨於一日十二時中。排春夏秋冬以應四時之候。運動法象。一一須及時也。日月之度不差。寒暑之節有准。則大丹必成矣。法象纔動。內以知來。則精氣生於室中。陰陽結於鼎內。既得陰陽精氣。則鼎內潤澤。自然流通。漸生變化。與四時應候。故五篇云。春以溫之。仁也。夏以暑之。禮也。秋以涼之。義也。冬以寒之。智也。若四時之氣順。則一歲之事成焉。又春氣生物之本。乃巳前陽火之候。秋氣殺物之本。乃午後陰符候也。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於十二時辰內運其火候。應以四時五行。不得分毫差忒。則鼎中漸結。金液將凝。其丹必成也。故歌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則知金液神丹。若非法象天地。準則陰陽。造化自然者。則無成矣。

神室設位章第八

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變化爲砂汞。砂汞者。金土二用。二用無爻位。張翼飛虛危。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獨居不改性歸中宮。非土不可制也。包囊衆石。爲丹祖宗。

臣道註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者。立神室象天地。天地定位。則日月之光曜其中矣。參同契曰。天地設位。易行乎

其中是也。神室者。上下釜也。神室有上下兩釜。以應天地也。參同契曰。天地者。乾坤是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設天地乾坤二位。上釜象天。爲雄爲乾。下釜象地。爲雌爲坤。使上下兩釜雌雄之際配合而爲一也。參同契曰。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是也。變化爲砂汞。砂汞者。金土之二用也。立鼎器。法乾坤。金母居中。三才備具。則生靈汞也。砂汞乃坎離水火。爲乾坤二用。參同契曰。易謂坎離者。乾坤二用是也。二用無爻位。張翼飛虛危者。乾坤也。日月也。日月升降。火水抽添。不拘爻位。張翼南方離火之位。虛危北方坎水之位。參同契曰。二用無爻位。周流遊六虛是也。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者。水火往來神室之內。不常定處也。參同契曰。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是也。獨居不改。化歸中宮者。若火數抽添有理。則時時化入中宮而爲金液也。參同契曰。幽潛淪匿。升降於中是也。非土不可制。包囊衆石。爲丹祖宗者。中宮神室以眞鉛製造。故稱土德也。包囊萬彙。爲金液祖宗也。參同契曰。包囊萬物。爲丹祖宗是也。○臣道疏曰。大丹之道。全在鉛銀與砂汞二物。砂汞乃日之精。鉛銀乃月之華。修金液之方。不出天地玄象之中。前篇所論。亦甚曉然。猶恐學者不悟。所以時時比喻。如言下曉了。則砂汞不勞而可得也。且鉛之有砂汞。由人之有情性。情性發於中而應於外。亦外來也。砂汞生於中而現於外。亦非外來也。情性二用並在身中。砂汞二名俱隱鉛內。人用情性則發於外。鉛有砂汞則營於內。然則機用須別。其理同契。至人之意。分明指示用日月至精合而成藥。不以雜物他類也。

有無相制章第九

有無相制。朱雀炎空。紫華曜日。砂汞滅亡。

臣道註曰。有無相制。朱雀炎空者。有者虎也。無者龍也。有者

白金也。無者陰陽氣也。以白金爲神室。而未能自生變化。因水火升降。運轉四時。乃得成丹。故用空器而制有也。朱雀乃神火薰蒸於下。神室之內金液從火而生也。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是也。紫華曜日。砂汞滅亡者。紫華日月之精英。在神鼎之內。或化金華而現日月之光。或變靈液而示龍虎之狀。照曜鼎內。化爲砂汞。一消一息。一浮一沉。隨水火而或滅或亡也。參同契曰。故推消息。坎離沒亡是也。○臣道疏曰。上古之人以水銀一味而成丹者。蓋有龍而無虎也。而不假五行四象。法天則地。亦不會夫婦陰陽。交男合女。但取陰陽坎離之氣。消長於一身之中。龍虎之精。滋育於七竅之內。信任自然。而合大道。上古皆長壽無夭殤也。中古以來。若欲却老還童。延年度世。升真入妙。必須安爐立鼎。召天地至和之氣。回日月英靈之華。使四家無虞。五行全備。九轉數終。三千時足。開爐則紫粉凝霜。金華曜日。服之長生。後天而老。況今之人知虎者多。識龍者少。夫金液爲青龍東方木德之宗。卽日也。黃芽爲白虎西方金液之祖。卽月也。此二物之精氣者。皆有神通變化之理。故經云。日月之精救老殘是也。製之得法。食之亦能變化也。所謂丹之變化者。丹砂變爲水銀。乃陽返陰也。水銀復變爲丹砂。乃陰返陽也。方號純陽之丹。而人服之。決得長生。聖人喻日月魂魄。只在坎離二位。更無別物。恐後不得真理。故直言之以示將來耳。

訣不輒造章第十

訣不輒造。理不虛擬。約文伸奧。扣索神明。演成卦爻。五行爲經。坎雄金精。離雌火光。金木相伐。水火相尅。土旺金鄉。二物俱喪。四海

輻輳以致太平並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

臣道註曰。訣不輒造。理不虛擬者。聖人垂文於世。必無苟作妄

言以惑後人。參同契曰。言不苟造。論不虛生是也。約文伸奧。扣索神明者。剪去繁蕪。撮其樞要。驗日月之妙理。符神明之至精。參同契曰。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是也。演成卦爻。五行爲經者。體周易六十四卦以爲火數。依金木水火土五行以爲生殺。以日月相合而證夫婦。以坎離相交而來至精。參同契曰。推類結字。原理爲證是也。坎雄金精。離雌火光者。坎藏六戊。爲月之精。雄陽之位。居於北方。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之陽。象水中之生金虎也。離藏六巳。爲日之光。雌陰之位。居於南方。日、陽也。巳、陰也。乃陽中之陰。象火中之生汞龍也。參同契曰。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是也。金木相伐。水火相尅者。金、白金也。木、赤汞也。二物相伐。愈自榮盛。水火遞尅。大見光明。日月相交。剛柔互興。陰陽得理則相謀合。參同契曰。日月爲易。剛柔相合是也。土旺金鄉。三物俱喪者。金木火三物被四時尾火包裹。經九轉之後。俱化爲明窗塵。參同契曰。土旺四季。羅絡始終是也。四海輻輳。以致太平者。呼吸四方之氣。輻歸神鼎之中。引龍虎之精而爲至藥。以五土而終功。以四季而結裹。故得赤青黑白各得施其功成就神丹也。參同契曰。青赤黑白。各居一方是也。並由土德中宮黃帝之功者。中宮土德。乃戊己至和之氣。金液變化之道。皆稟戊己也。戊己居中宮。故稱黃帝。修神丹者。採日月之至精。合陰陽之靈氣。周星數滿。水火運終。盡歸功於土德黃帝之功也。參同契曰。中宮所稟。土德黃帝之功是也。○臣道疏曰。上古之人言不虛發。訣不再傳。事成之後。書之於契。以引將來好道之士。況文字所傳。只說大意。今直指大藥之源者。故令後人不。用世間朱砂水銀之類。若得玄妙法象。隨天地陰陽四時運動而得成丹者。卽是真陰真陽也。陰符經云。天機張而不死。得此道者。不可妄傳非人。參同契曰。欲寫之竹帛。惟恐洩天

符。猶豫增嘆息。俛仰發思慮是也。鍊至藥不出水火。水火既交。則鼎中龍虎之氣便相和合而成金液。故真鉛實金丹之父母。靈汞之祖宗也。化生萬類。毓養羣生。皆稟此而成也。既得真鉛定體。而又知水火真方。則大丹豈無不成之理乎。

金火者鉛也章第十一

金火者鉛也。丹砂著明。莫大乎金火。言窮微以善化。陽動則陰消。混沌終一九。寶精更相持。卦與藥合。金有三百八十四銖。銖據一斤。爲十六兩也。金精一化。二氣成丹。青龍受符。當斯之時。神室煉其精。金火相運推。雄陽翠玄水。雌陰赭黃金。陰陽混交接。精液包元氣。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衆丹之靈迹。長生莫不由。

臣道註曰。金

火者真鉛也。金火二字。是日月之精。金爲月之本。火爲日之根。皆生於鉛中。魏真人以金火爲易。以易爲藥也。參同契曰。易者象也。丹砂著明。莫大乎金火者。丹砂乃金液也。金液大丹一法。唯憑日月之精以成也。金者鉛也。月者水也。砂者汞也。日者火也。外則水火升降。內則鉛汞交結。除此之外。別無雜類可入也。金砂變化。全在日月之精華而生。參同契曰。懸

書明。莫大乎日月是也。言窮微以善化。陽動則陰消者。古之人窮其微妙。察其盛衰。使陰陽之氣。往來動靜。循環晝夜。周而復始。參同契曰。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是也。混沌終九。寶精更相持者。坎離龍虎之氣。混沌於神室之中。隨水火進退。下手之初。一宮坎位。火數發生之初。精氣相交。乃未有變通。至巳之巽位。火數發生之極。則龍生汞而虎生鉛。鉛汞之精漸萌。而鼎內日月之氣。輪轉於外。水火之精。卷舒於內。參同契曰。輻輳如輪轉。出入更卷舒是也。卦與藥合。金有三百八十四銖。銖據一斤爲十六兩也者。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周天一歲之數。總火候一周之用。金有三百八十四銖。金母一斤之數。總大丹一斤之用。其火候金母皆相符合也。參同契曰。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是也。金精一化。二氣成丹。青龍受符者。太陰金虎之液。太陽木龍之津。化爲眞丹。晦朔起符之初。青龍火神當權。震卦主之。參同契曰。晦至朔旦。震來受符是也。當斯之時。神室煉其精。金火相運推者。至當青龍受符行火之時。神室之內。龍虎之氣相紐。金火之精相合而化神丹也。參同契曰。當時之際。天地交其精。日月相譚持是也。雄陽翠玄水。雌陰赭黃金者。雄、陽也。乾也。天也。老陽也。日也。砂也。其精曰玄水。又曰。雄、汞也。雌、陰也。坤也。地也。老陰也。月也。鉛也。其精曰黃金。又曰白金。日月相交於鼎中。則日化玄水而月化黃金也。黃金卽眞鉛。玄水卽眞汞也。鉛汞交而爲一。一乃成丹。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是也。陰陽混交接。精液包元氣者。陰陽龍虎之氣。在混沌之中。承水火交感。互相變化而生津液。爲丹根基也。參同契曰。混沌相交。權輿樹根基是也。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者。世間萬物。皆憑元氣而生。各遂其類而附其形也。如在鼎中。則木之氣化龍。金之氣化虎。火之氣化汞。水之氣化鉛。土之氣化和。而五氣皆歸中宮。長養鄞鄂。以至凝神成眞。是各遂其類。凝而成眞也。參同契曰。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是也。衆丹之靈迹。長生莫不由者。金液大丹有二十

四品。唯此丹是金液之大丹者。乃是白日冲天之上道。一一明象天地。日月星辰。五行。四時。歸於神室之中。變化金液。長生之道。莫不由也。參同契曰。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是也。○臣道疏曰。金火即鉛火也。鉛火即水火也。金火相交。則丹砂生於真鉛之中。古之人所祕者。火候而已。火數如一斤。母數亦一斤。以母一斤之數。拆之爲三百八十四銖。以火一斤之數。拆之爲三百八十四爻。以應一年六十四卦之數。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應萬物之數。合天地一周之用。古人法象天地。準則陰陽。用水火之升降。合金木之情性。備剛柔之體用。成大道之造化。其乾坤策爻。一一演火候大丹之數。顯金木水火土之精微者。天之符也。所修至藥。運動火候。皆應天符之數也。若將年月日時之數。盛於一日十二時中。進退陽火陰符。以煉金液神丹。則造化之理立可得也。

於是玄潤光澤章第十二

於是玄潤光澤。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

初。冠三五相守。飛精以濡滋。

臣道註曰。於是玄潤光澤。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者。黑鉛制爲白金。精光潤徹。方成神室之體。

中虛徑寸。以生真汞也。元君乃鍊金丹之主司。抱朴子曰。元君亦自言。我亦煉丹而得仙。伏羲畫八卦。仲尼演易象。皆明此天地之數也。參同契曰。於是仲尼贊鴻濛。乾坤昭洞虛。是也。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者。玄生白金也。故能收養日月之精華。陽火未動。俱隱於白金之內。而不見形跡。水火既形。則金華產於白金之中。金華乃戊己之和氣也。一物相見。感

化生丹。可謂巍巍尊高也。稽考古初。已有所物。包裹陰陽。與萬物之形不相去離。關雎之義。水火相交。則砂汞生焉。神明出焉。故爲萬物之母。爲陰陽之始也。參同契曰。稽古當之精。鼎器之類初是也。冠三五相守。飛精以濡滋者。於真砂水三也。五、土也。若水火土相交。則神精降於鼎器之中。故古聖人剏立神室。既濟鼎器。交男女之體。合龍虎之形。初則形質未分。一如混沌。既經運火之後。則夫婦之精相紐。龍虎之情契合。便應元年稽首之初。終成神藥也。參同契曰。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是也。○臣道疏曰。元君亦煉丹而得仙者。上古之祖師也。擬天地之數。約日月之行。以鼎器則象乾坤。中虛寸餘以安靈汞。法象如動。即天氣降。地氣應。天地至精相交而生神液也。巍巍尊高。實爲玄妙也。古仙得道者。恐後人不悟真理。以朱砂水銀諸雜藥物而造大丹。不明於真鉛之變化。是以取象立言。以曉學者。若雜類爲之。是猶入山捕魚龍。入水求雉兔。皆無可得之理。徒勞力耳。

玄女演其序章第十三

玄女演其序。戊己貴天符。天符道漸剝。難以應玄圖。

臣道註曰。玄女演其序。戊己貴

天符者。玄女乃天地之精神。陰陽之靈氣。神無所不通。形無所不類。知萬物之情。曉衆變之狀。爲道教之主也。戊己乃和氣。大丹之根本。天符運動。則生戊己之精也。參同契曰。聖人不虛生。仰觀顯天符是也。天符道漸剝。難以應玄圖者。天符進子。陽火日增。至巳而陽極。天符退午。陰符日減。至亥而陰極。五行剋盡。四時運終。故道漸剝也。參同契曰。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是也。○臣道疏曰。玄女亦上古之神仙。爲衆仙之長。戊己、土也。天符、火也。火乃元氣也。大則包涵天地。小則潛藏一毫。萬萬靈類。莫不露其元氣。廣

大包籠。潛布生育。刑尅金水。運轉陰陽。榮瘁萬物。變化無方。有至大之妙用。真人假此神化。營修至藥。採日月之至精。合溫涼寒暑。抽添水火。依春夏秋冬。隨順四時。盛旺榮衰。皆稟自然也。若以金銀草木灰霜而造金液神丹。安有如此變化哉。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卷上終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卷中

保義郎差充皇弟少傅恩平郡府指揮使臣王道註疏

太乙宮養素齋道士臣周真一印證

故演作丹意章第十四

故演作丹意。乾坤不復言。丹砂流汞父。戊己黃金母。鍾律還二六。

斗樞建三九。赤童戲朱雀。變化爲青龍。

臣道註曰。故演作丹意。乾坤不復言者。前篇言大丹之意。置立神室。

妙盡其理。故於此篇不復言也。丹砂流汞父。戊己黃金母者。丹砂、日也。流汞、日之魂也。戊己、月也。黃金、月之魄也。丹砂戊己。能生此二味魂魄而爲至藥。故謂之父母也。鍾律還二六。斗樞建三九者。二六者。乃子寅辰午申戌爲六律。丑卯己未酉亥爲六呂。又子爲黃鍾。午爲蕤賓之類。主十二時也。三九亦十二也。斗之所指爲建。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經歷十二辰也。參同契曰。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是也。赤童戲朱雀。變化爲青龍者。赤童、日也。朱雀、火也。火既運動。則日生汞於神室之中。故名爲青龍也。古詩云。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是也。○臣道疏曰。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故乾、天也。其靜而專。其動而直。坤、地也。其靜而翕。其動而闢。故經云。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

用。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是以乾坤動靜。生乎萬物者也。天也者。虛也。陽也。剛也。日也。父也。地也者。實也。陰也。柔也。月也。母也。自虛而下皆地也。自實而上皆天也。是以虛實相通而有六爻之變。故乾用七九。坤用六八也。四象之數。通乾坤之數。而老少陰陽之策見矣。四而通六。得二十四。故爲老陰一爻之策。四而通八。得三十二。爲少陰一爻之策。四而通七。得二十八。爲少陽一爻之策。四而通九。得三十六。爲老陽一爻之策。四變之策。乾坤之成數也。六九之變。六爻之生數也。以老陰老陽九六隨乾坤二卦爲變。而老陰少陽七八不入也。乾有六爻而地得其三。坤有六爻而天得其三。乾坤二卦爲天地變通之體。常混而爲一。布於六虛之內。隨陰陽二氣升降。變化於六爻之中。方其乾之動也。直而不屈。陽火赫赫發乎地下。變坤下爻而爲復。是曰初九。爲陽六爻之主。微陽方生。二變爲臨。陽氣方行。三變則陰陽交通而成泰。萬物萌甲。破地而出。四變爲大壯。萬物叢生。五變爲夬。則萬卉見眞。以至上九變爲純乾。陽光熹熹。遍布卯酉之南。草木茂盛。陽光升於上。五色曜於首。井泉若冰。是爲乾卦。周是之時也。方其坤之動也。闕而不塞。陰靜肅肅。發於天上。變乾下爻而爲姤。是曰初六。爲陰六爻之主。微陰方生。二變爲遁。陰氣方行。三變則陰陽不通而成否。萬物成實。結而垂下。四變爲觀。萬物衰落。五變爲剝。則萬卉歸藏。以至於上六變爲純坤。則陰精凜凜。遍布卯酉之南。草木萎黃。陰精沉於下。五色藏於根。井泉若溫。是爲坤卦。周是之時也。故經曰。日入地中。結精之象。再變爲復。發生萬物者也。是知乾坤二體。隨陰陽之氣以變動升降於六虛。一晦一明。循環晝夜。日往月來。如環無端。而莫知乎紀極也。惟一味元和之氣以成變化爾。上古至人。知天地之消息。陰陽之舒慘。故托易象。法乾坤。准陰陽。擬水火。召天地至和之氣。引日月純粹之精。歸於神室之內。以變金液。點化凡軀而作聖體。功德備具。位號真人。孰不謂之神乎。

坤初變成震章第十五

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東西分卯酉。龍虎自相尋。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金半斤。坤三變成乾。十五三陽備。圓照東方甲。

金水溫太陽。赤髓流爲汞。姤女弄金璫。月盈自合虧。

臣道註曰。坤初變成震。三日月

出庚者。朔前夜半子時。運行陽火之初。日月合璧於昴畢之上。乾交坤之下。爻而爲震卦。震卦主事。一陽爻生於下。則月至三日現於庚方也。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是也。東西分卯酉。龍虎自相尋者。東西二八之門。日月出入之方。金水正位。既經五日運行火候。則龍虎之氣兩相慕戀。聚於鼎中也。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金半斤者。自六日至八日成上弦。乾交坤之二爻爲兌卦主事。一陽爻生於中。則月光得半。弦平如繩。而月現於丁方。喻鼎中金火各半也。參同契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是也。坤三變成乾。十五三陽備。圓照東方甲者。自十三日到十五日。乾交坤之上爻而爲乾卦主事。三陽爻生於上。則日光圓滿。而月現於甲方。喻鼎中金德圓滿。得火候也。參同契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是也。金水溫太陽。赤髓流爲汞。姤女弄金璫。月盈自合虧者。金液神丹至此。太陽之精盛滿神室之內。金火之氣而化爲汞。汞與其母兩相留戀。以變金體。蟾蜍兔魄。互相包裹。光曜鼎中。姤女之體。自成首飾。化現金璫。喻鼎中金氣漸榮而變成丹。參同契曰。蟾蜍與兔影。炳煥兩氣俱。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是也。太陰自初一日至十五日光滿。至十六日自合虧也。參

同契曰。七八到已訖。
屈伸低下降是也。

十六轉相減章第十六

十六轉相減。乾初缺成巽。平明月現辛。乾再損成艮。二十三下弦。
下弦水半斤。月出於丙南。乾三損成坤。成坤三十日。東北喪其明。
月沒於乙地。坤乙月既晦。土木金將化。繼坤生震龍。

臣道註曰。十六轉相減。乾初缺

成巽。平明月現辛者。謂十六日以後。坤交乾之下爻而爲巽卦。巽卦主事。一陰爻發生於下。陽火初退。陰符始生。平明則月現於辛方也。亦如陽火初進之時。月生三日同也。參同契曰。十六轉受統。巽辛現平明是也。乾再損成艮。二十三下弦。下弦水半斤。月出於丙南者。自十六日陰符退。至二十三日。坤交乾之中爻而爲艮卦。艮卦主事。二陰爻生於中。則月現於丙方。復與上弦同義。蓋鼎中金水各半也。參同契曰。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是也。乾三損成坤。成坤三十日。東北喪其明。月沒於乙地者。自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坤交乾之上爻而爲坤卦。坤卦主事。三陰爻生於上。月光將盡。則月現於乙方。至於東北陽光既盡。是謂喪明也。參同契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是也。坤乙月既晦。土木金將化。繼坤生震龍者。自二十八日至三十日。陰符到此消盡。陰陽之氣各停。土與金木相合爲液。六陽之氣不合於月。太陰之體全黑。循歷東北。再經昴畢之上。日月相合。水火重施。復如其初。又以復卦爲

首繼坤而生震卦也。震屬木。位在東方。故稱龍也。又陽火爲龍。參同契曰。節盡當禪與。繼體復生龍是也。○臣道疏曰。自子至巳。陽火六時而爲進。震兌乾主之。太陰行度。爲金液之象也。復臨泰壯夫乾。爲太陽行度。陽火之象也。自午至亥。陰符六時而爲退。巽艮坤主之。太陰行度。爲金液之象也。姤遁否觀剝坤。爲太陰行度。陰符之象也。鼎中金水之變。十二爻十二時主之。天上月華之動。六卦十二時主之。參同契曰。言之甚詳。但人不能洞察之耳。修真之士。欲煉此大丹。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方能變通造化。手握陰陽。運日月於爐中而孳生龍虎。交乾坤於室內而長養精津。金母無虛育之勞。木父有成功之逸。金液化現。砂汞成形。九轉數終。陽光變是黃輿。立號明窗墜。不唯點石化金。服之與天齊老。變化之妙。無以加矣。

乾坤括終始章第十七

乾坤括終始。故曰震龍也。如上三十日。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

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

臣道註曰。乾坤括終始。故曰震龍也者。乾坤二卦爲衆卦之父母。二卦相索而成八卦。乾先索坤之下爻而爲

震卦。以爲朔。自一日夜半子時。陽炎發生之始。坤又索乾之下爻而爲巽卦。自十六日夜子時。陰符發生之始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是也。如上三十日。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者。坤生震卦而爲初五日直符。次生兌卦而爲中五日直符。又生乾卦而爲末五日直符。太陽立十五日。圓滿於甲上。鼎中金液亦盛。蓋隨卦後而增

也。乾生巽卦而爲初五日直符。次生艮卦而爲中五日直符。又生坤卦而爲末五日直符。太陰立十五日。光盡於東北艮鄉。鼎中金液盛實。亦隨卦後而成也。乾坤自相生滅爲三十日。一月之候也。參同契曰。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盡是也。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者。如上八卦布列於一月二十日中。運動陽火陰符。一一轉歸神室之內。爲大丹金液之變化。參同契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其中也。○臣道疏曰。人之一身亦體天地。其中陰陽升降。亦與造化之符契。但以六慾七情發之於外。而精氣耗損於內。終日汨汨。不知省覺也。能知此道。隨順陰陽。恬淡守素。則天地外交。而身中內合。一一皆應其升降。若少思慮。無戕賊。亦自然延年矣。況安爐立鼎。法象天地。召日月之至精。引陰陽之和氣。成神藥而服之。安得不爲仙哉。造金液者。須知乾坤八卦。約一月三十日行度之數。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雖一月一終。終而同宮。謂之合朔。日行三十度。月行三百九十五度。歷十二月再與日合於斗宿之上。爲冬至之日也。故至人以日月躔度之數。爲一月運火之期。前十五日震兌乾主之。後十五日巽艮坤主之。坎離定位。陽火陰符。隨時進退。皆依約爻象也。

調火六十日章第十八

調火六十日。變化自爲證。神室有所象。鷄子爲形容。五岳峙潛洞。

際會有樞轄。

臣道註曰。調火六十日。變化自爲證者。元精在鼎中難覩其狀。如一月數終。開鼎視之。或金華降少。玉液結遲。乃陰符陽火有太過不及之患。再

須一月運行結丹之火候也。故元精在鼎中。受外來符火。一一變化。難觀其狀。以十二時爻象火候。卽知其動靜沈浮。參同契曰。元精渺難觀。推度效符證是也。神室有所象。鷄子爲形容者。古之至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效乾坤而立神室。類鷄子而法形容。虛中一寸以安靈汞。參同契曰。虛則觀其象。准擬其形容是也。五岳峙潛洞。際會有樞轄者。地上靈山分爲五嶽。其中皆相潛通。古人立表以爲象。制壇爐鼎竈。符合玄法。委曲相通。而使火氣通達。無所凝滯。若火候散於外。則吉凶生於內。參同契曰。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是也。○臣道疏曰。天地未分。象若鷄子。天地既分。陽火升於上。而輕清之氣結而爲天。陰水沉於下。而重濁之氣結而爲地。是謂天地定位也。神室者。上釜爲天。下釜爲地。兩釜相合。其形若鷄子。中虛寸餘。是謂神室定位也。天地交則水中生火而升。火中生水而降。相交於眞土之內而生藥物。神室交則火自坎生。水自離降。相交於戊己之內而生靈汞。玄妙神祕。亦可知也。

發火初溫微章第十九

發火初溫微。亦如爻動時。上戴黃金精。下負坤元形。中和流素津。

參合考三才。乾動應三光。坤靜含陽氣。

臣道註曰。發火初溫微。亦如爻動時者。凡神丹起火。皆依約爻象與十二

月同爲消息。如地雷復卦。主冬至之令。下一爻變爲陽。子時之爻也。於此時發火。未甚有力。但溫溫然。是謂柔火。以應復卦下一陽爻初生之候也。參同契曰。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是也。上戴黃金精。下負坤元形者。黃金乃乾天也。上釜也。坤元乃坤地也。下釜也。二釜相合而爲神室也。參同契曰。上察河圖文。下敘地形流是也。中和流素津。參合考三才者。既

神室有位。則素津靈汞生於其中矣。中宮之靈。亦喻人心神之所居也。故天地人全。則萬物名焉。金木作焉。參同契曰。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是也。乾動應三光。坤靜含陽氣者。乾。天也。日也。火也。乾元運動。而木火之精便生於空虛之中而作金液也。坤。地也。月也。水也。坤元靜居。而月水金之精。和合太陽流珠。而又包裹不致飛走也。參同契曰。動則循卦節。靜則象爻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理。可不謹之乎是也。○臣道疏曰。日爲離。位在南方。居丙丁之中。火之正位也。日又含火。火又變體成汞。故曰汞生於日。汞者陽也。謂之陽魂也。離卦二陽一陰。以己爲其神。又是坤之中女。日又用己土爲其光。己者陰位也。故以其象配離卦。又爲日中之光。含其玄色爲朱。從青變赤。故爲硃砂也。月屬坎。位在北方。居壬癸之中。水之正位也。月又含水。又變體成金。故云金生於月。金者陰也。謂之陰魄也。坎卦二陰一陽。以戊土爲其神。又是乾之中男。月又用戊土爲其精。戊土者。陽位也。故以其象配坎卦。又爲月中之精。含其素色爲黑。從白變黑。故爲黑鉛也。汞含離氣。以應陰爻之位。汞之一物。非世間水銀及硃砂等物。本生於太陽之內離。名曰水神。是謂真汞也。鉛含坎氣。以應陽爻之位。鉛之一物。非嘉州鹹鉛及諸岩間所生者。本生於太陰之中坎。名曰白金。是謂真鉛也。鉛分爲二。二儀神室也。汞生於一。一氣玄液也。以象三才爲天地人也。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卷中終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卷下

保義郎差充皇弟少傅恩平郡府指揮使

臣

王道註疏

太乙宮養素齋道士

臣

周真一印證

神室先施行章第二十

神室先施行金丹然後成可不堅乎。鍊化之氣包裹飛凝。開闔靈

戶。希夷之府。造化泉窟。

臣道註曰。神室先施行。金丹然後成者。既立神室而得其法。則金液有必成之理也。可不堅乎。鍊化之氣。包裹飛凝

者。鍊丹之士。必須先堅備鼎器。使其中靈汞結凝。不得飛走。方可成丹也。開闔靈戶。希夷之府。造化泉窟者。神室有上下之釜。開則爲二。闔則爲一。其中虛空。水火纔交。神物便生。故號希夷。白金爲丹而生水銀。號曰金液。此丹之府庫窟穴也。○臣道疏曰。北方之水生成白金。謂之眞鉛。乃至陰之精。包含陽和。隨混沌分判之氣。各歸一元。古之至人。法象天地生成之道。還陽和之氣於眞鉛之中。合自然之用。制成大藥。此則眞元之氣也。非世間凡物可爲。若修鍊之得法。制度有理。則何患不成大丹乎。龍虎二物俱生鉛中。因水火升降。致使金木交希夷之府。日月會造化之窟。白金爲母。包裹衆靈。而產至寶矣。

陽氣發坤章第二十一

陽氣發坤。日晷南極。五星連珠。日月合璧。金砂依分。呼吸相應。

臣道

註曰。陽氣發坤。日晷南極者。亥月之末。純坤卦終。至子月之初。夜半子時。坤卦下生一陽爻。爲復卦。乃陽火所生之時也。至丑歷寅以至於巳。陽氣至南方極勝。則陰生於午也。五星連珠。日月合璧者。五星運行周天有若連珠。遲疾留伏逆順進退也。日月躔度一月一交。其合璧與五星共爲表裏。以證金火一歲之用也。金砂依分。呼吸相應者。金砂乃日月之精也。水火升降一消一息。則金砂在鼎中一浮一沉。隨象呼吸。與外來符火相應也。○臣道疏曰。眞鉛。母也。坤也。太陰之體常黑。遇陽火而方生形質。形質既生。而歷六十四卦。逐三百八十四爻。變化萬狀。皆隨日月五星行度之數也。若以雜類爲丹。則安得隨陰陽四時而生乎。

華蓋上臨章第二十二

華蓋上臨。三台下輔。統錄之司。當密其固。詰責能否。

臣道註曰。華蓋上臨。三台下輔。

統錄之司。當密其固。詰責能否者。華蓋十六星其形如蓋。在紫微宮中以應帝座。三台六星在紫微宮外。主調順陰陽。變理萬物。踰水火居金鼎上下。若變調得理。則精神降內。三台爲統錄之司。百僚之帥。宰相之任。又曰文昌也。或五星盈縮失次。日月進退失節。則四序不應。風雨不時。是致萬物不生。亦猶鍊丹之士。運行失節。使鼎或乾或溢。變異不常。必敗丹。

事。若總諸節。□如運諸掌。固密鼎器不使有虞。若一不理。則詰責運符之能否也。參同契曰。文昌總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是也。○臣道疏曰。世之學道者多矣。然得妙理者萬無一二。或假其名以資奸利。或燒變黃白。勾合庚民者有之。或妄指古文。修鍊五金八石。以僥倖大藥。費歲月。耗精神。終無成效。愚者益其過。智者損其行。耽執至死。曾不悔悟。迷迷相傳。無有休止。至有失其職業。散其貨財。失其父母之養。割妻子之愛。漂流凍餒。世世有之。殊不知金丹大藥。非凡鉛凡汞所作。乃天地之精神。日月之魂魄。何患不造其闔域耳。

火鍊中宮土章第二十三

火鍊中宮土。金入北方水。水土金三物。變化六十日。自然之要。先存後亡。或火數過多。分兩違則。或水銀不定。同處別居。剛柔抗衡。不相涉入。非火之咎。謹責於土。

臣道註曰。火鍊中宮土。金入北方水者。火、日也。金、月也。金火二性。順五行六律之氣而

生。故火生土。金生水。各吐其精而爲神藥也。參同契曰。口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是也。水土金三物。變化六十日者。中宮只有金母一味。而水土二味得火候而和合。若一月火候。金液不依母數。則再須一月起火也。參同契曰。五六三十度。度竟復終始是也。自然之要。先存後亡者。金液神丹全在火候。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生也。或火

力停勻而生金汞。或火力失度返致散失。存亡不定。必在六十日之內以度其始終也。參同契曰。原始要終。存亡之緒者是也。或火數過多。分兩違則者。陽火數多神氣返傷。致使金汞驕溢。亢滿鼎中。違失範度也。參同契曰。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是也。或水銀不定。同處別居者。水銀乃金液也。若火數差殊。則水銀在鼎室之內。隨火不定。不依軌轍而行。則或同或別。生於不測也。參同契曰。或臣邪佞。行不順軌是也。剛柔抗衡。不相涉入。非火之咎。譴責於土者。金砂不依數生。剛柔不相涉入。非特火之過也。亦是中宮金母不純。而精氣少。失必在此。故不責火而責土也。參同契曰。望望盈縮。乖變悔吝。執法刺譏。詰過移主是也。○臣道疏曰。鍊丹之士。須明日月行度之數。知陰陽升降之理。曉火候之抽添。辨藥物之真偽。方有必成之理。茲實在於火候。運符之人。若昧於此。執法不定。却言傳受不真。譏刺師言。不能自悟也。好道之士。宜戒之焉爾。

土鎮中宮章第二十四

土鎮中宮。籠罩四方。三光合度。以致太平。五臟內養。四肢調和。水涸火滅。含曜內朗。金木相瑩。閉塞流輝。調水溫火。發之俱化。道近

可求。

臣道註曰。土鎮中宮。籠罩四方者。土者戊己也。母也。母居中宮。召四方和氣歸於神室之內。化成金液也。參同契曰。辰極受正。喻金母蓋能優游。以懷來臣庶也。故

曰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是也。三光合度。以致太平者。三光則日月星也。若三光進退而不失於上。則天下太平。令行禁止。國無亂逆之患也。丹之內運亦有三光。蓋陽火陰水與金胎。是

象日月星也。故外運亦有二光。分在動靜爻刻之內。陰陽符火之中。若運符得理。則無逃逸之害。如治國之致太平也。參同契曰。克明正德。國無害道是也。五臟內養。四肢調和者。若運行符火。盡合周天度數。則鼎室之內。眞人之身。五臟四肢。調和安順。虛無恬淡。以致於中。故無傷天之患也。參同契曰。內以養己。安靜虛無是也。水涸火滅。含曜內朗者。夫煉大丹火候。巳時則水涸。亥時則火滅。至此二時。金火之精氣。各得其情。光耀遍於一室之中。朗照眞人之體也。參同契曰。原本隱明。內照形驅是也。金木相瑩。閉塞流輝者。龍虎之氣相交。金木之情契合。金來尅木。木被金制。反能瑩盛。致使流輝鎖於鼎中。靈根閉於室內。皆自金母養毓而成也。金母變化不常。此之微妙。非口訣難傳。參同契曰。閉塞其兌。築固靈根是也。調火溫水。發之俱化。道近可求者。金母在鼎內翕三光之氣。來日月之精。孳生聖胎。其狀莫測。而子株靈汞在於神室之中。隱伏難見。若火不失其時。水不失其候。水火俱進。升降有法。隨順天機。樞轄法筭。則金汞自然而眷戀。龍虎情性以交結。擬象求之。變化之理。其道可見矣。參同契曰。三光陸沉。溫養子株。視之不見。近而易求是也。○臣道疏曰。夫人之理。可以類推。若三光之精未現。四象之氣未分。玄黃混沌。清濁未判。眞鉛之氣。混沌其中。既分清於天。用濁於地。陰陽之和以爲人。三才定位。眞鉛之氣居於中央。當戊己之位。又爲神藥之母。籠罩四方。金木水火之氣。而結爲金液也。五行之中。金來尅木。木中有火。火返尅金。金水相尅。互相瑩盛。水來尅火。火中有土。土返尅水。水土相配。互爲變化。此相生相殺之理。皆在口訣。不以書傳。若以天道求之。則一味元和之氣耳。

水土獨相配章第二十五

水土獨相配。翡翠生景雲。黃黑混元精。紫華敷太陽。水能生萬物。

聖人獨知之。

臣道註曰。水土獨相配。翡翠生景雲者。水則玄水。土則金母也。太陽之以化金液也。參同契曰。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是也。黃黑混元精。紫華敷太陽者。黃黑亦水土也。水土之氣。相制而生太陽元精。若合法象。始終得其妙理。則太陽元精。漸兆於有無之中。以生鄞鄂。紫華敷腴。黃液蕩漾。是神藥未堅實也。參同契曰。初正則終循。幹立未可持是也。水能生萬物。聖人獨知之者。水一數。玄天生水而居於北方。水中生金。金復能生水。聖人知之。擬象而成神丹。非凡愚可測也。參同契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是也。○臣道疏曰。乾坤二體。玄象包裹。天一生水曰玄水。地五生土曰真土。水土相交。是生萬物。聖人知此造化。遂擬天地而立神室。准陰陽而行水火。依約爻象。中選四時。則元精生焉。神汞出焉。

金德尙白章第二十六

金德尙白。鍊鉛以求黃色焉。感化生中宮。黃金銷不飛。灼土煙雲

起。

臣道註曰。金德尙白。鍊鉛以求黃色焉者。煉鉛爲白金。白金爲神室。神室中有金水。金水既爲火所化而色變黃。名曰黃舉。參同契曰。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舉焉是也。感化生中宮。黃金銷不飛。灼土煙雲起者。金液將生。隨水火凝於器中。本從金生化而成液。感結中宮。則黃金之液自然不飛走也。火灼金華。渾氣清徹。或爲輕煙薄

霧。在鼎室之內變化無常。或鍾乳倒懸。或犬牙參錯。或變化日月之象。而魂魄皆現。或化龍虎之形。而金木相交。精神萬狀。不可名言。若以五金八石諸類雜物作之者。安能臻此神化哉。○臣道疏曰。世間萬物。不能壞者。惟黃金耳。自開闢以來。唯金體不虧損。故黃金之母曰真鉛。真鉛者。先天之一物。混沌未判。鉛氣在其中。及天地分形。鉛體亦現。天地萬物。若無鉛氣。則不能成其妙用。故真鉛之氣。靡所不在也。且黑金生白金。白金生黃金。黃金生至藥。若人服之。則壽同天地。與道同體。故金德之精。爲衆藥之主。萬物之宗也。

有無互相制章第二十七

有無互相制。上有青龍居。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

臣道註曰。有無互相制。上有青龍

居者。有者白金也。無者火氣也。故有無之作。互相制伏。金水相交而生靈汞於中宮。汞卽青龍也。參同契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是也。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者。兩無者陰陽氣也。日月之魂魄也。一有者。亦神胎也。神胎之中無諸雜物。但空體而已。因水火之氣。引日月之精。合陰陽之粹。入於神胎。金液靈化。莫能窺測。神室上下水火之氣。因金母翕育相須而生。參同契曰。此兩孔竅法。金氣亦相須是也。○臣道疏曰。金液名黃輦者。乃九轉之名也。古之人服丹藥。先齋戒清淨於內。然後方服外丹。庶得內外兼濟。真氣薰蒸遍於四肢。易以返老還童。爲純陽之身。與天齊壽也。

鍊銀於鉛章第二十八

鍊銀於鉛神物自生。銀者金精。鉛包北靈。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

陽之始。故懷銀精。鉛化黃丹。寄位五金。爲鉛外黑。色稟北方。內懷

金精。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臣道註曰。鍊銀於鉛。神物自生者。白金未見其形。隱於北方玄水之中。若知白金。黑鉛之內取之爲大藥之

基。運動法象。則神物自然生矣。參同契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是也。銀者金精。鉛包北靈者。金精乃白金也。玄水之基乃真鉛也。常包北方真水銀也。參同契曰。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是也。水者道樞。陰陽之始。故懷銀精者。白金自水而產。用爲神器。水體不絕。金水兩情爲之樞紐。陰陽之本。故爲銀精。銀精則藥也。參同契曰。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是也。鉛化黃丹。寄位五金者。鉛亦名玄。位居坎方。水火金木之氣。隱於鉛中。爲五金八石之主。流珠遇之而爲根本。皆水火之氣結成也。參同契曰。鉛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是也。爲鉛外黑。色稟北方。內懷金精者。鉛外貌黑惡。兩內有金華。常居北方壬癸之位也。參同契曰。故鉛外黑。內懷金華是也。被褐懷玉。外爲狂夫者。真鉛未定修煉之前。混於鑛內。而色黑內懷。以象被褐懷寶也。參同契曰。被褐懷玉。外爲狂夫。是此意也。○臣道疏曰。夫鼎者藥也。藥者鼎也。鼎藥一也。金液之道。若以非類而成。則世人服之者。升仙多矣。故參同契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損。則知大丹不用五金八石。曾青雌雄之類。斷可見矣。或爲金丹自赤而變紫色者。不過曾青雌雄之氣染入而已。且夫自然元氣。發生草木。枝葉花果。顏色艷異。豈是曾青雌雄所染哉。古詩曰。花發何奇異。綠葉間紅苞。誰人將此染。爭知造化燒。枝莖花葉所發。乃自然變化而成者。莫非水火土之氣也。金丹之道亦然。順天地生成之理。合

金木自然之方。若以水火土歸於一家。豈無變化乎。五金八石硝礬銅粉等類。衆術之中用者有之。至若金汞靈液。則此等諸類者。無所施焉。彼修煉大丹之士。知此玄奧之道。與夫眞鉛所產之地。則金液無不成之理。故劉知古眞人云。龍虎者。金汞也。金液相包得自然之性。服之者。豈不神異哉。

銀爲鉛母章第二十九

銀爲鉛母。母隱鉛中。鉛者銀子。子藏銀胞。眞素渺邈。似有似無。灰

池炎灼。鉛沉銀浮。潔白見寶。可造黃輿。

臣道註曰。銀爲鉛母。母隱鉛中者。銀者金也。鉛者水也。爲水生在金。

金爲水母。金返藏形於鉛水中也。參同契曰。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是也。鉛者銀子。子藏銀胞者。銀者子也。水也。鉛者母也。金也。金既生水。而子水復居鉛母之中。故曰黑鉛也。參同契曰。水者金子。子藏母胞是也。謂黑鉛變質之後。寄位西方。常隱迹於水中。得水滋養。愈見生成。名曰黑鉛。制成白金而作神室。因陽火激發。而子水却於白金中流出。名曰眞水銀也。大哉眞物。是爲生天地之一氣也。眞素渺邈。似有似無者。眞素眞汞也。在母胞中。被外符迫逐。或有或無。浮沉不定。爲鼎室所蔽。不能見其形儀也。參同契曰。眞人至妙。若有若無是也。灰池炎灼。鉛沉銀浮者。灰池火熾。鉛沉於下。銀浮於上。名曰白金。眞一子謂眞汞在神鼎之內。被陽火陰符薰蒸。飛伏不定。或沉或浮。神室若太淵也。參同契曰。髣髴太淵。乍沉乍浮是也。潔白見寶。可造黃輿者。灰池煅煉以爲白金。乃取白金而爲神室。可以造黃輿也。參同契曰。採之類白。造之則朱是也。○臣道疏曰。金液之要。在乎神水華池。華池

卽金母也。金者西方白金也。其金有液。汞者是也。太陽流珠二物。雖各有象。本同一源。至人以金養汞。變爲丹砂。是返本還源歸自然之性。白金神母養成金丹。大丹成後。津液不絕。故言金液。好道之士。審而詳之。不可以山澤金銀合和水銀。便爲之養汞也。

殼爲金精章第三十

殼爲金精。水還黃液。徑寸之質。以混三才。天地未分。象若鷄子。

臣道

註曰。殼爲金精。水還黃液者。眞鉛鍊爲白金。以白金爲鼎器。是金精之母。其中有水銀。可以變黃液也。參同契曰。鍊爲表衛。白裏眞居是也。徑寸之質。以混三才者。神室中空。方圓寸餘。上釜爲天。下釜爲地。中安靈汞。以象三才。參同契曰。方圓徑寸。混而相扶是也。天地未分。象若鷄子者。天地未開闢之前。混沌若鷄子形。日月之精交於其中。萬象之形。因以兆矣。至人指神室象混沌。以體三才之用。進陽火。退陰符。以留日月之精。眞鉛生天地之先。採之有法。造之有理。非可妄爲也。參同契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是也。○臣道疏曰。白金既露。狀若白馬牙。又性好食木精。木從北方水中而生。因煨煉之後。潔白如雪。實爲丹之寶也。陶真人曰。以寶煉寶。志士得道。葛稚川曰。石液鬼隱。金精山藏。審此亦是潔白見寶也。既言潔白。又言見寶。則可以造金液神丹也。今之人。燒硃砂水銀。縱得伏火之法。終有本性。雖使服之。安有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之效哉。

圓中高起章第三十一

圓中高起。狀似蓬壺。關閉微密。神運其中。爐竈取象。固密全堅。委

曲相制。以使無虞。自然之理。神化無方。

臣道註曰。圓中高起。狀似蓬壺者。凡修大丹。先須壇爐鼎竈。上下相

接。如蓬壺之狀也。參同契曰。傍有垣闕。狀似蓬壺是也。關閉微密。神運其中者。鼎內周旋四通。以來火氣。關閉際會。不使走失也。參同契曰。環匝關閉。四通踟躕是也。爐竈取象。固密全堅者。壇上有爐。爐上有竈。竈中有鼎。鼎中有神室。神室中有金水。互相包裹。以關奸邪。又使靈汞易生也。參同契曰。守御固密。閉絕奸邪是也。委曲相制。以使無虞者。金鼎懸於竈中。虛其四向。以疏火氣。安水於金鼎之上。運火於金鼎之下。壇爐鼎竈。遞相包裹。以防非常也。參同契曰。曲閉相通。以戒不虞是也。自然之理。神化無方者。凡造大藥。皆是日月星辰之精。五行四象之氣。而爲金液。非有他道也。○臣道疏曰。至人憫夫不知道者。利於汨沒。以致於死。不明神之所往。性之所有。此金液之要。所以傳也。且黃帝老子亦修此道。爲後來之師。故服丹長生。隱顯變化。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者此也。軒轅之前。御世之君。皆兼此道。以相禪受。不獨遊方之外。而進此道也。後世澆薄不純。其法頗祕。得之者稀。至周之時。老君降世。將度函關。始以金液之法。獨傳關令尹真人。因得流行於世。有緣相值。則遞相傳受。不絕道種。今世之人。則不然。以富貴驕其身。名利役其性。酒肉望其氣。色慾迷其情。四樂之外。惟畏死而已。遂妄意延年。盡禮於方術之士。以求不死之藥。於奸利之輩。聞風競至。假憲自如。以爲其師。緘默不言。以視祕奧。僞之亂真。未易識測。其實以傍門小術。依托爲至道。以金石草木。借名爲真藥。曾無其效。使夫後來不信金液之法。亦不足怪也。

磁石吸鐵章第三十二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何況鷄子。配合而生。金土之德。常與汞俱。

臣道

註曰。磁石吸鐵。隔礙相通者。磁石之力全者。可引數斤之鐵於器物之外。此物類相感者也。參同契曰。幽玄遠渺。隔礙相連是也。何況鷄子。配合而生者。以白金造神室而象鷄子之形。如天地之配合。運動水火而靈汞自生。參同契曰。類如鷄子。黑白相扶是也。且天地之中。有太陰玄精。變化萬狀。注於萬物之上。隨大隨小。莫不由之。至人制而食之。以駐景修仙也。欲制之法。唯白金一物。力能制之。方肯留戀。同爲變化也。金土之德。常與汞居者。金乾土坤也。乾坤情動而生汞鉛。一物相得。如成金液而不飛走。參同契曰。動靜休息。常與人俱是也。○臣道疏曰。古之真人。玄奧之法。在修金鼎。但金鼎難造。若能知者。可以召萬化之氣。知金液之精矣。假令混沌之前。形質未判。天地之狀。已若鷄子。取其根本。立爲至道。故先天地。首萬物。道術之中。唯此最先。得之者獨立長世。神形不壞。亦不難也。

火記不虛作章第三十三

火記不虛作。非鄭重前文。丹術既著。不復重擬。故演此訣。以附火

記焉。

臣道註曰。火記不虛作。非鄭重前文者。火記有六百篇。次第連接。連十月火候也。每月三十日。晝夜各一卦。計有六十卦。十月計六百卦也。二八月亦有篇數。緣卯月易

水安金。至酉月行火止水。與寅申月同。故不在其數。此古文龍虎經言。火記上古之人。口口相傳。非虛作之文。故鄭重而言之。丹法云。傳藥不傳火者此也。丹術既著。不復重擬者。火記作之於前。故於此經不復言也。故演此訣。以附火記焉者。此經只以古文而傳。不著作者之姓氏。蓋古之得道者。恐火記沉匿。後人不能修金液之道。遂作此經以附之耳。○臣道疏曰。世之學道者。不得金液之根元。而執傍門曲徑。迷悞一生。有兀坐存想。咽津納睡。指太淵一竅。想臍下之泓池。或默聽靈響之音。而分爲鉛汞。將心腎相交而名曰水火。此皆初地之學也。復有對境接氣。行房中補養之術。男女相交。作吐納陰丹之法。血氣將盡。返至禍患。朽腐形骸。化成灰土。此等數多。皆爲背道。欲進却退。欲速轉遲。蒙昧至真。乖違天理。以此觀之。深可憐憫。此經以龍虎爲首者。龍者日也。虎者月也。日月是乾坤運動之祖。發生萬物之本。乾天金體。其色青碧。包含陰陽。和合四象。三光二氣。皆運其中。古之人。效天地之運動。日月之躔離。安爐立鼎。攝二景之光。召龍虎之氣。而歸神室。制而成藥。號曰金丹。故以龍虎爲名也。魏真人云。芽之靈者。龍吟方泉。景雲絡霄。虎嘯虛無。冲風四振。陽燧照明。珠火鬱起。方諸見陰。玄溢可得。此皆自然而然也。金丹變化之道。其實皆一也。若以五金八石。及諸鉛鑛。并存想。採取陰丹。而望白日飛昇。不亦難乎。且此經上中下三篇。有鄙俚之談。或字不正。皆後人託名以竄其中。今削去之。以魏真人參同契相準。分爲三十三章。使後來學者。不失其次序也。雖然山林高逸。朝市大隱。可深造其道者。亦豈無望於參同契印哉。

參同契大丹火候附

攢簇周天火候圖

攢簇周天火數。以合年月日時。隨順陰陽。抽添水火。使龍精漸垂於鼎內。金液流暢於胎中。

火候周天數

金丹最要機

四季如同處

三神似有知

年中隨月變
火金真祕訣

日內逐時移
此外更何施

金火相交生藥圖

日火月金。晦夜合交。精氣相紐。生成萬物。一月數終。又復如初。開闢以來。循環無端。

水火相既濟

萌芽從此芳

魄滅從辛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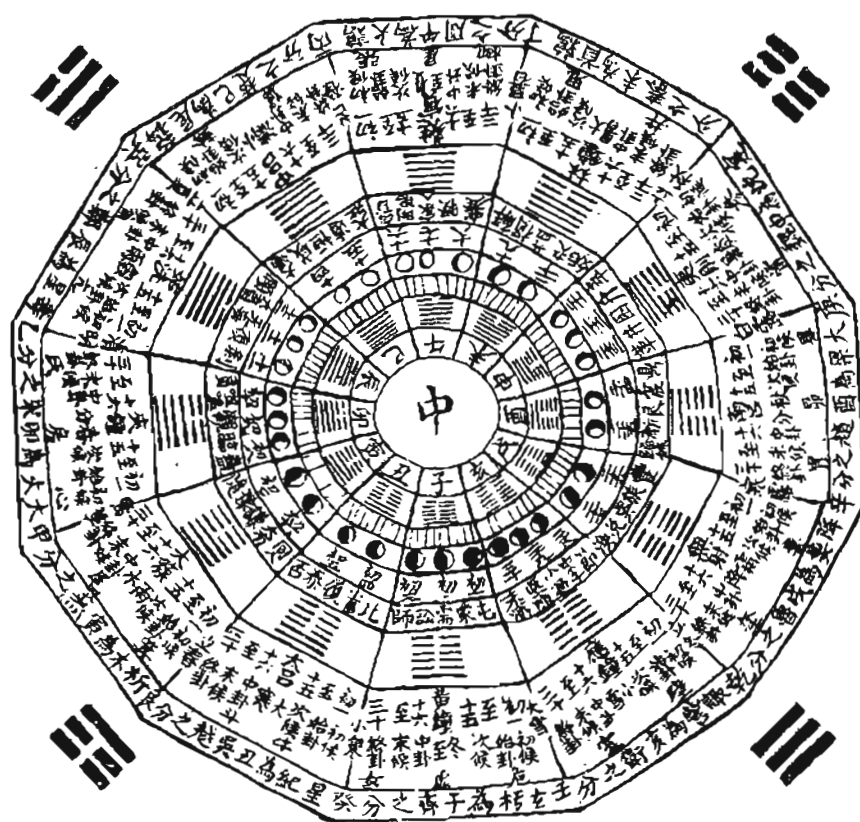
魂藏入艮鄉

金華施舉鼎
道終歸五六

玉兔現心房
復卦又重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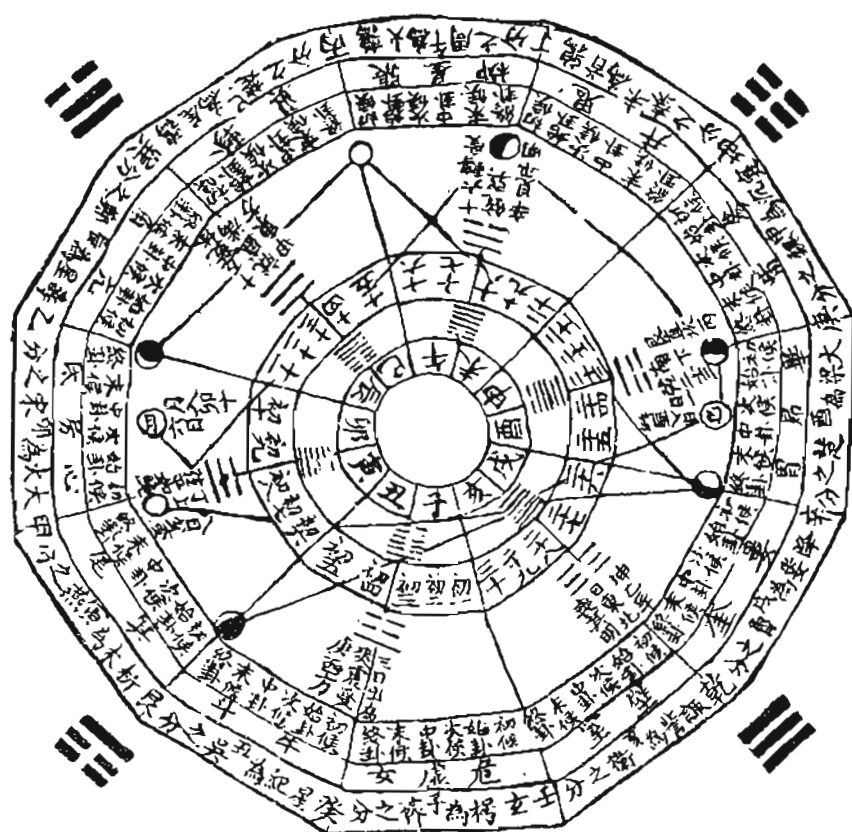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卷下終

攢簇周天



火候之圖

金火相交



生藥之圖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註疏後序

真人彭曉作金鑰匙云。余始分學參同契章義畢。偶溫故經。覽太白真人詩。遂起意撰黑鉛水虎。紅鉛火龍二篇。其畧曰。夫黑鉛水虎者。是天地發生之根。乃有質而有氣也。夫紅鉛火龍者。是天地發生之本。乃有氣而無質也。探頤兩論。萬古不易之語也。以道觀之。有質者。非五金八石。硝霜漿露。陰道九一之術也。無質者。非六欲七情。灰心兀坐。存想三一之法也。是以古人言。有質者。真鉛也。太陰月之精也。爲天地萬物育形之母。無質者。真汞也。太陽日之光也。爲天地萬物發生之父。鉛汞二體。互相摩胤。循環不絕。可謂生天生地生萬物之祖宗也。故我真人上士。莫不留心注意。採取太陰之精。設其法象。誘會太陽之氣。歸於神室之中。結爲金液神丹。太陰之精。乃金華黃芽也。太陽之氣。乃流珠姤女也。故經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又云。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將欲制之。黃芽爲根。流珠姤女。其性不定。易得飛走。若不以鼎器方便呼召。安肯等閑住於雜物之上哉。故造大丹。先制真鉛。擬象天地而爲神室。上釜象天。爲雄。爲乾。爲離。爲日。爲火。爲陽。爲木。下釜象地。爲雌。爲坤。爲坎。爲月。爲水。爲陰。爲金。兩釜相合。象若鷄子。其中虛空。縱廣寸餘。以安靈汞。又坤母金妻也。乾父木夫也。火龍既交於神室之下。則金虎情合於中。交合不已。孽產無窮。而木中生魂。金中生魄。魂魄凝然化而爲氣。漸生鄴鄂。交結流珠。名曰金液。故古歌云。束身斂魄充虎飢。虎來食啖生髓脂。髓脂卽金液也。又須尋靈山。選福地。造丹房。建星壇。安爐竈。鑄鼎室。交合真友。總覽紀綱。若頭頭具

備。方得從事於斯也。故真一子作參同契後序云。術士又須自微聲色。而嗜欲。去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潛修。晝夜不息。方可希望也。或不如是。則虛勞動爾。陰真人曰。不得地。莫妄爲。須隱密。審護持。保守莫失。天地機。此藥變化不思議。又曰。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茲豈設虛言而惑後世哉。道昨遇師旨。頗歷歲月。實緣官小。家貧俸薄。俗事紛冗。食指稍衆。荏冉至斯。未能措置。然而志不墮。而心愈堅者。姑欲以待便風。終成其事耳。所有火候一十九圖。並具於參同契下卷之末。茲不復錄也。止將攢簇周天火候圖。金火相交生藥圖二本。附於此經之末。以明龍虎之動靜。證金木之立功也。道曾於乙巳歲三月十八日。候蒙

今上皇帝宣見。問以修生養性之事。道謹用註疏龍虎經補註參同契義理進對。躬承玉音。訓以高義。從容移時。幸無疏虞。迺宿生千載之慶。繼於當年四月中旬。託承受官御藥。叨沐寵光。以註疏龍虎經繕寫修進訖。道疎遠寒微。深不自揆。僭爲註疏。罪不容逃。賴聖主不卽斥逐。過蒙省覽。道死且不朽矣。所有補註參同契章句頗多。註義稍廣。不得同時投進。加之俸薄。乏力修寫。瞻望宸極。無緣上達。顛顛之心。但切馳仰。後來頗有增損數字。謹別抄錄。命工鋟木。用傳同志。或有見之者。不妨縱轡以先進也。或曰。古文龍虎上經文奧理深。不可輕議。今公註疏。文疎理淺。恐未必然。卽答之曰。道自童稚以來。涉獵篇卷。曾無懈怠。於今五旬有六。又遇明師口訣。非不精研也。若將妄語以惑後人。昭昭上天。豈敢欺哉。

靈寶畢法原序

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名紀。歷古以來。昇仙達道者。不爲少矣。僕志慕前賢。心懷大道。不意運起刀兵。時危世亂。始以逃生。寄迹江湖巖谷。退而識性留心。惟在清淨希夷。歷看丹經。累參道友。止言養命之小端。不說眞仙之大道。因於終南山石壁間。獲收靈寶經三十卷。上部金誥書。元始所著。中部玉書錄。元皇所述。下部眞源義。太上所傳。共數千言。予宵衣旰食。遠慮深省。乃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宜。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亦心腎交合之理。

比物之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不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嘗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煉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眞虛。識於坐忘之日。玄機奧旨。難以盡形。方冊靈寶妙理。可用入聖超凡。總而爲三乘之法。名靈寶畢法。大道聖言。不敢私於一己。用傳洞賓足下。道成勿祕。當貽後來之士。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序

靈寶畢法上卷

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著

純陽真人呂嵒洞賓傳

小乘安樂延年法四門

匹配陰陽第一

王書曰。大道無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無名。度數不可以籌算。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於下。地得坤道而托質以載於上。覆載之間。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氣質不能相交。天以乾索坤而還於地中。其陽負陰而上升。地以坤索乾而還於天中。其陰抱陽而降。一升一降。運於道。所以天地長久。

真源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爲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四時爲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爲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是時陰中

陽半。其氣爲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八陰生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爲始。是時也。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是時陽中陰半。其氣爲涼。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週而復始。不失於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曰夏至冬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絕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相遇。其氣絕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四千里。往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卽溫涼寒熱之四氣而識陰陽。卽陽升陰降之八節而知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天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比喻曰。道生萬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爲物中之靈者。別求於道。人同天地。以心比天。以腎比地。

肝爲陽位。肺爲陰位。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比陰。子午之時。比夏至至之節。卯酉之時。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時氣到肝。肝爲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春分之比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陰生之比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爲陰。其液盛。陰降以入陰位。秋分之比也。子時液到腎。積液生氣。冬至陰降到地。而陽生之比也。周而復始。日月循環。無損無虧。自可延年。

真訣曰。天地之道一得之。惟人也。受形於父母。形中生形。去道愈遠。自胎元氣足之後。六慾七情。耗散元陽。走失真炁。雖有自然之氣液相生。亦不得如天地之升降。且一呼元氣出。一吸元氣入。接天地之氣。既入不能留之。隨呼而復出。本宮之氣。反爲天地奪之。是以氣散難生液。液少難生氣。當其氣旺之時。日用卯卦。而於氣也多入少出。強留在腹。當時自下而升者不出。自外而入者暫住。二氣相合。積而生五臟之液。還元愈多。積日累功。見驗方止。

道要曰。欲見陽公長子。須是多入少出。從他兒女相爭。過時求取真的。

此乃積氣生液。積液生氣。匹配氣液相生之法也。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歲三百日爲期。旬日見驗。進得飲食。而疾病消除。頭目清利。而心腹空快。多力少倦。腹中時聞風雷之聲。餘驗不可勝紀。

解曰。陽公長子者。乾索於坤。如氣升而上也。兒是氣。自腎中升。女是液。自心中降。相爭兒女。上下

之故。閉氣而生液。積液而生氣。匹配兩停過時自得真水也。

真解曰。此乃下手之初。於卯卦陽升氣旺之時。多吸天地之正氣以入。少呼自己之元氣以出。使二氣相合。氣積而生液。液多而生氣。乃匹配陰陽。氣液相生之法也。

聚散水火第二

金誥曰。所謂大道者。高而無上。引而仰觀。其上無上。莫見其首。所謂大道者。卑而無下。俛而俯察。其下無下。莫見其基。始而無先。莫見其前。終而無盡。莫見其後。大道之中而生天地。天地有高下之儀。天地之中而有陰陽。陰陽有始終之數。一上一下。仰觀俯察。可以測其機。一始一終。度數推算。可以得其理。以此推之。大道可知也。

真源曰。即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天地之高卑。即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天道之前後。天地不離於數。數終於一歲。陰陽不失其宜。宜分於八節。冬至一陽生。春分陰中陽半。過此純陽而陰盡。夏至陽太極而一陰生。秋分陽中陰半。過此純陰而陽盡。冬至陰太極而一陽生。升降如前。上下終始。雖不能全盡大道。而不失大道之體。欲識大道。當取法於天地。而審於陰陽之宜也。

比喻曰。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一日比一年。日用艮卦比一年。用立春之節。乾卦比一年。用立冬之節。天地之中。親乎下者爲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冬至陽生而上升。時當立春。陽升於陰位之中。二萬一千里。是陽難勝於陰也。天地之中。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

里。乃曰陽位。夏至陰生而下降。時當立秋。陰降於陽位之中。二萬一千里。是陰難勝於陽也。時當立夏。陽升而上。離地六萬三千里。去天二萬一千里。是陽得位而陰絕也。時當立冬。陰降而下。離天六萬三千里。去地二萬一千里。是陰得位而陽絕也。一年之中。立春比一日之時。艮卦。立冬比一日之時。乾卦。傳膀胱在液中微弱。乃陽氣難升之時也。一年之中。立春比一日之時。艮卦。立冬比一日之時。乾卦。還元。復入腎中。乃陰盛陽絕之時也。人之致病者。惟陰陽不和。陽微陰多。故病多。
真訣曰。陽升立春。自下而上。不日而陰中陽半矣。艮卦。陰降立冬。自上而下。不日而陽中陰半矣。乾卦。天地之道如是。惟人也。當艮卦氣微。不知養氣之端。乾卦氣散。不知聚氣之理。日夕以六慾七情。耗散元陽。使真氣不旺。走失真氣。使真液不生。所以不得如天地之長久。故古人朝屯暮蒙。日用二卦。乃得長生在世。朝屯者。蓋取一陽在下。屈而未伸之義。其在我者。養而伸之。勿使耗散。暮蒙者。蓋取童蒙求我。以就明棄暗。乃陰間求陽之義。其在我者。昧而明之。勿使走失。是以日出當用艮卦之時。以養元氣。勿以利名動其心。勿以好惡介其意。當披衣靜坐。以養其氣。絕念忘情。微作導引。手脚遞互伸縮三五下。使四體之氣齊生。內保元氣上升。以朝於心府。或咽津一兩口。搓摩頭面三二十次。呵出終夜壅聚惡濁之氣。久而色澤充美。肌膚光潤。艮卦。又於日入當用乾卦之時。以聚元氣。當入室靜坐。咽氣播外腎。咽氣者。是納心火於下。播外腎者。是收膀胱之氣於內。乾卦。使上下相合。腎氣之火。三火聚而爲一。以補煖下田。無液則聚氣生液。有液則煉液生氣。名曰聚火。

又曰太乙含真氣也。早朝咽津摩面。手足遞互伸縮。名曰散火。又名曰小煉形也。道要曰。花殘葉落深秋。玉人懶上危樓。欲得君民和會。當時宴罷頻收。

此納心氣而收膀胱氣不令耗散。而相合腎氣以接坎卦氣海中新生之氣也。必以立冬爲首。見驗方止。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歲三百日爲期。旬日見驗。容顏光澤。肌膚充悅。下田溫煖。小便減省。四體輕健。精神清爽。痼疾宿病。盡皆消除。如惜歲月。不倦行持。只於匹配陰陽功內。稍似見驗。敘入此功。日用添入艮卦。略行此法。乾卦三元用事。應驗方止。三元。乾艮震也。

解曰。花殘葉落深秋者。如人氣弱。日暮之光。陽氣散而不升。故曰懶上危樓。樓者十二重樓也。心爲君火。膀胱民火。咽氣攝外腎。使心與外腎氣聚而爲一。故曰和會。宴乃咽也。收乃攝也。早晨功不絕者。此法爲主本也。

真解曰。艮卦陽氣微。故微作導引伸縮。咽津摩面。而散火於四體。以養元氣。乾卦陽氣散。故咽心氣。攝外腎。以合腎氣。使三火聚而爲一。以聚元氣。故曰聚散水火。使根厚牢固也。

交媾龍虎第三

金誥曰。太元初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無之中而有太虛。太虛之中而有太空。太空之中而有太質。太質者。天地清濁之質也。其質如卵。而玄黃之色。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已。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以窮冥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天

地行道。萬物生成。

眞源曰。天如覆盆。陽到難升。地如磐石。陰到難入。冬至而地中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恍惚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天。積氣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其陰太極而陽生。所以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其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氣。是曰陰太極而陽生也。

比喻曰。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心中液生。腎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眞水。其水無形。離卦到心。接著心氣。則太極而生液者如此。心液到腎。心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眞氣。其氣無形。坎卦到腎。接著腎水。則太極而生氣者如此。可比陽升陰降。至太極而相生。所生之陰陽。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

眞訣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眞水。心中生液。液中有眞氣。眞水眞氣。乃眞龍眞虎也。陽到天而難升。太極生陰。陰到地而難入。太極生陽。天地之理如此。人不得比天地者。六慾七情。惑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眞氣。常離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咽下。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生液。及坎卦心液到腎。接著腎水。自然心液與腎氣相合。太極生氣。以眞氣戀液。眞水戀氣。本自相合。故液中有眞氣。氣中有眞水。互相交合。相戀而下。名曰交媾龍虎。若火候無差。抽添

合宜。三百日養就真胎。而成大藥。乃煉質焚身。朝元超脫之本也。

道要曰。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提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

此恐泄元氣而走真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真氣。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爲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爲期。或以晚年奉道。根元不固。自度虛損。而氣不足之後。十年之損。一年用功補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過數。止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補數足。而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中自現。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爲始。謹節用法。三百日脫其真胎。名曰胎仙。

解曰。在外午時爲離卦。太陽爲真陽。在人心爲離宮。元陽爲真龍也。真虎乃腎氣中之水。真龍心液中之氣。口爲玉池。津爲春水。

直解曰。一氣初回元運。以冬至爲始。卽子月也。真陽欲到離宮。以離卦爲期。卽午時也。真龍者。心液中之氣。真虎者。腎氣中之水。氣水相合。乃曰龍虎交媾也。

燒煉丹藥第四

金誥曰。天地者。大道之形。陰陽者。大道之氣。寒熱溫涼。形中有氣也。雲霧雨露。氣中有象也。地氣上升。騰而爲雲。散而爲雨。天氣下降。散而爲霧。凝而爲露。積陰過則露爲雨。爲霜爲雪。積陽過則霧爲烟。爲雲爲霞。陰中伏陽。陽氣不升。擊搏而生雷霆。陽中伏陰。陰氣不降。凝固而生雹霰。陰陽不合。相

對而生閃電。陰陽不匹配。亂交而生虹蜺。積真陽以成神。而麗乎天者星辰。積真陰以成形。而壯乎地者土石。星辰之大者日月。土石之貴者金玉。陰陽見於有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也。

真源曰。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積陽而神麗乎天。而大者日月也。日月乃真陽而得真陰以相成也。積陰而形壯於地。而貴者金玉也。金玉乃真陰而得真陽以相生也。

戊亥行持。離卦採藥。乾卦進火。

比喻曰。真陽比心液中真氣。真陰比腎氣中真水。真水不得真氣不生。真氣不得真水不成。真水真氣。比於離卦。和合於心上肺下。如子母之相戀。夫婦之相愛。自離至兌。兌卦陰旺陽弱之時。比日月之下弦。金玉之在晦。不可用也。日月以陰成陽。數足生明。金玉以陽生陰。氣足生寶。金玉成寶者。蓋以氣足而進之以陽。日月生明者。蓋以數足而受之以魂。比於乾卦進火。鍊陽無衰。火以加數而陽長生也。

真訣曰。離卦龍虎交媾。名曰採藥。時到乾卦。氣液將欲還元。而生膀胱之上。脾胃之下。腎之前。臍之後。肝之左。肺之右。小腸之右。大腸之左。當時脾氣旺而肺氣盛。心氣絕而肝氣弱。真氣本以陽氣相合而來。陽氣既弱。而真氣無所戀。徒勞用工。而採合必於此時。神識內守。鼻息綿綿。以肚腹微脅。臍腎覺熱太甚。微放輕勒。腹臍未熱緊勒。漸熱即守常。任意放志。以滿乾坤。乃曰勒陽關而煉丹藥。使氣不上行。以固真水。經脾宮。隨呼吸而搬運於命府黃庭之中。氣液造化時。變而為精。精變而為珠。珠變而為汞。汞變而為砂。砂變而為金。乃曰金丹。其功不小矣。

道要曰。採藥須憑玉兔。採藥心氣。玉兔腎水。成親必藉黃婆。等到雍州相見。雍州乾卦。奏傳一曲陽歌。

此乃與採藥日用對行。凡以晚年補完十損一補之功。此法名曰鍊汞補丹田。補之數足。止於日用離卦採藥。乾卦燒煉勒陽關。春冬多採少鍊。乾一而離二。倍用功也。秋夏少採多鍊。離一而乾二。倍用功也。隨年月氣旺。採鍊之功效在前。可延年住世。而爲人仙。若以補數既足。見驗進功。亦謹節用功。採藥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而胎仙完。凡藥力全。而後進火加數。乃曰火候。凡聖胎堅後。火候加至小周天數。乃曰小周天。凡胎圓。真氣生。火候加至大周天數。乃曰周天火候。採藥而交媾龍虎。煉藥而進火方爲入道。當絕迹幽居。心存內觀。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如婦之養孕。龍之養珠。雖飲食寤寐之間。語默如嬰兒。舉止如室女。尤恐有失有損。心不可暫離於道也。

解曰。藥是心中真氣。兔是腎中真水。黃婆是脾中真液。和合氣水而入黃庭。雍州乾卦。勒陽關。養腹也。以上安樂延年之訣。

右小乘法四門。係人仙。

靈寶畢法上卷終

靈寶畢法中卷

中乘長生不死法三門

肘後飛金晶第五

金誥曰。陰陽升降。不出天地之內。日月運轉。而在天地之外。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寒暑相推。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月之積日者。以其魄中藏魂。魂中藏魄也。歲之積月者。以其律中起呂。呂中起律也。日月運行。以合天地之機。不離乾坤之數。萬物生成。雖在於陰陽。而造化亦資於日月。

真源曰。天地之形。其狀如卵。六合之內。其圓如毬。日月出沒。運行於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周行如飛輪。東生西沒。日行陽道。西生東沒。月行陰道。一日之間。而分晝夜。冬至之後。日出自南而北。夏至之後。日出自北而南。冬之夜。乃夏之日。夏之夜。乃冬之日。一年之間。而定寒暑。日月之狀。方圓八百四十里。四尺爲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凡八刻二十分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一月三十日。共三百六十時。計三千刻。一十八萬分也。且以陽行乾。其數用九。陰行坤。其數用六。魄中魂生。本自旦日。蓋九不對六。故三日後魄中生魂。凡一晝夜。一百刻六十分。魂於魄中。一進七十里。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而魄中魂半。乃曰上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進八百四十里。而魄中魂

全。陽滿陰位。乃日月望。自十六日爲始。魂中生魄。凡一晝夜。一百刻六十分。魄於魂中。一進七十里。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而魂中魄半。乃曰下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進八百四十里。而魂中魄全。陰滿陽位。月中尙有餘光者。蓋六不盡九。故三日後。月魄滿宮。乃日月晦。月旦之後。六中起九。月晦之前。九中起六。數有未盡。而生後有期。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以月言之。六律六呂。以六起數。數盡六位。六六三十六。陰之成數也。以日言之。五日一候。七十二候。八九之數。至重九以九起數。數盡六位。六九五十四。陽之成數也。一六一九。合而十五。十五一氣之數也。二十四氣。當八節之用。而見陰陽升降之宜。一六一九。以四爲用。合四時而倍之。一時得九十。四九三百六。變爲陽之數。二百一十六。陰之數。一百四十四。計三百六十數。而足滿周天。

比喻曰。陰陽升降。在天地之內。比心腎氣液。交合之法也。日月運轉。在天地之外。比肘後飛金晶之事也。日月交合。比進火加減之法也。陽升陰降。無異於日月之魂魄。日往月來。無異於心腎之氣液。冬至之後。日出乙位。沒庚位。晝四十刻。自南而北。凡九日東生西沒。共進六十分。至春分晝夜停停。而夏至爲期。晝六十刻。夏至之後。日出甲位。沒辛位。晝六十刻。自北而南。凡九日東生西沒。共退六十分。至秋分晝夜停停。而冬至爲期。晝四十刻。晝夜分刻。准前後進退。自南自北。月日之後。三日魂生於魄。六日兩停。又六日魄全。其數用九也。月望之後。魄生於魂。六日兩停。又六日魄全。其數用六也。歲之夏至。月之十六日。乃日用離卦之法。人之午時也。歲之冬至。月之旦日。乃日用坎卦之法。人

之子時也。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尙以數推之。交合有序。運轉無差。人之心腎氣液。肝肺魂魄。日用雖有節次。年月豈無加減乎。

真訣曰。坎卦陽生。當正子時。非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室中披衣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腹肚。須臾起身。前出胸而微偃頭於後。後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在夾脊。慎勿開關。卽時甚熱氣壯。漸次開夾脊關。放氣過關。仍仰面腦後。緊偃以閉上關。慎勿開之。卽覺熱極氣壯。漸次開關入頂。以補泥丸髓海。須身耐寒暑。方爲長生之基。次用還丹之法。如前出胸伸腰。閉夾脊。蹲而伸之。腰間火不起。當靜坐內觀。如法再作。以火起爲度。自丑行之。至寅終而可止。乃曰肘後飛金晶。又曰抽鉛。使腎中氣生肝氣也。且人身脊骨二十四節。自下而上三節。與內腎相對。自上而下三節。名曰天柱。天柱之上。名曰玉京。天柱之下。內腎相對。尾閭穴之上。共十八節。其中曰雙關。上九下九。當定一百日。遍通十八節而入泥丸。必於正一陽時。坎卦行持。乃曰肘後飛金晶。離卦採藥。乾卦進火燒藥。勒陽關。始一百日飛金晶入腦。三關一撞。直入上宮泥丸。自坎卦爲始。至艮卦方止。自離卦採藥。使心腎氣相合。而肝氣自生。心氣二氣純陽。二八陰消。薰蒸於肺。而得肺液下降。包含真氣。日得黍米之大而入黃庭。方曰內丹之材。卽百日無差。藥力全。凡離卦採藥用法。依時內觀。轉加精細。若乾卦進火燒藥。勒陽關。自兌卦爲始。終在乾卦。如此又一百日。肘後飛金晶。自坎卦至震卦方止。離卦採藥之時。法如舊以配。自坤至乾卦行持。卽二百日無差。聖

胎堅。勒陽關法。自坤卦至乾卦方止。如此又一百日足。泥丸充實。返老還童。不類常人。採藥就。胎仙完。而真氣生。形若彈圓。色同朱橘。永鎮丹田。而作陸地神仙。三百日後行持。至離卦罷。採藥。坤卦罷。勒陽關。即行玉液還丹之道。故自冬至後。方日行功。三百日胎完氣足。而內丹就。真氣生。凡行此法。方爲五行顛倒。三田返覆。未行功以前。先要匹配陰陽。使氣液相生。見驗方止。次要聚散水火。使根源牢固。而氣行液住。見驗方止。次要交媾龍虎。燒煉丹藥。使採補還丹。而煅煉鉛汞。見驗方止。十損一補之數足。而氣液相生。見驗方止。上項行持。乃小乘之法。自可延年益壽。若以補完堅固。見驗方止。方可年中擇月。冬至之節。月中擇日。甲子之日。日中擇時。坎離乾卦。三時爲始。一百日自坎至艮。自兌至乾。二百日後。自坎至震。自坤至乾。凡此下功。必於幽室靜宅之中。遠婦人女子。使雞犬不聞。臭穢不入鼻。五味不入口。絕七情六慾。飲食多少。寒熱有度。雖寤寐之間。而意恐損失。行功不勤。難成乎道。如是三百日。看應驗如何。

眞解曰。此乃三元用法。謂坎卦飛金晶。下田返上田也。離卦採藥。下田返中田也。乾卦勒陽關。中田返下田也。亦曰三田返復。

道要曰。日月並行復卦。時。子。躡升數日開關。貪向揚州聚會。離卦。六宮火滿金田。乾宮。

解曰。日月並行復卦者。一陽生時。在日爲子時。在年爲冬至也。所謂月中擇日。日中擇時也。躡升說已在前。數日是定一百日開關。是先開中關。次開上關。貪向揚州聚會。揚州者。在人爲心。在日

爲午時。在卦爲離。聚會者。眞陰眞陽交媾。故曰採藥。乾爲六宮。火是氣也。勒陽關而聚氣。以肺氣爲金。而下腎之丹田。故曰火滿金田。乃行乾卦而勒陽關。聚火下丹田也。

直解曰。日月並行復卦者。冬至甲子時也。蹲升數日開關者。蹲腹起身以起火。至百日開關也。此乃自坎至艮。飛金晶之法。揚州聚會者。離卦採藥交陰陽也。六宮火滿丹田。則乾卦勒陽關聚肺氣於下田。自兌至乾者也。

終南路上逢山。起身頻過三關。貪向揚州聚會。爭如少女燒天。

解曰。終南者。聖人隱意在中男也。中男卽坎卦。艮爲山。山是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止。第二百日下功之時也。起身頻過三關。貪向揚州聚會。既已在前。爭如少女燒天者。少女是兌卦也。勒陽關至乾卦而方止也。

袁州行到徐州。起來走損車牛。爲戀九州歡會。西南火入雍州。

解曰。兗州艮卦。徐州巽卦。自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止也。起來走損車牛。車爲陽。牛爲陰。是夾脊一氣飛入泥丸也。九州在人爲心。在日爲午時。與前採藥同也。西南坤卦也。雍州乾卦也。勒陽關。自坤至乾方止。第二百日下功之時也。

直解曰。此乃第三百日之功。飛金晶之法。起艮而止巽也。九州歡會。採藥如前。勒陽關。則自坤至乾而止也。

此是日用事。乃曰三元用法。飛金晶入腦。下田返上田。採藥。下田返中田。燒藥進火。中田返下田。乃曰三元用事。中乘之法。已是地仙。見驗方止。始覺夢寐多有驚悸。四肢六腑有疾。不療自愈。閉目暗室中。圓光如蓋。周匝圍身。金關玉鎖。封固堅牢。絕夢泄遺漏。雷鳴一聲。關節氣通。夢寐若抱嬰兒歸。或若飛騰自在。入邪之氣不能入。心境自除。以絕情慾。內觀則朗而不昧。晝則神采清秀。夜則丹田自煖。上件皆是得藥之驗。驗既正當。謹節用功。以前法加添三百日。胎仙圓。胎圓之後。方用後功。

玉液還丹第六

玉液煉形附

玉書曰。真陰真陽。相生相成。見於上者。積陽成神。神中有形而麗乎天者。日月也。見於下者。積陰成形。形中有形而麗乎地者。金玉也。金玉之質。隱於山川。秀媚之氣。浮之於上。與日月交光。草木受之以爲禎祥。鳥獸得之以爲異類。

真源曰。陽升到天。太極生陰。陰不足而陽有餘。所以積陽生神。陰降到地。太極生陽。陽不足而陰有餘。所以積陰生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真陽有神。真陰有形。其氣相交。而上下相射。光盈天地。則金玉可貴者。良以此也。是知金玉之氣。凝於空則爲瑞氣祥煙。入於地。則變醴泉芝草。人民受之而爲英傑。鳥獸得之而生奇異。蓋金玉之質。雖產於積陰之形。而中抱真陽之氣。又感積陽成神之日月。真陽之下射而寶凝矣。

比喻曰。積陰成形。而內抱真陽。以爲金玉。比於積藥而抱真氣。以爲胎仙也。金玉之氣入於地。而爲醴泉芝草者。比於玉液還丹田也。金玉之氣凝於空。而爲瑞氣祥煙者。比於氣鍊形質也。凡金玉之氣。沖於天。隨陽升而起。凡金玉之氣。入於地。隨陰降而還。既隨陰陽升降。自有四時。可以液還丹田。氣鍊形質。比於四時加減。一日改移也。

真訣曰。採補見驗。年中擇月。月中擇日。日中擇時。三時用事。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胎仙圓。謹節用功。加添依時。三百日數足之後。方行還丹鍊形之法。凡用艮卦飛金晶入腦。止於巽卦而已。此言飛金晶三百日後也。離卦罷採藥。坤卦罷勒陽關。只此兌卦下手。勒陽關。至乾卦方止。既罷離卦。添入咽法鍊形。咽法者。以舌攪上齶兩頰之間。先咽了惡濁之津。次退舌尖以滿玉池津生。不漱而咽。凡春三月。肝氣旺而脾氣弱。咽法日用離卦。凡夏三月。心氣旺而肺氣弱。咽法日用巽卦。凡秋三月。肺氣旺而肝氣弱。咽法日用艮卦。凡冬三月。腎氣旺而心氣弱。咽法日用震卦。飛金晶法、咽亦不妨。凡四季之月。脾氣旺而腎氣弱。人以腎氣爲根源。四時皆有衰弱。每四時季月之後十八日。咽法日用兌卦。仍與前咽法並用之。獨於秋季止用兌卦咽法。而罷艮卦之功。以上咽法。先依前法而咽之。如牙齒玉池之間而津不生。但以舌滿上下而閉玉池。收兩頰以虛咽而爲法。止於咽氣。氣中自有水也。咽氣如一年。三十六次。至四十九次。爲數。又次一年。八十一次。又次一年。一百八十一一次。爲見驗。乃玉液還丹之法。行接不過三年。灌溉丹田。沐浴胎仙。而真氣愈盛。若行此玉液還丹之法。而於三百日養就

內丹。真氣纔生。艮卦飛金晶。一撞三關。上至泥丸。當行金液還丹之法。自頂中前下金水一注。下還黃庭。變金成丹。名曰金丹。行金液還丹。當於深密幽房。風日凡人不到之處。燒香疊掌盤膝坐。以體蹲而後升。纔覺火起。正坐絕念。忘情內觀。的確艮卦飛金晶入頂。但畧昂頭偃項。放令頸下如火。方點頭向前。低頭曲項。退舌尖進後以抵上齶。上有清冷之水。味若甘香。上徹頂門。下通百脈。鼻中自聞一種真香。舌上亦有奇味。不漱而咽。下還黃庭。名曰金液還丹。春夏秋冬不拘時候。但於飛金晶入腦之後。節次行此法。自艮至巽而已。晚間勒陽關法。自兌至乾而已。凡行此法。謹節勝前。方可得成。究竟止於煉形住世。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超脫也。

道要曰。識取五行根蒂。方知春夏秋冬。時飲瓊漿數盞。醉歸月殿遨遊。

解曰。識取五行根蒂者。爲倒五行相生相尅。而用卦時不同。以行咽法。方知春夏秋冬。改移有時候也。瓊漿。玉液也。月殿。丹田也。醉歸。咽多也。

東望扶桑未曉。後升前咽無休。驟馬遨遊宇宙。長男只到揚州。

解曰。東望扶桑未曉者。日未出。艮卦之時也。後升。飛金晶也。前咽。玉液還丹也。驟馬起火。玉液煉形也。遨遊宇宙。遍滿四肢也。長男。震卦也。只到揚州。離卦也。玉液煉形。自震卦爲始。至離卦方止也。

直解曰。玉液。腎液也。上升到心。二氣相合而過重樓。則津滿玉池。謂之玉液。若咽之自中田而入

下田。則曰還丹。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肢。則曰煉形。其實一物而已。

此採藥三百日。數足胎圓。而飛金晶減一卦。勒陽關如舊。罷採藥。添入咽法。咽法隨四時而已。此係煉形法。用卦後。添入煉形。自震卦爲始。離卦爲期。不限年月日。見驗方止。體色光澤。神氣秀媚。漸畏腥穢。以衝口腹。凡情凡愛。心境自除。真氣將足。而似常飽。所食不多。飲酒無量。舉骨已更。而變神識。步趨走馬。其行如飛。目如點漆。體若凝脂。紺髮再生。鰓臉重舒。老去永駐童顏。仰視百步。而見秋毫。身體之間。舊痕殘靨。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聖丹生味。靈液透香。口鼻之間。嘗有真香奇味。漱津成酥。可以療人疾病。遍體皆成白膏。上件皆玉液還丹。煉形之驗。見驗即止。當謹節用功。依法隨時而行後事。

金液還丹第七 金液煉形附

金誥曰。積陽成神。神中有形。形生於日。日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神生於金。金生於玉。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起氣。時本於天地。

真源曰。日月之光。旦後用九。晦前用六。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冬下降。升降天地之時。金生於玉。玉生於石。石生於土。見於形而在下者如此。日中金烏。月中玉兔。月待日魂而光。見於神而在上者如此。

比喻曰。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液者。本自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氣相交而過重樓。閉口不出而津滿玉池。咽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合心氣而不上升。薰蒸於肺。肺爲華蓋。下罩二氣。卽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閭穴升上。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丸之宮。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體前復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說也。凡欲煉形飛金晶者。當在靜室中。切禁風日。遙焚香。密啟三清上聖。臣所願長生在世。傳行大道。演化告人。當先自行煉形之法。欲得不畏寒暑。絕啗穀食。逃於陰陽之外。咒畢。乃咽之。

真訣曰。背後尾閭穴曰下關。夾脊曰中關。腦後曰上關。始飛金晶以通三關。腎比地。心比天。上到頂以比九天。玉液煉形。自心至頂以通九天。三百日大藥就。胎仙圓。而真氣生。前起則行玉液煉形之舊道。後起則行飛金晶之舊道。金晶玉液。行功見驗。自坎卦爲始。後起一升入頂。以雙手或閉雙耳。內觀如法。微咽於津。乃以舌抵定牙關。下閉玉池。以待上潄之津下而方咽。咽畢復起。至艮卦爲期。春冬兩起一咽。秋夏五起一咽。凡一咽數。秋夏不過五十數。春冬不過百數。自後咽罷。升身前起。以滿頭面四肢五指氣盛方止。再起再升。至離卦爲期。凡此後起咽津。乃曰金液還丹。還丹之後而復前起。乃曰金液煉形。自艮卦之後。煉形至離卦方止。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以後起到頂。自上而

下。號曰金液還丹。金丹之氣前起。自下而上。曰金液煉形。形顯琪樹金花。若以金液還丹。未到下元而前後俱起。乃曰火起焚身。此是金液還丹煉形。既前後俱起。兼了焚身。凡行此等。切須謹節苦志。而無懈怠。以見驗爲度也。

道要曰。起後終宵閉耳。隨時對飲金液。宴到青州方住。日西又聽陽歌。

解曰。起後終宵閉耳者。爲行金液還丹。須是肘後飛金晶。一撞三關。其氣纔起。急須雙手閉耳。耳是腎波之門。恐泄腎氣於外。而不入腦中也。隨時對飲金液者。既覺氣入腦中。即便依前法。點頭曲項。退舌尖近抵上齶。清甘之水。有奇異之驗。甘若蜜味之甜也。當艮卦飛金晶一咽。至震卦方止。青州。震卦也。日西。兌卦也。又聽陽歌者。自兌卦勒陽關。直到乾卦。不必採藥也。

飲罷終宵火起。前升後舉焚身。雖是不拘年月。日中自有乾坤。

解曰。此一訣是金液煉形之法也。飲罷終宵火起者。依前法金液還丹。而艮卦煉形是起火也。前升後舉。飛金晶而起火也。凡玉液煉形之法。先後起金晶入頂。次還丹而復前升。之以煉形。是比金液煉形之法不同也。當其飛金晶而起火入頂。便前起而煉形。前後俱起。名曰焚身。火起而行還丹。須依四時加減之數行之。此法不拘年月日時。但以謹節專一。幽居絕迹可也。日中自有乾坤。蓋午時燒乾。午時燒坤。以人身前後言之。肚腹爲坤。而背後爲乾。午前燒乾者。爲肘後飛金晶。前起煉形也。午後燒坤者。自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也。

直解曰。金液。肺液也。含龍虎而入下田。則大藥將成。謂之金液。肘後抽之入腦。自上復降下田。則曰還丹。又復前升。遍滿四體。自下而上。則曰煉形。亦謂之煉形成氣。

此須於玉液還丹。煉形見驗。正當以謹節幽居焚香而行此法。金液還丹。而相次煉形。勒陽關。如是一年外。方得焚身。焚身卽是坎卦前煉形。以人身前後言之。肚腹爲坤。背後爲乾。焚身。午前燒乾爲金晶。午後燒坤。勒陽關。凡燒乾自下而上。前後俱起。冬夏三日或五日。而行既濟之法。以防太過。使金丹之有潤。乃焚身起火中咽也。見驗方止。內志清高。以合太虛。魂神不遊。以絕夢寐。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時不畏寒暑。神采變移容儀。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其凡骨俗體也。功行滿足。密授三清真籙。陰陽變化。人事災福。神靈皆能預知。觸目塵凡。心絕萬境。真氣充滿。口絕飲食。異氣透出。金色仙肌。可比玉蕊。去留之處。當所神祇。自來相見。驅用招呼。一如已意。真氣純陽。可乾外汞。上件金液還丹。還丹之後。金液煉形之驗也。以上乃長生不死之訣。

右中乘三門。係地仙。

靈寶畢法中卷終

靈寶畢法下卷

大乘超凡入聖法三門

朝元煉氣第八

金誥曰。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各守一方。五方異氣。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炁。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炁。白帝之子。庚辛受之。天真金德之七炁。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炁。黃帝之子。戊己受之。天真土德之一炁。自一炁生真一真。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炁而生也。玉書曰。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還於無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位矣。欲道之無質。不散之則無質矣。無數。道之源也。無象。道之本也。無位。道之真也。無質。道之妙也。

真源曰。道源既判。降本流末。悟其真者。因真修真。內真而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造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惟人。卽天地之有象可求。故知其質氣。

與水也。即天地之有數可推。故知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喩曰。天地有五帝。比人之有五臟也。青帝甲乙木。甲爲陽。乙爲陰。比肝之氣與液也。黑帝壬癸水。壬爲陽。癸爲陰。比腎之氣與液也。黃帝戊己土。戊爲陽。己爲陰。比脾之氣與液也。赤帝丙丁火。丙爲陽。丁爲陰。比心之氣與液也。白帝庚辛金。庚爲陽。辛爲陰。比肺之氣與液也。凡春夏秋冬之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月。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尅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火煉脾氣。餘日兌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坎卦時。依法起火煉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息住爲上。久閉次之。數至一千息爲度。當時內觀如法。一在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起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以滿震卦。一千息以上尤佳。以息息漸微爲度。如息住不須連數。

凡夏三月心氣旺。心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心。若遇火日。丙丁尅金。於兌卦時。依法起火煉肺氣。餘日坎卦時。損水以耗腎氣。是時不可下功也。震卦時。依法起火煉肝氣。離卦時入室。依前行持。赤色自見。漸漸起身以入泥丸。自巳至未。以滿離卦。一千息以上尤佳。其說如前。

凡秋三月肺氣旺。肺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肺。若遇金日。庚辛尅木。於震卦時。依法起火煉肝氣。餘日離卦時。損火以耗心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巽卦時。依法起火煉脾氣。兌卦時入室。依前行持。白色自見。漸漸起身以入泥丸。自申至戌。以滿兌卦。

凡冬三月腎氣旺。腎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腎。若遇水日。壬癸尅火。於離卦時。依法起火。煉心氣。餘日辰戌丑未時。損土以耗脾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兌卦時。依法起火。煉肺氣。坎卦時入室。依前行持。黑色自見。漸漸起身。以入泥丸。自亥至丑。以滿坎卦。

解曰。春煉肝。千息青氣出。春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終日靜坐。以養脾而煉己之真氣。乃可坎卦起火。煉腎。恐耗其真氣。夏煉心。千息赤氣出。夏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震卦時。起火如前。秋煉肺。千息白氣出。秋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巽卦時。起火如前。冬煉腎。千息黑氣出。冬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終日靜坐。養煉如前。乃可兌卦時。起火如前。以至黃氣成光。默觀萬道。周匝圍身。凡定息之法。不在強留而緊閉。但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從有入無。使之自住。採藥之法。貪津握固。以壓心。使真氣不散。凡入室須閉戶。孤幽靜館。遠雞犬女子。一切厭觸之物。微開小竅。使明能辨物。勿令風日透氣。左右有聲。當灰心息慮。事累俱遣。內外凝寂。不以一物介其意。蓋以陽神初聚。真氣方凝。看待如嬰兒。尙未及老。日夕焚香。跪拜稽首。一祝天。二祝天仙。三祝地仙。三禮既畢。靜坐忘機。以行此法。仍須前法。節節見驗。若以此便爲道。但恐徒勞。終不見成。止於陰魄出殼而爲鬼仙。

道要曰。凡行此法。不限年月日時。一依前法。以至見驗方止。其氣自見。須是謹節不倦。棄絕外事。止

於室中用意。測其時候。用二個純陽小子。或結交門生。交翻往復。供過千日。可了一氣。一以奪十。一百日見功。五百日氣全。可行內觀。然後聚陽神以入天神。煉神合道。入聖超凡。煉氣之驗。但覺身體極暢。常仰升騰。丹光透骨。異香滿室。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中下視。金光罩體。奇怪證驗。不可備紀。

內觀交換第九

金誥曰。大道本無體。寓於氣也。其大無外。無物可容。大道本無用。運於物也。其深莫測。無理可究。以體言道。道始有外內之辨。以用言道。道始有觀見之基。觀乎內而不觀乎外。外無不究而內得明矣。觀乎神而不觀乎形。形無不備而神得見矣。

真源曰。以一心觀萬物。萬物不謂之有餘。以萬物撓一氣。一氣不謂之不足。一氣歸一心。心不可爲物之所奪。一心運一氣。氣不可爲法之所役。心源清徹。一照萬破。亦不知有物也。氣戰剛強。萬感一息。亦不知有法也。物物無物。以還本來之象。法法無法。乃全自得之真。

比喻曰。以象生形。因形立名。有名則推其數。有數則得其理。蓋高上虛無。無物可喻。所可比者。如人之修煉。節序無差。成就有次。冲和之氣。凝而不散。至虛真性。恬淡無爲。神合乎道。歸於自然。當此之際。以無心爲心。如何謂之應物。以無物爲物。如何謂之用法。真樂熙熙。不知己之有身。漸入無爲之道。以入希夷之域。斯爲入聖超凡之客。

真訣曰。此法合道。有如常說存想之理。又如禪僧入定之時。當擇福地置室。跪禮焚香。正坐盤膝。散髮披衣。握固存神。冥心閉目。午時前微微起身。起火煉炁。午時後微微歛身。聚火煉丹。不拘晝夜。神清氣合。自然喜悅。坐中或聞聲莫聽。見境勿認。物境自散。若認物境。轉加魔障。魔障不退。急急向前。以身微歛。歛而伸腰。後以胸微偃。偃不伸腰。少待前後火起高升。其身勿動。名曰焚身。火起。魔障自散於軀外。陰邪不入於殼中。始此三兩次已。當想遍天地之間皆是炎炎之火。火畢清涼。了無一物。但見車馬歌舞。軒蓋綺羅。富貴繁華。人物歡娛。成隊成行。五色雲升。如登天界。及到彼中。又見樓臺聳翠。院宇徘徊。珍珠金玉。滿地不收。花果池亭。莫知其數。須臾異香四起。妓樂之音。嘈嘈雜雜。賓朋滿坐。水陸俱陳。且笑且語。共賀太平。珍玩之物。互相獻受。當此之際。雖然不是陰鬼魔軍。亦不得認爲好事。蓋修真之人。棄絕外事。甘受寂寞。或潛跡江湖之地。或遁身隱僻之隅。絕念忘情。舉動有戒。久受劬勞。而歷瀟灑。一旦功成法立。遍見如此繁華。又不謂是陰魔。將謂實到天堂。殊不知脫凡胎。在頂中自己天宮之內。因而貪戀。認爲實境。不用超脫之法。止於身中。陽神不出。而胎仙不化。乃日出昏衢之上。爲陸地神仙。僅可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脫質升仙。而歸三島以作仙子。到此可惜。學人自當慮超脫雖難。不可不行也。

道要曰。不無盡法已減省故也。

超脫分形第十

金誥曰。道本無也。以有言者非道也。道本虛也。以實言者非道也。既爲無體。則問應俱不能矣。既爲無象。則視聽俱不能矣。以玄微爲道。玄微亦不離問答之累。以希夷爲道。希夷亦未免視聽之累。希夷玄微。尙未爲道。則道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玉書曰。其來有始。而不知大道之始。何也。其去有盡。而不知大道之終。何也。高高之上。雖有上。而不知大道之上。無有窮也。深深之下。雖有下。而不知大道之下。無有極也。杳杳莫測名道。隨物所得而列等殊。無爲之道。莫能窮究也。

真訣曰。超者。超出凡軀。而入聖品。脫者。脫去俗胎。而爲仙子。是神入氣胎。氣全眞性。須是前功節節見驗正當。方居清靜之室。以入希夷之境。內觀認陽神。次起火降魔。焚身聚氣。眞氣升在天宮。殼中清靜了無一物。當擇幽居。一依內觀。三禮既畢。平身不須高升。正坐不須歛伸。閉目冥心。靜極朝元之後。身軀如在空中。神氣飄然。難爲制御。默然內觀。明朗不昧。山川秀麗。樓閣依稀。紫氣紅光。紛紜爲陣。祥鸞綵鳳。音語如簧。異景繁華。可謂壺中眞趣。而洞天別景。逍遙自在。冥然不知有塵世之累。是眞空之際。其氣自轉。不須用法依時。若見青氣出東方。笙簧嘹唳。旌節車馬。左右前後。不知多少。須臾南方赤氣出。西方白氣出。北方黑氣出。中央黃氣出。五氣結聚而爲綵雲。樂聲嘈雜。喜氣熙熙。金童玉女。扶擁自身。或跨火龍。或乘玄鶴。或跨綵鸞。或騎猛虎。升騰空中。自下而上。所遇之處。樓臺觀宇。不能盡陳。神祇官吏。不可備說。又到一處。女樂萬行。官僚班列。如人間帝王之儀。聖賢畢至。當

此之時。見之傍若無人。乘駕上升。以至一門。兵衛嚴肅。而不可犯。左右前後。官僚女樂。留戀不已。終是過門不得。軒蓋覆面。自上而下。復入舊居之地。如此上下。不厭其數。是調神田穀之法也。積日純熟。一升而到天宮。一降而還舊處。上下絕無礙滯。乃自下而上。或如登七級寶塔。或如上三層瓊樓。其始也。一級而復一級。七級上盡。以至頂中。輒不得下視。恐神驚而戀羈不出。既至七級之上。則閉目便跳。如寐如寤。身外有身。形如嬰兒。肌膚鮮潔。神采瑩然。回視故軀。亦不見有。所見之者。乃如糞堆。又如枯木。慚愧萬端。輒不可頓棄而遽遊。蓋其神田未熟。聖氣凝結而成。須是再入本軀。往來出入。一任遨遊。始乎一步二步。次二里三里。積日純熟。乃如壯士展臂。可千里萬里。而形神壯大。勇氣堅固。然後寄凡骸於名山大川之中。從往來應世之外。不與俗類等倫。或行滿而受天書。驂鸞乘鳳。跨虎騎龍。自東自西。以入紫府。先見太微眞君。次居下島。欲升洞天。當傳道積行於人間。受天書而升洞天。以爲天仙。凡行行法。古今少有成者。蓋以功不備而欲行之速。便爲此道。或功驗未證。止事靜坐。欲求超脫。或陰靈不散。出爲鬼仙。人不見形。來往去住。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奪人軀殼。復得爲人。或出入不熟。往來無法。一去一來。無由再入本軀。神魂不知所在。乃釋子之坐化。道流之尸解也。故行此道。要在前功見驗正當。仍擇地築室。以遠一切腥穢之物。臭惡之氣。往來之聲。女子之色。不止於觸其眞氣。而神亦厭之。既出而復入。入而不出。則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而浩劫不死。既入而復出。出而不入。如蟬脫蛻。遷神入聖。此乃超凡脫俗。以爲眞人仙子。而在風塵之外。寄居三

島之洲者也。

道要曰。不無盡法已滅息矣。以上超凡入聖之訣。

右大乘三門。係天仙。

靈寶畢法下卷終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語。非吝此水。其一段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天資不足爲美。惟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美。

入藥鏡

至一真人崔希範著

混然子王道淵注解

滄溟李攀龍注釋

一壑居士彭好古注解

滄溟詩曰：先天一炁金丹祖。虛無久是先天母。一炁產時生陰陽。汞是龍兮鉛是虎。聚之一氣爲元精。散則金木水火土。若知萬物憑虛生。始信陰陽無定所。

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

混然子曰：先天炁者。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正中。生門密戶。懸中高處。天心是也。神仙修煉。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爲丹母。後天氣者。乃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內運之氣也。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軸。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綿綿若存。歸於祖炁。內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熾。暢於四肢。如癡如醉。美在其中。此所以得之者。常似醉也。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坤卦云：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如斯之謂也。

一壑居士曰、人之未生、混沌沌。惟臍中一點真炁、與母命蒂相通。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及因的一聲、而炁落丹田矣。呼接天根、吸接地軸。而先天元始祖炁、未嘗不充溢於其中。非後天之氣、無以見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無以爲後天一氣之主宰。此炁在人身天地之中、生門密戶、藏則爲炁、形則爲氣。崔公入藥鏡以炁爲藥、故首欲人得此炁。然果何由而得哉。先天之學、自虛化炁。後天之學、以神馭氣。先天之炁、採之先庚。後天之氣、採之後甲。一得此氣、二六時中、如雞抱卵、如龍養珠、綿綿若存、勿忘勿助。自覺丹田火煖、美在其中、暢於四肢、而如癡如醉矣。學道者、甚哉不可不講於得之理也。

滄溟先天炁後天氣詩曰、先天一炁卽真鉛。產在虛無太極前。恍惚竊冥中有象。方知造化極玄玄。後天之氣爲真汞。本與先天一竅生。但得汞鉛歸一處。自然頃刻產真精。

注曰、此言大藥物真鉛汞也。先天一炁、無極也。無中有也。後天之氣、太極也。有中無也。卽此便是金丹大藥。真鉛真汞之祖父母。未生以前、卽有先天之炁。既生之後、後天之氣卽與先天之炁混合而爲一也。太上教人採取先天靈父聖母之炁、合而煉爲大藥、無中生有、返本還源、卽與先天之炁混合爲一也。此外更無覓真鉛真汞處也。鉛汞歸一竅之中、修煉成九轉之藥、金液還丹之妙、盡在其中矣。先後二字、必有次第。悟者自得之矣。得之者常似醉。詩曰、金丹大道極元微。學者紛紛違者誰。一得須知爲永得。便宜下手立根基。

昏昏默默太虛中。有有無無妙莫窮。方寸壺中傾不盡。自家無日不春風。

注曰。此言得藥之後景象也。大道易成。至人難遇。既遇至人。則一得永得矣。既已得之。苟不下手。植立根基。是爲自棄大道矣。金液還丹。既吞入腹。點化凡軀。以成真人。便有自然景象。參同契云。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谷中。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是皆美在其中。而晬於面。益於背。暢於四肢。達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皆自然效證也。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己。定庚甲。

混然子曰。日月者。太陽太陰也。天有黃道。爲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運轉也。一日一周。日月行乎其間。往來上下。迭爲出入。此所以分晝夜而定寒暑也。當冬至之節。一陽生於復。日從北行。月從南行。夏至之節。一陰生於姤。日從南行。月從北行。日行一日一度。至三十度。與太陰會。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月行一日十二度有零。至三十日。行滿周天之度。每月晦朔。與太陽同會。所行之宮。日月合璧。晦象年終。朔象歲首。會而復離。離而復會。月因日以受其明。陽魂漸長。陰魄漸消。至初八日夜。陽半陰半。爲上弦。至十五日夜。與日對照。爲望。故圓。圓滿之極。其理當虧。於是陰魄漸長。陽魂漸消。至二十三日夜。陰半陽半。爲下弦。至三十日夜。夜爲晦。又復與日同會。此天之日有合。月有合也。及求於身。吾身一天地。亦有日月也。以身爲乾坤。以坎離爲藥物。以日月運行爲火候。行之吾身。與天地日月無不同也。當作丹之時。運日月之雙輪。簇陰陽於一息。日月歸鼎。陰

陽媾精、烹之煉之、結成聖胎。此吾身日有合、月有合也。了真子曰、玉池常滴陰陽髓、金鼎時烹日月精、是也。既明日月之合、必窮戊己之源。戊己者、中央土也。水火分爲上下。木金列於東西。木爲火母、金爲水母。若非戊己之功、水火不能既濟。金木不得歸併、當施化之際、是用戊土從坎起、進之以陽火。己土從離降、退之以陰符。攝回四象而同爐。此戊己之功也。既窮戊己之理、必定庚甲之方。庚、西方金也。情也。虎也。甲、東方木也。性也。龍也。言人之情、好於馳騁、見物即逐、如虎猖狂、故每傷於性。性被情迷、不能爲主、如龍奔騰、故二物間隔。大修行人、制之不難。遇此時、正好下手施功。須仗黃婆媒合、旋斗柄之機。一息之間、即得金木歸併、情性合一、龍虎入鼎、心虛湛然。此所以定庚申也。丹家妙用、宜乎生甲生庚。學者不可不知也。

滄溟日有合、月有合詩曰、日魂陽髓出東方。爲吸陰精酉位藏。金水兩平逢二八。自然合璧有重光。月魄陰精照兗川。爲含陽髓卽東旋。後弦前共前弦後。一月相交一次圓。注曰、此言大丹藥物法象之妙用也。日月爲金丹之功用大矣。日出東方、月出酉位。月自初三日生魄、與太陽之光相近。日近一日、故近日光而生光。至於初八日上弦、恰受太陽之光一半明。月至此上弦平如繩、而上弦金牛斤也。自初八日以後、直至十五日、則受盡太陽之光、與日相望、則月魄光明圓滿、照於東方。至此則日月對照也。自十六日以後、月與太陽相遠、日遠一日、故退日魂而無光。至於二十三日下弦、恰退太陽之光一半明。月至此下弦平如繩、而下弦水半斤也。自

二十三日以後，直至二十九日，則退盡太陽之光，與日不相見，則月魄晦而光滅。乃東北喪明之時也。至初三日，則復如初。而一月一合璧也。故藥物則而象之。修煉大丹，不過按日月盈虧之象，則陰陽消長之機。苟能悟此，則藥物在此矣。冬至在此矣。下手在此矣。採取在此矣。火候在此矣。抽添在此矣。沐浴在此矣。凝結在此矣。元哉妙哉。必須口授。非楮筆之所敢泄也。天籟可不畏乎。窮戊己定庚甲詩曰：戊爲眞土中宮數。癸是天元眞一精。窮取兩般能制伏。丹基從此可經營。

甲爲卯位青龍木。庚是西方白虎金。能使虎龍歸一處。黃芽白雪不難尋。
注曰：金丹之道，全仗五行四象八卦相資以成也。甲乃青龍之木。庚乃白虎之金。蓋金木常有間隔之患。戊爲眞土中宮之數。癸乃天元眞一之水。乃大丹之基也。還丹之本，莫大乎金水。金水必藉戊土以相制伏，然後丹道立矣。故定庚甲，則知金木有混融之妙。窮戊己，則知水土有制伏之功。造化玄微，天機深遠，誰敢輕議。窮定二字，乃在我之機也。

上鵲橋。下鵲橋。天應星。地應潮。

混然子曰：人身夾脊，比天之銀河也。銀河阻隔，而有靈鵲作橋，故有鵲橋之說。人之舌，亦言鵲橋也。凡作丹之時，以黃婆引嬰兒上升泥丸，與姤女交會，名曰上鵲橋也。黃婆復徘徊笑引嬰兒，姤女同歸洞房，必從泥丸而降，故曰下鵲橋也。黃婆嬰兒姤女，非眞有也。乃譬喻之說。無出乎身心意三者而已。默運之功，內仗天罡轉運，外用斗柄推遷。起火之時，覺眞氣騰騰上升，如潮水之初

起、直上逆流、故曰天應星、地應潮也。丹經云、功夫容易藥非遙、撥動天輪地應潮、是也。

滄溟上鵲橋、下鵲橋、詩曰、高駕虛空峻接天。金鳥玉兔自盤旋。分明橫駕秋江曲、只在平分上下弦。

真土根塞疊砌成。蟾光到處水金平。只教嬰姁常來往、此外誰堪向上行。

注曰、上鵲橋、指上弦而言也。下鵲橋、指下弦而言也。卽此二弦、共合金水二八之數。蓋上鵲橋之下、下鵲橋之上、其中乃金水混融之地也。前弦之後、後弦之前、其中乃金水氣旺之時也。金丹之妙、不過合二八兩弦、金水之氣而成。故有上下前後之別。嬰兒居甲乙之鄉。姁女居庚辛之地。北限壬癸之水。南隔丙丁之火。兩情相慕、瞻望弗及、如牛女阻隔天河也。若欲聚會、必假橋梁以濟往來。故牛女相會、必假鵲橋。而呂祖有云、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鳥飛。亦是喻上下兩弦、月如鵲橋之形象也。既得聚會、則兩情相戀、結爲夫婦、變化玄珠成象矣。或者指鵲橋之中爲玄關一竅、亦是一說。上下兩弦、原出於此也。

天應星地應潮、詩曰、天上三奇日月星。斗樞晝夜運天經。毫釐進退無差忒。正應金丹火候靈。中秋月魄十分圓。金旺潮洪出海門。內外與潮相應處。自家真氣正朝元。

注曰、此言修煉大丹造化之妙。上稽天文、則應乎星辰。下察地理、則應乎潮候。天罡一曜、隨月建以指方。斗樞一星、逐時辰而朝位。如亥時則指西北。子時則在正北。四七二十八宿、環列於天河之上。三百六十五度、經行於分野之中。流轉無窮、周而復始。故能成陰陽、界寒暑、定四時、而成歲。

功也。海潮一日兩次往回、隨日月之出沒、定子午之消長。自初三日、月生爲始起、水日盛一日、至月半則極其盛大。自十六日、月缺爲下岸、日減一日、至月晦則極其小矣。毫釐不差、時刻不易。故曰潮信也。此言人之一身、元氣周流、往來上下、與天星海潮同一造化。修煉金丹、進退符火、苟能法天星之轉動、體海潮之消長、不差忒、則金液還丹、立可成矣。元樞歌云、地下海潮天上月。至哉言乎。而廬山皇甫真人觀潮一詞、尤爲看破天地造化端的。併錄於此、以爲證據。百字令云、鑿開混沌、見錢塘南空、長江銀壁。今古詞人吟此景、誰解推原端的。歲去年來、日庚月甲、因甚無差忒。而今說破、要知天地來歷。道散有一強名、五行顛倒、互列乾坤歷。坎水逆流朝丙戶、隨月盈虧消息。氣到中秋、金能生水、倍湧千重雪。神仙妙用、與潮無箇分別。

起巽風、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

混然子曰、作丹之法、乃煉吾身真鉛真汞也。鉛遇發生之時、便當鼓動巽風、煽開爐竈、運動坤宮之火、沈潛於下、抽出坎中之陽、去補離中之陰、成乾之象、復歸坤位、而止片餉之間、發火煨煉、鉛清汞潔、結成空器金胎、歷劫不壞。此所以入黃房、成至寶也。度人經云、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迴靈、萬氣齊仙。蕭廷芝云、大藥三般精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煨煉功夫日日新。是也。

滄溟起巽風、運坤火、詩曰、採得真鉛入鼎中。更須烹煉虎和龍。玄關欲運坤宮火、橐籥須憑巽位

風。西南眞土是坤宮。大藥根源產在中。運用自然文武火。一時凝結聖胎紅。

注曰、東南爲巽、西南爲坤、巽屬木、則能生風、坤屬土、故有眞火。然火無風、則不能自運、必須假巽風以吹嘘之。蓋東南與西南對、其爲吹嘘易矣。鍾離祖師云、煉藥憑巽風。而杏林亦曰吹嘘藉巽風。杏林之說、其雲房之意與。

入黃房成至寶詩曰、天然眞土是黃房。採得眞鉛此內藏。固濟更須行火候。煉成一塊紫金霜。眞汞眞鉛煉得成。黍珠一粒重如金。此般至寶身中有。莫把旁門向外尋。

注曰、黃房、神室也、金鼎也、玉爐也、元關也、元牝也、眞土也、鄧鄂也。總而言之、修煉金液還丹之鼎器也。既能採取先天鉛汞之藥、入黃房之中、起以巽風、運以坤火、依準符候、煉成至寶、大如黍米。既得此丹、可以長生久視、返老還童、點化凡軀、遠游輕舉、豈非天地至寶乎。黃房神室、須要認得端的分曉、方可下手修煉。或者鑄金刻玉、皆非自然、安能氣類相感哉。而龍虎上經、論至鼎器、則有磁石吸鐵、隔礙潛通之說、可以默會於胸中矣。須要認得造化生成之巧、切不可因人爲而得之。此竅無內無外、大包天地、細無不納。蓋不可執於內有、亦不可必於外無也。識造化者、必於眞土中求其根蒂焉。得此則升道立矣。以眞土之色黃、故曰黃房。有曲密深邃之義也。

水怕乾、火怕寒。差毫髮、不成丹。

混然子曰、修真內煉之要、鼎中之水不可乾、爐內之火不可寒。丹經所謂、金鼎常留湯火煖。玉爐

不要火教寒。是也。以外丹言之。凡作丹之時。行武煉文烹之功。大要調和火力。若用之太過。則火燥水乾。不及則水濫火寒。務在行之停勻。一刻周天。水火既濟。鼎內丹結。自然而然也。若差之毫髮。不成丹矣。仙師云。藥有老嫩。火有斤兩。學者不可不知。了真子有云。七返九還。須識主。功夫毫髮不容差。情真篇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是也。

滄溟水怕乾。火怕寒。詩曰。坎內天元真一精。須知丹向此中成。常教融液無枯涸。靜看黃芽旋旋生。汞鉛無火不成丹。要識抽添造化難。鼎內溫溫常著意。莫教焰滅與灰殘。

注曰。此乃造化自然之理也。修丹之要。實在水火。水性潤下。故怕乾。火性炎上。故怕寒。須要調停。無令有枯涸灰殘之患。自然既濟升降而成功矣。水火之用。其大矣哉。

差毫髮不成丹。詩曰。毫髮差殊煉不成。怎教龍虎媾真精。龜飛蛇舞乖張盛。欲覓長生返害生。

鉛飛汞走不相投。火自炎空水自流。不得一珠成黍米。更於何處結丹頭。

注曰。採取藥材。調停水火。全在功夫。準繩造化。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反掌有鉛飛汞走之患。撚指有虎鬪龍爭之險。嬰兒遠去。姤女逃亡。欲要返還。霄壤殊絕。故契云。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不知何處可以結丹頭也。修煉之士。其可忽諸。

鉛龍升。汞虎降。驅二物。勿縱放。

混然子曰。鉛者。坎中一點真陽。謂之龍也。汞者。離中一點真陰。謂之虎也。凡作丹之時。飛戍土抽

坎中之鉛、木生火而炎上升泥丸、龍從火裏出、故曰鉛龍升也。用已土攝離中之汞、金生水而流下降丹田、虎向水中生、故曰汞虎降也。擒捉之功、非加武火之力、則鉛龍不升。非用文火之力、則汞虎不降。一息周流、妙在堅剛著力。擒龍虎入鼎烹煉、化爲玉漿、故曰驅二物、勿縱放也。張紫陽云、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提來令死鬪、化成一塊紫金霜。是也。

一壑居士曰、鉛本沈重、而下墜爲白虎。因坎宮眞一之精、原自乾宮泄來、鉛因得汞、發舉眞一之水而上騰、故曰鉛龍升。汞本飛揚、而上騰爲青龍。因離宮正陽之氣、原自坤宮換去、汞因得鉛、變化純陽之氣而下墜、故曰汞虎降。西山之虎、猖狂難擒。東海之龍、獍惡難制。惟驅龍就虎、驅虎降龍、二物和合、勿使縱放、則龍虎兩弦之氣、同歸一穴而成丹。

滄溟鉛龍升汞虎降詩曰、鉛象如龍法最靈。竊冥恍惚本無形。要知採取無中有、只是先天炁上升。汞本西方白虎精。與龍相會便交併。壺中景象般般有、升降陰陽自準繩。

注曰、鉛、先天也。其升如龍。汞、後天也。其降如虎。龍升虎降、相遇於中宮。須臾作吟嘯之聲。頃刻有交媾之象。龍吞虎髓。虎啖龍精。故能於恍惚窈冥之中、產成元珠之寶。古歌曰、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此乃是造化至妙之機、修煉之士、必先洞明此理、則金液自然返還矣。

驅二物勿縱放詩曰、二物無非汞與鉛。一時採取向先天。擒來手內明生殺。虎伏龍降軟似綿。

擒得來時要謹持。莫教容易落危機。龍獐虎惡牢拴繫。鉛汞同爐永不飛。

注曰。此接上文言也。當其龍虎升降交媾之時。便當依時採取。以爲藥物。二物卽鉛汞也。旣擒入手。龍虎其可以縱放哉。然後閃入黃房之中。牢加拘繫。密以隄防。使之相吞相啖於元關之中。而自然降伏。故紫陽云。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提來令死鬪。化成一塊紫金霜。又云。旣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正謂此爾。

產在坤。種在乾。但至誠法自然。

混然子曰。張紫陽云。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此所以言吾身西南。乃坤位也。人腹爲坤。人首爲乾。坤居下爲爐。乾居上爲鼎。金丹大藥。產在坤。種在乾。凡作丹採藥之時。必從坤位發端。沈潛尾穴。溫養見龍。當加武火。逼逐真陽之氣。逆上乾宮交媾。復還坤位而止。猛烹極煨。結成至寶。故曰產在坤。種在乾。其中復有先天產藥之時。觀心吸神。握定不泄。皆助火候之力。古仙往往祕而不言。此最上機關。人誰知之。行持之間。或在存誠。野戰防危。法天象地。應化自然。故曰但至誠法自然也。

一壑居士曰。金液大丹。本是先天乾金。而先天坤土。又生乾金。及乾體破而爲離。坤體遂實而爲坎。坎中一點先天真一之炁。雖居北方。而產水之源。則在西南之坤方。故曰產在坤。取坎中之一。補離中之二。復還乾體。卽爲金丹。故曰種在乾。但至誠無息。一升一降。法天地之自然。一往一復。

法日月之自然而丹結矣。

滄溟產在坤種在乾詩曰藥產西南正在坤。一輪明月照崑崙。金精壯盛時須採。烏兔從教自吐吞。大藥金丹本不難。全憑鉛汞入元關。分明採取坤家種。種向乾宮結大還。

注曰坤位西南乾居西北此乾坤對立生成之象也。藥物產於坤宮真土之鄉而坤乃水土長生之地以坤宮真水種向乾家老金之宮而金乃水母而金又能生水金水相生而成藥祖也。夫乾陽也父也天也坤陰也母也地也吾身未生以前而乾父一點先天之炁已產於坤母腹內既生之後又與我同生於一身之中即是寄種乾宮矣。吾身即乾父也。但能於身求母腹內元得一點先天之炁復種於吾身交感之宮此乃返本還源之妙道也。紫陽云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向乾家交感宮其造化深矣。元妙矣。

但至誠法自然詩曰萬般作用謾施功。總與金丹事不同。但要至誠無間斷。自然大道在其中。大道虛無法自然自然之外更無玄致。柔專氣嬰兒樣。飢即求食困即眠。

注曰大藥還丹非天下至誠者其孰能與於此哉。道本無爲有爲則非道矣。此喻修丹之士在主乎一至誠不息而行但取法自然之造化而已。且日月之盈虧寒暑之來往星辰之轉運是孰使之然哉。此乃自然之造化耳。學者體此則大道自然成矣。

盜天地奪造化攢五行會八卦。

混然子曰提挈天地握定陰陽。攢簇五行。會合八卦。此神仙之學也。天地者。卽乾坤也。造化者。卽陰陽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八卦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且夫天地之大。造化之深。五行分布。八卦環列。以何術能盜之奪之。攢之會之。盜者竊也。奪者取也。攢者簇也。會者合也。此言丹家之法妙在口傳。凡作丹真訣。只在些兒消息。待時至氣化。藥產神知。便當閉氣關。塞兌戶。斡天罡。旋斗柄。運符火之一息。簇三千六百之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顛倒五行。會合八卦。總歸土釜牢固封閉。須臾調燮火發。武煉文烹。結成聖胎。所以一刻功夫。奪一年之節候。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此卽一呼一吸。能奪造化。人一日有一萬三千五百呼。一萬三千五百吸。一呼一吸爲一息。則一息之間。潛奪天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六十日。四百八十六萬息。潛奪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之數。於是換盡陰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神化自在。聚則成形。散則成風。出有入無。隱顯莫測。豈不奇哉。

一擊居士曰。凡作丹要訣。只在些兒消息。大修行入。入室下功。閉風關。塞兌戶。斡天罡。旋斗柄。猛烹極煉。結成聖胎。則一息之火符。盜天地一萬三千六百之正氣。一時之功夫。奪造化一年七十二候之要津。陰陽變合爲五行。攢金木水火於戊己二土之內。坎離周流於六卦。會震兌巽艮於乾坤相括之中。而天地造化。五行八卦。合而爲一矣。

滄溟盜天地奪造化詩曰。竊取乾坤日月精。煉成大藥片時靈。其機神鬼難窺測。妙在陰符一卷

經。時中有刻最元元。一刻功夫應一年。奪得真鉛歸掌握。方知我命不由天。

注曰、黃帝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又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而崔公乃曰、盜天地、奪造化。何哉。蓋人爲萬物之靈、故能若是也。夫修煉金丹、全藉天地造化以成其功。採日月之精華。法乾坤之爐鼎。按周天之星象。行卦氣之符火。準日月之弦望。隔陰陽之子午。故能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時中取刻。暨一年造化於一日之內。乃於一刻之內行一年之功。盜天地、奪造化、孰有大於此者。神聖哉。元妙哉。

攢五行會八卦詩曰、青龍白虎定東西。北坎南離造化齊。水火木金并四象。共歸真土屬刀圭。先把乾坤作鼎爐。坎離藥物定錙銖。更將震兌分龍虎。艮巽剛柔合火符。

注曰、攢簇五行、會合八卦、此大藥之法象也。五行以土德爲宗。八卦以乾坤爲祖。東木西金、南火北水、皆藉中宮之土以成其用。坎離藥物、震兌龍虎、艮巽火符、皆會於乾坤一鼎之內。此造化歸中之妙也。而紫陽云、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則攢簇五行、會合八卦之理明矣。

水真水。火真火。水火交。永不老。

混然子曰、水居北方、在卦爲坎、在身爲腎。火居南方、在卦爲離、在身爲心。水中藏火、火中藏水。人心中一點真液、乃真水也。腎中一點真陽、乃真火也。水火分於上下、何由而交乎。必假戊己真土、

擒制逼逐、得其真火上升、真水下降、同歸土釜、水火既濟、結成金丹、一氣純陽、與天齊壽。故曰水火交、永不老也。

滄溟水真水火真火詩曰：乾坤真水不離身。遠在先天著意尋。採得來時元不遠。分明坎內一爻金。真火無根本自如。初非鑽木費吹嘘。陰符陽火皆由此。坎內陽爻是後初。

注曰：坎水也。離火也。皆非真水也。非真火也。坎中藏一畫之陽。離中藏一畫之陰。坎水之陽、真火也。離火之陰、真水也。斯爲真火真水之源。初非鑽木而求、方諸而取者。紫陽云：取將坎位中心寶。點化離宮腹內陰。後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水火之妙、皆是陽中陰、陰中陽也。

水火交永不老詩曰：水升火降入黃庭。交媾真精結窈冥。若遇元珠如黍米。龜蛇自是合其形。水火端然合聖機。刀圭入腹壽無期。縱教滄海桑田變。自在壺中總不知。

注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天地造化、生成不易之理也。今坎中之水卻在上、而離中之火卻在下、此乃顛倒陰陽之妙也。火升水降、自然交合。蓋陰氣上升而爲水、陽氣下降而爲火、故能交媾二氣、而煉鉛汞之丹。譬之地氣上升而爲霧、天氣下降而爲露、故能滋生萬物、而成造化之功。太上曰：天地交合、以降甘露。驗之人身、水火周流於一己之內、得其交媾、則龜蛇合形、神氣歸穴、返老還童、與天地同其長久。莊子所謂長生上古而不老者、是也。

水能流。火能燄。在身中。自可驗。

混然子曰、水在上、故能流潤於下。火在下、故能炎燄於上。此天地水火升降自然之理。人身作丹運用之時、亦復如是。故曰在身中、自可驗也。

一壑居士曰、水在上、能流而潤下。火在下、能燄而炎上。此天地水火升降自然之理。金丹之道、水本下、而壬水上行、反在於上、故能流。火本上、而丙火下行、反在於下、故能燄。其流其燄、在身中、自可驗也。

滄溟水能流、火能燄。詩曰、水性能流、北坎鄉。隄防失節、致懷襄。能求真土相擒制、滋養元芽漸漸長。南離真火妙無形。真水相須道乃成。制伏若無顛倒術、汞鉛燒竭煮空鐺。

注曰、水流火燄、自然性也。水無土而制之、則濫。火無水而制之、則燥。使之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在修煉之士調停爾。而易曰、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能知水火相須相濟之妙、則金液還丹之道備矣。崔公至此重疊發明水火之祕。蓋欲使學者深切究竟其根源也。

在身中自可驗。詩曰、水火周流在一身。若於外假總非真。卻如貪愛他人寶。不識吾家無價珍。人身各有一坤乾。動靜無非合自然。毫髮不差還可驗。不須天外更求天。

注曰、此承上文言也。真水真火、不離一身之中。初非外而求之。苟不洞明其源、則將有錯認之患。夫人一身、自有天地。耳目之視聽、手足之運行、血脈之往來、真氣之升降、靜默之動靜、無非真水。

真火之妙用存焉。驗之一身，盡在其中矣。

是性命。非神氣。水鄉鉛。只一味。

混然子曰：性卽神也。命卽氣也。性命混合，乃先天之體也。神氣運化，乃後天之用也。故曰：是性命，非神氣也。修煉之士，欲得其性靈命固，從下手之初，必採水鄉鉛。水鄉鉛者，坤因乾破而爲坎，坎中有乾金，金爲水母，母隱子胎，一點真陽，居於此處。遇身中子時陽動之際，急急採之。紫陽所謂鉛遇癸生，須急採。採時須以徘徊之意，引火逼金。正所謂火逼金行，顛倒轉。自然鼎內大丹凝。只此一味，爲大道之根。雲房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醒醒幾箇悟。夜來鐵漢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指此一味，直欲世人於此尋之，方是煉丹之本。丹經云：好把真鉛著意尋。華池一味水中金。是也。

一壑居士曰：性卽神。命卽氣。性中之神，在天爲電光，在地爲水光，在日爲陽光，在月爲金光，在人爲神光。此神光乃先天乾金之光。無極之始，鴻濛未判，混沌沌沌，止知其爲乾。及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始知其爲乾。又知其爲坤。乾坤交媾之後，破乾爲離，破坤爲坎。而先天之乾，走入坎中。坎中之一，原自乾中泄來真種子。在天者成性，在地者立命，遂有性命之分。故金花真種子，是性亦是命。何者爲神？何者爲氣？若不能見此坎中真一之命，必不能見此離中本來之性。乾金卽水中金。金卽鉛，鉛卽水。可見能留得性命，只是水鄉鉛一味而已。雲房丹訣云：鉛鉛水鄉靈源。庚辛室位。

屬乾。嘗居坎戶。隱在兌邊。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皆不能外此先天之鉛。修金丹者。豈可外此先天之鉛而立性命哉。今人不知性命一原之理。執定修性一邊。自謂明心見性。不知非金丹之道性。先離幻軀而逝矣。將何由而得見乎。

滄溟是性命。非神氣。詩曰。性命初非是兩門。當知性命互爲根。若能修命兼修性。方合金丹大道真。真鉛真汞採先天。妙用分明在目前。神氣若將爲藥物。蟾光何事照西川。

注曰。性。火也。命。水也。性命。水火之本源也。或者以氣爲水。以神爲火。似是而實非也。當知性命之理。雖曰兩途。其實本同一處。命無性。則何以生。性無命。則何以立。須要性命雙修。打成一片。則混合而爲一物。性命卽鉛汞。鉛汞卽性命。性命卽神氣。神氣卽性命。但覺可聚而不可散。可合而不可離。或者指禪家爲性宗。指金丹爲命宗。性命本一。強分爲二。惑矣。但看紫陽悟真一書。則知性命有不可偏廢之理。其要只在採取真鉛真汞以爲藥祖。其非神氣也必矣。妙用分明。只在眉毛眼睫之邊。人不知耳。蟾光卽是藥物。西川乃金之本鄉。藥物所產之地也。近世李玉谿丹房致語。最說得性命神氣之理的當。學者其味之。

水鄉鉛只一味。詩曰。用鉛須用水鄉鉛。只要身中藥物全。流入黃房成至寶。更須火候合周天。真鉛一味結丹頭。玉汞金砂莫外求。若用其他形象物。自然氣類不相投。

注曰。一點先天真炁。卽真鉛也。產於坎宮真水之中。坎。水鄉也。而坎中一畫之陽。真鉛是也。蓋於

坎中採取真鉛、入於黃房之內、煉成還丹、故曰金液大丹、只此一味而已、更無其他外求、非類別物也。若用丹砂、水銀、五金八石、灰霜草瀘之類、則與天地相遠絕矣。參同契云、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乃知水鄉一味真鉛、只在一身之中、初非求於一身之外也。海蟾云、煉丹須用水鄉鉛、只此一味、乃還丹之根蒂也。

歸根竅復命關貫尾閭通泥丸

混然子曰、作丹妙用、要明元關一竅、一性正位、萬化歸根、復命之道、必由三關而轉。故曰歸根竅、復命關也。當復命之時、飛神海底、存火薰蒸、精化為氣、撥動頂門關、從尾閭徐徐提起、直上泥丸、交媾煉氣化為神、神居泥丸為本宮、則有萬神朝會。故曰貫尾閭通泥丸也。大師汪真君與旨云、夾脊三關透頂門、銜花騎鹿走如雲、捉花騎鹿踏雲去、霍地牛車前面迎。黃庭經云、子欲不死、修崑崙、還元篇云、悟道顯然明廓落、閑端坐運天關。道德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說是矣。一壑居士曰、作丹妙用、全在元關一竅、而問何者為關、何者為竅、則無一人能明者、此仙學之所以難也。崔公直指關竅為二、果有二乎。太上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歸根復命無二理、則關竅亦無二矣。又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人之一呼一吸、呼接天根、吸接地軸、息歸根為歸根、而玄牝之門、為歸根竅、息息歸根、氣入身來、謂之生、自能復命、知歸根竅、則知復

命關矣。蓋自發氣之源，則曰竅。自氣由此而升降，則曰關。自升氣上傳，則曰玄關一竅。非竅自竅，關自關也。關竅之路有二：一由夾脊過雙關透頂門，此督脈所行之路；一由王池過重樓入絳宮，此任脈所行之路。知此關竅，則任督二脈河車之路可通。當歸根復命之時，飛神海底，存火薰蒸，煉精化氣，撥動頂門關，振子從尾閭徐徐提起，直上泥丸，而煉氣化爲神矣。泥丸，神之本宮。神居泥丸，則萬神朝會。子欲不死修崑崙，正此之謂也。

滄溟歸根竅復命關詩曰：一竅之中兩竅存。金丹還返是歸根。其間空洞元無物。虎髓龍精自吐吞。修煉須知復命關。不知此竅亦如閑。大包天地無邊際。細納乾坤黍米間。

注曰：歸根竅，復命關，卽天地根，玄牝門也。夫此一竅，在人身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恍恍惚惚，窈窈冥冥，至親至近，動靜語默，常與人俱，而人自不知也。此一竅實分二竅。故曰玄，又曰牝焉。此乃人身中虛靈不昧之地，先天聖父聖母之靈根繫焉。蓋採先天一點真鉛，實自此出，煉而成丹，復歸在內，故曰歸根竅，復命關。其中空洞無物可容，但有真龍真虎，自相吞吐，真精於其內爾。修煉之士，於此採先天造化之根，以爲藥祖。煉一粒黍米之寶，以成還丹。使之復歸其根，卽是返本還元之妙。既歸其根，則可復其命矣。太上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貫尾閭通泥丸。詩曰：真氣周流貫尾閭。曹溪何必用牛車。三關直上皆通透。不是旁門轉轆轤。泥丸一竅達天門。直上虛皇玉帝尊。此是真人來往路。時時跨鶴去朝元。

注曰、此言人身中真氣周流、下貫尾閭、上通泥丸、循環而轂轉也、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不息、與造化同流轉。此乃真鉛上升之景象。既知此時、便可採取。過此以往、藥物無用。泥丸一穴、即天門也。黃庭經云、天中之宅精謹修。靈宅玉帝既清遊。此言脫胎神化、必自此竅而出入也。

真橐籥。真鼎爐。無中有。有中無。

混然子曰、橐者、虛器也。籥者、其管也。竅也。言人晝夜一呼一吸之氣、氣爲之風、如爐籥之抽動、風生於管、爐火自炎。久久心息相依、丹田如常溫暖。此吾身有真橐籥也。道德經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鼎者、乾也。性也。爐者、坤也。命也。既鼓動吾身之橐籥、必採藥物以入鼎。採藥之時、加火之功、以性幹運於內、以命施化於外、片晌之間、乾坤合一、神氣交會、結成還丹、以爲聖胎。故曰真鼎爐也。既得還丹成象、以文火溫養。虛心以守其性、實腹以養其命。恍惚窈冥之中、無中生有、有中生無。此即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曰無中生有、有中無也。一壑居士曰、無底曰橐。橐者、虛器也。籥也。橐之管曰籥。籥者、行氣之具也。竅也。自天地論、地爲爐、天爲鼎。自人身論、腹爲爐、首爲鼎。自外丹論、下爲爐、上爲鼎。自內丹論、坎爲爐、離爲鼎。真鉛無體、而水中生金、無中有也。真汞有形、而見火則飛、有中無也。言人一呼一吸之氣、息息歸根、如爐鼎中籥之抽動、風生於管、其火自炎。丹田之中、時常溫暖、是爲真橐籥。真鼎爐。有此真橐籥、真鼎爐、將見真鉛自無而成於有、真汞自有而化於無。以有制無、以無制有、而藥自生、丹自結矣。

滄溟真橐籥真鼎爐詩曰元化之門自闔開。須憑橐籥運風雷。若將呼吸爲關鍵。怎得黃房結聖胎。真鼎真爐內外通。有根有蒂有無中。須尋造化生成巧。死戶生門總不同。

注曰橐籥陶鑄爐冶開闔風火之具也。鼎爐修煉金丹大藥之神室也。人身之中豈有真橐籥鼎爐焉。乃元關一竅是也。鉛汞之源造化之根元化之門盡在此矣。橐則開而籥則闔。譬之兒在母腹中隨母之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分明如橐籥自然開闔也。鼎爐有根有蒂無象無形。不可以外求。不可以內取。須認得自然生成之功。則易於用力矣。修煉之要豈外乎此哉。此言金液還丹在鼎爐之中。自升自降。上下往來。隨元化之開闔。如橐籥之運用。自然成象矣。又當知藥物根源在乎內。安爐立鼎却在外。抽添運用在乎外。元珠成藥在乎內。此處不可不參究也。

無中有有中無詩曰先天一炁本無虛。採得來時結黍珠。此是金丹元妙處。無中有有是真無。大藥靈源妙更玄。用之不見卽先天。有中無有爲真有。只是些兒汞與鉛。

注曰此言先天鉛汞之妙也。大藥產於虛無空洞之中。求其朕兆無有焉。及其成丹則能飛騰變化而不可測。卽無中有有中無之妙。則知無中有乃爲真有。有中無乃爲真無。紫陽云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此皆造化至元之理。不可以言傳而可以心悟也。

託黃婆媒姪女。輕輕地默默舉。

混然子曰黃婆姪女皆強名也。黃婆者坤土也。卽戊己土也。又言意也。姪女兌金也。兌爲少女。金

隱水中。凡作丹、必託黃婆爲媒、通姤女之情。以戊土藏火、火逼金行。當起火之初、受氣且柔、要當撥轉頂門關、從尾閭穴輕輕地默默而舉。須臾火力熾盛、河車不可暫停、運入南宮、復還元位、嫁與金公而作老郎。崔公苦口叮嚀、以謂世人不達還丹之旨、故喻託以黃婆、媒於姤女、直欲世人曉此理也。悟真篇云、姤女游行自有方。前行須短後頭長。歸來卻入黃婆舍。嫁箇金公作老郎。是也。

一壑居士曰、黃婆者、坤土也。土色黃、坤爲老陰、故曰黃婆。姤女者、離宮地二火也。離爲中女、乃宅中之女、故曰姤女。而嬰兒則坎中之一也。姤女陽中之陰、其性嘗戀嬰兒。嬰兒陰中之陽、其情嘗戀姤女。爲水火間隔不能相交。惟坎水藏戊、戊土化火、得此戊土、火逼金行、嬰兒方能上升離宮。又得離宮已土下行、姤女與嬰兒相會、結爲夫婦、同歸黃庭土釜之中、而金丹結矣。總之嬰兒者、金也、水也、情也。姤女者、木也、火也、性也。黃婆者、戊也、己也、意也。不過運吾之意、使金之情、歸水之性。水之情、歸火之性而已。當起火之時、受氣尙柔。太急恐傷陽。太緩恐傷陰。只宜輕輕用意而不著意、調息綿綿、隨其上下往來、默默而舉可也。

滄溟託黃婆媒姤女詩曰、牛郎織女渡銀河。間隔恩情歲月多。夫婦欲期歡會處、只須媒合託黃婆。姤女妖嬈性最靈。嬰兒二八正青春。黃婆媒合爲夫婦。產出明珠無價珍。

注曰、嬰兒居北、騎白虎以東旋。姤女處南、駕青龍而西轉。中被木金間隔、兩情相慕、不能自爲聚。

會。必託黃婆媒合。始得男女同居。陰陽相戀。合成夫婦。故得相生。變化無窮。黃婆。卽真土也。以其色黃。故名焉。學者切不可泥此。而妄自揣量。向外求也。言真鉛真汞上升之時。必須用意。以法採取。而歸之黃房中。至寶成矣。

輕輕地默默舉詩曰。汞結鉛凝受氣初。無爲無作是功夫。輕輕不可分毫力。奪得騰龍領下珠。默默無爲只守中。周天火候合參同。無爲還自有爲得。舉動無非合聖功。

注曰。此言得丹之後。進退符火之妙法也。以日論之。朝屯暮蒙。以終既未。以月論之。子復亥坤。運用無窮。周而復始。及其抽添進退之時。沐浴刑德之際。雖鬼神不能測其機。天地不能出其外也。輕輕運動。默默舉行。自然成功。無爲無作。動合天地之妙。與其他旁門小法。吐納存想之類。大有逕庭矣。

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

混然子曰。意者性之用。卽真土也。一日之內。十二時辰。有一年之節候。自子時至辰巳六時屬陽。自午時至戌亥六時屬陰。一陽來復。身中子時也。一陰生姤。身中午時也。且夫水火間於南北。木金隔於東西。此四象何由而合。必假意以通消息。是以天地造化。一刻可奪。一日之內。十二時中。無晝無夜。念茲在茲。常惺惺地。動念以行火。息念以溫養火。此所以意所到。皆可爲也。清溪一日內十二時詩曰。一日功夫一歲同。晨昏符火定屯蒙。須知更有時中妙。不在全行百刻。

功。一日平分十二時。陰符陽火莫差池。若能悟得時中刻。片餉功夫立聖基。

注曰、一日之內、十二時辰、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修煉之妙、攢一年造化於一日之內。以十二月歸於十二辰之時、分毫不差。春夏秋冬、二分二至、無不共焉。故曰年中取月、不用年。月中取日月、徒然。日中取時、易日（此上一句疑有脫字）時中有刻而玄玄。乃知採取只在片時。元妙無過半句。此須盟授。不可妄傳。

意所到皆可爲詩曰、此意分明卽念頭。念頭動處便堪修。超凡入聖皆由我。正是歸根復命秋。人人有分無差別。箇總緣成總不殊。若向此中能用意。神仙都不擇賢愚。

注曰、此言一日之內、十二時中、皆可修爲也。蓋一日之中、自有一年之造化。每日一陽初生之時、皆可下手修煉。陽生、非獨指子時也。道光曰、煉藥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馬自然曰、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別乾坤。此乃聖人盜天地奪造化至妙之機。故陰符經云、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乃知子午乾坤、周天火候、皆在一日一時一刻之中。故一年三百六十日、計四千三百二十時、除卯酉沐浴共七百二十時、止有三千六百時。迺所以應三百六十日、則是簇三千六百之正氣、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除牝牡四卦以爲六十卦之作用、故乾坤二卦之策、合三千六百。每一時準二十銖、爲一兩之火、一月除卯酉合七千二百銖、一年合八萬六千四百銖、準二百二十五斤之火、大而包之、小而乘之、則奪八十六萬四千之正氣、計二千二百

五十斤之火而大丹成矣。然後換盡凡軀，自然神化。故能與三氣合德，九氣齊并，而與天地相爲終始也。乃知人人有分，箇箇元成。苟悟此機，立躋聖地。豈有賢愚間哉。

飲刀圭。窺天巧。辨朔望。知昏曉。

混然子曰：飲者，宴也。刀者，水中金也。圭者，戊己真土也。言作丹採藥之時，必採水中之金。金不得自升，必假戊土化火，逼逐金行，度上泥丸。金至此化爲真液，如瓊漿甘露，落於黃庭。宴之味之，津液甘美。故曰飲刀圭也。窺者，觀也。言能觀天道運化之功，遂執天而行，旋吾身斗柄之機，一刻之間，能奪天地造化。故曰窺天巧也。陰符經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純陽詩曰：縱橫北斗心機大，顛倒南辰瞻氣雄。是也。辨朔望者，以一歲言之，冬至爲朔，夏至爲望。以一月言之，初一爲朔，十五爲望。以一日言之，子時爲朔，午時爲望。以一時言之，初一刻爲朔，正一刻爲望。以六十四卦言之，復卦爲朔，姤卦爲望。以一身言之，尾穴爲朔，泥丸爲望。子宮進火爲朔，午位退符爲望。既明此理，又無知其昏曉。昏者，暮也。曉者，朝也。於卦有朝屯暮蒙之理。一卦六爻，顛倒用之，遂爲兩卦。朝屯，一陽生於下。暮蒙，一陰生於上。一陽一陰，一進一退，人身運化，與天地同也。達此理者，可以長生久視，與鍾呂並駕同日而語矣。有何疑哉。

滄溟飲刀圭。窺天巧。詩曰：一粒刀圭煉入神。大如黍米值千金。只消半盞鴻濛酒。飲處何須更鼓琴。丹成金鼎燦雲霞。不比丹砂長汞芽。天巧豈容窺竅妙。成功元不離黃家。

注曰、刀圭卽金丹也。刀圭一粒、大如黍米、結於渾沌之中、鴻濛之內。火候既足、元珠成象。於是鑿開渾沌、擘裂鴻濛、方見金丹、無中生有之妙。飲之入腹、變化無方。參同契云、巨勝尙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完界守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姘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則知金液還丹、不同凡藥。苟不鑿開渾沌、擘裂鴻濛、則何以窺見天地之至寶、無中生有之象哉。紫陽云、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翠虛篇云、更將一盞鴻濛酒、餌此刀圭壯顏色。則知服餌之深妙矣。然天之所祕、而非人莫泄也。

辨朔望知昏曉詩曰、朔望功夫要辨明。須防金水有危傾、履霜必至堅冰漸。謹守新陽一脈生。周天火候極元微、昏曉抽添要得知。始起屯蒙終既未、自然運轉合天時。注曰、辨朔望、則知日月盈虧之妙。知昏曉、則知符火進退之時。朔日月喪明、望日月圓滿。望後漸漸虧、至晦則復滅矣。朝屯暮蒙、以迄既未、周而復始、循環無端。此則周天火候之造化。毫髮差殊、不作丹矣。

識浮沈明主客要聚會莫間隔。

混然子曰、浮者汞也。沈者鉛也。離汞居上曰浮。坎鉛居下曰沈。修丹之訣、沈者必使其升、浮者可

使其降。故曰識浮沈也。既識浮沈，須明主客。主者，命也。客者，性也。有身則有命，有命則有性，性依命立。命從性修，是以命爲性之母，故爲主。性爲命之子，故爲客。日逐之間，借身爲用。仙師所謂饒他爲主，我爲賓，是也。既明主客，以鉛汞而同爐，主客而同室，綿綿若存，於二六時中，回光返照，打成一片，徧滿太虛。若夫時至氣化，機動籟鳴，火從臍下而發，水向頂中而生，其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程子亦云，心常要在腔子裏。虛靖天師曰，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此所以要聚會，莫間隔也。滄溟識浮沈，明主客詩曰，煉丹須要識浮沈，不識浮沈莫妄尋。金水不調空著意，汞飛鉛走謾勞心。造化須明主共賓，主賓定位別疎親。後天造化無非客，認得先天是主人。

注曰，鉛沈汞浮，故龍升虎降。既識浮沈之理，必明主客之機。乃知先天爲主，後天爲客也。故紫陽云，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賓。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乃知修煉不識浮沈，不明主客，則飛鉛走汞，火燥水寒，乖異浸生。隆冬盛暑，長夏霜雪，風雨不節，水旱相仍，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嬰兒遠竄於殊方。姤女逃亡於異域，欲求還返，其可得乎。

要聚會莫隔詩曰，離坎精神兩會北，虎龍魂魄合西東。總歸戊己常相會，盡在元關一竅中。水火差殊永不乾，木金間隔豈成丹。這些元妙蒙師指，魂魄精神意一團。

注曰，金丹之道，不過會五行八卦造化而成也。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丙丁神

火。壬癸神水，雖各處於一方，皆欲歸於真土。故常要聚會，而不使之間隔也。修煉之士，能使金木水火土聚會一處。精神魂魄意，煉作一團。則自然金木混融，水火既濟而成功矣。石杏林云：意馬歸神室，心猿守洞房。精神魂魄意，煉作紫金霜。而呂祖云：辨朔望，知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方知神仙之言，不爲妄也。

採藥時調火功受氣吉防成凶

混然子曰：採藥時者，乃身中一陽來復之時也。於斯時，則當閉關行火之功，妙在調變停勻。從三關運轉一舉之時，周流復位，萬氣凝真。當此之時，獨受於我神之暢快，喜慶難言。故曰受氣吉也。行火退符之間，務在存誠，一念不可間斷。設或纖毫差失，遂成凶矣。密意防護，不可不謹。是用野戰防危。故曰防成凶也。丹經云：配合虎龍交媾處。此猶如過小橋時，是也。或曰：性靜無爲，要坐便坐，要眠便眠，何必辨採藥調火。蓋不知有造化者耳。未足與議也。

滄溟採藥時調火功詩曰：三五中秋月正圓，便須急採發生鉛。此時自有先天藥，只要知他望後前。採得真鉛入鼎爐，須調火候用功夫。縱然有藥而無火，怎得空懸一寶珠。

注曰：採藥有時，不得其時，不可妄爲也。試觀天上之月，至中秋而極盛。大概金旺在西，而金能生水，故月圓而潮大也。此天地造化至妙之處。夫一身之中，真氣有盛大之時，與潮相似。自湧泉而升泥丸，周流六虛，盤旋上下，盎然如春，不可以象喻。人汨於事物之交接，溺於嗜慾之昏昧，不察

至此、雖時至、亦不自知也。苟知此時、則元關在此矣。火候在此矣。仍須用靜定功夫、無中尋有、以意採取之、而入於黃房之中。既得真鉛、便須調停火候、依時煅煉、不差時刻、百日立基、十月圓滿、而金液還丹成矣。但能觀月暈黑白、測潮候消長、即可會簇年月日時刻之妙也。此乃修丹大要、必假師傳。倘或妄自揣量、肆出胸臆、則毫釐之差、繆以千里。紫陽云、八月十五翫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若到一陽纔起處、便宜進火、莫延遲。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不知其時、則皆妄爲耳。

受氣吉防成凶詩曰、受氣之初本一同。無非元吉在其中。但能順受無從逆。崢看丹砂滿鼎紅。虎鬪龍爭禍易生。防危有甚若防城。須嚴守備令全密。主將無爲寢五兵。

注曰、受氣、卽冬至下手採藥時也。此言下手於一陽之時、陽剛漸長、元吉在其中矣。倘能順受其正、而無從逆之凶。若此、則丹砂成就、而可以無虞矣。紫陽云、窮取生身受氣初。是也。防成凶、卽夏至一陰生之時、陰氣漸長、陽氣漸消。然不可不謹慎、以防丹砂有傾危之患。卽夏至守城、是也。故曰冬至野戰、夏至守城。而紫陽云、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守城野戰知凶吉。增得靈砂滿鼎紅。又云、受氣之初容易得。抽添運用却防危。大抵是防陰氣太盛以傷丹也。虎鬪龍爭、危險莫大。若不嚴加守備、則反掌之間、禍起蕭牆矣。主將、修丹煉己之士也。苟能掌握樞機、則兵寢刑措、而國富民安矣。

火候足，莫傷丹。天地靈，造化慳。

混然子曰：煉得黃芽滿鼎，白雪漫天，嬰兒成象。故火候足也。火候既足，只宜沐浴溫養。若不知止足，妄意行火，反傷丹矣。丹成之後，天地混合，神氣自靈。仙師所謂虛室生白，神明自來。故曰：天地靈也。當此之時，宜加寶愛，調息務在微細，於靜定之中，內不出，外不入，形忘物忘，心同太虛，一氣純陽，故造化慳也。

一壑居士曰：煉得黃芽滿鼎，白雪彌天，嬰兒成象。火候足也。火候既足，只宜沐浴溫養。若不知止足，妄意行火，未免傷丹。修煉之士，既得丹，又不傷丹。由是吾身一天地，而天地無不靈矣。吾身一造化，而造化無不慳矣。慳者，吝也。造化在我，慳吝而不去也。

滄溟火候足，莫傷丹。詩曰：周天火候起屯蒙，輪歷周流既未終。運用只消三百日，自然黍米產中宮。功夫十月足周天，黍米懸空一顆圓。丹熟不須行火候，只宜默默養胎仙。

注曰：周天火候，十月功夫，既以數足，則大藥成象，而不可再行符火。倘不知止火之法，則必至鉛飛汞走，反傷丹體。故紫陽云：朱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又云：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必傷丹。以此見周天功夫，造化之理，盡於斯矣。

天地靈造化，慳詩曰：金丹大藥少人成。天地須知此物靈，縱使有緣能遇合。奈何魔障半塗生。學者紛紛滿市塵，欲求達者更無人。若知造化無慳吝，四海應多呂洞賓。

注曰、金液還丹。天地至靈之寶。故造化慳惜、而不肯輕易與人。世上學仙之士、紛紛如牛毛、而達者如麟角、未見之也。自非夙植善根、二生緣幸、縱使得遇勤修、而魔障中生、鬼神不許。或有鼎器不完、金液流蕩之患、反傷其生矣。當知天地至寶、有緣之士、須當露星盟天、結歲寒福德之友、以得其地。然後依有力之人、而共成之。其或輕易、自取禍殃。故紫陽云、命寶不宜輕弄。又云、勤有羣魔作障緣。其爲警戒學者、自當深切著明矣。

初結胎。看本命。終脫胎。看四正。

混然子曰、祖劫天根、居渾沌之中、乃爲結胎之所。下手之初、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與道合真、結爲聖胎。初結胎之時、常於命蒂守之。故曰初結胎、看本命也。十月胎圓、移神上居泥丸、調神出殼、直待功成行滿、上帝詔臨、打破虛空、真人上舉、駕紅雲、跨白鶴、東西南北、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終脫胎、看四正。靜中吟云、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是也。

滄溟初結胎、看本命詩曰、採得先天一味鉛、立基須要合黃元。聖胎結就無中有、却向蓬壺養一年。修煉還丹始立基、先看本命後施爲。要知本命真消息、只待陽生下手時。

注曰、採一點先天之炁、結九轉金液之丹、準天地之陰陽、合人身之造化、無中生有、入聖超凡、豈易事哉。本命卽丹基也。丹基卽下手也。下手卽受氣之初也。旣知採取凝結金丹之妙、須當看丹基之初。苟不洞曉陰陽、深達造化、不知本命、妄自揣量、則皆盲修瞎煉、而入旁門曲徑。此中造化、

極其深遠、難以言之。當與得道之士、耳提面命、口傳而心受也。

終脫胎看四正詩曰、十月功夫養就兒、脫胎神化火龍飛。頂門夜半雷聲響、有箇真人朝太微。

木龍金虎剛柔正。北坎南離造化微。須看此中端的意、更無人敢泄天機。

注曰、海瓊白先生云、此時丹熟、要須慈母惜嬰兒。不日雲飛、方見真人朝上帝。此言養就胎仙脫胎神化之妙。金液還丹、功夫十月。按周天之火候、如子母之誕生。於虛無恍惚窈冥之中、產就嬰兒、則與我一體。至此以待超凡入聖、脫骨冲舉。轟雷霆、開泥丸一竅之門。駕雲霧、朝自然三清之境。必須看東西南北四正之宮、乃嬰兒之神室也。苟不先看四正、則亦無以見中宮之中也。造化玄微、天機深遠、輕慢泄漏、殃及九祖。此蓋養素之所以養就嬰兒、而猶待海蟾劉公一言之點化、而後始脫胎也。

密密行。句句應。

混然子曰、此二句、總結前八十句、言金丹大道、進火退符、奪造化之妙訣、行之一身、如空谷之應聲、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神通氣感、何其速之如是、故曰密密行。句句應。丹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及至呼時、又卻應。是也。

一壑居士曰、此二句、總結前八十句。既恐學者之疎漏、而示以密密行之功。又恐學者之有疑、而示以句句應之效。仙翁度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滄溟密密行句句應詩曰。得道於身只自知。靜中密密妙行持。若教輕泄遭天譴。平叔三傳禍卽隨。二百餘言簡且明。明明如鏡似水清。若能依此行持法。句句心傳谷裏聲。

注曰。崔公入藥鏡一書。首尾二百餘字。眞明鏡也。諄諄所以教後學者。深切著明矣。如鑑形有鏡。妍醜莫逃。此書自採藥物於先天。入鉛汞於神室。行周天之火候。成九轉之金液。由初及終。包括悉備。而無餘蘊矣。修煉之士。苟能依其法度。密密以行。句句皆應。如影隨形於日中。如谷應聲於耳內。皆不離一身之中。譬之梓人。執斤連斧。自合準繩。學者悟之。亦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矣。

附

混然子掛金索

一更端坐。下手調元氣。渾沌無言絕念存眞意。呼吸絲絲。配合居中位。撥轉些兒。黍米藏天地。
二更清淨。心要常虛守。默默回光照見無中有。趕退羣魔。震地金獅吼。頃刻功成。便與天齊壽。
三更難叫。冬至陽初動。取坎填離。直向泥丸送。火運周天。爐內鉛投汞。九轉丹成。白雪飛仙洞。
四更安樂。萬事都無想。水滿華池。澆灌靈根長。靜裏乾坤。仙樂頻頻響。道大沖虛。名掛黃金榜。
五更月落。漸覺東方曉。谷裏眞人。已見分明了。玉戶鸞驂。金鼎龍蟠繞。打破虛空。萬道金光皎。

百字令明三教之理

儒宗

聖人傳道、執其中、妙在惟精惟一。放則周流彌六合、卷則退藏於密。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靜裏包皇極、居仁由義、應機不費毫力。四時天地同參、火符合候、默默存真意。三五歸元至德純、保合太和沖溢。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盡性窮端的。死生勘破、到頭還是空寂。

釋宗

真宗頓悟、理幽微、了了無言可說。曠劫至今全體具、湛寂元無生滅。拂塵拈花、穿衣喫飯、覲面分明。泄頭頭皆是、何須特地差別。爲言向上家風、纖鋒快利、透石剛如鐵。三界圓通無所住、隨處應機明徹。芥納須彌、珠含萬象、朗耀懸秋月。寸絲不掛、卽同諸佛齊列。

道宗

修真立鼎、煉金丹、只用三般靈藥。冬至陽生忙下手、採取也須斟酌。抽坎填離、流精進火、正軸旋匡郭。赤子乘龍、一時騎上南嶽。乾坤交媾歸來、虎龍降伏、夫婦同歡樂。異戶雙開大火然、九轉丹凝磅礴。玄谷風生、性天雲散、萬道神光燦。功行完滿、他年同駕鸞鶴。

士人處世、寧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試金石

寂寞徐生

寂寞徐生入世三十年來。嘿觀人類心理。解剖滋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相人之術難也。然以經驗所得。請述數事。儻亦擇友之南鍼歟。夢中之言。行人類之心鏡也。樛蒲之場。人心之分析所也。詔爲人類之謎。雖英雄豪傑。不能解之。言語時日光他顧。其人胸中。必有城府。孟子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是也。善言貧者。未必真貧。卽真貧矣。言之何益。故清貧者不言貧。喜時之言多非真。失體猶其餘事。好裝飾者必好色。而喜飾廢衣之華麗者。其人必有外遇。喜閱言情小說者。必無遠大之志。忠於職務。勤於學問。必自重之人。乃始兼具之。處聲色貨利之場。而不變其操者。必學養有素之人。利害關頭。爲吾人之試金石。

入藥鏡終

鍾呂傳道集目錄

論真仙第一

論大道第二

論天地第三

論日月第四

論四時第五

論五行第六

論水火第七

論龍虎第八

論丹藥第九

論鉛汞第十

論抽添第十一

論河車第十二

論還丹第十三

論煉形第十四

論朝元第十五

論內觀第十六

論魔難第十七

論證驗第十八

鍾呂傳道集

案宋史藝文志作真仙傳道集。近刻本又作鍾呂二仙傳道集。凡鍾曰、呂曰、皆改作鍾祖曰、呂祖曰。

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著

純陽真人呂巖洞賓集

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傳

論真仙第一

呂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壯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鍾曰。人之生。自父母交會而二氣相合。即精血爲胎胞。於太初之後。而有太質。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自太素之後。已有升降。而長黃芽。五千日氣足。其數自滿八十一丈。方當十五。乃曰童男。是時陰中陽半。可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走失元陽。耗散真氣。氣弱則病。老死絕矣。平生愚昧。自損靈光。一世兇頑。暗除壽數。所以來生身有等殊。壽有長短。既生復滅。既滅復生。轉轉不悟。而世世墮落。則失身於異類。透靈於別殼。至真之根性。不復於人。旁道輪迴。永無解脫。或遇真仙至人。與消其罪報。除皮脫殼。再得人身。方在癡瘖^音愚昧之中。積行百劫。升在福地。猶不免饑寒殘疾。池^音邇^音里^音升遷。漸得完全形貌。尙居奴婢卑賤之中。苟或復作前孽。如立板走丸。再入旁道輪迴。呂曰。生於中國。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歲月未遲。愛者安而嫌者病。貪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面尊

師再拜再告。念生死事大。敢望以不病不死之理。指教於貧儒可乎。鍾曰。人生欲免墮於輪迴。不入於異類。軀殼皆使其身無病老死苦。頂天立地。負陰抱陽而爲人。勿使爲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

呂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鍾曰。仙非一也。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爲鬼。可以爲仙。少年不修。恣情縱意。病死爲鬼。知之修煉。超凡入聖。脫質爲仙。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隨分也。

呂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鍾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離於鬼。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神仙不離於神。天仙不離於天。

呂曰。所謂鬼仙者何也。鍾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已。

呂曰。似此鬼仙。行何術。用何功。而致如此。鍾曰。修持之人。不悟大道。而欲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古今崇釋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誠可笑也。

呂曰。所謂人仙者何也。鍾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

信心苦志。終世不移。五行之氣。悞交悞合。形質且固。入邪之疫。不能爲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

呂曰。似此人仙。何術何功。而致如此。鍾曰。修持之人。始也或聞大道。業重福薄。一切冤難。遂改初心。止於小成。行法有功。終身不能改移。四時不能變換。如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激咽音者。哈海平聲。吐納之爲錯。著音。採補者。笑清淨以爲愚。好卽物以奪天地之氣者。不肯休糧。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不肯導引。孤坐閉息。安知有自然。屈體勞形。不識於無爲。採陰取婦人之氣。與縮金龜者不同。養陽食女子之乳。與煉丹者不同。以類推究。不可勝數。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於大道。止於大道中一法一術。功成安樂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悅須臾。厭持久。用功不謹。錯時亂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

呂曰。所謂地仙者何也。鍾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於中成之法。不可見功。唯長生住世。而不死於人間者也。

呂曰。地仙如何下手。鍾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先要識龍虎。次要配坎離。辨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收真一。察二儀。列三才。分四象。別五運。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顛倒。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也。三田反復。燒成丹藥。永鎮下田。煉形住世。而得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故曰地仙。

呂曰。所謂神仙者何也。鍾曰。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煉頂。

玉液還丹。煉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呂曰。所謂天仙者何也。鍾曰。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厭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爲天仙。若厭居洞天。效職以爲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於天地有大功。於今古有大行。官官升遷。歷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歷任八十一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然之界。

呂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謂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聞乎。鍾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三成之數。其實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

呂曰。古今養命之士。非不求長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長生升仙者何也。鍾曰。法不合道。以多聞強識。自生小法旁門。不免於疾病死亡。猶稱尸解。音假迷惑世人。互相推舉。致使不聞大道。雖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終不見功。節序入於泉下。嗚呼。

論大道第二

呂曰。所謂大道者何也。鍾曰。大道無形無名。無問無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

呂曰。古今達士。始也學道。次有道。次得道。次道成而脫塵世入蓬島。升於洞天。升於陽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師獨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然則道獨得隱乎。鍾曰。僕於道也。固無隱爾。蓋舉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聞大道而無信心。有信心而無苦志。朝爲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憂勤。終則懈怠。僕以是言大道難知難行也。

呂曰。大道難知難行之理如何。鍾曰。以旁門小法易爲見功。互相傳授。至死不悟。遂成風俗。敗壞大道。有齋戒者。有休糧者。有採氣者。有漱咽者。有離妻者。有斷味者。有禪定者。有不語者。有存想者。有採陰者。有服氣者。有持淨者。有息心者。有絕累者。有開頂者。有縮龜者。有絕迹者。有看讀者。有燒煉者。有定息者。有導引者。有吐納者。有採補者。有布施者。有供養者。有救濟者。有入山者。有識性者。有不動者。有受持者。旁門小法。不可備陳。至如採日月之華。奪天地之氣。心思意想。望結丹砂。屈體勞形。欲求超脫。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爲眞胎息。絕念忘言。養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眞氣。金鎗不倒。黃河逆流。養命之下法。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術。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以咽津爲藥。如何得造化。聚氣爲丹。如何得停留。指肝爲龍。肺爲虎。如何得交合。認坎爲鉛。離爲汞。如何得抽添。四時澆灌。望長黃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藥。差年錯月。廢日亂時。不識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尋枝摘葉。迷惑後人。致使大道日遠日疎。異端並起。遂成風俗。以失先師之本意。良由道聽塗說。口耳之學。而指訣於無知之徒。遞相訓式。節序入於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開陳大道。蓋世人業

重福薄。不恃天機。重財輕命。願爲下鬼。

呂曰。小法旁門。既已知矣。其於大道。可得聞乎。鍾曰。道本無問。問本無應。及乎真原一判。大朴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爲體。二爲用。三爲造化。體用不出於陰陽。造化皆因於交媾。上中下列爲三才。天地人共得一道。道生二氣。二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惟人也。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於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同得長久。

呂曰。天長地久。亘千古以無窮。人壽百歲。至七十而尙稀。何道之獨在於天地。而遠於人乎。鍾曰。道不遠人。人自遠於道耳。所以遠於道者。養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識時。所以不識時者。不達天地之機也。

論天地第三

呂曰。所謂天地之機。可得聞乎。鍾曰。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僣。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

呂曰。天地之於道也。如何謂之運用之機。如何謂之行持之機。運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見功。鍾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天得乾道。以一爲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地得坤道。以二爲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

呂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陽也。陽主升。何以交於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陰也。陰主降。何以交於天。天地不交。陰陽如何得合。陰陽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無作用。雖有起首之時。見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鍾曰。天道以乾爲體。陽爲用。積氣在上。地道以坤爲體。陰爲用。積水在下。天行道。以乾索音於坤。一索之而爲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而爲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爲少男。少男曰艮。是乃天交於地。以乾道索坤道而生三陽。及乎地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爲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而爲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而爲少女。少女曰兌。是乃地交於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運行於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眞陰。眞陰到天。因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眞陽。眞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於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於天。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

呂曰。天地之機。運行於道而得長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惟人也。雖有聰明之性。留心於清淨。欲奉行大道。小則安樂延年。中則長生不死。大則脫質升仙。如何作用。運行大道。法效天機。而亦得長久堅固。浩劫長存。鍾曰。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爲形。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爲名。天地得之而曰

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陰道陽道。人得之朝廷。則曰君臣之道。閨門則曰夫婦之道。鄉黨則曰長幼之道。庠序則曰朋友之道。家庭則曰父子之道。是見於外者。莫不有道也。至於父母交會。父則陽先進而陰後行。以真氣接真水。心火與腎水相交。煉爲精華。精華既出。逢母之陰。先進以水。滌蕩於無用之處。逢母之陽。先進以血。承受於子宮之前。精血爲胞胎。包含真氣而入母子宮。積日累月。真氣造化成人。如天地行道。乾坤相索而生三陰三陽。真氣爲陽。真水爲陰。陽藏水中。陰藏氣中。氣主於升。氣中有真水。水主於降。水中有真氣。真水乃真陰也。真氣乃真陽也。真陽隨水下行。如乾索於坤。上曰震。中曰坎。下曰艮。比之於人。以中爲度。自上而下。震爲肝。坎爲腎。艮爲膀胱。真陰隨氣上行。如坤索於乾。下曰巽。中曰離。上曰兌。比之於人。以中爲度。自下而上。巽爲膽。離爲心。兌爲肺。形象既備。數足離母。既生之後。元陽在腎。因元陽而生真氣。真氣朝心。因真氣而生真液。真液還元。上下往復。若無虧損。自可延年。如知時候無差。抽添有度。自可長生。若造作無倫。修持不已。陰盡陽純。自可超凡入聖。此乃天機深造之理。古今不傳之事。公若信心而無猶豫。名利若枷杻。恩愛如寇讎。避疾病若怕死亡之難。防失身於別處。慮透靈於異類。委有清淨之志。當且杜其根源。無使走失元陽。耗散真氣。氣盛而魂中無陰。陽壯而魄中有氣。一升一降。取法無出乎天地。一盛一衰。往來亦似於日月。

論日月第四

呂曰。天地之理。亦粗知矣。日月之躔度交合。於人可得比乎。願聞其說。鍾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運行日月。日月者。太陰太陽之精。默紀天地交合之度。助行生成萬物之功。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寒暑相推。而魄中生魂。魂中生魄。進退有時。不失乾坤之數。往來有度。無差天地之期。

呂曰。東西出沒。以分晝夜。何也。鍾曰。混沌初分。玄黃定位。天地之狀。其形如卵。六合於中。其圓如毬。日月出沒。運行於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周行如輪。凡日東出而西未沒爲晝。西沒而東未出爲夜。此日之出沒。以分晝夜也。若月之出沒。不同於日。載魄於西。受魂於東。光照於夜。而魂藏於晝。積日累時。或出或沒。自西而東。其始也。魄中生魂。狀若彎弓。初夜而光照於西。其次也。魄中魂半。時應上弦。初夜而光照於南。其次魄中魂滿。與日相望。初夜而光照於東。其次也。魂中生魄。狀如缺鏡。初晝而魂藏於西。其次也。魂中魄半。時應下弦。初晝而魂藏於南。其次魂中魄滿。與日相背。初晝而魂藏於東。此月之出沒。以分晝夜也。

呂曰。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者何也。鍾曰。冬至之後。日出辰初五十分。日沒申末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南而北。以夏至爲期。夏至之後。日出寅末五十分。日沒戌初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北而南。以冬至爲期。自南而北。以冬至夏。乃寒爲暑也。自北而南。以夏至冬。乃暑爲寒也。夏之日。乃冬之夜也。冬之日。乃夏之夜也。冬至之後。月出自北而南。比於夏之日也。夏至之後。月出自南而北。比於冬

之日也。此日月之往來。以定寒暑者也。

呂曰。天地之機。陰陽升降。正與人之行持無二等。若日月之出沒往來。交合躔度。於人可得比乎。鍾曰。天地之機。在於陰陽之升降。一升一降。太極相生。相生相成。周而復始。不失於道而得長久。修持之士。若取法於天地。自可長生而不死。若比日月之躔度往來交合。止於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盡陽純。月華瑩淨。消除暗魄。如日之光輝。照耀於下土。當此時。如人之修煉。以氣成神。脫質升仙。煉就純陽之體也。

呂曰。修真奉道之士。其於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日月精華交合之度。下手用功。於二者何先。鍾曰。始也。法效天機。用陰陽升降之理。使真水真火。合而爲一。煉成大藥。永鎮丹田。浩劫不死。而壽齊天地。如厭居塵世。用功不已。當取日月之交會。以陽煉陰。使陰不生。以氣養神。使神不散。五氣朝元。三花聚頂。謝絕俗流。以歸三島。

呂曰。若此之功。驗深達旨趣。所患不得時節耳。鍾曰。天地之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日月之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人之氣液。一晝夜一交合。

論四時第五

呂曰。天地日月之交合。年月日時可得聞乎。鍾曰。凡時有四等。人壽百歲。一歲至三十。乃少壯之時。三十至六十。乃長大之時。六十至九十。乃老耄之時。九十至百歲。或百二十歲。乃衰敗之時。此身中

之時。一等也。若以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時有春夏秋冬。時當春也。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乃春之時也。時當夏也。陽中有陽。其氣變溫爲熱。乃夏之時也。時當秋也。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乃秋之時也。時當冬也。陰中有陰。其氣變涼爲寒。乃冬之時也。此年中之時。二等也。若以律中起呂。呂中起律。凡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萬分。月旦至上弦。陰中陽半。自上弦至月望。陽中陽。自月望至下弦。陽中陰半。自下弦至晦。朔陰中陰。此日月中之時。三等也。若以六十分爲一刻。八刻二十分爲一時。一時半爲一卦。其言卦定八方。論其正分四位。自子至卯。陰中陽半。以太陰中起少陽。自卯至午。陽中有陽。純少陽而起太陽。自午至酉。陽中陰半。以太陽中起少陰。自酉至子。陰中有陰。純少陰而起太陰。此日中之時。四等也。難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時也。去速而來遲者。年中之月也。急於電光。速如石火者。日中之辰也。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歲月蹉跎。年光迅速。貪名求利。而妄心未除。愛子憐孫。而恩情又起。縱得回心向道。爭奈年老氣衰。如春雪秋花。止有時間之景。夕陽晚月。應無久遠之光。奉道之士。難得者。身中之時也。艷陽烟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樓。清風快意。月夜閒談。雪天對飲。恣縱無窮之樂。消磨有限之情。縱得回心向道。須是疾病纏身。如破舟未濟。誰無求救之心。漏屋重完。忍絕再修之意。奉道之士。虛過者。年中之時也。鄰雞未鳴。而出戶嫌遲。街鼓遍聞。而歸家恨早。貪癡爭肯暫休。妄想惟憂不足。滿堂金玉。病來著甚抵當。一眼兒孫。氣斷誰能替換。曉夜不停。世人莫悟。奉道之士。可惜者。日中之時也。

呂曰。身中之時。年中之時。月中之時。日中之時。皆是時也。尊師獨以身中之時爲難得。又以日中之時爲可惜者何也。鍾曰。奉道者難得少年。少年者根元完固。凡事易於見功。止千日而可大成。奉道者又難得中年。中年修持。先補益完備。次下手進功。始也返老還童。後卽超凡入聖。若少年不悟。中年不省。或因災難而留心清淨。或因疾病而志在希夷。晚年修持。先論救護。次說補益。然後自小成法。積功以至中成。中成法積功至於返老還童。煉形住世。而五氣不能朝元。三陽難爲聚頂。脫質升仙。無緣得成。是難得者身中之時也。

呂曰。身中之時。固知難得矣。日中之時。可惜者何也。鍾曰。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大道生育天地。天地分位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後。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陽升到天。太極生陰。夏至之後。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陰降到地。太極復生陽。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長久運行日月。日月成形。周圍各得八百四十里。月旦之後。六中起九。凡一日計十二時。魄中魂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魄中魂進八百四十里。月望之後。九中起六。凡一日計十二時。魂中魄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魂中魄進八百四十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堅固大道。長養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人之心腎上下相遠八寸四分。陰陽升降。與天地無二等。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與日月可同途。天地以乾坤相索。而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不失於道。一年之後。有一年。

日月以魂魄相生。而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不失於道。一月之後有一月。人之交合。雖在一晝一夜。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損時又不解補。益時又不解收。陰交時不解養陽。陽交時不解煉陰。月中不知損益。日中又無行持。過了一年無一年。過了一日無一日。當風臥溼。冒暑涉寒。不肯修持。而甘心受病。虛過時光。而端坐候死。

呂曰。奉道之人。非不知年光虛度。歲月蹉跎。疾病纏身。死限將至。蓋修煉不知法。行持不知時。以致陰陽交合有差。時月行持無准。鍾曰。身中用年。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時。蓋以五藏之氣。月上有盛衰。日上有進退。時上有交合。運行五度而氣傳六候。金木水火土。分別無差。東西南北中。生成有數。煉精生真氣。煉氣合陽神。煉神合大道。

論五行第六

呂曰。所謂五藏之氣。曰金木水火土。所謂五行之位。曰東西南北中。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時乎。採取有時乎。願聞其說。鍾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東曰青帝。行春令。於陰中起陽。使萬物生。南曰赤帝。行夏令。於陽中升陽。使萬物長。西曰白帝。行春令於陽中起陰。使萬物成。北曰黑帝。行冬令。於陰中進陰。使萬物死。四時各九十日。每時下十八日。黃帝主之。若於春時助成青帝而發生。若於夏時接序赤帝而長育。若於秋時資益白帝而結立。若於冬時制攝黑帝而嚴示。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而爲一歲。輔弼天地以行道。青帝生子曰甲乙。甲乙東方

木。赤帝生子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黃帝生子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見於時而爲象者。木爲青龍。火爲朱雀。土爲勾陳。金爲白虎。水爲玄武。見於時而生物者。乙與庚合。春則有榆。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與丙合。秋則有棗。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與甲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黃。不失土木之色。丁與壬合。夏則有樗。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與戊合。冬則有橘。黑而黃。不失水土之色。以類推求。五帝相交而見於時。生在物者。不可勝數。呂曰。五行在時若此。在人如何。鍾曰。惟人也。頭圓足方。有天地之象。陰降陽升。又有天地之機。腎爲水。心爲火。肝爲木。肺爲金。脾爲土。若以五行相生。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爲母。受生者爲子。若以五行相剋。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剋者爲夫。受剋者爲妻。以子母言之。腎氣生肝氣。肝氣生心氣。心氣生脾氣。脾氣生肺氣。肺氣生腎氣。以夫妻言之。腎氣剋心氣。心氣剋肺氣。肺氣剋肝氣。肝氣剋脾氣。脾氣剋腎氣。腎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腎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腎之妻。肝之子。肺者肝之夫。腎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腎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見於內者爲脈。見於外者爲色。以舌爲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肺。蓋夫妻之理如此。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腎之見於內者爲骨。見於外者爲髮。以耳爲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驅用於心。蓋夫婦之理如此。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蓋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見於內者爲筋。見於外者爲爪。以目爲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驅用於脾。蓋夫婦之理如

此見腎則盛。見心則滅。蓋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見於內者爲膚。見於外者爲毛。以鼻爲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驅用於肝。蓋夫婦之理如此。得脾則盛。見腎則滅。蓋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見於內者爲齒。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者爲肉。以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驅用於腎。蓋夫婦之理如此。得心則盛。見肺則滅。蓋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剋。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呂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腎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則盛。莫不下剋於水平。肺金也。金在上而下接火則損。安得有生於水乎。相生者遞相間隔。相剋者親近難移。是五行自相損剋。爲之奈何。鍾曰。五行歸原。一氣接引。元陽升舉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氣。真氣造化而生陽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婦。腎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時要識水中金。水本嫌土。採藥後須得土歸水。龍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陽龍出於離宮。陰虎生於坎位。五行順行。氣傳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陽時生陽。五行顛倒。液行夫婦。自午至子。乃曰陰中煉陽。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絕而壽長。

呂曰。五行本於陰陽一氣。所謂一氣者何也。鍾曰。一氣者。昔父與母交。卽以精血造化成形。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是陰以精血造化成形。其陽止在起首始生之處。一點元陽。乃在二腎。且腎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爲氣。因氣上升以朝於心。

心陽也。以陽合陽。太極生陰。乃積氣生液。液自心降。因液下降以還於腎。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導其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導其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導。若日月之往復。五行名數也。論其交合生成。乃元陽一氣爲本。氣中生液。液中生氣。腎爲氣之根。心爲液之源。靈根堅固。恍恍惚惚。氣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潔。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識取真龍。水中認取真虎。龍虎相交而變爲黃芽。黃芽合就而結成大藥。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

呂曰。金丹就而脫質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謂之黃芽。鍾曰。真龍真虎者是也。

呂曰。龍虎者何也。鍾曰。龍非肝也。乃陽龍。陽龍出在離宮真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陰虎。陰虎出在坎位真火之中。

論水火第七

呂曰。人之長生者。在煉就金丹。欲煉金丹。先採黃芽。欲得黃芽。須得龍虎。所謂真龍出於離宮。真虎生於坎位。離坎之中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鍾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島。華池瑤池。鳳池天池。玉池崑池。元潭閬苑。神水金波。瓊液玉泉。陽酥白雪。若此名號。不可備陳。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陽爲本。而生真氣。真氣聚而得安。真氣弱而成病。若耗散真氣而走失元陽。元陽盡。純陰成。元神離體。乃曰死矣。

呂曰。人身之中。以一點元陽。興舉三火。三火起於羣水衆陰之中。易於耗散而難炎熾。若此陽弱陰

盛。火少水多。令人速衰敗而不得長生。爲之奈何。鍾曰。心爲血海。腎爲氣海。腦爲髓海。脾胃乃水穀之海。所謂四海者如此。五藏各有液。所主之位。東西南北中。所謂五湖者如此。小腸二丈四尺。而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腸之下。謂之元潭。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之內根源。謂之闔苑。華池在黃庭之下。瑤池出丹闕之前。崑池上接玉京。天池正衝內院。鳳池乃心肺之間。玉池在唇齒之內。神水生於氣中。金液降於天上。赤龍住處。自有瓊液玉泉。凡胎換後。方見陽酥白雪。澆灌有時。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抽添有度。以應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煉形。玉藥金花。變就黃白之體。醍醐甘露。煉成奇異之香。若此皆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腎氣以生真水。腎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氣。小則降魔除病。大則煉質燒丹。用周天則火起焚身。勒陽關則還元煉藥。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燒三尸之累。以除陰鬼。上行則一撞三關。下運則消磨七魄。煉形成氣。而輕舉如飛。煉氣成神而脫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效也。

呂曰。始也聞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敗。次聽高論。水火有如此之功驗。畢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勝多。弱者可以致強。鍾曰。二八陰消。九三陽長。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還。而胎仙自化者也。真氣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陽在腎。腎是氣之海。膀胱爲民火。不止民火爲用。而膀胱又爲津液之府。若不遵天機。罔測玄理。奉道之士。難爲造化。不免於疾病死亡者矣。呂曰。所謂造化。使陽長陰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鍾曰。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乃天地

定位之比也。氣液太極相生。乃陰陽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時。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而心液行。液行夫婦。自上而下。以還下田。乃曰婦還夫宮。腎生氣。非自生也。因膀胱氣升而腎氣行。氣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婦室。肝氣導引腎氣。自下而上。以至於心。心火也。二氣相交。薰蒸於肺。肺液下降。自心而來。由心生液。以液生於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傳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腎水也。二水相交。浸潤於膀胱。膀胱氣上升。自腎而起。由腎生氣。以氣生於腎而不消磨。故曰真火也。真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

呂曰。腎水也。水中生氣。名曰真火。火中何者爲物。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水中何者爲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無形狀可求。縱求之而又難得。縱得之而又何用。鍾曰。前古上聖道成。不離此二物。交媾而變黃芽。數足胎完。以成大藥。乃真龍真虎者也。

論龍虎第八

呂曰。龍本肝之象。虎乃肺之神。是此心火之中生液。液爲真水。水之中。杳杳冥冥而隱真龍。龍不在肝而出自離宮者何也。是此腎水之中生氣。氣爲真火。火之中。恍恍惚惚而藏真虎。虎不在肺而生於坎位者何也。鍾曰。龍陽物也。升飛在天。吟而雲起。得澤而濟萬物。在象爲青龍。在方爲甲乙。在物爲木。在時爲春。在道爲仁。在卦爲震。在人身中五藏之內爲肝。虎陰物也。奔走於地。嘯而風生。得山

而威制百蟲。在象爲白虎。在方爲庚辛。在物爲金。在時爲秋。在道爲義。在卦爲兌。在人身五藏之內爲肺。且肝陽也。而在陰位之中。所以腎氣傳肝氣。氣行子母。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肝氣既生。以絕腎之餘陰。而純陽之氣上升。肺陰也。而在陽位之中。所以心液傳肺液。液行夫婦。以火剋金。心液到而肺液生。肺液既生。以絕心之餘陽。而純陰之液下降。肝屬陽。以絕腎之餘陰。是以知氣過肝時。卽爲純陽。純陽氣中包藏真一之水。恍惚無形。名曰陽龍。肺屬陰。以絕心之餘陽。是知液到肺時。卽爲純陰。純陰液中負載正陽之氣。杳冥不見。名曰陰虎。氣升液降。本不能相交。奈氣中真一之水。見液相合。液中正陽之氣。見氣自聚。若傳行之時。以法制之。使腎氣不走失。氣中收取真一之水。心液不耗散。液中採取正陽之氣。子母相逢。兩相顧戀。日得黍米之大。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胞堅。三百日胎仙完。形若彈丸。色同朱橘。名曰丹藥。永鎮下田。留形住世。浩劫長生。以作陸地神仙。呂曰。腎水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虎見液相合。心火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名曰陽龍。龍見氣相合。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當然也。氣生時。液亦降。氣中真一之水。莫不隨液而下。傳於五藏。液生時。氣亦升。液中正陽之氣。莫不隨氣而上。出於重樓。真水隨液下行。虎不能交龍。真陽隨氣上升。龍不能交虎。龍虎不交。安得黃芽。黃芽既無。安得大藥。鍾曰。腎氣既生。如太陽之出海。霧露不能蔽其光。液下如疎簾。安足以勝其氣。氣壯則真一之水自盛矣。心液既生。如嚴天之殺物。呼呵不能敵其寒。氣升如翠幘。安足以勝其液。液盛則正陽之氣。或強或弱。未可必也。

呂曰。氣生液生各有時。時生氣也。氣盛則真一之水亦盛。時生液也。液盛則正陽之氣亦盛。盛衰未保何也。鍾曰。腎氣易爲耗散。難得者真虎。心液難爲積聚。易失者真龍。丹經萬卷。議論不出陰陽。陰陽兩事。精粹無非龍虎。奉道之士。萬中識者一二。或多聞廣記。雖知龍虎之理。不識交合之時。不知採取之法。所以今古達士。皓首修持。止於小成。累代延年。不聞超脫。蓋以不能交媾於龍虎。採黃芽而成丹藥也。

論丹藥第九

呂曰。龍虎之理。既已知矣。所謂金丹大藥。可得聞乎。鍾曰。所謂藥者。可以療病。凡病有三等。當風臥溼。冒暑涉寒。勞逸過度。饑飽失時。非次不安。則曰患矣。患爲時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縱意。散失元陽。耗損真氣。年高憔悴。則曰老矣。老爲年病。及夫氣盡體空。魂消神散。長吁一聲。四大無主。體臥荒郊。則曰死矣。死爲身病。且時之有病。以春夏秋冬。運行於寒暑溫涼。陽太過而陰不足。當以涼治之。陰太過而陽不足。當以溫治之。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熱。肥者足涎而羸者多積。男子病生於氣。婦人患本於血。補其虛而取其實。保其弱而損其餘。小則針灸。九音甚則藥餌。雖有非次不安而時病爲患。委於明士良醫。對病服食。悉得保愈。若夫老病如何醫。死病如何治。洗腸補肉。古之善醫者也。面皺髮白以返童顏。無人得會。換頂續支。古之善醫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長生。無人得會。呂曰。非次不安。因時成病。良醫名藥。固可治矣。虛敗年老之病。氣盡命終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藥平。

鍾曰。凡病有三等。時病以草木之藥療之自愈。身病年病。所以治之。藥有二等。一曰內丹。次曰外丹。呂曰。外丹者何也。鍾曰。昔高上元君。傳道於人間。指諭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復之宜。自爾丹經滿世。世人得聞大道。廣成子以教黃帝。黃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不見功。廣成子以心腎之間。有真氣真水。氣水之間。有真陰真陽。配合大藥。可比於金石之間。而隱至寶。乃於崆峒山中。以內事爲法。而煉大丹。八石之中。惟用硃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鉛。鉛中取銀。汞比陽龍。銀爲陰虎。以心火如砂之紅。腎水如鉛之黑。年火隨時。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三層之爐。各高九寸。外方內圓。取八方之氣。應四時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鉛汞。無異於肺液。硫黃爲藥。合和靈砂。可比於黃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舉自如。展臂可千里萬里。雖不能返於蓬萊。亦於人世浩劫不死。

呂曰。歷古以來。煉丹者多矣。而見功者少何也。鍾曰。煉丹不成者有三。不辨藥材真僞。不知火候抽添。將至寶之物。一旦消散於煙焰之中。而爲灰塵。廢時亂日。終無所成者一也。藥材雖美。不知火候。火候雖知。而乏藥材。兩不相契。終無所成者二也。藥材優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差日。加減有數。進退有時。氣足丹成。而外行不備。化玄鶴而凌空。無緣得餌。不成者三也。又況藥材本天地秀氣結實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術。三皇之時。黃帝煉丹。九轉方成。五帝之後。混元煉丹。三年纔成。迨夫戰國。凶氣凝空。流尸滿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氣。而世乏藥材。富得法之人。而逃難老

死巖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紀者。久而朽壞。人世不復有矣。若塵世有藥材。秦始皇不求於海島。若塵世有丹方。魏伯陽不參於周易。或者多聞強識。迷惑後人。萬萬破家。並無一成。以外求之。亦爲誤矣。

呂曰。外丹之理。出自廣成子。以內事爲法。縱有成就。九年方畢。又況藥材難求。丹方難得。到底止能升騰。不見超凡入聖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內藥可得聞乎。鍾曰。外藥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覺悟。根源不甚堅固。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必也假五金入石。積日累月。煉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龍虎大丹。助接真氣。煉形住世。輕舉如飛。若修持內事。識交合之時。知採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可得超脫。彼乃不悟。執外丹進火加日。服之欲得上升。天界誠可笑也。既不究外藥之源。今當詳陳內丹之理。內丹之藥材。出於心腎。是人皆有也。內丹之藥材。本在天地。常日得見也。火候取日月往復之數。修合效夫婦交接之宜。聖胎就而真氣生。氣中有氣。如龍養珠。大藥成而陽神出。身外有身。似蟬脫蛻。音退是此內藥。本於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

論鉛汞第十

呂曰。內藥不出龍虎也。虎生於坎宮。氣中之水是也。龍出於離宮。水中之氣是也。外藥取砂中之汞。比於陽龍。用鉛中之銀。比於陰虎。然而鉛汞外藥也。何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所謂

內藥之中鉛汞者何也。鍾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氣。而爲衆石之首者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散者砂中之汞。銀汞若相合。煅煉自成至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者如此。若以內事言之。古今議論各殊。取其玄妙之說。本自父母交通之際。精血相合。包藏真氣。寄質於母腹純陰之宮。藏神在陰陽未判之內。三百日胎完。五千日氣足。以五行言之。人身本是精與血。先有水也。以五藏言之。精血爲形像。先生腎也。腎中之水。伏藏於受胎之初。父母之真氣。真氣隱於人之內腎。所謂鉛者此也。腎中主氣。氣中真一之水。名曰真虎。所謂鉛中銀者此也。腎氣傳肝氣。肝氣傳心氣。心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所謂硃砂者心液也。所謂汞者。心液之中。正陽之氣是也。以氣中真一之水。順應和合於液中正陽之氣。積氣液爲胎胞。傳送在黃庭之內。進火無差。胎仙自化。乃比鉛銀合汞。煅煉成寶也。

呂曰。在五金之中。鉛中取銀。於八石之內。砂中取汞。置之鼎器。配之藥餌。汞自爲砂而銀自爲寶。然而在內之鉛。如何取銀。在人之砂。如何取汞。汞如何作砂。銀如何作寶。鍾曰。鉛本父母之真氣。合而爲一。純粹而不離。既成形之後。藏在腎中。二腎相對。同升於氣。乃曰元陽之氣。氣中有水。乃曰真一之水。水隨氣升。氣住水住。氣散水散。水與氣。如子母之不相離。譬觀者止。見氣不見水。以此真一之水。合於心之正陽之氣。乃曰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以黃芽而爲大藥。大藥之材。本以真一之水爲胎。內包正陽之氣。如昔日父母之真氣。即精血爲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氣足。形備神來。與母分離。形

神既合。合則形生形矣。奉道之人。腎氣交心氣。氣中藏真一之水。負載正陽之氣。以氣交真水爲胞胎。狀同黍米。溫養無虧。始也卽陰留陽。次用陽煉陰。氣變爲精。精變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金丹。金丹既就。真氣自生。煉氣成神。而得超脫。化火龍而出昏衢。騰玄鶴而入蓬島。

呂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氣合氣。氣合生氣。數不出三百日。分形之後。男女形狀之不同。自己丹砂色澤。何似也。鍾曰。父母之形交。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血包於精而爲女。女者內陽而外陰以象母。蓋以血在外也。若母血先進而父精後行。精包於血而爲男。男者內陰而外陽以象父。蓋以精在外也。所謂血者。本生於心而無正陽之氣。所謂精者。本生於腎而有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汞之本也。卽真一之水和合而入黃庭之中。汞用鉛湯煮。鉛以汞火煎。鉛不得汞。不能發舉真一之水。汞不得鉛。不能變化純陽之氣。

呂曰。鉛在腎中而生元陽之氣。氣中有真一之水。視之不可見也。鉛以得汞。汞有正陽之氣。以正陽之氣燒煉於鉛。鉛生氣盛而發舉於真一之水。可以上升。然而汞本正陽之氣。卽真一之水而爲胞胎。保送黃庭之中。已是龍虎交媾。陰陽兩停。亦以鉛湯煮之。莫不陰太過。耗散真陽。安得成大藥。而氣中生氣也。鍾曰。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且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而腎之南。肝之西而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不進火。藥必耗散而

不能住。若進火不採藥。陰中陽不能住。止於發舉腎氣。壯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而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用。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煉汞補丹田。延年益壽。可爲地仙。若採藥而以元鉛抽之於肘後飛金晶。既抽鉛。須添汞。不添汞。徒還精補腦。真氣如何得生。真氣不生。陽神如何得就。既添汞。須抽鉛。不抽鉛。徒煉汞補丹田。汞如何變砂。砂既不變。金丹如何得就。

論抽添第十一

呂曰。採藥必賴氣中之水。進火須借鉛中之氣。到底抽鉛方成大藥。若添汞止可以補丹田。所謂抽添之理何也。鍾曰。昔者上聖傳道於人間。以太古之民。淳而復朴。冥然無知。不可得聞大道。指諭於天地升降之宜。交換在溫涼寒暑之氣。而節候有期。一年數定。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天地所以長久。比說於日月精華往來之理。進退在旦望弦朔之時。而出沒無差。一月數足。運行不已。不失於道。日月所以長久。奈何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世人不悟天地升降之宜。月圓復缺。月缺復圓。世人不悟日月往來之理。恣縱無窮之慾。消磨有限之時。奢華富貴。算來皆過眼之浮雲。恩愛愁煩。到底做來生之債負。歌聲未絕。而苦惱頻來。名利正濃。而紅顏已去。貪財贖貨。將謂萬劫長存。愛子憐孫。指望永生同聚。貪癡不息。妄想長生。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直待惡病纏身。方是歇心之日。大限臨頭。纔爲了手之時。真仙上聖。憫其輪迴墮落。欲世人明悟大道。始也備說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次也比喻日月精華往來之理。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內之氣液。既採須添。既添須抽。抽添之理。乃造化

之本也。且冬至之後。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爲厥陰。少陽添而爲陽明。厥陰抽而爲少陰。陽明添而爲太陽。不然。無寒而變溫。溫而變熱者也。夏至之後。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爲陽明。少陰添而爲厥陰。陽明抽而爲少陽。厥陰添而爲太陰。不然。無熱而變涼。涼而變寒者也。是以天地陰陽升降。而變六氣。乃抽添之驗也。若月受日魂。日變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華已滿。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者也。若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足。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朔者也。是以日月精華往復。而變九六。又抽添之驗也。世人不達天機。罔測玄理。眞仙上聖。以人心所愛者。無病長生。將金石煉大丹。比喻內事。鉛汞無情之金石。火候無差。抽添有數。尙可延年益壽。若以己身有情正陽之氣。眞一之水。知交合之時。明採取之法。積日累月。氣中有氣。煉氣成神。以得超脫。豈不爲今古難得之事。世人又復不悟。欺己罔人。失先師之本意。將砂取汞。以汞點鉛。卽鉛乾音汞。用汞變銅。不顧身命。誑求財貨。互相推舉。好道爲名。其實好利。而志在黃白。夫人之鉛。乃天地之始。因太始而有太質。爲萬物之母。因太質而有太素。其體爲水中之金。其用爲火中之水。五行之祖。而大道之本也。凡採藥爲添汞。添汞須抽鉛。所謂抽添。非在外也。自下田入上田。名曰肘後飛金晶。又曰起河車而走龍虎。又曰還精補腦。而長生不死。鉛既後抽。汞自中降。以中田還下田。始以龍虎交媾而變黃芽。是五行顛倒。繼以抽鉛添汞而養胎仙。是三田返復。五行不顛倒。龍虎不交媾。三田不返復。胎仙不氣足。

抽鉛添汞。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胎仙完。而真氣生。真氣既生。煉氣成神。功滿忘形。而胎仙自化。乃曰神仙。

呂曰。出於金石者。外鉛外汞。抽添可以爲寶。出於己身。腎中所藏父母之真氣爲鉛。真一正陽所合之藥爲汞。抽添可以生神。所謂真鉛真汞。亦有抽添乎。鍾曰。始也得汞須用鉛。用鉛終是錯。故抽之而入上宮。無鉛元氣不傳。抽入上宮。還精入腦。所得之汞。陰盡陽純。精變爲砂。而砂變爲金。乃曰真鉛。真鉛者。自身之真氣合而得之也。真鉛生真氣之中。氣中真一之水。五氣朝元。而三陽聚頂。昔者金精下入丹田。升之煉形。而體骨金色。此者真鉛升之內府。自黃庭抽起十月而體出白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丹煉形。皆金精往復之功也。自前而後。自後而前。焚身合氣。皆真氣造化之功也。若不抽不添。止於日用採藥進火。安有如此之功驗。

呂曰。凡抽之添之。如何得上下有度。前後無差。鍾曰。可升之時不可降。可抽之時不可添。上下往來。無差毫釐。河車之力也。

論河車第十二

呂曰。所謂河車者何也。鍾曰。昔者智人。觀浮雲蔽日。可以取陰而作蓋。觀落葉浮波。可以載物而作舟。觀飄蓬隨風。往來運轉而不已。退而作車。且車之爲物。蓋軫象天地。輪轂象日月。行於地而轉於陸。高道之士。取喻河車。亦有說矣。蓋人身之中。陽少陰多。言水之處甚衆。車則取意於搬運。河乃主

象於多陰。故此河車。不行於地。而行於水。自上而下。或後或前。駕載於八瓊之內。驅馳於四海之中。升天則上入崑崙。既濟則下奔鳳闕。心肺之間運載元陽。直入於離宮。搬負真氣。曲歸於壽府。黃庭往來九州。而無暫停。巡歷三田。而無休息。龍虎既交。令黃婆駕入黃庭。鉛汞纔分。委金男搬入金闕。泥丸玉泉千派。運時止半日功夫。金液一壺。搬過只片時功迹。五行非此車搬運。難得生成。一氣非此車搬運。豈能交會。應節順時而下功。必假此車而搬之。方能有驗。養陽煉陰而立事。必假此車而搬之。始得無差。乾坤未純。或往來其陰陽。是此車之功也。宇宙未周。或交通其血氣。是此車之功也。自外而內。運天地純粹之氣。而接引本宮之元陽。自凡而聖。運陰陽真正之氣。而補煉本體之元神。其功不可以備紀。

呂曰。河車如此妙用。敢問河車之理。畢竟人身之中。何物爲之。既得之。如何運用。鍾曰。河車者。起於北方正水之中。腎藏真氣。真氣所生之正氣。乃曰河車。河車作用。今古罕聞。真仙祕而不說者也。如乾再索坤而生坎。坎本水也。水乃陰之精。陽既索於陰。陽反負陰而還位。所過者艮。戊土震巽木以陽索陰。因陰取陰。搬運入離。承陽而生。是此河車。戊土即搬陰入於陽宮。及夫坤再索乾而生離。離本火也。火乃陽之精。陰既索於陽。陰反抱陽而還位。所過者坤。己兌乾金以陰索陽。因陽取陽。搬運入坎。承陰而生。是此河車。己土即河車坤艮。運陽入於陰宮。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搬之而上升內院。玉液金液本還丹。搬運可以煉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

本煉砂。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五氣朝元。搬運各有時。三花聚頂。搬運各有日。神聚覽多。搬真火以焚身。則三尸絕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而入水無波。此河車之作用也。

呂曰。河車本北方之正氣。運轉無窮。而負載陰陽。各有成就。所用功不一也。尊師當爲細說。鍾曰。五行循環。周而復始。默契顛倒之術。龍虎相交而變黃芽者。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還晶入泥丸。抽鉛添汞而成大藥者。大河車也。龍虎交而變黃芽。鉛汞交而成大藥。真氣生而五氣朝中元。陽神就而三神超內院。紫金丹成。常如玄鶴對飛。白玉汞就。正似火龍騰起。金光萬道。罩俗骨以光輝。琪樹一株。現鮮葩而燦爛。或出或入。出入自如。或去或來。往來無礙。搬神入體。且混時流。化聖離俗。以爲羽客。乃曰紫河車也。此三車之名。分上中下三成。三成者。言其功之驗證。非比釋教之三乘。而曰羊車鹿車大牛車也。以道言之。河車之後。更有三車。凡聚火而心行意使。以攻疾病。曰使者車。凡既濟自上而下。陰陽正合。水火共處。靜中聞雷霆之聲。曰雷車。若心爲境役。性以情牽。感物而散真陽之氣。自內而外。不知休息。久而氣弱體虛。以成衰老。或者八邪五疫。返搬入真氣。元陽難爲抵當。既老且病而死者。曰破車。

呂曰。五行顛倒。而龍虎相交。則小河車已行矣。三田返復。而肘後復飛金晶。則大河車將行矣。紫河車。何日得行。鍾曰。修真之士。既聞大道。得遇明師。曉達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來之數。始也匹配陰陽。次則聚散水火。然後採藥進火。添汞抽鉛。則小河車當行。及夫肘後金晶入頂。黃庭大藥漸成。一

撞三關。直超內院。後起前收。上補下煉。則大河車當行。若夫金液玉液。還丹而後煉形。煉形而後煉氣。煉氣而後煉神。煉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入仙。乃曰紫河車也。

論還丹第十三

呂曰。煉形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始於還丹。所謂還丹者何也。鍾曰。所謂丹者非色也。紅黃不可以致之。所謂丹者非味也。甘和不可以合之。丹乃丹田也。丹田有三。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田精區。精中生氣。氣在中丹。氣中生神。神在上丹。眞水眞氣。合而成精。精在下丹。奉道之士。莫不有三丹。然而氣生於腎。未朝於中元。神藏於心。未超於上院。所謂精華不能返合。雖三丹終爲無用。

呂曰。玄中有玄。一切之人。莫不有命。命中無精。非我之氣也。乃父母之元陽。無精則無氣。非我之神也。乃父母之元神。所謂精氣神。乃三田之寶。如何可得。常在於上中下三宮也。鍾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眞一之水。使水復還於下丹。則精養靈根。氣自生矣。心中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使氣復還於中丹。則氣養靈源。神自生矣。集靈爲神。合神入道。以還上丹。而後超脫。

呂曰。丹田有上中下。還者。既往而有所歸。還丹之理。其旨深微。敢請細說。鍾曰。有小還丹。有大還丹。有七返還丹。有九轉還丹。有金液還丹。有玉液還丹。有以下丹還上丹。有以上丹還中丹。有以中丹還下丹。有以陽還陰丹。有以陰還陽丹。名號不同。亦以時候差別。而下手處各異也。

呂曰。所謂小還丹者何也。鍾曰。小還丹者。本自下元。下元者五藏之主。三田之本。以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既相生也。不差時候。當生而引未生。如子母之相愛也。以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既相剋也。不失分度。當剋而補未剋。如夫婦之相合也。氣液轉行。周而復始。自子至午。陰陽當生。自卯至酉。陰陽當傳。凡一晝一夜。復還下丹。循環一次。而曰小還丹也。奉道之士。於中採藥進火。以成下丹。良由此矣。

呂曰。小還丹既已知矣。所謂大還丹者何也。鍾曰。龍虎相交而變黃芽。抽添鉛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金晶纔起。玉京山下。真氣方升。走河車於嶺上。灌玉液於中衢。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復下田。後起前來。循環已滿。曰大還丹也。奉道之士。於中起龍虎而飛金晶。養胎仙而生真氣。以成中丹。良由此矣。

呂曰。大還丹既已知矣。所謂七返還丹。九轉還丹者何也。鍾曰。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陽也。共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陰也。共三十。自腎爲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則五行生之數也。三陽而二陰。自腎爲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則五行成之數也。三陰而二陽。人身之中。共有五行生成之道。水爲腎。而腎得一與六也。火爲心。而心得二與七矣。木爲肝。而肝得三與八矣。金爲肺。而肺得四與九矣。土爲脾。而脾得五與十矣。每臟各有陰陽。陰以八極而二盛。所以氣到肝。而腎之餘陰絕矣。氣到心。太極而生陰。以二在心。而入在肝也。陽以九盡而一盛。所以液到肺。而心之餘陽絕矣。液到腎。太極而生陽。以一在腎而九

在肺也。奉道之士始也。交媾龍虎而採心之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心之七也。七返中元而入下田。養就胎仙。復還於心。乃曰七返還丹也。二八陰消者。真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二也。大藥就而肝無陰。以絕八也。既二八陰消。而九三之陽自長。肝以絕陰助於心。則三之肝氣盛而陽長。七既還心以絕肺液。肺之九轉而助心。九之肺氣盛而陽長。則九三之陽長矣。是爲九轉還丹也。

呂曰。七返者。以其心之陽復還於心。而在中丹。九轉者。以其肺之陽。本自心生。轉而復還於心。亦在中丹。七返九轉。既已知矣。所謂金液玉液。上中下相交。陰與陽往復而還丹者何也。鍾曰。前賢往聖。多以肺液入下田。曰金液還丹。心液入下田。曰玉液還丹。此論非不妙矣。然而未盡玄機。蓋肺生腎。以金生水。金入水中。何得謂之還丹。腎剋心。以水剋火。水入火中。何得謂之還丹。金液乃肺液也。肺液爲胎胞。含龍虎。保送在黃庭之中。大藥將成。抽之肘後。飛起肺液。以入上宮。而下還中丹。自中丹而還下田。故曰金液還丹也。玉液乃腎液也。腎液隨元氣以上升。而朝於心。積之而爲金水。舉之而滿玉池。散而爲瓊花。煉而爲白雪。若納之自中田而入下田。有藥則沐浴胎仙。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支。煉形則更遷塵骨。不升不納。周而復始。故曰玉液還丹也。陰極陽生。陽中有真一之水。其水隨陽上升。是陰還陽丹也。陽極陰生。陰中有正陽之氣。其氣隨陰下降。是陽還陰丹也。補腦煉頂。以下還上。既濟澆灌。以上還中。燒丹進火。以中還下。煉質焚身。以下還中。五行顛倒。三田返復。互相交換。以至煉形化氣。煉氣成神。自下田而遷至中田。自中田而遷至上田。自上田而遷出天門。棄下凡軀。

以入聖流仙品。方爲三遷功成。自下而上。不復更有還矣。

論煉形第十四

呂曰。還丹既已知矣。所謂煉形之理。可得聞乎。鍾曰。人之生也。形與神爲表裏。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形中之精以生氣。氣以生神。液中生氣。氣中生液。乃形中之子母也。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乃形中之陰陽也。水化爲液。液化爲血。血化爲津。以陰得陽而生也。若陰陽失宜。則涕淚涎汗橫出。而陰失其生矣。氣化爲精。精化爲珠。珠化爲汞。汞化爲砂。以陽得陰而成也。若陰陽失宜。則病老死苦。而陽不得成矣。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奉道之士。豈可修陽而不修陰。煉已也而不煉物也。夫已身受氣之初。乃父母真氣兩停。而卽精血爲胎胞。寄質在母純陰之中。陰中生陰。因形造形。胎完氣足。是堂堂六尺之軀。皆屬陰也。所有者一點元陽而已。必欲長生不死。以煉形住世。而劫劫長存。必欲超凡入聖。以煉形化氣。而身外有身。呂曰。形陰象也。陰則有體。以有爲無。使形化氣而超凡軀。以入聖品。乃煉形之上法。因形留氣。以氣養形。小則安樂延年。大則留形住世。既老者返老還童。未老者定顏長壽。以三百六十年爲一歲。三萬六千年爲一劫。三萬六千劫爲一浩劫。浩浩之劫。不知歲月之幾何。而與天地長久。乃煉形驗證也。煉形之理。造化之機。有如此之驗。可得聞乎。鍾曰。人之成形。三百日胎完。既生之後。五千日氣足。五尺五寸爲本軀。以應五行生成之數。或有大小之形不齊者。以寸定尺。長短合宜。心之上爲九天。

腎之下爲九地。腎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樓第一環。八寸四分。重樓第一環到頂。八寸四分。自腎到頂。凡二尺五寸二分。而元氣一日一夜盈滿者三百二十度。每度二尺五寸二分。計八十一丈元氣。以應九九純陽之數。心腎相去。以合天地懸格之宜。自腎到頂。共二尺五寸。又按五行。五五純陽之數。故元氣隨呼而出。既出也。榮衛皆通。天地之正氣應時順節。或交或離。丈尺無窮。隨吸而入。既入也。經絡皆關。一呼一吸。天地人三才之真氣。往來於十二樓前。一往一來。是曰一息。晝夜之間。人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分而言之。一萬三千五百呼。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一萬三千五百吸。所吸者。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根源牢固。元氣不損。呼吸之間。可以奪天地之正氣。以氣煉氣。散滿四大。清者榮而濁者衛。悉皆流通。縱者經而橫者絡。盡得舒暢。寒暑不能爲害。勞苦不能爲虞。體輕骨健。氣爽神清。永保無疆之壽。長爲不老之人。苟或根源不固。精竭氣弱。上則元氣已泄。下則本宮無補。所吸天地之氣。浩浩而出。入十一丈元氣。九九而損。不爲己之所有。反爲天地所取。何能奪天地之正氣。積而陰盛陽衰。氣弱而病。氣盡而死。墮入輪迴。

呂曰。元氣如何不走失。以煉形質。可奪天地之正氣。而浩劫長存。鍾曰。欲戰勝者在兵強。欲民安者在國富。所謂兵者元氣也。其兵在內。消形質之陰。其兵在外。奪天地之氣。所謂國者本身也。其身之有象者。豐足而常有餘。其身之無形者。堅固而無不足。萬戶長開。而無一失之虞。一馬運行。而有多得之妙。或前或後。乃所以煉質焚身。或上或下。乃所以養陽消陰。燒乾坤。目有時辰。煨氣液。能無日

候。以玉液煉形。仗甲龍以升飛。則白雪滿於塵肌。以金液煉形。逐雷車而下降。則金光盈於臥室。呂曰。煉形之理。亦粗知矣。金液玉液者何也。鍾曰。金液煉形。則骨朝金色。而體出金光。金花片片。空中自現。乃五氣朝元。三陽聚頂。欲超凡體之時。金丹大就之日。若玉液煉形。則肌泛陽酥。而形如琪樹。瓊花玉藥。更改凡體。光彩射人。乘風而飛騰自如。形將爲氣者也。奉道之士。雖知還丹之法。而煉形之功。亦不爲小矣。當玉液還丹。沐浴胎仙升之上行。以河車搬於四大。始於肝。肝受之。則光盈於目。而目如點漆。次心受之。口生靈液。而液爲白雪。次脾受之。則肌若凝脂。而癍痕盡除。次肺受之。則鼻聞天香。而顏復少年。次腎受之。則丹還本府。耳中常聞絃管之音。鬢畔永絕斑白之色。此玉液之煉形也。若夫金液煉形。始還丹而未還。與君火相見。而曰既濟。既還丹而復起。與真陰相敵。而曰煉質。土本剋水。若金液在土。使黃帝回光。以合於太陰。火本剋金。若金液在火。使赤子同爐。自生於紫氣。於水中起火。在陽裏消陰。變金丹於黃庭之內。煉陽神在五氣之中。於肝則青氣沖。於肺則白色出。於心則赤光現。於腎則黑氣升。於脾則黃色聚。五氣朝於中元。從君火以超內院。下元陰中之陽。其陽無陰。升而聚在神宮。中元陽中之陽。其陽無生。升而聚在神宮。黃庭大藥。陰盡純陽。升而聚在神宮。五液朝於下元。五氣朝於中元。三陽朝於上元。朝元既畢。功滿三千。或鶴舞頂中。或龍飛身內。但聞嘹唳樂聲。又覩仙花亂墜。紫庭盤桓。真香馥郁。三千功滿。不爲塵世之人。一炷香消。已作蓬瀛之客。乃超凡入聖。而脫質升仙也。

論朝元第十五

呂曰。煉形之理。既已知矣。所謂朝元者。可得聞乎。鍾曰。大藥將就。玉液還丹。而沐浴胎仙。真氣既生。以冲玉液上升。而更改塵骨。曰玉液煉形。及夫肘後飛起金晶。河車搬入內院。自上而中。自中而下。金液還丹。以煉金砂。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乃煉氣成神。非止於煉形住世而已。所謂朝元。今古少知。苟或知之。聖賢不說。蓋以真仙大成之法。默藏天地不測之機。誠爲三清隱祕之事。忘言忘象之玄旨。無問無應之妙理。恐子志不篤而學不專。心不寧而問不切。輕言易語。反增我漏泄聖機之愆。彼此各爲無益。

呂曰。始悟真仙而識大道。次知時候而達天機。辨水火真原。知龍虎不生肝肺。察抽添大理。審鉛汞非是坎離。五行顛倒之術。已蒙指教。三田返復之機。又謝敷陳。熟曉還丹煉形之理。深知長生不死之術。然而超凡入聖之原。脫質升仙之道。本於煉氣而朝元。所謂朝元。敢告略爲指訣。鍾曰。道本無形。太原示朴。上清下濁。合而爲一。太朴既分。混沌初判。而爲天地。天地之內。東西南北而列五方。每方各有一帝。每帝各有二子。一爲陽而一爲陰。乃曰二氣。二氣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相生相成而定六氣。乃曰三陰三陽。以此推之。如人受胎之初。精氣爲一。及精氣既分。先生二腎。一腎在左。左爲玄。玄以升氣而上傳於肝。一腎在右。右爲牝。牝以納液而下傳膀胱。玄牝本乎無中來。以無爲有。乃父母之真氣。納於純陰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玄牝二腎也。自腎

而生五臟六腑全焉。其中肝爲木。曰甲乙。可比於東方青帝。心爲火。曰丙丁。可比於南方赤帝。肺爲金。曰庚辛。可比於西方白帝。脾爲土。曰戊己。可比於中央黃帝。腎爲水。曰壬癸。可比於北方黑帝。人之初生。本無形象。止於一陰一陽。及胎完而有腸胃。乃分六氣。三男三女而已。一氣運五行。五行運六氣。先識陰與陽。陽有陰中陽。陰有陽中陰。次識金木水火土。而有水中火。火中水。水中金。金中木。木中火。火中土。五者互相交合。所以二氣分而爲六氣。大道散而爲五行。如冬至之後。一陽生五方之地。而陽皆生也。一帝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春令既行。黑帝不收其令。則寒不能變溫。赤帝不備其令。則溫不能變熱。及夫夏至之後。一陰生五方之天。而陰皆降也。一帝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秋令既行。赤帝不收其令。則熱不能變涼。黑帝不備其令。則涼不能變寒。冬至陽生於地。以朝氣於天也。夏至陰生於天。以朝氣於地也。奉道之士。當深究此理。日月之間。一陽始生。而五臟之氣。朝於中元。一陰始生。而五臟之液。朝於下元。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陽中之陽。三陽上朝。內院心神返於天宮。是皆朝元者也。

呂曰。陽生之時。而五氣朝於中元。陰生之時。而五液朝於下元。使陽中之陽。陰中之陽。陰陽之中之陽。以朝上元。若此修持。常士亦有知者。如何得超脫以出塵俗。鍾曰。若元陽之氣。一陽始生之時。上朝中元。人皆如此。若積氣生液。一陰始生之時。下朝下元。人皆如此。若此行持。鮮上聲能超脫。若欲超凡入聖。脫質升仙。當先龍虎交媾。而成大藥。大藥既成。而生真氣。真氣既生。於年中。月中。月上。定與

衰。月中用日。日上數直事。日中用時。時上定息數。以陽養陽。陽中不得留陰。以陽煉陰。陰中不得散陽。凡春則肝旺而脾弱。夏則心旺而肺弱。秋則肺旺而肝弱。冬則腎旺而心弱。人以腎爲根本。每時一季脾旺而腎弱。獨腎於四時有損。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甲乙在肝直事。防脾氣不行。丙丁在心直事。防肺氣不行。戊己在脾直事。防腎氣不行。庚辛在肺直事。防肝氣不行。壬癸在腎直事。防心氣不行。一氣盛而一氣弱。一臟旺而一臟衰。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心氣萌於亥而生於寅。旺於巳而弱於申。肝氣萌於申而生於亥。旺於寅而弱於巳。肺氣萌於寅而生於巳。旺於申而弱於亥。腎氣萌於巳而生於申。旺於亥而弱於寅。脾氣春隨肝。而夏則隨心。秋隨肺。而冬則隨腎。人不知日用。莫曉生旺強弱之時。所以多疾病者此也。若日月時三陽既聚。當煉陽而使陰不生。若日月時三陰既聚。當養陽而使陽不散。又況真氣既生。以純陽之氣。煉五臟之氣。無息而非本色。一舉而到天池。始以腎之無陰。而九江無浪。次以肝之無陰。而八關永閉。次以肺之無陰。而金火同爐。次以脾之無陰。而玉戶不開。次以真氣上升。四氣聚而爲一。縱有金液下降。杯水不能勝輿薪之火。水火相包。合而爲一。以入神宮。定息內觀。一意不散。神識俱妙。靜中常聞樂聲。如夢非夢。若在虛無之境。風光景物。不比塵俗。繁華美麗。勝於人世。樓臺宮闕。碧瓦凝煙。珠翠綺羅。馨香成陣。當此之時。乃超內院。陽神方得聚會而還上丹。煉神成仙。以合大道。一撞天門。金光裏現法身。鬧花深處坐凡體。乘空如履平川。萬里若同展臂。若復回入本軀。神與形合。天地齊其長久。若厭居塵世。寄下凡胎而返十洲。

於紫府太微眞君處。契勘鄉原。對會名姓。校量功行之高下。得居三島而遨遊。永出風塵之外。乃曰超塵脫凡。

呂曰。煉形止於住世。煉氣方可升仙。世人不達玄機。無藥而先行胎息。強留在腹。或積冷氣而成病。或發虛陽而作疾。修行本望長生。似此執迷。尙不免於疾病。殊不知胎仙就而眞氣生。眞氣生而自然胎息。胎息以煉氣。煉氣以成神。然而煉氣必審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時。端居靜室。忘機絕迹。當此之時。心境未除者。悉除之。或妄想不已。智識有漏。志在升仙。而心神不定。爲之奈何。鍾曰。交合各有時。行持各有法。依時行法。卽法求道。指日成功。易如反掌。古今達士。閉目冥心。以入希夷之域。良由內觀。而神識自住也。

論內觀第十六

呂曰。所謂內觀之理。可得聞乎。鍾曰。內觀坐忘。存想之法。先賢後聖。有取者。有不取者。慮心猿意馬。無所停留。恐因物喪志。而無中立象。使耳不聞而目不見。心不狂而意不亂。存想事物。而內觀坐忘。不可無矣。奈何少學無知之徒。不知交合之時。又不曉行持之法。但望存想成功。意內成丹。想中取藥。鼻搐音觸口咽音嚥。望有形之日月。無爲之天地。留止腹口。可謂兒戲。所以達士奇人。於坐忘存想。一旦毀之。乃曰夢裏得財。安能濟用。畫地爲餅。豈可充飢。空中又空。如鏡花水月。終難成事。然而有可取者。蓋易動者心。難伏者意。好日良時。可採可取也。雖知清靜之地。奈心爲事役。志以情移。毫末有

差。天地懸隔。積年累月而不見功。其失在心亂而意狂。善視者。志在丹青之美。而不見泰華。善聽者。志在絲竹之音。而不聞雷霆。耳目之用小矣。尚且如此。況一心縱橫六合。無所不該。得時用法之際。能不以存想內觀而致之乎。

呂曰。所謂存想內觀。大畧如何。鍾曰。如陽升也。多想爲男。爲龍。爲火。爲天。爲雲。爲鶴。爲日。爲馬。爲烟。爲霞。爲車。爲駕。爲花。爲氣。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以應陽升之象也。如陰降也。多想爲女。爲虎。爲水。爲地。爲雨。爲龜。爲月。爲牛。爲泉。爲泥。爲鉛。爲葉。若此之類。皆內觀存想。以應陰降之象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既有此名。須有此象。五岳九州。四海三島。金男玉女。河車重樓。呼名比類。不可具述。皆無中立象。以定神識。未得魚則筌不可失矣。未獲兔則蹄不可無矣。後車持動。必履前車之迹。大器已成。必爲後器之模。則內觀之法。行符不可闕矣。第不可執之於悠久。不可絕之於斯須。若絕念無想。是爲眞念。眞念是爲眞空。眞空一境。乃朝眞遷化而出昏衢。超脫之漸也。開基創始。指日進功。則存想可用。若爲道日損。以入希夷之域。法自減省。全在內觀。

呂曰。若龍虎交媾。而匹配陰陽。其想也何似。鍾曰。初以交合配陰陽而定坎離。其想也。九皇真人。引一朱衣小兒。木火上升。九皇眞母。引一皂衣小女。水金下降。相見於黃屋之前。黃庭不入有一黃衣老嫗。於去接引。息調如人間夫婦之禮。盡時歡悅。女子下降。黃庭送兒子上升。如人間分離之事。既畢。黃嫗抱一物。形若朱橘。下拋入黃屋。以金器盛。平聲留此兒者。是乾索於坤。其陽復還本位。以陽負陰而會本鄉。此

女者。是坤索於乾。其陰復還本位。以陰抱陽而會本鄉。是坎離交而配陰陽之想也。若炎炎火中。見一黑虎。金水上升。滔滔浪裏。見一赤龍。木火下降。二獸相逢。交戰在樓閣之前。朱門大啟。淙淙烟焰之中。有王者指顧於大火焚天。上升結而上有萬丈波濤。金水之氣火起復落。烟焰滿天地。龍虎一盤一邊。一呼一吸三八之數而一入金器中。下入黃屋間。口送下似置在籠櫃中。此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之想也。呂曰。配陰陽。交龍虎。內觀存想。已知之矣。所謂進火燒丹煉藥者。其想如何。鍾曰。其想也。一器如鼎。如釜。或黃或黑。形如車輪。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傍有二臣。火臣衣紫袍。躬身執圭而立。次有僕吏。民火之類。執薪然火於器。次有一朱衣王者。人當乘赤馬。駕火雲。自空而來。舉鞭指呼。唯恐火小。焰微。炎炎亘空。撞天。衝泥欲出。天關不開。烟焰復下。周圍四匝。人物器釜。王者大臣。盡在紅焰之中。互相指呼。爭要進火。器中之水。無氣而似凝結。水中之珠。無明而似光彩。此進火燒丹藥之想也。呂曰。內觀存想。止於採藥進火而有邪。抑逐法逐事而有也。鍾曰。雲雷下降。烟焰上起。或天雨奇花。祥風瑞氣。自殿庭而起。或仙娥玉女。乘彩鳳祥鸞。自青霄而來。金盤中捧玉露霞漿。而下獻於王者。若此乃金液還丹既濟之想也。若龍虎曳車於火中。上衝三關。三關各有兵吏。不計幾何。器械戈甲。恐懼於人。先以龍虎撞之不開。次以大火燒之方啟。以至崑崙不住。及到天池方止。或三鶴冲三天。或雙蝶入三宮。或五彩雲中。捧朱衣小兒而過天門。或金車玉輅。載王者而超三界。若此乃肘後飛金晶。大河車之想也。及夫朱衣使者。乘車循行。自冀州入袁州。自兗州入青州。自青州入徐州。自徐

州入揚州。自揚州入荊州。自荊州入梁州。自梁州入雍州。自雍州復還冀州。東西南北。畢於豫州。停留而後循行。所得之物金玉。所幹之事凝滯。一吏傳命而九州通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或遊五岳。自恒山爲始。或泛五湖。自北湖爲始。或天符勅五帝。或王命詔五侯。若此乃還丹之想也。及夫珠玉散擲於地。或雨露而澤萬物。或海潮而滿百川。或陽生而發品彙。或火發而遍天地。或烟露而充宇宙。若此乃煉形之想也。及夫或如鶴之辭巢。或如龍之出穴。或如五帝朝天。或如五色雲起。或如跨丹鳳冲碧落。或如夢寐中上天衢。或如天花亂墜。仙樂嘈雜。金光繚繞。入宮殿繁華之處。若此皆朝元之想也。朝元之後。不復存想。方號內觀。

呂曰。內觀玄理。不比前法。可得聞乎。鍾曰。古今修道之士。不達天機。始也不解依法行持。欲速求超脫。多入少出。而爲胎息。冥心閉目。以行內觀。止於定中。出陰神。乃作清靈之鬼。非爲純陽之仙。真仙上聖。於採藥進火。抽鉛添汞。還丹煉形。朝元合氣。苦語詳言。惟恐世人不悟。而於內觀。未甚留意。殊不知內觀之法。乃陰陽變換之法。仙凡改易之時。奉道之士。勿得輕視而小用。且前項之事。交會有時日。行持有法則。凡能謹節信心。依時行法。不差毫末。指日見功。若此內觀。一無時日。二無法則。所居深靜之室。晝夜端拱。誠認陽神。趕逐陰鬼。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故內觀誠爲難事。始也自上而下。紫河車搬入天宮。天宮富貴。孰不欽羨。或往或來。繁華奢侈。人所不得見者。悉皆有之。奉道之士。平日清淨而守。瀟灑寂寞。既已久矣。功到數足。輒受快樂。樓臺珠翠。女

樂笙簫。珍羞美饌。異草奇花。景物風光。觸目如畫。彼人不悟。將謂實到天宮。不知自身內院。認作眞境。因循而不出入。乃困在昏衢。留形住世。不得脫質。以爲神仙。未到天宮。方在內觀。陰鬼外魔。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以爲魔軍。奉道之人。因而狂蕩。入於邪中。或失身外道。終不能成仙。蓋以三尸七魄。願人死而自身快樂。九蟲六賊。苦人安。則存留無處也。

論魔難第十七

呂曰。內觀以聚陽神。煉神以超內院。上躡以出天門。直超而入聖品。既出既入。而來往無差。或來或往。而遠近不錯。欲住世。則神與形合。欲升仙。則遠遊蓬島。皆自內觀以得超脫。不知陰鬼邪魔。如何制使。奉道之人。得以升仙。鍾曰。奉道之士。始立信心。恩愛利名。一切塵勞之事。不可變其大志。次發苦志。勤勞寂寞。一切清虛之境。不可改其初心。必欲了於大成。止於中成而已。必欲了於中成。止於小成而已。又況不識大道。難曉天機。所習小法。多好異端。歲月蹉跎。不見其功。晚年衰老。復入輪迴。致使後來好道之士。以長生爲妄說。超脫爲虛言。往往聞道而不悟。對境生心。以物喪志。終不能出十魔九難之中。

呂曰。所謂九難者何也。鍾曰。大藥未成。難當寒暑。一年之內。四季要衣。眞氣未生。尙有飢渴。一日之間。三餐要食。奉道之士。所患者衣食逼迫。一難也。及夫業緣夙重。流於今世。填還忙裏偷閒。猶爲尊長約束。於尊親不忍拋離。欲清修難得閒暇。晉奉道之士。所患者尊長邀攔。二難也。及夫愛者父母。

惜者妻兒。恩枷情紐。每日增添。火院愁車。無時休歇。縱有清淨之心。難敵愁煩之境。奉道之士。所患者恩愛牽纏。三難也。及夫富兼萬戶。貴極三公。安心不肯暫休。貪念唯憂不足。奉道之士。所患者名利縈絆。四難也。及夫少年不肯修持。老大徒傷落魄。音托一以氣弱成病。頑心尙不省悟。一以命薄招災。兒世已經受苦。奉道之士。所患者殃禍橫生。五難也。及夫急於求師。不擇真偽。或師辨辭利口。或師道貌古顏。始也自謂遇得道仙流。久後方知好利之輩。奉道之士。所患者盲師約束。六難也。及夫盲師狂友。妄指旁門。尋枝摘葉。終無契合。小法異端。互相指訣。不知日月不出。出則大明。使有目者皆見。雷鑿不震。震則大驚。使有耳者皆聞。彼以燭火之光。并蛙之語。熒熒唧唧。豈有合同。奉道之士。所患者議論差別。七難也。及夫朝爲而夕改。坐作而立忘。悅須臾而厭持久。始憂勤而終怠惰。奉道之士。所患者志意懈怠。八難也。及夫身中失年。年中失月。月中失日。日中失時。少則名利不忘於心。老而兒孫常在於意。今年已過以待明年。今日已過以待明日。今日尙不保明日。老年爭再得少年。奉道之士。所患者歲月蹉跎。九難也。免此九難。方可奉道。九難之中。或有一二。但徒勞而不能成功也。

呂曰。九難既已知矣。所謂十魔者。可得聞乎。鍾曰。所謂十魔者。凡有三等。一曰身外見在。二曰夢寐。三曰內觀。如滿目花芳。滿耳笙簧。舌嗜甘味。鼻好異香。情思舒暢。意氣洋洋。如見不得認。是六賊魔也。如瓊樓寶閣。寶棟雕梁。珠簾繡幕。蔥帳蘭房。珊瑚遍地。金玉滿堂。如見不得認。是富魔也。如金鞍

寶馬。重蓋昂昂。侯封萬戶。使節旌幢。音滿門青紫。靴笏盈牀。如見。不得認。是貴魔也。如輕煙蕩漾。暖日舒長。暴風大雨。雷震電光。笙簧嘹唳。哭泣悲傷。如見。不得認。是六情魔也。如親戚患難。眷屬災傷。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妾分張。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也。如失身火鑊。墮落高岡。惡蟲爲害。毒藥所傷。路逢兇黨。犯法身亡。如見。不得認。是患難魔也。如十地當陽。三清玉皇。四神七曜。五嶽八王。威儀節制。往復翱翔。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也。如雲屯士馬。兵刃如霜。戈矛鬪舉。弓箭齊張。爭來殺害。驍捷難當。如見。不得認。是刀兵魔也。如仙娥玉女。羅列成行。笙簧嘹唳。齊舉霓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觴。如見。不得認。是女樂魔也。如幾多姝麗。艷質濃妝。蘭臺夜飲。玉體輕裳。音人驕態。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也。有此十魔。不認者是也。既認則著。既著則執。所以不成道者。良以此也。若奉道之人。身外見在而不認不執。則心不退而志不移。夢寐之間。不認不著。則神不迷而魂不散。內觀之時。若見如是。當審其虛實。辨其真僞。不可隨波逐浪。認賊爲子。及起三昧真火以焚身。一揮而羣魔自散。用紫河車搬運自己之陽神。超內院而上天宮。然後可求超脫。今古好道之流。有清淨之心。對境改志。往往難逃十魔九難。空有好道之虛名。終不見得道之實迹。或出離塵勞。幽居絕迹。而志在玄門。於九難不能盡除。在十魔或著一二。非不得道也。於道中或得中成。或得小成。於仙中或爲人仙。或爲地仙。若盡除魔難。序證驗而節節升遷。以內觀合陽神。指日而歸三島。

論證驗第十八

呂曰。嫌者病。而好道之人。求無病而長安。怕者死。而好道之人。欲不死而長生。舉世人在世中。好道之人。欲升仙而遊物外。舉世人在地上。好道之人。欲超凡而入洞天。所以甘勞苦。守貧賤。遊心在清溪瀟灑之中。潛迹於曠野荒僻之地。一向行持。不知功之深淺。法之交換。難測改易之早晚。所謂下功之後。證驗次序如何。鍾曰。苦志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從明師。所受非法。依法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知時候。所以不成。若遇明師而得法。行大法以依時。何患驗證不有也。

呂曰。所謂法者有數乎。所謂時者有數乎。鍾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陰陽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龍虎第三。燒煉丹藥第四。肘後飛金晶第五。玉液還丹第六。玉液煉形第七。金液還丹第八。金液煉形第九。朝元煉炁第十。內觀交換第十一。超脫分形第十二。其時則年中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法日月往來之數。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干十二支。一百刻。六千分。依法區分。自一日之後。證驗次序。以致脫質升仙。無差毫末。始也姪邪盡罷。外行兼修。凡採藥之次。金精充滿。心境自除。以煞陰鬼。次心經上湧。口有甘液。次陰陽擊搏。時時腹中聞風雷之聲。次魂魄不定。夢寐多有恐悸之境。次六腑四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療自愈。次丹田自暖。形容清秀。次居暗室。目有神光。次夢中雄勇。物不能害。人不能欺。或如抱得嬰兒歸。次金關玉瑣封固。絕夢泄遺漏。次鳴雷一聲。關節通連。驚汗四溢。次玉液烹漱以成凝酥。音蘇次靈液成膏。漸畏腥羶以充口腹。次塵骨將輕而變神室。步趨奔馬。行止如飛。

次對境無心而絕嗜慾。次真氣入物。可以療人疾病。次內觀明朗而不暗昧。次雙目瞳人如點漆。皺臉重舒。紺音髮再生。已老者永駐童顏。次真氣漸足而似常飽。所食不多。飲酒無量。終不見醉。次身體光澤。神氣秀媚。聖丹生味。靈液透香。真香異味。常在口鼻之間。人或知而聞之。次目觀百步而見秋毫。次身體之間。舊痕殘靨。葉音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次胎完氣足以絕飲食。次內志清高。合乎太虛。凡情凡愛。心境自絕。下盡九蟲。上死三尸。次魂魄不遊。以絕夢寐。神彩精爽。更無晝夜。次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體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忘內觀。以遊華胥神仙之國。女樂樓臺。繁華美麗。殆非人世所有也。次功滿行足。陰功報應。密授三清真籙。陰陽變化。預知人事。先見災福。次觸目塵冗。厭與往還。潔身靜處。胎仙可現。身外有身。是爲神聖。次真氣純陽。吁呵可乾外汞。次胎仙常欲騰飛。祥光生於臥室。次靜中時聞樂聲。次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凡骨俗體也。次神彩自可變移。容儀成而仙姿可比玉樹。異骨透出金色。次行止去處。常有神祇。自來朝現。驅用招呼。一如己意。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次身中忽火龍飛。或玄鶴起。便是神靈脫凡骨而超俗流。乃曰超脫。次超脫之後。彩雲繚繞。瑞氣紛紜。天雨奇花。玄鶴對飛。異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書紫詔既畢。仙冠仙衣之屬具備。節制威儀。前後左右。不可勝紀。相迎相引。以返蓬萊。於紫府朝見太微真君。契勸鄉原名姓。校量功行等殊。而於三島安居。乃曰真人仙子。

呂曰。今日特蒙尊師。開說希夷大理。天地玄機。不止於耳目清明。精神秀媚。殘軀有托。終不與冀壤。

同類。然知之者未必能行。行之者未必能得。念生死事大。時光迅速。雖知妙理。未得行持。終不成功。與不知無異。敢請指教交會之時。行持之法。如何下手。如何用功。鍾曰。僕有靈寶畢法。凡十卷。一十六科。中有六義。一曰金誥。二曰玉書。三曰真元。四曰比喻。五曰真訣。六曰道要。包羅大道。引喻三清。指天地陰陽之升降爲模範。將日月精華之往來爲法則。實五仙之旨趣。乃三成之規式。當擇日而授於足下。

始雲房於終南石壁間。得靈寶經三部。上部曰元始金誥。中部曰元皇玉書。下部曰太上真原義。凡數千卷。雲房撮其要爲畢法。分十六科及六義。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之道。氣中生水。水中生氣。心腎交合之機。以八卦運十二時。而其要在艮。以三田互相反復。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工夫。姑借嚥氣嗽液爲喻。而真氣口訣。實在口傳心授。不在文字間也。

鍾呂傳道集後跋

當思萬化之源、惟道爲尊。道以覺世、則玄妙之祕旨、性命之要法也。茲冊淵源所自、肇起天仙之真傳。凡後世一切玄機奧竅、總不出此範圍焉。蓋世人只知依文解義、用識解推測、則於經內所論真仙大道、天地日月、四時五行、水火龍虎、丹藥鉛汞、抽添河車、還丹煉形、朝元內觀、魔難證驗、以爲如是如是。而豈知不僅如是如是。夫言外有義、義外有神、非第關合、更多玄妙。微乎微乎、殆不可以章句詮、不可以心思度乎。是殆五祖七真、一切賢聖之要典乎。由唐迄今、千百餘年、所共尊奉而循行者乎。現屆重訂全書、宗正小子、鳩工庀材、實督任剗剗之事。而於此經、竊欲誌一言、爰作數語、附於篇末。至此經之精微、則

宏教真君恩大祖師言之祥且賅矣。夫何庸再贅爲哉。純陽法嗣正化子恩洪謹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因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唱道真言序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降炁垂光。談經演教。歷持浩劫。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聖製。

吾見世之學道者。往往謬於傳習。說鉛說汞。哄動一切含靈。癡心妄想。希圖長生。究其所傳。不過指點一二工法。自以爲驪珠在握。要人財寶。受人禮拜。做出師家模樣。吾每見之。未免叫一聲罪過。夫修行之士。未有不了明心地。而可以跳出陰陽五行之外。與太虛而獨存者。所以真仙度人。每每教人從心地上做功夫。鍊得方寸之間。如一粒水晶珠子。如一坐琉璃寶瓶。無窮妙義。便從自己心源上悟出。念念圓通。心心朗徹。則自古以來。仙家不傳之祕。至此無不了然矣。使其把自己心源上悟出之理。做自己性命中切實之功。到此時必然巧生言外。妙合彀中。魔障不干。永無棘手之處。故煉丹之道。原最活潑潑地。而世之師家。徒以紙上陳言。小家工夫。欲人人比而同之。何異綿丸打彈。膠柱鼓瑟。指望成就。蓋亦難矣。歲在己酉春三月甲辰之旦。法嗣鶴臞子覺。受煉文昌筆錄大法。老人與鶴臞子本有宿契。卽日降壇。迄今已近三載。吾所傳於鶴臞子者。不過祇煉心兩字。千言萬語。亦不過祇發明得煉心兩字。爲千聖總途。萬真要路。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無數高真。斷無舍此兩字。而可以逍遙於真光法界之中。爲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一一勘驗。從未之有也。吾

憶初下壇時。將此兩字授鶴臞子。初不之信。以爲煉丹必有祕傳。煉心兩字。人人說得出。個個做得去。故其所辯難請益者。大約修命之說居多。我隨他問著。只顧把煉心兩字。講得親切。及到一年之後。鶴臞子修持已有進步。有實得。方信我爲師者。不是個空言之漢。仙家濟度衆生。先要人見了長生不死之性。而後修長生不死之命。此之謂性命兩修者也。於戲。吾與鶴臞子講學以來。寒暑三遷。蓬萊水淺。蟠桃花又放矣。梅亭草偈。蕉館談玄。有所發揮。鶴臞子必退而登之於冊。總計之有五萬餘言。鶴臞子欲公之於天下。以爲後代之矜式。而問序於我。我思修持之要。是籍備載。特以煉心兩字。恐人看得十分容易。不肯信心。故再將此兩字重加申明一番。我老人從無始劫來。於

元始天王前。發度人無量之願。不敢誑語以欺天下後世也。鶴臞子逡巡執經而進曰。先生序甚善。特是經所以闡揚玄化。傳之萬機。不可無名。我曰。煉心兩字。是

太上度人唱明大道真言實實之要言。名之曰唱道真言何如。鶴臞子降階稽首曰。善。青華老人筆。

唱道真言題詞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大悲大願。至聖至仁。含和保真。溥恩宏化。監察萬國。巡行九州。弭災銷劫。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聖製。

此經之作。先言煉心。次言煉命。人能依此修持。可以了明心地。堅固命根。六賊不除而自除。三尸不

滅而自滅。道成之日。飛昇上清。億曾萬祖。盡得生天。子孫世世。永爲仙家。眞莫大之法門。眞眞之要路也。如有不肖之徒。罔知天命。狎侮聖言。將此經言。不加珍祕。展閱不避婦人。收藏不於淨室。當有護法諸神。錄其罪過。上告南北二斗星君。畀以非殃。死遭冥禍。直待一人成道。斗府有赦罪牒文。方能超脫幽冥。許放托生。嗚呼慎之。毋自陷於匪德焉。

此經之作。雖爲鶴臚子一人。實可以公諸人人。使天下之士。有緣遇是經者。於性修之則爲聖。於命煉之則爲仙。予彼上達之階。弘我度人之願。不亦快哉。然得其人而不傳。與不得其人而妄傳。均有天罰。授受之際。宜三思焉。

傳經啟教。貴得其時。得其人。然後發瓊笈之祕。洩至妙之蘊。道之科禁。不可不慎也。務得立心正大。制行端方之士。考其先世。無有天譴。及背棄君親。世業不仁之術者。方以此經授之。仍須叮嚀囑誡。令勿泛傳。如其人果係大賢。亦不必因其先世而棄置勿取。好法易聞。上士難得。此等人乃上士也。若復有人。先習不善。至於中年。能一旦悔過。心誠向道者。亦許其浣濯自新。不得概行拒絕。以體

太上慈悲度人之念。於戲。我言有盡。我願無窮。天覆地載之間。何人不可學道。何人不可修道。人人有副性靈。個個自具妙用。登仙入聖。夫復何難。祇因宿生氣習。昧却本來。眼前幻境。皆我正覺。遂至認賊爲親。迷眞逐妄。三途八難。去而復來。六道四生。迴而又往。以天門爲寥廓之鄉。視地獄爲熟遊。

之地。嗟乎。如此豈不悲哉。吾願天地衆生。受此經者。各發勇猛精進之心。同登蓮花化生之果。道岸非遙。求仁卽得。鸞輿麟輅。刻日可期。此丈夫也。予日望之。修道受此經者。先須持齋守戒。結壇淨室。焚起十二種信香。禮誦 摩利支天斗姥天尊寶號。 北斗七真。 南斗文昌總理 天官斗府無數高真。 洞天福地。一切威靈。傳經啟教。歷代師真。如是四十九日。方許開經閱視。不得赤身裸體。及近污穢不潔之物。是經所在。有仙真下觀。神光瑞氣。氤氲滿室。使人心地開通。精神湧發。稍有觸冒。仙真不來。恐外道邪魔。乘機擾害。不可不知。平日間宜謹身節欲。廣行善事。遇斗降之辰。鍵關習靜。存運一心。上朝紫府。然後北斗爲子削落死名。註上生籍。身家俱泰。災禍不生。有所思惟。卽時解悟。其於道也。庶乎不甚相遠矣。修真之士。能於是經恭敬不懈。至心受持者。吾當護念是人。如保赤子。常以神光灌其頂門。使其智慧日生。於此經文。無有疑惑。若在朝廷。急流勇退。若在家園。子孫賢肖。外侮不干。若在山洞之中。蛇蟲虎狼。山魃木魅。諸種妖獸。屏跡遠遁。不來侵擾。若渡江河。龍神俯首。波浪不驚。若在市廛。募緣乞食。使男女老幼。一見是人。咸生歡喜。布施不倦。一切水火刀兵之厄。不能害之。修持之際。不使外道邪魔。得乘其便。吾與是人。始終眷顧。時刻護持。直至道成之日。是人神通廣大。我願方畢。釋典云。如來不誑語者。吾豈獨不然哉。

唱道真言卷之一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爲扶桑之教主。乘太乙之乾綱。氣運九天。權綜五岳。現千萬億之化身。示聖真仙之密諦。大悲大願。至聖至仁。禎祥瑞應。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錄。

今日讀清靜經。便要行清靜法。夫清靜者。清靜其心也。人之病根。大約在種種妄念。妄念既除。尙有多少遊思。擾於胸臆。去遊思之道。惟在內觀。始而有物。至於無物。無物之極。至於無我。澄水不瀾。明月無影。以爲非空。纖毫洞徹。但見光明。以爲本空。冥冥默默。萬象咸具。此際著脚不得。著想不得。洞洞朗朗。玄玄寂寂。結丹之道。備於斯矣。

功行乃昇仙入道之津。而積功行當自孝始。濟施非貧士所能。然言語之間。誘人爲善。阻人爲惡。在我不過口舌之勞。而人蒙無限之福。便是莫大陰功。誦大洞經。持斗姆咒。可以超拔祖先。弘資冥福。卽是孝心。無益之書。不必讀。無益之戲。不必爲。有事則幹之。務要忠厚存心。利益民物。無事則清心靜坐。或誦經或默朝。念念對越上真。上真至慈至悲。其視學道之士。如慈母之愛其赤子。刻刻放心。不過豈有赤子眷戀慈母。而慈母漫不爲顧之理。嗟乎。人生於世。光陰彈指卽過。聖人惜寸陰。我輩當惜分陰。誠格論也。有志須立真志。爲學須做真學。久而不懈。靈光一透。仙島天宮。卽在眼前。堂堂一條大路。朗朗一座法門。自在人方寸之間。此路卽昇天之路。此門卽入道之門。人肯第一步上進。

此大路。進此法門。念頭不差。脚根便快。成仙作佛。極易易事。

子讀清靜經。當句句玩味。言言解悟。以吾心合上真之心。自家有得手工夫。忘言之妙。乃爲真境。遊思亦無難除。隨起隨滅。一刀截斷。靜坐時此心不可執著。若爲遊思之故。束縛太苦。性地安得圓通。靈光何由透發。反要瀟灑自如。曠曠蕩蕩。渾然太虛之體。不爲物累。故昔人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執守一中。便爲非中。以此故也。遊思之不能無。如浮雲之不足以累天。久久磨洗。自然拔本絕源。空靈無有。前以遊思喻浮雲。此確論也。至於日間應酬。非山中習靜羽流。豈能免此。吾亦有法囑子。任他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隨時應付。過卽不留。譬如風雷電霧。天所不能無。而不可謂風雷電霧之卽天。喜怒哀樂。心所不能無。而不可謂喜怒哀樂之卽心。天有真天體。心有真心體。由我應酬。而湛然空寂。常惺惺存。活潑潑地。此爲要訣。

煉丹先要煉心。煉心之法。以去閒思妄想。爲清淨法門。仙家祖祖相傳。無他道也。吾心一念不起。則虛白自然相生。此時精爲真精。氣爲真氣。神爲真神。用真精真氣真神。渾合爲一。煉之爲黍米珠。爲陽神。而仙道成矣。以神合氣。靜養爲功。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是也。以氣合神。操持爲要。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是也。以精合神。清虛爲本。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慾。是也。雖然。精氣神三者。分之則三。合之則一。神氣者。聽命於精者也。人能完其精。而神自旺。完其精。而氣自舒。然後加以調劑之功。返還之道。無患靈胎之難結。而大丹之不成也。此入門下手之法。特書以示子。

子欲煉丹而不先煉心。猶鞭馬使奔而羈其足也。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心靈則神清。神清則氣凝。氣凝則精固。丹經所謂築基。藥材。鑪鼎。鉛汞。龍虎。日月。坎離。皆從煉心上立名。至於配合之道。交濟之功。升降之法。烹煉之術。此其餘事。若心源未能澄澈。情欲纏繞。則築基雖固。必復傾。藥材雖具。必多缺。鑪殘鼎敗。龍戰虎哮。日蝕月晦。坎虛離實。此時欲講配合。則陰陽不和。不明交濟。則水火不睦。欲升而返降。欲降而返升。三尸害之。六賊擾之。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故曰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此至言也。確論也。此一語道破天機。打穿魔障者也。

煉心者。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也。心地茅塞。雖得丹道。亦是旁門。雖成頑仙。不登玄籍。參不得大羅仙子。進不得大乘法門。是故欲結聖胎。先登圓覺。此要語也。調劑之功。全在升降。升降之法。全在靜觀。靜不終靜。靜中有動。有動非動。造化轉旋。觀不執觀。觀中有覺。有覺非覺。靈光恍惚。靜而後觀。觀而能靜。是爲靜觀。當此之時。鼎虛而藥實。水剛而火柔。一烹一煉。一噓一吸。皆與天地同其玄化。日月同其運轉。陰陽同其清濁。四時同其代序。從有入無。謂之黍珠。從無入有。謂之陽神。工夫至此。形神俱化之時也。若未曾煉心。依舊是七情六慾。污穢俗腸。而欲求長生之術。窺金丹之妙。是猶武夫執干戈。而操絲桐之韻。劣馬服羈勒。而驟羊腸之坂。欲五音調暢。六轡安閒。難矣。上章言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此萬派歸宗之論。歷代祖師。心心相印。非子好道。我決不傳。然煉心有不同。有煉聞見之心。有煉無聞無見之心。何謂聞見之心。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無入而不自得。取之左右逢源。儒家

聖賢已曾道過。譬如明鏡寶珠。照物者鏡光珠彩。而鏡靜常明。珠圓自皎。何常因所照而輒變。因照多而輒晦耶。何謂無聞無見之心。寂寂反照。朗朗內觀。無人見。無我見。無有見。無無見。無無有見。無無無見。有鏡之光。而實無鏡。有珠之彩。而實無珠。當此之事。大覺如來。亦當讓子一座。而諸色聲界。盡在子光明白毫中矣。然煉聞見之心。須於動處煉之。炎炎火炕。焦天爍地。而我心清涼自在。如一滴楊枝露水。此謂動處之煉。無聞無見之心。須於靜處煉之。一覺萬劫。泡影電光。隨起隨滅。而如如不動。慧性常空。此爲靜處之煉。雖然。聞見之心。與無聞無見之心。總一也。則動處之煉。與靜處之煉。總一煉心。何分何不分之有。

張紫陽丹書。發前人所未發。誠丹家指南也。然採取火候。多用隱語。彼以靈丹爲天地之所祕。欲學者靜參而自得之。張真用心良苦矣。吾則不然。務要淘盡宿塵。獨顯一條大路。使學者朝發而夕至。凡有慧根。無不可以造淵微。證大羅仙之位。然而難矣。卽如煉心兩字。爲成仙一貫之學。苟非坐破蒲團。磨穿膝蓋。豈能不起思爲。一無染著。洞見本來面目。證徹無上根源。故煉心爲仙家鐵壁銅關。攻得此關破。打得此壁穿。所謂圓陀陀。赤洒洒。黍珠一粒。陽神三寸。自在玄宮。週通法界。雖有烹煉之功。養火之候。亦可謂造塔七層。獨餘一頂。直頃刻間事耳。子深有道心。勇於砥礪。誠當今之豪傑。何患道之不明。丹之不就。然靜觀工夫。非心如死灰。形同槁木。不能撇棄一切。撒手懸崖。子世念雖輕。家緣未斷。何由猝辦此種襟懷。這場事業。嗟乎。青春易過。白髮催人。子其勉之。宜自警省。

問曰。弟子覺世緣雖薄。家業正紛。兒童繞膝。衣食榮懷。頻年舌耕餬口。雖有學道之心。不獲靜棲之所。顛倒塵緣。沉淪業網。恐一旦無常。永墮苦海。惟師悲憫。何以教我。師曰。煉丹之法。千言萬語。總盡煉心兩字。而煉心之法。不必出世。古之成仙者。豈盡入林。杜人事。而後得跨鸞乘鶴。逍遙紫府哉。總之。日用飲食。無非是道。仰事俯畜。無非是道。戎馬疆場。亦無非是道。昔人所謂動處煉神。靜處煉命。旨哉其言乎。至於習靜工夫。中庸第一章。卽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人能不睹不聞時。戒慎恐懼。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便是如來最上一乘。乘獅坐象。不過此心此理。何以異於人哉。吾子以塵緣俗累爲憂。是欲舍現在而欲求超脫之處。君子素位而行。諒不爲此也。昔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仲尼阨陳蔡而操絃歌。聖人遇患難不堪之境。尙能盡性達命。況子今日所處。未必至於如此之極乎哉。我子但患無志。不患多累。有真志卽有真學。上而洞天福地。下而羊牢馬廐。學道之人。須平等視之。究竟大菩薩蓮花寶座。與罪鬼鐵牀火炕。本同一境。何也。菩薩此佛性。罪鬼亦此佛性也。君子言性而不言境也。

張紫陽意爲媒說。寥寥數言。殊未通暢。吾今并爲子足之。意原於心而成於性。故有真心乃有真性。有真性方有真意。此意謂之先天一意。夫先天物象未形。不露朕兆。安得有所謂意。當夫靜坐之際。一心端坐。洞然玄朗。無渣滓無知識。卽先天性體也。從此空中落出一點真意。如太極一團。而陰陽於此孕。伏羲一畫。而兩儀於此生。故謂之先天一意。以之配水火。引鉛汞。用無不靈。丹道之成。皆此

一意爲之運用而轉旋也。丹家之用意如此。而張子言之殊見脫略。豈所以教後學示來茲乎。

玄關一竅。微妙難知。以爲在內非在內也。以爲在外非在外也。雖中庸第一章亦曾言過。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未發非玄關也。既發非玄關也。惟將發未發。未發忽發之際。發之者玄關也。略先一息非玄關矣。畧後一息非玄關矣。故玄關之在人。方其靜時。轉眼卽是。及其動時。轉眼卽非。是直須臾耳。瞬息耳。自其大者而言。造化以前。方有玄關。何也。造化以後。天地日趨於動也。天地之動。誰爲動之。玄關動之也。一動之後。卽非玄關矣。自其小者而言。鳶之飛也。魚之躍也。昆蟲之化也。螻蛄之鳴也。誰爲飛之躍之化之鳴之。一玄關爲之也。若就人身而言。則有不同者。何也。手足之舉動也。耳目之聽睹也。鼻之臭。口之味也。不可指爲玄關也。玄關者萬象咸寂。一念不成。忽而有感。感無不通。忽而有覺。覺無不照。此際是玄關也。感而思。覺而照。卽非玄關矣。然則玄關之在人。如石中之火。電中之光。捉摸不著。嗚呼。煉丹不知此玄關一竅者。汨沒大矣。今人皆氣質之性用事。玄關之閉而不通。自出母胎已然矣。惟靜之又靜。寂之又寂。玄之又玄。空之又空。方得此玄關一竅。此竅也。乃真心。真性。真精。真神。真氣之所自出。而玄關者爲之機括耳。邵子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內有個玄關一竅。頃刻不見。須急尋之。

昨論玄關一竅。先天不傳之祕。歷代祖師所不欲盡言者。盡付於子。夫玄關一竅。乃諸聖諸仙。特從明心見性時節。提出兩字。以教學者。心何以明。忽然而明。此玄關也。性何以見。忽然而見。此玄關也。

玄關爲明心見性之靈機。結胎煉丹之妙括。故古人憑空提出兩字以教後學。使其從鍼鋒上打筋斗。電光中立一註脚。仙家之分身化氣。出水入火。上天下地。千變萬化。皆從此玄關參得來。把得定。打得筋斗轉。落得註脚實。則變化由心。幽顯惟我。無難事矣。此數言皆天機也。非有十年功苦。鑽研不透。雖然。執著十年。便是癡見。易則頃刻。難則終身。子具宿慧。諒決不難。

啟曰。弟子覺以宿世因緣。得遇聖師。指示大道。非不踴勉以從。卒爲口舌之故。頻年教授。如伏櫪之馬。爲人馳驅。志在芻粟而已。而性命之學。從未望見。苦海深沉。舉頭無岸。一念及此。不覺心火上炎。通身汗下。惟師悲憫。何以教之。師曰。子今日工夫。自問可以做得的。只管做去。做得一分是一分。雖非要道。亦是將來得道根基。譬如造屋。先要築得屋根堅固。排得四柱著實。則重樓複閣。寶棟雕梁。可以次第而成。苟尺土不施。寸薪未積。而徒妄想高堂。遊心廣廈。何異緣木求魚也。丹書不可不看。亦不可按圖索驥。子試習靜修。一有入手。自然妙緒紛來。頭頭是道。雖欲住手。不可得矣。子宿具慧根。註名仙籍。深造以道。何可忽乎哉。

我從來教人。只說從下等工夫做起。下學自然上達。雖然。亦無所謂下等上等也。如煉心兩字。下等在內。上等亦在內。去妄想。除遊思。便是下等。頃刻之間。直超圓悟。便是上等。古亦有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哉。然未做工夫。與方做工夫。不可便作此想。恐躁心乘之。先難後獲。實靜修之要訣也。至於採藥煉丹。子既讀丹經。已知大畧。靜修既妙。自能節節相生。頭頭是道。無窮妙境。從先天一

意流出。非但空空之知。虛虛之覺。實有真樂真受用處。一元常見。萬象回春。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我之於子。無言不盡。宿世根由。一朝覲面。非惟子不能無我。我亦不能無子。子道之不成。我之憂也。日中稍暇。須端坐片時。內觀心體。子忿念嗔念最多。若能清淨。便拔出一大業障。凡諸病根。次第除之。綿綿做去。自有機緣接合。天從人願。塵累一清。身心無礙。根基自如。大道何難。

吾教子從下等工夫做起去。古來成仙得道者。類多如此。豈獨子爲然哉。靜以養心。明以見性。慧以觀神。定以長氣。寡欲以生精。致虛以立意。此要訣也。靜則無爲。故心清。明則不昏。故性見。慧則能照。故神全。定則常存。故氣舒。寡欲則一元固。故精生。致虛則萬緣空。故意實。此要訣中之要訣也。至於丹經所立種種名象。甚覺可刪。曰鉛汞。曰日月。曰烏兔。曰金木。曰嬰姤。曰東三。西四。南二。北一。皆後人因義立名。其要語也不過精氣神。而三元五行盡此矣。宜降則降。宜升則升。靜以守之。虛以合之。運之以意而未嘗有意。得之於心而本無心。動而與天行之健。其動則靜中之動也。靜而與地體之凝。其靜乃動中之靜也。而吃緊處在玄關一竅。要見得透。捱得定。前日兩論已盡之。大道無爲而至簡。并無奇怪。足以駭人聽聞。固盡人所可爲者。況聰明篤志如吾子者乎。丹士好爲新奇可喜之論。我不知其道爲何道。丹爲何丹也。

子看丹經。當得其大要。如紫陽氏所著心爲主。神爲君。精氣爲從。意爲媒諸說。皆要言可聽。至其抽添換火。立爲十轉之法。此不可盡信者也。夫煉丹猶如炊飯。火急則焦。火緩則生。不急不緩。飯乃味

全。煉丹火急則鉛走汞飛。故貴綿綿石存。火緩則鼎寒爐冷。故貴惺惺常在。不急不緩。火候到時。羣陰自消。陽神自見。何必多立名色。行歧途以亂學者。今再將二字訣。申明一番。曰靜。曰觀。觀時主靜。靜時有觀。煉丹之法備之矣。

張紫陽丹經後段。以日中十二時。配左右分數。或其自歷之境。亦未可知。然人身脈絡。微有不同。則用火或有不合。各人自去閱歷。自去證驗。而張子欲以一己律天下之人。則惑矣。吾所以教子以煉心習靜。而以火候付之自然者。我之火候未必如此。子之火候未必如此。我自有心得。必欲強而同之。是膠柱鼓瑟矣。子一俟秋涼。即便習靜。一點誠心。萬緣俱息。內竅既清。外竅自絕。且子誦大洞經。護法諸神。不離左右。可無以此爲慮。夫人心業未斷。自己便是一大竅頭。意念知識。俱是竅將竅兵。肝腎肺腸。俱是竅巢竅窟。若心地靈明。性源澄澈。志立得真。願發得大。雖有十萬竅軍。周匝圍繞。何懼之有。大丈夫銅肝鐵膽。爲宇宙幹大事業。雖見刀鋸鼎鑊。尚不怕死。況竅者不過幻境乎。何曾見幻境能亂真心。勇往直前。有進無退。子其自矢勿懈。

問曰。靜坐幾時。可見元神元氣。師曰。靜坐至無思無念之時。則真息綿綿。元神見而元氣生矣。曰。神氣有形乎。師曰。清空一片。安得有形。曰。然則何以謂之神。何以謂之氣。曰。其中靈者謂之神。運者謂之氣。曰。無形何以結丹。曰。無中生有。曰。靜坐幾時。方能無思無念。師曰。初學打坐者。數刻之後。方能屏除幻妄。習靜既久。一飯之頃。恍恍忽忽。已入無何有之鄉矣。初學不但於坐時存心。凡操作經營。

須要把打坐時所悟所得。時時護持。則定力易成。妙境易至。入定益深。遍體融化。如嶺雲川月。丹家採鉛引汞。亦於心齋坐忘之際。流出一點胎息爲之耳。

問曰。弟子覺夙遭冥兇。動遭多難。自分此身。早填溝壑。茫茫萬劫。芥子牛毛。何幸今生今世。得遇聖師。指示大道。感而思奮。繼之淚零。誠敬益加。靈丹祕旨。望悉相傳。弟子得道之後。誓當長居門下。永遠皈依。師曰。吾向來所談。本詳性而畧命。子心所未慊。在此而已。夫結丹始於煉心。煉心在於靜觀。靜觀之至。大藥自生。三元互見矣。安爐立鼎。巽風坤土。紫陽之說。可聽也。至於火候之運行。則更有說焉。夫人身血氣流通。其循環升降。原應周天之度。動中不覺。及至靜時。則脈絡骨節之間。嘿然而上升。油然而下降。分寸不差。毫釐不爽。自尾閭逆至泥丸。自泥丸順至絳宮。翕聚神房。與五行之氣。渾合爲一。歸於中黃臍內。所謂一點落黃庭。此其時矣。抽鉛添汞之法。不過如此。諸說紛紛。瑣碎極矣。

陽神之脫胎也。有光自臍輪外注。有香自鼻口中出。此脫胎之先兆也。既脫之後。則金光四射。毛竅晶融。如日之初昇於海。珠之初見於淵。而香氣氤氳滿室矣。一聲霹靂。金火交流。而陽神已出於泥丸矣。既出之後。全看平日工夫。吾所以先言煉心。正爲此際也。平日心地養得虛明。則陽神純是先天靈氣結成。本來無思無爲。遇境不染。見物不遷。收縱在我。去來自如。一進泥丸。此身便如火熱。金光復從毛竅間出。香氣亦復氤氳。頃刻間返到黃庭。雖有如無。不知不覺。此真境也。若心地未能虛。

明所結之胎。決非聖胎。所成之神。原帶幾分駁雜。猶人氣稟昏濁。多以氣質之性用事。其神雖出一見可懼則怖生。一見可欲則愛生。殆將流連忘返。隨入魔道。此身雖死。不知者以爲得仙坐化。誰知陽神之一出而不復者。殆不可問矣。前言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由今推之。則煉心爲成仙徹始徹終之要道也。昔言一半。今日十分。再加之曰十二分。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問曰。偷心地未能至虛至明。而胎神已出。爲之奈何。師曰。必不得已。尙有煉虛一著。胎神雖出。要緊緊收住。留他做完了煉虛一段工夫。放那猴子出去。則真光法界。任意逍遙。大而化之。不可得而知矣。敢問何以謂之煉虛。曰難言也。

前言火候之法。予今日所看丹經。與我意合。不過主靜內觀。使真氣運行不止而已。又謂之抽鉛添汞。不過真水常升。真火常降而已。古聖懲忿窒慾四字。是沐浴抽添之要訣也。忿不懲則火宜降而反騰。慾不窒則水宜升而反瀉。雖十分工夫。做至九分九釐。亦必丹鼎飛敗。真元下洩。且有不測不止不成已也。然懲忿窒慾。尙是勉強工夫。必至無忿可懲。無慾可窒。連懲窒之念俱忘。方可成丹。煉丹之法。始於煉心。繼以採取。終以火候。如此而已矣。煉心之法。靜觀爲宗。靜中之觀。有觀無物。觀中之靜。以靜而動。元精溶溶。元神躍躍。元氣騰騰。三元具矣。採取之法。真意本於真心。真元由於真意。引之而升。如珠之引龍。惺惺乎不驕不慢。引之而降。如竹之引泉。涓涓乎不疾不徐。如奏笙簧。如調琴瑟。男歡女愛。夫剛婦柔。兩情和暢。送入黃宮。而採取交會之理畢矣。至於火候。以真氣薰蒸爲

沐浴以綿綿不絕爲抽添。一年十月。有物如人。從中跳出。徘徊於太陽之宮。出見於泥丸之府。而一身之丹成矣。至若煉虛。全要胸懷浩蕩。妙至忘身。無我無人。何天何地。覺清空一氣。混沌沌中一點眞陽。是我非我。是虛非虛。造化運旋。錯行代明。分之無可分。合之無可合。是曰煉虛。煉虛者。以陽神之虛。合太虛之虛。而融洽無間。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者也。此出胎以後之功。分身以前之事也。

問曰。陽神出胎以後。尙在人腹中。何能與太虛合體。師曰。虛其心可以忘形。人而至於忘形。則陽神在腹中。與在太虛無異。何不可合體之有哉。總而言之。煉虛祇完得煉心末後一段工夫。但幻身有形。故曰煉心。陽神無形。故曰煉虛。曰煉虛工夫。要做幾時。師曰。九年溫養。不過做得煉虛一著。煉虛之妙。變化無窮。可以踏霞駕雲。渾身飛去。豈特出神而已乎。然此一著。最不容易。千人萬人中。難得一二人也。

問曰。煉心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可以省却煉虛一節否。師曰。既煉得一無所有。則身心皆化於虛。更何虛之可煉。以一無所有之心。結一無所有之胎。養一無所有之陽神。合一無所有之太虛。顯大法相。放大毫光。百千萬億身。遍滿虛空際。譬如明珠發光。總一光而已。若煉心時節。未能淘盡宿根。則陽神爲夾雜之神。雖欲飛騰霄漢。猶如綿裏藏針。油中著水。不容相入。是以假九年溫養之功。做脫胎煉虛之學。仍煉到一無所有而後已。約而言之。煉心之陽神。性之也。煉虛之陽神。反之也。性

反之間。非人所能爲也。問曰。誠如師言。煉心之陽神。可以不覺溫養之功。而出神太早。丹經所呵。此何義也。師曰。我所得傳於子者。以煉心爲最上一乘。從此結胎。是個聖胎。從此出神。是個聖人。放大光明。超出三界。與太虛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毀。此西方古佛修行之妙道也。奈何世之師家。但知煉命。不知煉性。但知開關閉氣。移爐換鼎之法。不知性始真空。渾然無物之理。所結之胎。原是凡胎。所出之神。原是凡人。依舊上不得天。依舊參不得聖。無可奈何。只得重做工夫。使這孩子。重去修真學道。重去明心見性。實者虛之。有者無之。此所謂因其本而反求其末也。譬如一人本原虛弱。兼帶風寒。盲醫無識。但去補其虛弱。連這風寒通補在內。病何由去。仙家煉命之學。補原之藥也。煉心之學。去病之藥也。欲要煉命。必先煉性。欲要補元。必疏其雜病而先去之。此一定之理也。是以精修之士。獨重煉心。淘得一點元神。如水月交輝。火候到時。胎神圓滿。揭開鼎蓋。跳出輪迴。盡天地。遍乾坤。都化作一團紫彩金光。上貫三清。下徹六道。將見元始至尊。與毗盧遮那古佛。懽然來會。與之握手敘契濶之多時。恨相見之已晚。此近在頃刻之間。而更何九年溫養之可言哉。

數息者。所以收其放心。若能靜觀。刻刻內照。安用數爲。夫靜觀到一念不起之時。方可用意尋玄關一竅。既云一念不起。而又何用意尋。不知用意之法。有個妙處。在無心中照顧。如種火者然。不見有火而火不絕。萬境皆空。忽然一覺。非玄關而何。從此便要認得這個機關清。譬如有人乘千里驥。絕塵而奔。吾要認得這個馬上人。暫一經眼。牢牢記著。頰上三毫。宛在目中。如此玄關方爲我有。長生

不死。超出萬劫之外。全憑此時一覺。爲我主張。千變萬化。全憑此時一覺。爲我機括。然此一覺。非易事也。明珠美玉無價之寶。可以智力求。而此一覺。不可以智力求。然亦非難事也。走遍天涯。原來近在這裏。個個人自有的。不費一錢去買。或者曰。煉丹應有切實工夫。安用此一覺爲哉。吾應之曰。此一覺。無始以來不可多得。太極得此一覺。而生天地。吾身有此一覺。而成仙作佛。總計之有兩個一覺。然此一覺在何時尋。何處尋。曰。靜極而動之際。有此一覺。靜時固非。動時亦非。露處在一息。一息之後不見矣。

唱道真言卷一終

唱道真言卷之二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爲上清之使相。本元始之分形。代代顯靈跡。時時見化體。居崑崙而傳杳冥之訣。度函關而修道德之文。在世爲帝王師。在天爲神仙伯。大慈大願。至聖至仁。赦罪錫福。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錄。

太極者何也。曰混沌以來。一粒金丹也。生天生地之後。太極無乃渙然而散乎。曰太極可以變化。一變而爲萬。萬具一太極。萬化而爲一。一仍一太極也。此太極也。大則包天地。小則入芥子。天地形而太極無形。天地毀而太極不毀。嗚呼。知此說者可以煉丹矣。丹者何也。人中之太極也。一身可分爲萬身。萬身仍合爲一身。猶太極之一而萬。萬而一也。嗚呼。知此說者。可與言陽神矣。

問玄關一竅。竅字如何解說。師曰。竅者至虛之義。凡物虛處。觸之而易動。人呼而應在井中。風鳴而響入谷底。自然之理也。人心無物則虛。至虛之中。偶有觸著。機會相照。躍然一動。此躍然一動之時。即是一點靈光著落處。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

問曰。太極生兩儀。有所蓄積而然乎。師曰。烝有蓄積。而神無蓄積。這個機關一到。資始資生。間不容髮。故太極一開基。而萬象皆從此兆。曰無極太極何以分。此中有個玄關一竅。此無極太極所由分也。無極卽是太極。此不易之論也。吾祇言太極。不言無極。意蓋如此。恐子不明。故又曰無極卽太極。

夫無極○也。太極○也。但有個玄關一竅。而無極太極之名由此分。其實無可分也。若曰太極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太極遂判。似也。然天地判。太極未嘗判也。太極渾淪。原如未生天地以前。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太極包乎天地之外也。語小天下莫能破。太極入乎萬物之中也。合之天地。同一太極。分之萬物。各一太極。而太極何判之有。然陰陽判而爲天地。何耶。曰。此太極之用。而非太極之體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天地之外。天地之內。猶太極包涵貫注者也。太極毀則天地毀矣。然天地毀。太極終不毀也。何也。虛而靈也。虛則無物。靈則長存。何毀之有。故結丹者。還太極之體。則丹成矣。夫吾言玄竅一覺而爲太極。亦何與結丹。不知人見得玄關一竅時。則至虛至靈之物。完完全全。在我方寸。此完完全全者。太極是也。煉神之太極也。有此太極。使陽升於上。陰降於下。結而爲丹。猶太極之生天地也。煉形之太極也。

丹者。單也。惟道無對。故名曰丹。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人得一以長生。一者單也。故吾解之曰。單一之義。夫太極生陰生陽。陽與陰對。何名曰單。夫太極未嘗有陰陽也。一而已矣。生陰生陽。其在兩儀將判之時乎。凡物偶則生。太極一。烏能生陰生陽。吾則不言太極。試言伏羲一畫。此何義也。偶則生。一則否。伏羲何不畫二而畫一。中庸曰。其爲物不貳。不貳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道之用也。若道之體。則無陰無陽。而爲陰陽之根。故曰太極未有陰陽。陰陽者在兩儀將判之時乎。夫太極既無陰陽。則此一物○是何物也。曰神也。神爲化體。得玄關一動。而動者判爲

陽靜者判爲陰。而太極開花結子矣。然則太極其一乎。其單乎。人身件件皆偶。反乎單則丹矣。所以反乎單之道何在。曰致虛守寂則反乎單矣。丹太極也。無極卽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也。

問曰。師前言玄關一竅。而無極太極遂分。則似乎氣在先而神在後。今日太極之一○神也。則似乎神在先而氣在後。願吾師以圓通識。以廣長舌。解弟子之疑。師曰。太極以神而生氣。分之無可分也。譬如空中有火。火性本空。既云空中有火。則大地山河園林草木。盡應燒却。又云火性本空。則以空麗空。究何著落。兩空相見。性於何生。太極之於陰陽。亦猶是也。太極無陰無陽。而陰陽之元苞於此。假使太極先有陰陽。而靈光落入於中。則所謂太極者。渺乎其小矣。惟是混沌沌。氤氲氤氲。無可見爲陰陽。不可分爲陰陽。而玄關一動。陰陽各判。爲天爲地。蔑不由此。譬如取火之鏡。其中不見有火。而日中一照。灼艾焚手。由此觀之。何者爲所先。何者爲所後乎。

問曰。師言太極一○神也。渾渾沌沌。氤氲氤氲者。氣耶神耶。神從內生。抑從外入乎。弟子彙神集聰。恭聽法音。師曰。一真未鑿。謂之混沌。一元方兆。謂之氤氲。神生氣。氣生精。太極之所以順而生也。精化氣。氣化神。人以逆而爲仙。返本還元之義也。神非從內生。非從外入。若從內生。則必有太極而後有神。先成一個○子。以待神之生。太極無待也。若從外入。則太極之大。其大無外。更有何處從此入來。太極無外處也。既不在內。又不在外。神從何始。始於自然耳。自然亦何所始。有太極便有神。雖然。便字亦著不得。太極以神爲太極。雖然。爲字亦著不得。太極卽神。神卽太極。雖然。卽字亦著不得。一

經思議。一經詮解。便非太極。總之一○而太極之義完矣。何外何內。何始何非始耶。即如石中有火。鏡中有火。此火從何處始。從何時始。或從內生。抑從外入。若謂生石時始。鑄鏡時始。石未生。鏡未鑄。其火安在也。若謂從石中鏡中生出。則石何不爲灰。鏡何不爲液。若謂從外生入。則金石至堅。豈有罅漏。此際不可以擬議也。然則果何以始。何以生耶。凡物皆始於空。太極空者也。以空遇空。無微不空。以空歸空。何性不同。空能生一。一能生萬。以萬還一。一復於空。空者萬之祖也。學者要見真空。勿見假空。要見靈空。勿見頑空。要見全空。勿見半空。要見性空。勿見形空。要見虛空。勿見實空。要見常空。勿見怪空。要見本來空。勿見過去空。要見仙佛空。勿見外道空。要見日月星辰山川動植有形有象之空。勿見霜花泡影石火電光無踪無跡之空。曰空。

丹者金之體乎。天一生水。水無金母。何以能生。吾故曰單。丹者單之義也。又解之曰。單者一也。取天一之義也。夫地四生金。水生時金未曾有。不知太極流下陰陽之氣。中具五行。金性完全在內。而太極一片空靈明淨之德。其性是金性。其色是金色。統於五行之先。故陰陽兩判。第一便生水。母生子也。地四生金。據形質言耳。非所論於無形無質之時也。何以見太極之爲金性。爲金色。夫得道之士。證圓明妙覺元。則身見金色。頭放金光。夫圓明妙覺元。太極之體也。而金光金色。即時相應。仙家結丹。先求身中太極。而所結之丹。如一粒紫金。陽神示現。遍身皆作紫磨金色。太極何獨不如此。且以理言之。五行之中。惟金性最空。惟空能久。凡物空則響。金能響。是以知其空。金性又最動。動則靈。靈

則能變化。以其所生之子知之。金之子水也。水性流而不息。象其母也。以子性知其母。惟太極者。空而靈者也。其色金光。其性金性也。

煉丹者煉一也。何謂之煉一。一者天一也。天一者金也。太極金性也。此自然之妙。非有形質者也。故煉丹者煉其金爲純金。而丹成矣。夫人五行皆具。而金爲最先。何以故。天一生水。水。金之子也。凡物無母不生。要知先天一點真金。在人身內。人之聲音。是卽身中之金也。就五行而論。木有聲乎。木之聲橐。水有聲乎。水之聲澌。火有聲乎。火之聲颼。土有聲乎。土之聲空。惟金之聲鏗。故小兒出胎。鏗然一聲。金爲之也。金空則響。子離母胎則空矣。故能響也。母就子養。金就水居。水天一之所生也。世間金之所在。必有白氣上衝。人身之精其色白。金之氣也。故煉丹者。採取元精所吐之華。與離中汞結而爲丹。火候既到。金光外射。其所本然矣。然而金畏火。火燦見火則銷。奈何以坎中之金。反就離中之火。以法象言之。金長生於己。己火也。人但知金之畏火。而金實愛火。人不知也。何以見之。金在土中。但見有土。不見有金。被真火一逼。而土氣始消。金形遂顯。猶如兒在母胎。不能自出。靈機之動。始見三光。火者金之靈機也。故土中有金。其上必無霜雪。金愛生於火。原帶火性也。然則以坎中之金。就離中之火。蓋還其所本。從其所好也。丹之爲金。廓然矣。

泛意非意也。遊思妄想也。意者。的的確確。從心所發。意發而心復空。故又曰。有意若無意。意之爲用大矣哉。初時陽生意也。既生之後。採取原陽。意也。既採之後。交會神房。意也。既會之後。送入黃庭。意

也。意之爲用大矣哉。不特此也。陽神之出。意也。既出之後。憑虛御風。意也。遊乎帝鄉。反乎神室。意也。意之爲用大矣。

或問陽神能飲食言語。亦有臟腑乎。曰。可以謂之有。可以謂之無。其有者何也。十月之後。明明生出一個孩子。會笑會話。能飲食。能步履。若無臟腑。是一傀儡耳。言語坐作。誰爲主之。我故謂之曰有。其無者何也。陽神至虛而無物者也。日行無影。泥行無跡。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可以藏形於金石。可以變化爲飛潛動植之類。若有形質。何能輾轉圓通。化機無礙。吾故謂之曰無。然則陽神其真有乎。其果無乎。曰。有則天地間皆陽神。無則我心中本無物。高上之士。與道合真。道能變化萬象。隨物賦形。則陽神之有也。信也。道者無形無聲。包絡天地。以空生一。以一生萬。萬復於一。一復於空。以空運空。乃見化工。則陽神之無也。信也。學者須領會這個原頭。方不爲幻形幻想所惑。而陽神之成與不成。出與不出。可聽其自然矣。

結丹之道。一而已矣。得其一。萬事畢。一者一也。一可以名言者乎。曰可。一無他。虛而已矣。吾自與子談道。祇說得一虛字。煉心虛也。用意虛也。採藥虛也。結胎虛也。火候虛也。陽神虛也。煉虛。以虛還虛也。立關。以虛覺虛也。千虛萬虛。總是一虛。虛非空空之虛。乃實實之虛。虛非散散之虛。乃渾渾之虛。故曰一。我今不說虛字則已。若說虛字。子試觀身內件件皆虛乎。件件皆實乎。本來皆虛也。而子皆實之。心本虛也。而子以根塵實之。神本虛也。而子以思慮實之。精本虛也。而子以淫慾實之。氣本虛

也。而子以勞擾實之。意本虛也。子以喜怒哀懼實之。鼻本虛也。子以多嗅實之。耳本虛也。子以多聞實之。目本虛也。子以多見實之。口本虛也。子以多言實之。手足本虛也。子以妄作實之。毛竅本虛也。子以腥穢實之。本來件件皆虛。經子件件皆實。而身心遂爲實所桎梏矣。嗟乎。以至虛之物。而遇至實之子。如毛羽之入水。不能飛揚。必至腐爛矣。然則何以反乎虛。儒家曰止。道家曰靜。釋家曰定。將實者刻刻消除。如一隻缸。滿以糞土。去之要費工夫。若能當下卽證本來。片時直超無漏。如疾風捲塵。太陽消雪。斯爲無上明覺。結下丹元。轉盼間事耳。

問曰。人之妄緣。皆生於見。何以能使見如不見。師曰。善哉。此切問也。人之根塵。惟見爲害最大。子問見如不見。惟全其神。使安其心。其要有三。一者於未起知覺時。涵養如空中之月。澄淨明潔。無有渣滓。如如不動。了了常知。美色淫聲。究同我性。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不分。神無留去。常在於心矣。一者於將起知覺時。惺惺不昧。發皆中節。如琴上之絃。太和之音。應指而發。悠然有領會處。而不著於物。則起而不起。神在於心矣。一者於知覺交代之際。辯得明白。見得機微。如御車之馬。二十四蹄。諧和合節。衆馬之行如一馬。衆蹄之動如一蹄。雲行水流。出於自然。不使雜塵渾入其間。則流行無礙。旋轉太虛。神在於心矣。雖有所見。神與見離。神雖在目。見與神合。何謂神與見離。物卽觸見。見不緣物。見卽觸物。物不緣見。如鏡光照影。影未嘗有心入鏡。鏡未嘗有心觸物也。神何馳之有。何謂見與神合。無物無見。見性不滅。有見有物。見性不起。萬形外過。一眞內涵。如琉璃中火。照見一室中所

有之物。而火在於琉璃中。不在琉璃外也。神何馳之有。總之。靜照常明。真神自在。日月有靈。慧眼無窮。子不見夫魚乎。魚不見水。魚性自樂。魚若見水。魚性自勞。見如不見。應如是觀。柳下惠納女於懷。目中不見有女也。煉丹煉心。總是一煉。煉心者。煉其所有之心也。煉丹者。煉其本無之丹也。心謂之有。丹謂之無。何有何無。此中有妙理焉。心以神爲君。神在於心。則丹爲我有。神馳於物。則我不有心。我不有心。則火炎。火炎則汞竭。大藥失其一矣。大道雖貴無心。然無中之有。斯爲真有。煉心者。煉其無中所有之心也。丹以精爲主。精非交媾之精也。交媾之精。夾雜慾火在內。水中帶火。其味鹹而不用。故海水可煮鹽。海者。水之谷也。深夜從高岡望之。往往火光灼空。浮遊水面。此其驗也。大丹無形無聲。無色無味。豈容得雜火之精。故採精須採元精。清空一點。若有若無。結下靈丹。一個赤條條的孩子。從此中跳將出來。這個孩子。雖若有形有象。其實無形無象者也。以本無之精。煉本無之丹。養下本無之孩子。故煉丹者。煉其有中本無之丹也。若神不守舍。則爲無心。無心則孩子不靈。但會著衣喫飯。不會讀書談道。若精非元精。則爲精鹵。精鹵則孩子不育。雖結胞胎。半途必廢。如女人小產。未見真形。故心要有又要見無心之有。丹要無。又要是有中之無。有有無無。乃爲化機。名曰至道。煉丹非有事事也。無所事事。方謂之煉丹。人能無所事事。以至於心齋坐忘。丹亦何必煉。丹於不必煉。乃善於煉丹者也。世之附會於煉丹者。把煉丹看做一場大事。驚天動地。嗟嗟這個主意。便與丹遠矣。道以自然爲宗。太極生天生地。亦最尋常。最平易。不知不覺。以虛化虛。以真合真而已。人身

中自有太極。既有太極。則陽升於上。便是生天。陰降於下。便是生地。天地混沌。仍是一個虛靈含元之太極。并非奇怪。不假思爲。安坐一室。欲仁仁至。以我身之所有。爲我身之大丹。如富戶人家。著衣喫飯。取諸宮中而有餘也。自家有性。自去見性。自家有命。自去立命。丹道無他。不過要性命二字而已。今人不要性命。是以速死。而謾之大數。難道悟真登仙者。其大數該是長生不死。超出三界的。良可笑也。佛經云。不生不滅。今人做病。本於生生太過。以妄想生妄塵。以妄塵生妄境。以妄境生妄業。轉轉相生。生生不已。有生必滅。有滅必生。累千萬劫。轉生轉迷。於俄頃間。一念忽生。一念忽滅。卽此一念。便是生生死死之因。有念必有相。一相忽生。一相忽滅。卽此一相。便是生生死死之地。有相必有物。一物忽生。一物忽滅。卽此一物。便是生生死死之緣。人於一日內。不知生生死死。輪迴慾海。幾十百千次。而幻形之變化。此其遠者矣。或曰太極生天地。何謂不生。曰太極生天地。而有不隨天地生者在。故太極不滅。

煉無可煉。丹何以丹。煉虛而成其爲虛。則丹成矣。虛者無物。煉些甚麼子來。子要煉丹。正須揀沒有甚麼子處煉。煉出些甚麼子來。究竟沒有甚麼子。則大丹在於我矣。夫無上之道。原無可道。無上之丹。原無所爲。丹欲執形象而求之。背道遠矣。子試思自己身中。那一件實實是有的。手乎足乎。耳目口鼻乎。肝腎肺腸乎。心膽骨血乎。情識知慮乎。其中採出一件來實實可以認得是吾有的。子便將認得是吾有的這件煉起。細思之。都是幻形。與我無干。非惟無干。只因這幾件。爲我大累。使我不能

成仙作佛。子今將這幾件盡行撤去。單單尋出實是我有的一件來。做個不生不死之根本。則長生由我。超出三界由我。飛騰變化。何事不由我。而奈何以有形之物。而累無形之本哉。嗟乎。世人庸庸碌碌。自謂求生。其實求死。良可哀矣。子爲人不慕榮利。不貪酒色。誠入道之根器。而機緣未到。滾滾紅塵。翹首雲霄。致身無路。猶千里之馬。困於鹽車。無可如何。子姑安心待之。若能身在紅塵。心空白浪。時時見性。刻刻修身。隨他火山萬丈威光。洒我銀瓶一滴甘露。使炎炎之勢。片時煙消燄滅。這個便是真正學道。真正煉丹。彌久彌篤。不厭不倦。自有仙真下顧。授以靈文寶籙。爲世仙師。子其勉之。勿謂我言之妄也。煉丹者。全然不要把煉丹二字。放在心上。就是果有一粒金丹。吐在掌中。被人劈手奪去。我也不以爲意。看他不甚希罕。毫無芥蒂。方是煉丹之人。夫丹爲寶丹。非比珍珠美玉。何爲看不甚希罕。如此輕賤他。豈不是大罪過。要知煉丹之士。不具此寬大心腸。年年日日煉丹。究竟煉丹不成。何也。丹者虛無之體也。以有心執持。則非丹矣。是故未煉之先。我如不欲煉丹。既煉之後。我如不曾有丹。升乎清虛。遊乎碧落。徜徉乎金彩玉光之中。遨遊乎珠宮瑤闕之下。吾如不曾見些甚麼來。視異境有如常境。視真人猶如常人。都看做是固有之物。如我平日著衣吃飯。家常使用。方是豪傑襟懷。真仙種子。孟子所云不動心也。譬如人獲一顆明珠。把他做一塊瓦礫看。則我與珠相忘。珠安於我。我安於珠。何等快樂。若竟作珠看。時時撫摩。刻刻記罕。則此珠反足爲我累。有累則心不空。心不空則背道矣。楚人得一玉杯。以爲至寶。恐有驚觸。納之匱中。裹以錦茵。可謂善藏矣。揭而觀

之。既置復取。既取復置。兩目清黃。雙手顫發。誤觸其匱。玉毀不全。人之於丹。亦猶是也。視之不甚惜。深所以惜之。視之爲奇珍。適所以害之。就是火候。也要平平常常。有心無心。勿忘勿助。聽其自己運用。水到渠成。薪多肉爛。分寸銖兩之說。大足誤人。此矜誇自銜之輩。作此議論。迷亂學者。以爲煉丹乃至難之事。舍我莫知。嗚呼。吾嘗閱丹經圖籍。都說火候。必有祕傳。心心相授。孰知至庸。易平淡無奇者乎。吾以子好道。故以一言點破。傳之世間。命不知學者。省却多少心思。此我之大陰功大濟度也。

子骨勝於肉。魂強於魄。雖瘦不妨。所嫌心火太旺。火旺則血枯。日中宜冥言少思。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身若浮雲。卷舒自如。物來觸我。我不著物。久久行之。自然諸疾銷除。身心舒泰。此非難事。動靜可持。邵子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此學道有得之言。看他心地何等靈通。何等快樂。便是活潑潑地。一個神仙也。從古昇玄之士。有歷千年方登仙籍。有歷幾世始躋雲路。最少也有百年。六七十年。又最少也有三四十一年。二十年。方得真仙接引。子以百日之功。隨翼異常之遇。從古以來。未之有也。吾與子約。子勤修不息。三年如一日。許子仙緣湊合。上達有階。子其自愛自勉。毋負我心。精氣神。名雖有三。其實一也。人俗情未斷。遊思紛擾。故精氣神。各分頭以應之。至人齋居坐忘。精氣神何分之有。太上不言丹。而言道。良有以也。清之則三。澄之則一。三者非神非氣非精。一者是神是精是氣。圓圓圖圖。一個太極一粒金丹。動含一切。靜照十方。至靈之機。不分之象。其妙不可

盡言也。吾與子言道。可謂深且悉矣。知之非難。行之非易。子能窮究。得其指歸。融洽於心。體驗於事。雖未即飛昇遐舉。亦是一個得道高人。天神相之。道體圓通。靈根永妙。悠悠乎神仙之徒矣。夫道之要。不過一虛。虛含萬象。世界有毀。惟虛不毀。道經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道無他。虛而已矣。形神俱妙者。形神俱虛也。

吾向來談道。始言煉心。直至白日飛昇。參此一條線索。更無別徑。可以令人朝發而夕至也。子其於此認得清乎。性命兩字。如玉連環。分解不開。今人修道者。畏性功之難。先從命宗下手。沾沾於坎離水火之際。胎既結矣。神既出矣。未能蕩滌塵根。直超無漏。則升騰變化之間。究竟有些滯礙。清虛玄朗之境。不容站著脚根。欲其遊行太虛。竟同一虛。難矣。夫人之能斷生死。脫輪迴者。全從性宗了當。於此有未徹。雖嬰兒養得長大。到底是一俗漢。是一頑童。升至半天。恐落下來。或過幾千百歲。難免墮落。何也。不曾曉得虛字。縱使曉得。亦不曾實實到得虛字也。即使先做命功。後歸性學。是留難的在後面。陽神初結之時。胞胎裏必帶些夾雜之氣。非再加面壁之功。恐難磨洗一清。是故先命而後性者。殆欲求速效。連累這孩子。不能成個聖嬰。由性以至命者。要做真學問。心要見真心。性要見真性。神要見真神。精要見真精。氣要見真氣。性命不分。一舉兩得。道成之日。位爲天官。超出三界。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此的的真宗。任他花言巧語。不能出我這幾句。

請問佛家舍利與道家金丹。是同是異。師曰。佛家以見性爲宗。精氣非其所事事也。萬物有生有滅。

而性無生無滅。涅槃之後。此物固是圓明。超出三界之外。永免六道輪迴。所餘精氣。結爲舍利。時放光明。忽隱忽見。佛之神通。大抵如此。夫佛既涅槃。遺下精氣。乃無知之物。何分隱見。誰放光明。吁。烏得言無知也。雖然。亦何得言有知也。譬如明珠放光。誰爲爲之。珠生於蚌。蚌之精華。結而成珠。珠既出蚌。與靈性別矣。而圓明如月。由其精氣在是也。人身精氣神。原是一非二。佛家獨要明心見性。洗發智慧。將神光獨提出來。餘下精氣。交結成形。然其諸漏已盡。百結俱銷。則其精爲元精。氣爲元氣。雖不比神之洞明普照。然亦固是靈物。故光明隱見。變化不常。此其理也。而其所見之色。各有不同者。世間寶物數種。光彩陸離。隨其質性。精氣人身之寶物也。身具五行。故有五色。故舍利所見之色不同。由此道以推之。佛家之所謂不生不滅者。神也。卽性也。其舍利精氣也。命也。彼修性而不修命。故滅度之後。神升於虛。而精氣留於世也。若吾道家性命雙修。將精氣神渾合爲珠。周天火候。孕成一個。輕如片雲。嬌若處女。與吾一般的孩子。神在是。精在是。氣在是。分之不可分也。或曰。修仙之士。亦有坐化的。流出舍利。既是性命雙修。何得復有舍利。吾應之曰。若果有舍利。其所修者。必是佛而非仙。詳於性而略於命者也。性命雙修之士。將此身精氣神。圓結得乾乾淨淨。骨血皆化。毛竅皆虛。血如白膏。體若縑雲。赤如日。熱如火。貫通於百體四肢之間。照耀於虛無朗淨之境。故能升沉變化。隨意圓通。釋道之不同若此。至若性體本空。六根常寂。不以有物累無物。始能以無物照有物。慧炬無方。眞如永湛。則又圓。

煉丹者。陰盡而陽自見。陽壯而陰自銷。人身七情六欲。總是陰根。拔去這根。眞陽發露。凡物陰重而陽輕。陽清而陰濁。輕清而上升。重濁而下降。故未有情慾方熾。而可以冲舉霄漢者也。陰性寒陽性熱。一陽初動。大地回春。子獨不見天時乎。三冬陽伏。則天地閉塞。今人機心內運。精涸氣嘶。一派冬令。故毛髮彫枯。肌膚皴裂。何異冬天搖落之象。交春陽氣發生。羣陰退聽。故百卉舒華。土膏潤澤。猶人眞陽在中。則髮白重黑。齒落復長。膚理腠密。融瑩如玉。人身天時。異形同理。凡人情欲未斷。則精爲陰精。非陽精也。氣爲陰氣。非陽氣也。神爲陰神。非陽神也。何以精爲陰精。凡身中之火。爲情欲所發。此爲陰火。精爲陰火所燦。則命門之精。隨火而洩。是以陽精無形。陰精有質。何以氣爲陰氣。凡氣之散漫於形骸之間者。皆尸氣也。氣性凝滯。故氣行骨節間。忽然雍塞。遂生瘡瘍。若眞陽之氣。薰蒸如火。舒卷如雲。如火則諸毒遇之皆散。如雲則壅塞遇之皆通。何有瘡瘍之疾。何以神爲陰神。神本陽也。被七情六欲。驅遣陰精。陽氣埋沒在下。如一塊炭火。置之冰窖之中。熱不能勝寒。陽不能勝陰。君子不能勝小人也。總而言之。精氣神。爲先天之物。則件件皆陽。爲後天之物。則件件皆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唱道真言卷之二終

唱道真言卷之三

南極天宮。背華上帝。唱玄風於羲農黃唐之世。培道脈於虞夏商周之間。或隱居於清寧明堂。或顯真於名山靈洞。神通莫測。變化無端。原天上之歲星。遊戲蟠桃園內。作人間之仙吏。誡諸金馬門中。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逍遙觀世。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籙。

煉丹無所煉也。何以說無所煉。煉其所無也。無者虛也。心本虛。情識意知實之。煉心還於本然之虛。則丹可成矣。何以言之。丹本虛也。是以心虛而丹可成。從無有一物中。煉出一物來。何以從無物中。煉出一物。譬如我在未生以前。未嘗有五官四大。並未有個人身。忽然一念。自去投胎奪舍。此投胎奪舍者。果是何物。既有神。自有氣。既有氣。自有精。投入一個胞胎。十月滿足。恰成一個人身。從泥丸宮裏跳出。遂能出有入無。後天不老。若我心未虛。情識意知。紛紛不一。則我依然是人身了。既有入身。還思想再得一個人身。安有此理。人身只得兩耳兩目。一鼻一口。五臟六腑四肢。那裏可以再增一倍。斷然不能。故煉丹者。須把耳目鼻口臟腑肢節。盡還於虛。如未曾托生。一件不有。祇一點神光炯炯不昧。然後結下胞胎。還我耳目鼻口臟腑肢節來。一個陽神。單單是我。並未嘗再加一倍。然陽神雖出。其耳目鼻口臟腑肢節。到底元虛。到底未曾有身。故可以不生不死。與道合真。煉丹之道。盡於此矣。

學道以無爲爲宗。有爲出於無爲。則雖呼風喚雨。拔山斷流。終是無爲之旨。不然。一舉一動。一符一錄。未悉道原。總是小家伎倆。是煉丹煉無爲之丹。行法行無爲之法。誦經誦無爲之經。持咒持無爲之咒。無爲二字。天之體。道之原也。欲於無爲之外。別尋枝節。是爲旁門外道。子其合天之體。明道之原。何患洞經之不解。諸法之不通。吾其望之。

無爲者。道之體也。丹者。無所爲而爲者也。上古聖人。憫人之不能及於無爲也。故教人煉丹。使之從無爲中。討出有爲。故採陽於無。恍惚之中。元陽生焉。陽既生矣。結胎於無。杳冥之際。靈胎成焉。胎既成矣。乃以無爲火。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惺惺常在。守之不敗。一年十月。陽神出焉。神既出矣。所出之神。原歸於無。紫氣光中。有物非物。有形非形。無象爲象。無聲爲聲。此何以故。道原如是也。而其所忌者有三。採陽之時忌動。陽之生也。一意融結。靜則陽生。動則陽歇。陽有形乎。以我之意。爲陽之形。神能化氣。神靜則氣有不生者乎。一動則意止。意止則神不續。而陽息矣。結丹之時忌滯。陰陽交會之後。急用一意。將黍珠一粒。送歸黃庭。封固鼎內。稍滯則精老。不能含陰。遇火則躁。恐難成胎。用火之時忌暴。陽既採。胎既結。十月之火。猶如一日。一日之火。猶如一刻。此爲純火。胎從純火中烹出。則堅剛不壞。曠劫獨存。上天下地。飛騰自在。若有時忘却。一念忽及。加意烹煉。一團躁急之氣。雖坐到息。息歸元之候。終是暴火。由其自斷續。加意爲之也。由此觀之。煉丹非易易事也。自知無火。方能用火。自覺無陽。方能採陽。如天體清空。一無所有。而時行物生。萬古不息。子患訓詁自給。不能習靜。然明

心見性。見在可爲。吾原教子從此做起。夫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子何不且做一半。留此一半。且待機會。子何必舍見在而爲無益之憂耶。既能寡欲。大本已得。從此安其神明。恬其思慮。靜中參悟。玄關一竅。躍躍欲動矣。

結胎以無所事事爲結胎。無所事事者。胎之原也。何以故。太極生天生地。自然而然。不知不覺。上而清者爲天。下而濁者爲地。自自在在。優優暇暇。而天地生焉。若太極於生天生地之際。掀翻顛倒。則陰陽反覆。五行錯雜。未成世界。先盡彝倫。便非道之體矣。人知太極所以生天生地之故。則結丹之際。可以無所事以爲事矣。陽之宜升之。陰之宜降之。猶如太極之生天。清者在上矣。太極之生地。濁者在下矣。然天地雖分。而太極不分。於是陰陽混合。結爲寶珠。渾渾沌沌。原是一個太極。此丹之所以爲丹也。胎之所以爲胎也。火候既到。陽神出焉。要知此陽神。是渾沌未鑿之物。不是四大五行。結而成形的。若是四大五行結成的。便是人身。既是人身。便有知巧。既有知巧。便不能無所事事。而背道遠矣。是故這個陽神。就是太極。既是太極。爲何又有形象。吾爲之解曰。這個陽神。是洪荒之世。天闢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的時節。第一個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無所能而無所不能。無所知而無所不知。太璞不雕。太淳不鑿。雖有形象。實是太極。太極者。道之祖也。丹有祖。子知之乎。丹以太虛爲祖。太虛生神。神生氣。氣生精。神與氣精。同祖一太虛。則宜象豚祖翁。而何以一件不虛。是爲悖道之子。不肖之孫。太虛何不幸而有此若子若孫也。然則可以反於虛乎。

曰可。反於虛之道何在。曰無思無爲。則反乎虛矣。雖然無爲之本。又在於無思何也。人能終日靜坐。杜絕人事。悠閒自在。旁人看他。豈不是一個自在神仙。恰象有道的高人。全真的仙侶。不知他的心內。谷谷碌碌。轉許多念頭。藏無數傀儡。一念之輪迴。種無邊之生死。是故無爲人所能。無思非至人不能也。子試問己心。果能無思乎。非惟不能無思。恐不能一刻之無思。既不能無思。則事至而驚。物感而動。雖欲無思。不可得矣。子流落塵緣。方以訓詁自給。豈能一無所思。然思有不同。有本分之思。有出位之思。所謂出位者。無論聲色貨利。卽要成仙作佛。這個念兒。也是不守分。爲希冀之心。傲倖之心。通該絕去。自己綿綿密密。做見前有益於己的工夫。無求於人的學問。如何可以悟真。如何可以入聖。刻刻不肯閒過。自然心逸日休。志氣如神。把仙佛兩字。丟在一邊。其實是成仙的派。作佛本源。真仙真佛。乃從此出。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看他心地何等光明。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看他靈機何等迅速。這纔是真會煉的人。人若肯做深山野人。不以爲恥。打不哭。罵不笑。痴痴癡癡。頑頑鈍鈍。似一個蠢孩子。其於道不相遠。然而這個人。豈真是頑鈍痴癡的。大有志氣。真有學識。其量如江河。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操如松栢。春不見秀。冬不見彫。殆至人與。嗚呼。吾安得若人而與之談道也哉。

子處境寥落。兒女盈前。苦哉子爲境所困矣。然辦得一副有進無退的心腸。要受一番千磨萬折的境界。然後打得鐵壁穿。透得火山過。成仙作佛之基。方能於此際。立得牢牢實實。排得安安定定。不

然仙佛是何等事。豈盡人可嘗試哉。子其咬著牙根。安心守去。此身可生可死。可凍可餓。而向道之心。由他生死。而此心不落生死。憑他凍餓。而此心不知凍餓。立志之堅。果能如百煉之鋼。難道天上無數高真。盡是聾聵。不來照顧的。斷無是理也。然則子患立志之不堅。無患境之不堪也。既有真志。則何境不可處。雖在刀山劍樹。鐵床火坑。亦可立地成仙作佛。況黃齏淡飯。啜粥飲水。貧士之常乎。丹者。太初以來。一點真元。至於今日。始見得著。捉得定。認得清。故謂之丹。譬如取土作丸。要把砂石盡數淘清。方可和合上來。作個丸子。煉丹者。須把七情六欲。亦細細淘盡。無一些渣滓。則一點真元。如秋月揚輝。然後再以升降之功。作和合之方。而一粒金丹。團團圓圓。在我中黃太乙之宮。見得清。認得清。永遠不消失矣。上藥三品。神與氣精。神者。氣之母。精之祖也。子無不從其母。孫無不顧其祖。故煉丹者。凝神而氣精自隨之。大藥雖有三名。其實一也。採陽之時。意也。交會之頃。意也。送入黃庭用意封固。意也。至於十月火候。刻刻內觀。時時反照。無他。神而已矣。後天之意。謂之意。先天之意。謂之神。神之所在。氣即從之。由氣依神而生。亦依神而息也。故結胎之時。靜則陽生。靜則神安。神安則元精吐華而氣生焉。氣之所以依神而生也。十月之火。內觀觀於此。反照照於此。吾之元神。全注於此。故五行於此朝元。胎息於此連轉。氣之所以依神而息也。以其全用一神。故出胎之後。謂之陽神。神之爲用大矣哉。

丹以氣爲母。以神爲父。精爲子。何以氣爲母。丹者。一氣之所結。採陽。氣也。火候。氣也。猶母之生子。形

骸臟腑。皆母氏精血爲之。何以神爲父。氣爲神之所生。神不能獨用。而藉氣以爲用。氣雖虛而有形。神則虛而無物。煉丹之士。先凝神入氣中。而後結爲靈胎。猶父之不能孕子。必傳精於母腹。而後陰陽和合。誕生嬰兒也。何以精爲子。精者養丹之物。猶龍之與水。龍雖能飛騰變化。然失水則神不能御形。與蟻蚘無異。神胎雖結。無真精涵養。則枯而無用。取子能養老之義。故以爲子。是以真修之士。必要三全。由三全以至於三圓。方許修道。指望成仙。世俗之人。輒以交媾之精爲陰精。結丹全不藉此。雖浪費亦無害。不知精無陰陽。無欲則身內之精皆陽精。有欲則身內之精皆陰精。陽精無形。陰精有質。一欲與不欲之分也。

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凡人不知有精氣神。雖識而不能用。故聖人教之曰。這個精氣神。是修丹之上藥。不在外邊。總在汝身內。若上等根器之人。既知有道。勤修密印。混沌沌。鴻鴻濛濛。何神何氣。何精。以爲神耶。而氣與精在焉。以爲氣耶。而神與精在焉。以爲精耶。而神與氣在焉。如糖和蜜。似粉入麵。在五行未兆之先。當三才未判之際。此爲丹祖。太極是也。於此用一點靈機。靜中作用。結爲黍珠。以太乙祖氣烹之。十月之後。出爲陽神。夫陽神二字。不可專在人身上偏看。生出天來。也是這個陽神。生出地來。也是這個陽神。生出日月星斗。胎卵濕化。飛潛動植。也都是這一個陽神。陽神何以能生得許多。曰。太極者。陽神也。陽神者。太極也。以爲陽神。則不能生。陽神以爲太極。則無所不生。此至理也。不然。神仙變化莫測。難道他有無窮本事。要知非神仙爲之。太極爲之也。

丹本無形。未嘗無物。分合無端。變化莫測。可分之而貴通於周身。可合之而靜藏於一竅。一變而成象。再化而爲虛。鬼神莫喻其機。天地莫窮其妙。神無方而易無體。其神丹之謂乎。是故丹有先天之丹。後天之丹。先天之丹。太極無二。生出人來。必是聖人。由太極之氣。清和淳厚。洪濛既兆。靈秀集焉。故太古之世。多產神奇之聖。開物成務。制禮作樂。丹亦如是。後天之丹。濁氣而浮。洪濛既散。靈秀亦衰。故中古之人。每遜太古。求其剛健中正之德。蓋亦罕矣。先天之丹。其義云何。以太初無形之物。結而爲丹。而以太乙祖氣烹之。是則所謂先天之丹也。道莫大於太極。而丹象之。何以故。丹不可以名。物器數求。清虛洞玄。洪濛一氣。道之體也。或問曰。丹之爲物。何爲而象太極。吾應之曰。丹之象太極。太極便是丹。一粒黍珠。造出世界。從太古以至於今。陽神日日變化。時時變化。刻刻變化。而生於其中者。習焉不覺。由焉不知。嗚呼。覺之知之者誰乎。冥慧之士。窮究其理。便知丹之爲丹矣。以爲無爲耶。則天地何以判。以爲有爲耶。則天地何以混沌。而復還於太極。此中殆有神焉。夫人之身。自心上謂之乾。自臍以下謂之坤。天氣不下施。地氣不上接。其卦爲否。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男女不交。其志不同也。故有道士。以離中之火。補坎中之陰。以坎中之水。育離中之陽。其卦爲泰。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男女交而其志同也。雖然。其道安在。莫若恬其心而爲之。苟恬其心。則神安神安。則精氣和。神安而精氣和。以至於分之不可分。則丹本立矣。然丹本雖立。尙是無定之體。於是用吾無中之有。煉成有中之無。於打成一片之中。取其尤精者。和合而爲無。金精木液。戰鬪一番。鼓

九閭之敷。而彈八風之瑟。日月出於臍下。風雲起於腋間。圓陀陀。赤灑灑。仍是一個清虛洞玄。洪濛一氣之太極也。此中有天地焉。有日月焉。飛潛動植。胎卵濕化。無一物不備。靈機一到。萬籟齊鳴。一元顯象。不可言盡。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丹以無爲爲之。而丹靈。以有爲爲之。而丹未必靈。此何以故。丹也者。天地自然之道也。天地之道。有陰必有陽。有水必有火。有闔必有闢。有升必有降。道之所以爲道也。一身之內。有陰陽焉。有水火焉。有闔闢焉。有升降焉。此事非強而爲。莫之爲而爲也。物各從其類。使之各得其所。從而萬物生焉。此曠劫不易之道。吾烏從而易之。不能易之。則順之而已矣。世間凡夫。以煉丹爲奪造化之權。洩天地之祕。不知我何所容心於其間。順其道而已矣。子思探陽之無據。夫陽生有候。順其候而已矣。子思火候之不準。夫火之發也有時。其息也有時。子順其時而已矣。子思眞汞之不生。夫心爲五臟之中氣。中氣上升。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上升。中氣下降。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下降。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子立其帥。順其命而已矣。夫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事事從逆。獨是丹家作用。又要心心從順。念念從順。逆煉而順以成之。此煉丹無上之要訣也。

太極生天地以來。凡物之有形有象。有質有性者。日滋月長。天地苦於生生之不已。而又不能不生。萬物戴天地之恩。沐天地之澤。而不知天地之若於生也。天地之元化。洩而不止。流而不還。天地且罷矣。以既罷之天地。而求其所生之物。與道同無盡。是猶執不勝匹離之子。而望其穿楊之技。有是

理乎。然則有志之士。一心發憤學道。將如之何。曰。使我之陰陽。反於混沌之初。則可以煉丹矣。始之以無爲。終之以無思。則天清寧於上。地安其位於下。然後陰陽渾合以成珠。收羅於玄玄一竅之中。顛之倒之。恍焉惚焉。一爐造化。萬斛神光。當此之時。天地罷而我不勞。天地散而我不分。天地方苦於生生之不已。而我安於息息之有餘。天地經累千萬億而混沌。我則時開時闔。隨分隨翕。且生且息。或萬或一。究其至也。同於太虛。豈天地之所得而比哉。

丹也者。何所本爲之丹。以無所本爲本。何以言之。曰。丹者。天地萬物之本也。何以爲天地萬物之本。曰。丹者。道也。道者。虛無之體也。虛無不可立名。故聖人強以道名之。虛生一。一生萬。萬還一。一還虛。虛何以能生一。曰。此化機不可言盡。雖然。大略可得而言之。虛者無形無象。何以生出有形有象的來。要之太虛所生之一。原是無形無象的。既無形無象。與太虛同體。何以名之。曰。一。曰。虛。卽是一太虛之體。無有間斷。無有夾雜。渾然至純而粹精。故謂之曰太虛生一。曰。一生萬。其義云何。曰。萬亦是虛。要知太虛。不是板然之體。以其無間斷夾雜。故曰打成一片。然卽此太虛之中。得其氣者成形。得其理者成性。可分可合。可大可小。可方可圓。可動可靜。故又曰。虛空粉碎。雖然太虛究無形象。何以能成此有形有象之物乎。曰。此非太虛爲之。而在乎太虛之中者爲之也。使太虛有意生萬物。則太虛有盡時矣。是故煉丹之士。一粒黍珠。與太虛同體。然後此中化化生生。太虛無爲。而萬物自遂。太虛無心。而萬物自滋。嗚呼。至矣哉。蔑以加矣。吾何以贊之。贈之以一圖。雖然一圖有界限。不足擬此。

道之妙。仍贈之以虛。雖然虛者散漫無涯之謂。恐後之煉丹者疑焉。吾有以贈之。贈之以一圖。圖復贈之以虛。

凡煉丹者。以無爲君。以有爲臣。以水火爲佐。以意爲使。何謂以無爲君。上藥三品。件件皆無。七尺之軀。空如一粒水晶珠子。不著一物。那時精氣神。方得打成一片。清空浩蕩。渾渾不分。而丹本立矣。何謂以有爲臣。一無之中。萬有具焉。以言無精。其實有精。以言無氣。其實有氣。以言無神。其實有神。如太古之世。民風熙熙。無在非德澤之洋溢。不可執一名一象以求之。而禮樂政刑。燦然具足。何謂以水火爲佐。水火藥物也。水在下而升之使上。火在上而降之使下。猶王者政治均平。無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患。玉燭調和。金甌豐滿。黍大之珠。萬物備而四氣周。八風平而三才具。工夫至此。十有六七矣。何謂以意爲使。水之所以升。火之所以降。誰爲爲之。意爲之也。意之先無意。意之後無意。祇得中間單單一個真意。而採陽結胎。脫體出神。俱藉之。而煉丹之法盡矣。

丹者。先天之物。非後天之物也。如其後天。則是世間一種好奇之人。造作出來。爲旁門外道。丹也者。道也。上古聖人。千言萬語。祇教人惟道自務。苟明於自然之道。則明於自然之丹矣。夫太極之生天地也。陽升於上而爲天。陰降於下而爲地。故煉丹者。當知未有天地之先。如何是個太極。太極者。清虛無爲之體也。未有形聲氣數之時。有靈之至而神之極者。太極是也。太極何爲乎生天地。曰太極原未嘗生天地。而天地得其靈氣。蒼然者爲天。塊然者爲地。而太極何嘗生天地哉。太極爲天地所

以生。則天地生而太極死矣。人心一太極也。丹之祖也。修玄之士。以我心一點靈氣。凝於丹宮。神氣相依。遂成形象。久之變化無方。可與太極同無始終。何也。非物也。既成形象而非物。則其爲物果何物乎。天之上。地之下。未嘗有是物也。以其非物。可名之曰道。以其非物而終有形象。可名之曰丹。雖然。必如是。直謂之太極。太極者。道所從出也。

人之生也。臍在最先。臍帶繫於胎根。外通母腹。一點真元。包含生理。爲真真種子。自泥丸至湧泉。臍爲一身之中。自燕尾至外腎。臍又居中。譬之天爲嵩高。地爲中原。諸天宿星所拱。五方風氣所朝。得五行之全。居百骸之會。於此置鼎。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何譬如之。以其正位乎中。故名黃庭。黃者。中央之色也。庭者。虛而有容之象也。紫陽氏所謂有形之中。金丹四百字。所謂此竅非凡竅也。

關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關者。交會之後。送入黃庭。丹體至健。陽剛之德。鼎闢而丹落其中。故謂之乾。闔者。丹既歸鼎。用意封固。如人之闔其戶也。此時全要安靜爲主。如坤之體。故謂之坤。

問五氣。師曰。五氣者。五臟之氣也。氣在氣穴之中。而流通於五臟之間。於肺則爲金氣。於心則爲火氣。於肝則爲木氣。於脾則爲土氣。於腎則爲水氣。是謂五行之氣。平日間氣行於五臟。各有衰旺。過衰則病。過旺則病。甚至關塞不通。則有癰疽癰瘡之病。人到息息歸元之後。氣穴中之氣。蓬蓬勃勃。從尾閭上透泥丸。與腦中之髓。如銀燈相映。下至重樓。遍薰諸臟。如一輪煙月。照耀於瀟湘洞庭之間。結成一粒黍珠。送歸黃庭金鼎之內。胎受五行之全氣。故日後陽神。依然與人身一般。若一氣不

足。陽神便少一件。不成其爲人矣。然須靜之又靜。立之又立。使這五氣爲先天之氣。可生出陽神。必是至靈至聖之物。若雜用後天。恐不成胎。雖成而不靈。求其通立達妙。不可得矣。煉丹之要的的確。不過凝神二字。凝神在何處。曰生身受命之初。凝神在何時。曰真息歸元之時。夫氣在人身。一日十二周天。猶斗柄之指十二辰也。其升也。五臟之氣皆升。其降也。五臟之氣皆降。既降之後。五氣合而爲一。丹經所謂金木併。性情一。此其時矣。若論起汞來。則當真息歸元之際。離中之汞。已與五臟之氣同升。況鉛到神房。金能生水。鉛金自生木液。金公求雌。木母求雄。必然之理。子又何疑哉。夫靜功真境。以筆傳之。不若以身驗之。禪家以了悟爲見性。道家以歸元爲得命。夫見性方能知命。故性學先之。得命亦能知性。故胎息歸根。自與一點靈光。融通洽化。性與命似有先後。實無先後也。惟敏達之士。始能知之。

問陽神何以能分爲百爲千爲萬。師曰。陽神者。一團真氣結成。真氣所流。猶如火爆星飛。其火星四射。點點皆有火性。丹者太極也。太極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出無數有形有象的來。金丹一粒。渾然是個太極。自然可以生出無數人來。一個鶴臞子。可以布宇宙。然天地人物。既有形象。則必有毀壞。大丹所生之陽神。雖有形象。而實無形象。故分出來可爲萬。合上去原是一。然陽神既無形象。如何飲食。曰。一塊純陽之氣。如夏日秋陽。何物不鎔化。然則陽神又分爲陽神。其靈通可是一般無二的。曰。凡有形象的分出來。或有不同。故聰明的人。往往生出頑劣兒子。陽神是神。並無別樣夾雜在內。

其靈通自然。一般無二。然則陽神既分。四面八方。分投散去。將如之何。曰。至靈之物。天上地下。無微不徹。銅山崩而鐘鳴。劍化龍而復合。無情之物。尙能相感如此。散去之說。非通論也。

問丹有形象乎。師曰。交會之後。遍體融和。如暖春天氣。熟睡方醒。胸境洞然。此交會果是何物。是神是清是氣。非精非氣非神。名之爲道。見之爲丹。擬議之爲太極。十月之後。卽陽神也。總而言之。煉丹件件皆虛。黍珠一粒。渾然太虛之體。於此參之。思過半矣。

子要識丹之一字。丹者身也。像人之身。一者臍也。像人之臍。臍者丹也。像臍中之丹。丹像身。身像丹。一畫何以像臍。像臍何不一圈而乃一畫。取義何在。此一畫卽伏羲一畫之義也。伏羲於未有八卦之先。先有此一畫。猶人在母腹。五官四肢都未有時。先生臍輪。上繫胞帶。通於母腹。丹字一畫。取義如此。故結胎不於他處而於臍中。蓋以臍爲人之命根。煉丹所以立命也。立命不於命根之所在。結丹而又奚屬哉。

丹之爲物也。有神焉。在於通玄達妙之宮。得其神。則丹可成。不得其神。則丹未可以歲月計也。此神果是何神。此神便是丹祖。子當發下誓願。要修道時。其神便隨斗罡真氣。降居子之心府。以和會一身之物。使人心地清明。氣質純粹。皆此神爲之也。此神惡動而好靜。惡實而好虛。靜虛之至。則其神自靈。既靈矣。自然顯大作用。管攝五臟六腑一部神王。而爲之攢簇五行。會合萬象。如船中操楫者然。遇灣則隨灣而轉。遇岸則逐岸而移。永無觸礙棘手之處。人功夫做過一分。其神便將第二分工

夫引你。做過二分。又將第三分工夫引你。隨時誘掖。多方啟沃。直至九分十分。工夫圓滿。皆其神一
力爲之。子如今好將二字爲供養其神之具。如何是二字供養。曰靜。曰虛。

唱道真言卷之三終

四昇篇。老子曰。善人者。不與萬物爭。謙虛而無欲者也。故欲者。凶
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聖人去欲入無。所以輔其身者也。故
吾視欲無所見。聽欲無所聞。言欲無所道。食欲無所味。寂哉淡泊。
於是清靜無爲。氣自反於未生者焉。

唱道真言卷之四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聖劫護生之慈父。萬世文字之宗師。金聲玉振。開正學於東洲。獅座蓮臺。演教傳於西域。神化之妙不可名言。變動之機。畧無端倪。似狂而實聖。居時和清任之間。雖閤而必章。在進退榮辱之外。大悲大願。至聖至仁。多方設法。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錄。

問身外有身之後。還做甚麼工夫。師曰。善哉問也。此其道有二。下士委身而去。其事速。上士渾身而去。其事遲。何以言之。陽神透頂之後。在太虛之中。逍遙自樂。頃刻之間。飛騰萬里。上之可以摩弄日月。高踏雲霞。下之可以遨遊島嶼。眺覽形勝。千變萬化。從心所欲。回視幻軀。如一塊糞土。不如棄之。是以蛻骨於荒巖。遺形而遠蹈。此委身而去者之所爲也。若有志之士。不求速效。自肯做遲鈍工夫。陽神可出而勿出。幻軀可棄而勿棄。一味保守元靈。千燒萬煉。忘其神如太虛。而以純火烹之。與之俱化。此渾身而去者之所爲也。並列於此。聽人自擇。有志者不當取法乎上哉。曰。此與煉虛一著。是同是異。師曰。煉虛是補煉心未至之功。此一著是補煉氣未完之事。若煉心既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竟做此一著。何等簡捷。若先命後性者。恐到末路來。祇好願性。不復能願命矣。具宿慧者渾而一之。亦妙。

修真之士。抱道而處。神遊於太虛。太虛無所謂道。因人而名之。人亦無所謂道。道而不道。乃有所謂

道也者。而實無所有焉。嗟乎。道之名何自而來哉。天地內外皆太虛也。有天地而道之流行於太虛者。因天地而壅塞。是故天地毀而道全矣。吾與太虛。廓然同一虛也。以有形象。遂與虛隔。雖有九竅流通。而吾之太虛亦逼窄而不甯乎。惟其不甯。則蘊而爲有情。發而爲慾。時而喜怒。時而哀樂。千態萬狀。窮工極巧。以一點無礙靈光。而沉淪於血肉之中。宜其困苦無聊而爲伎倆矣。沉淪既久。漸忘其虛。既死之後。猶復迷而不悟。墮入惡道。一生不已。轉死轉生。欲求解脫。不亦難乎。然則身之爲害如此。仙家何苦要白日飛昇。曰。此化體。非凡體也。化體與太虛無異。真火烹成。形質俱化。故聚則爲形。散則爲氣。聚散之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真修之士。在名山靈洞之中。與在街頭巷口。湫隘囂塵之所。俱可煉丹。體熱如火。心冷如冰。氣行如泉。神靜如嶽。此之謂得道成仙。如此等人。吾久不得而見之矣。煉形之法。虛其身心。去其作用。而聽諸天道自然之運行。則久之而化。無質可尋。末學緇流。往往譏我道門。爲拖尸帶骨。以管窺天。何足與語。天體之大。豈知我道家精修妙煉。到那形神俱化之時。寥寥太虛。但見紫光玄氣。充滿於天高地厚之間。明則爲日月。銳則爲雷電。鼓盪則爲風。潤澤則爲雨。尋聲救苦。無感不通。握大造之樞機。爲衆生之父母。其所造豈不光明俊偉哉。此固士君子之本分。大羅天上。原非人跡所到之處。願所以自命者如何耳。

太上度人以道。不聞以丹。神仙度人以丹。未嘗離道。其他小小羽流。便誇祕傳。自古以來。未有以術

度人。而可以長生不死。解脫諸趣者。延年却病。理或有之。古人著下丹經。惟參同契爲當。餘皆眞僞相參。然眞中涉僞。眞亦不眞。奈何修立之士。徒泥紙上之陳言。欲奪天上之造化。羣營營。大道見而不知。丹經矯誣而反信。舍夜光之璧。而珍其所非珍。此楊子所以有歧路之悲也。嗟乎哉。古今茫茫。立家無數旁門。盡屬捏空作餅。何救於饑。有志之士。宜修至道。以大賢大聖爲宗師。以明心見性爲準的。煩惱菩提。本非二境。天宮地窟。總在一心。用綿綿不絕之功。踏實實自修之地。則在世爲地行仙子。上昇爲玉殿眞官。子子孫孫。永處福地。豈不是大結束大休歇也哉。至若煉丹之法。靜則無丹而有丹。動則有丹而無丹。子試少靜片時。神謐如也。氣淵如也。從此神氣相依之後。再用眞心。發眞意。搗成立華至寶。藏之丹田。自此之後。時時內視。刻刻反觀。潑天爐火。遍地黃金。斗罡從此而轉旋。陰陽因之而顛倒。功滿道成。純陽至剛之氣。薰肌煉骨。法體溫和。四季皆春。太陽在頂上。有豈無夜。造化在身中。有生無殺。分一爲萬。合萬爲一。是謂眞人。神形俱妙。與道合眞也。仙家作用。並非神奇。以平常之道。行平常之事。爲平常之人而已。孔子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天上神仙。乃世間庸人也。吾向來教子。祇是平常說話。無足以驚世駭俗者。子率是而行之。何怕仙路之難登。仙階之難躋。仙官之難做。仙祿之難賞。乘雲跨鶴。出有入無。此乃士君子必由之路。儒者家風。何足爲怪。子何疑乎。夫煉丹之說。太上原教人以養性爲至。而復命次之。眞常之體。曠劫常圓。使閻羅老子。無從下手處。彼雖能生人殺人。不能把無際無崖之道。而生之殺之。至於煉命之學。火候到

時。渾身飛去。翺遊太清。然吾問子身內之物。果是何物。先要淘洗得此物乾淨。超出生死。然後連那身兒。也可以超生死。若是身內之物。淘洗不淨。則死生根苗。尙爾牢牢繫定。譬如一間好屋。主人不肯安心靜坐。只管向外逐馳。花街柳巷。目蕩神怡。暫返欲出。一出忘返。屋無人住。必至傾圮。故煉性之學。先要留住主人。無心向外。煉形之學。是主人修理房子。子細思之。孰輕孰重。孰先孰後。不待知者而自見矣。靜坐之時。此心懸之太虛。待氣息調和。身心安穩。然後徐徐收攝上來。內照本體。果然空空。一無所有。乃於此時自證妙覺。十方世界。盡入覺中。而實無所覺。覺性不生。覺性不滅。乃爲真覺。本來一照空靈。至圓至妙。小則毫毛。大則須彌。凡物之有形象者。從此得形象。無形象者。從此得無形象。天地日月。胎卵濕化。有則分爲萬。無則合爲一。果何所爲而不爲之哉。夫物實則必壞。不壞則空。人之有身。由四大生我。及其死也。原歸四大。惟此空而靈者。得無所歸。若云歸空。本來是空。以此之空。歸彼之空。空無彼此。將何所歸。惟空無歸。故不死者空也。就是煉丹亦是空。所謂陽神並非四大假合之身也。何得謂之非空。若陽神者。正是空而靈的一件東西。此空而靈者。不可描畫。不可捏塑。雕風鏤月之手。不能於此著一鍼鋒。獨有這陽神。分明把空而靈的三字。造下一個影子。是則禪之與玄。相去直一間耳。不可謂之異。不可謂之同。同異之間。非上智不能造其極也。

學道之士。以能忍爲本。喜怒哀懼。非吾心之所有。一切掃除。何等快樂。雖然忍之一字。難言之矣。非大勇其孰能之。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其孰能之。子既有志斯道。當以大勇自期。浩然之氣。

自負。薑桂爲心。冰鐵爲骨。真金遇火。越見光華。至於禪宗了當。證明心地。既悟之後。須以靜力待之。在家之人。與出家之人不同。何也。出家之人。所見者仙典。所居者山房。縱使日動。亦是日靜。在家之人。非勞苦以營生。卽奔波而應事。縱使日靜。亦是日動。若非忙裏偷閒。鬧中求空。則性不歸命。命不台性。雖曰任運騰騰。然欲求真息之歸元。元神之露體。黃芽之遍地。白雪之漫空。蓋亦難矣。吾子旣已發願入我玄門。須做眞實工夫。從自己本原上勘驗。根塵淨盡。還未淨盡。心體圓明。還不圓明。方寸位中。七尺軀內。果能一無所有。如一座水晶塔子。琉璃寶瓶。否乎。果能如是。再於靜中求靜。志上加志。硬著筋骨。挺著肚皮。臥繩牀。坐蒲席。有見若無見。有聞若無聞。去摸索身內玄關妙竅。位置金鼎玉爐。採取元陽眞氣。勿助勿忘。日增月長。將如水底之珠。石中之璞。精華自然蘊結。光耀自然發越。一年十個月內。嬰兒透出靈胎。仗此元陽一氣。撞得天頂門開。此豪傑大丈夫之事也。間採取填補抽添等法。俱要次第遵行否乎。師曰。此是聖賢救世苦心。不得已立下許多名色。果有上知之士。一朝悟入大乘。能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一空所有。時時反照。半年十月。火候到時。自然性月當空。元神出現。所以聖賢又教人竟修上關。煉神還虛一著。此妙妙之論也。但人習靜既久。週身之氣。不免循環升降。上應周天度數。如十五夜潮洶湧而來。穿筋滌髓。骨節粉碎。聖賢恐學人到此境界。驚恐發狂。以致敗事。是以發大慈心。立下採取填補抽添諸種名色。要學人先見過來。庶幾臨事從容。當境不亂。任他風浪漫江。由我舟隨舵轉。我實實對子說煉丹之要。決不在此。子知道麼。

人人說個煉丹煉鉛。豈知真丹不是鉛作。尋著自己這件丹頭。方知丹經千錯萬錯。咦。就是吾說的。也都在千錯萬錯之中。須檢取無文字處。子心多懼。祇緣求道不切。見性不真。信我不篤。若立誓要求道。便認真肯做見性工夫。師傳一句信一句。師傳半句信半句。既遇真師。既受真訣。何嫌何忌。而不爲哉。子心惴惴然。惟恐求道無益有害。想到靜工。疑畏交生。具此臆識。做不得忠臣。做不得孝子。便做不上仙人。要知性是我自己的性。命是我自己的命。都自天賦的。天賦之而冤奪之。有是理乎。且學道之人。有無俱捨。看得此身尙是幻妄。憑他刀鋸鼎鑊。能害我身。不能壞我虛明之體。此體不壞。就是今生果爲冤殺。這一點虛明之物。金堅火烈。再托人身。自然要還我成仙得道之願。況一心不亂。萬冤不來。一心能敵萬冤。一真能舒萬幻。吾亦何懼之有哉。且上界聖賢。於嗣法嗣道之弟子。愛之若珍珠寶玉。珍玉有價。如好弟子無價。當初起首時節。立下念頭。便把姓名鄉貫。列之天府。日有聖賢降臨。察其功過。若果志真念確。聖賢喜之不勝。虛空護持。不減慈母之於赤子也。豈肯置之度外。任這兇冤惡鬼。去擾害他。侮弄他。戕賊他。斷無是理也。子既已發心爲我道門弟子。須鼓大勇。立大誓願。要做頂天立地的丈夫。旋乾轉坤的豪傑。大振玄風。宏開法署。即使身陷冤巢。命懸冤窟。猶可憑著自己性靈。放大光明。照耀幽隱。使羣冤遁跡。衆鬼潛踪。況清平景象。高仙爲友。而乃生長弛之心。豈豪傑丈夫之所爲乎。

學道之士。閉口則息。開口則笑。和樂之極。動與天俱。日日在春風之中。時時在明月之下。故可以上

合高真。與仙爲侶。若此者。子所不能爲也。男子以天地爲廬。湖海爲襟。雲踪縹緲。何所不之。奚必拘拘一處哉。子因兒女太多。所以不免匏繫。然龐居士一門修道。張志和浮家泛宅。吾思古人。實獲我心。高風不遠。芳躅可追。得道之士。到處俱是亨衢。逢山便爲宅舍。老子駕青牛而西去。達摩舍天竺而東來。放脚出門。自是大路。妻子何足爲累。隨身本事。便是行糧。何足以爲患哉。

吾見上古修道者。煉得心靈。一應妙理。皆從自己心上悟出。做得來親切有味。更無魔障。後世之士。忘了這一著。件件俱從師家口裏討肯綮。又有一等瞎眼師家。便去裝模做樣。盟天立誓。受人禮拜。及至傳來。都是小家工訣。以言大道。彼尙未曾望見。以訛傳訛。以妄逐妄。羣賢相隨。衆蟬聚話。以求登真入聖。不亦難哉。不亦悲哉。若真仙教人。只傳得一個煉心口訣。使他一步進一步。一層進一層。盡從他心坎上細細流出。若得上根上器之人。豁然了悟。超入大乘。舉頭便是天宮。山河大地。無非是黃金世界。仙朋道侶。不時來往。直到那形神俱妙之時。連自己身心。一概俱用不著。何況師家傳授。直如土塊。方知前工夫走遠道路。不得不然耳。吾言不肯誑天下人也。惟上根上器之人。方信得到。以子根器好。故書以示子。

學道之士。心有神目。天上地下。無所不見。故從上聖賢求道。都不向外馳求。靜而求之於一心。無不具足。太上老君。九鼎神丹。原是一心相授。以心合心。並不從口中說出。書中寫出。若要從口中書中傳授大道。雖傳授來。亦不親切。做去決不如意。是故心也者。萬物之本。一元之會。舍心而別求。猶離

根而求葉也。吾見世間修玄之輩。曉得一件兩件。便要做出師家模樣。要人禮拜。受人齋供。吾若見之。不免叫一聲罪過。夫千古宗師。度人無量。只是教人明心見性。磨洗玄珠。靈光透發。他自能生出妙悟。暗契真機。與我心朗朗相印。他既從心中悟出。必然觀得親切。做得如意。及其成功。萬法總歸空。一真含萬法。得意忘言之妙。夫豈他人可以指點。別人可以領會。而乃聒聒焉。求之於語言文字之間。不亦謬乎。嗚呼。天下無真師久矣。而談玄之士。十室有九。人人自謂已得明珠。厚自期許。裝模做樣。豈不可羞。吾見他。不免叫一聲罪過。

學道之士。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何以言之。靈機到來。自己初不著想。忽然之間。悟入微妙法門。此何以故。由其夙具靈骨。夙有靈氣。故能如此。吾子誠有仙品。而習氣太甚。大足爲學道之累。宜時刻掃除之。古聖懲忿窒慾四字。決定離他不得。和以處衆。寬以樂羣。寡言以養德。常定以安心。一切惡習。蕩滌殆盡。便是一位在世仙人。夫天上神仙。原最喜交結朋友。同遊同宿。此倡彼和。杯酒往來。詩歌贈答。與人一般無二。只緣世上少個與他志同道合的。他只得兀兀地住在天上。或隱山林。不肯出來。你若真能做虛心實腹。與他志同道合。兩心相印。話必投機。他必然飛跑到你家裏。與你做個莫逆之友。非惟你不舍他。他亦不能舍你。保你丹成行滿。攜手同登。何樂如之。是故求仙不必外求。總在自己心上較勘。道不可以言求。亦不可以知取。須隨事證盟。隨事勸驗。積有功行。天神從之。非惟丹成。法亦靈矣。

故上士學道。體之於身。中士學道。索之於言。下士學道。求之於術。學者多而成者少。良由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吾子絕意榮華。甘心窮餓。惟斯道之是求。可謂有志者矣。然未做切實工夫。何謂切實工夫。孔子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便是切實工夫也。惡之見於事者易見。惡之匿於心者難修。故好學之士。時時刻刻。祇在自己心上勘合。何謂勘合。蓋勘我隱微之處。有合於道否也。一念之動。或邪或正。吾自知之。如其邪念。登時銷殞。如鋤苗者去其草。拔本絕源。不使有發。如其正念。擴之充之。日增月長。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由是推之。而仁不可勝用矣。而義不可勝用矣。仁義充於心。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被之於當今。傳之於後世。子看這等人。是甚麼人。難道不叫他仙人。不稱他菩薩。這就是真正仙人。活大菩薩也。我與子爲師弟以來。言丹言道。深切著明矣。試窺子心。尙以爲未盡於此者。夫大道平常。本無異於人處。人能行之。登峰造極。天人相應。直在呼吸之間。金簡玉書。降自帝廷。金童玉女。常在侍從。可以執券而取。子何必舍切實工夫。而希心於玄渺之境。是自走岐路。雖日求道。轉與道遠。雖日求仙。轉與仙隔。豈吾來度子之初心乎。修真之士。越遇難處之境。越要降心抑氣。怡然順之。山之阿。水之濱。茅龕容膝。一瓢一笠之外。更無他物。風雨蕭蕭。煙火不舉。萬壑松聲。洞門雪積。道人破衲不完。蒲團污敝。結跏趺坐。屢空宴如。與凍鶴爲羣。寒猿作伴。此是何等境界。庸夫俗子。以爲清苦難堪。吾以爲極樂國土。清靜海中。也。子有疏食可以充腸。布衣足以蔽體。夜有藤牀絮被。偃臥竟夕。無有俗情縈懷。世紛繫念。此

小小地仙之福。子尙以爲未足乎。至於煉命一著。雖授口訣。尙待仙緣。自有人來接引。天高聽卑。決不放子獨做一半也。吾言盡於此矣。子當書諸紳。請問陽神陰神之分。師曰。陰陽本無分也。陰夫盡而出神太早。謂之陰神。其出之時。或眼中見白光如河。則神從眼出。或耳中聞鍾磬笙管之音。則神從耳出。由其陽氣未壯。不能撞破天關。旁趨別徑。從其便也。既出之後。亦自逍遙快樂。穿街度巷。無所不之。臨水登山。何徑不得。但能成形。不能分形。但能言語。不能飲食。但能遊走人間。不能飛騰變化。若盛夏太陽當空。則陰神畏而避之。是以雖帶仙風。未離鬼趣。豈能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哉。問陰神可以煉爲陽神否乎。師曰。可。譬如陶人治人。造下器來。有滲漏處。不妨將這原器來打得粉碎。傾入模中。再行鼓鑄。學仙之士。陰神既出。不甘以小成自居。只得再行修煉。將那陰神原形粉碎。傾下金鼎玉爐。重新起火。千燒萬煉。火候到時。自然陰盡陽復。真人顯象。問何能使陰神原形粉碎。師曰。忘其身。虛其心。空洞之中。一物不生。則可以換凡胎爲靈胎。變俗子爲真人。而事畢矣。古人隨遇而安。雖遇毒蛇猛獸。與之同居。親若兄弟。況同類之人乎。子欲擇地。皆因自己學問淺薄。無大主張。無大包容。無大涵養。見俗子聞俗語。氣怦怦然。輒爲之動。思得一清靜之區。離羣索居。方愜所願。具此胸襟。將何適而可。吾子過矣。有度量人。有學問人。決不如此。彼以逆來。我以順受。彼以嗔至。吾以喜當。幽蘭生於蕭艾之中。未嘗自別於蕭艾。而芬芳自吐。行者顧而愛之。鶴立鷄羣之中。未嘗自標風韻。而儀度踴躍。自有凌霄之志。古之得道者。往往有投入魔宮。爲魔眷屬。德性薰陶。魔

王稽首敬愛交至。兇魔尙可化誨。亦何患於人哉。

子欲修道全真。發無上菩提之願。而乃與婦人女子。爭一日之短長。不亦可醜之甚乎。至於壇之結與不結。此乃末務。不必拘拘。子方寸之內。自有靈壇。果能掃空宿垢。以先天之火。焚起一爐信香。吾將降於此中。與子密密相印。傳授祕法可也。外此吾何求焉。

問靜中如何有許多景象。師曰。凡物之生。爲我有身。以我有心。是故由動而生者。謂之景。由靜而生者。謂之象。何以謂之景。大約起於人之妄念。攀緣不已。而海市蜃樓。空中造出。一念覺照。亦卽時銷殞。何以謂之象。初學的人。日日在動中顛倒。纔上蒲團。六根俱寂。誠神閒而無用。彼不耐靜。自然作孽起來。神頭鬼面。種種現前。一心不慕。亦卽登時銷殞。此景與象之分也。然而景虛設而無形。象幻生而有物。此何以故。動爲陽。陽故無形。靜爲陰。陰故有物。要知靜中所見之物。卽動中所想之形。景象不分。俱是識神伎倆。學道之士。誠能於日用動緣中。時時懸鏡高懸。刻刻智珠朗耀。隨起隨覺。隨覺隨滅。一滅永息。息不再生。則此識神。已從動中滅盡。靜來更有何物。到我面前。白日鬼跳。一位真人來顯化。十方世界永無魔。何便如之。何樂如之。今人但知靜中之象。爲可驚可怖。而不知動中之景。尤爲可駭可愕也。無人無我。廓然大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道。太上忘情。忘其所以爲情者也。人以爾我之見。故情生焉。情生則境生。境生則妄生。妄生則幻出無數空中樓閣。而人於此生。亦於此死。生死之由。別無他道。祇此一念爾我。而一點靈光。在太虛之中。視人間愛樂淫慾。根苗不

覺。於此打動。譬如種子復發萌芽。而生死之念起矣。業緣既結。無明之火。按捺不住。倏忽之間。墮入腹中陰陽爲主。六根藉以作用。昏然如醉漢之隨路而宿。是故修真之士。照破向來幻妄。從假處覓眞。情中見性。如大夢方酣。猛然驚覺。靈明湛然。當此之時。業緣斷而生死之路絕矣。然則此一驚覺。猶如海底翻身。於層波疊浪中。透出頭來。凝神定慮。把眼一看。彼岸非遙。清虛玄朗之鄉。依然不改。如浪子還家。遊人反舍。不亦快乎。吾見天下之人。迷真逐妄。難得一二於做夢熱鬧時。將一碗涼水。驚頭潑下。幻緣幻境。登時消殞。雖或有之。又苦不遇明師。盲修瞎煉。到底無成。生死之困人如此。豪傑豈能不自主張。爲天地間一大自在人哉。讀書講道。揮塵而談。探蹟索隱。焚香而坐。遊六合以外之名山。觀八方不及之風氣。鼓瑟於琪林瑤圃。藝藥於瓊館芝田。至於天上高眞分司造化。佐天帝於真空妙有之境。握樞機於太上無極之宮。如事其事而不勞。如行所行而不亂。天地之大。如指諸掌。近在目前。何樂如之耶。

修玄之輩。有數千家。由術而進者十分而去其九。僅餘一分。三元五氣。七轉九還。可謂正矣。然欲求明道通玄之士。萬人中難得一二。嗟乎。皆由長生之說誤之也。夫長生二字。從古以來。無人解得。未識長生之體。先窺長生之用。故坎離水火。採鉛煉汞之說。紛紛於世。衆生無知。遂以一點貪妄之心。希圖成就。半途而廢者多。即便成就。不過支持壽限。幾百幾千。總是有盡的日子。乃傲然自托於大道。不亦可羞之甚哉。夫長生者。要知吾身眞元妙體。是長生。四大五蘊。皆有生死。惟此眞元妙體。獨

無生死。人而得此便是無上靈丹。從此煉度。本末兼修。以五載十年之火候。養成至神至聖之仙胎。使宿生習氣。銷鎔殆盡。名爲煉丹。實爲養心。此太上教人煉丹之要旨也。從無有人點出。吾故一言道破。使世之學煉丹者。睡覺。不亦可乎。

性命之學。是一非二。苟能見得真。真性體。即能立得真。真命根。純至十月胎全。陽神透頂。雖云了命工夫。實是完全我性分內事。豈非性命原不可分。

修持之要。千聖萬真。總歸寂滅。學道而不至於寂滅。未有能度劫者也。然而仙佛有分。於煉性煉炁之間耳。佛家重煉性。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此謂性長生。仙家重煉炁。淘出純陽之體。金光法界。自我爲之。此謂炁長生。究竟到得無上之根源。就是炁也是性。長生也是寂滅。何也。此炁若是陰陽五行之氣。是有人有質之物。以如是生。亦以如是死。以此爲人。亦以此爲鬼。至若仙家所煉之氣。蓋有超出於五行之外者。約而言之。總是元始以來。一點靈光。渾融週遍。太和至真之物。而實無有物也。既無有物。則更有何劫之可度。而世之學仙者。妄意推測。以爲仙人是享福受用。一班快活的人。夫有福可享。則便有罪可遭。既有快活。則便有愁苦。二者乘除之數。相對之理也。而世人愚痴。作此等見。是與貪嗔痴三種妄心一也。以此學道。去道遠矣。

唱道真言卷之四終

觀空篇、希夷先生曰、欲究空之無空、莫若神之與慧、斯太空之蹊也。於是有五空焉。其一曰頑空、何也。虛而不化、滯而不通、陰沈胚渾、清氣埋藏而不發、陽虛質樸而不止。其爲至愚者也。其二曰性空、何也。虛而不受、靜而能清、惟任乎離中之虛、而不知坎中之滿。扁其衆妙、守於孤陰、終爲杳冥之鬼、是爲斷見者也。其三曰法空、何也。動而不撓、靜而能生、塊然勿口於潛龍、乾位初通於玄谷、在乎無色無形之中、無事也、無爲也、合於天道焉、是爲得道之初者也。其四曰真空、何也。知色不色、知空不空、於是真空一變而生真道、真道一變而生真神、真神一變而物無不備矣、是爲神仙者也。其五曰不空、何也。天者空且清矣、而有日月星辰焉、地者靜且寧也、而有山川草木焉、人者虛且無也、而爲仙焉、三者出虛而後成者也。一神變而千神形矣、一氣化而九氣和矣、故動者靜爲基、有者無爲本、斯亢龍回首之高真者也。

唱道真言卷之五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分木公之始氣。爲金母之鄰家。遊戲瀚海之濱。安神崑崙之頂。救羣生於水火刀兵之劫。制衆魔於陽九百六之災。忽到人間。化就一方神聖。旋歸天上。融成萬里祥光。金爐煉造物之丹。下藥醫形。上藥能醫神氣。玉碣刊長生之句。靈方度世。妙方直度仙真。蕩蕩無名。不可思議。巍巍至德。難以形容。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默回潛運。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錄。覺問如何可以見心。師曰。子欲見心。當於靜定中討出。靜定時要把萬緣放下。如皎日當空。一無翳障。此時一知不起。一覺不生。從此有知。從此有覺。便是我真元心體。若竟認無知無覺。是我心體。是爲頑空。若竟認有知有覺。爲我心體。是爲前塵妄想。均失之矣。於無知無覺時。尋有知有覺處。此所謂太極開基也。然則知覺未起時。此心何在。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子於知覺未起時。不知心之所在。子試靜坐到如如不動地位。忽有人呼子之名曰某。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個應的是誰。子必曰。應的是口。把來答應的是誰。這便是子之真元心體。由此推之。知覺不起時。心固自在也。不假思索。隨呼隨應。此卽孟子之所謂故也。利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此義也。

問知覺紛起時。心之真體何在。師曰。子前問知覺不起時。心體何在。吾教子靜坐。一無知覺。忽有人

呼子之名。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便是真元心體。吾今即將此說。再指點知覺紛起時之心體與子看。子於靜坐時。物感心消。種種雜塵。混亂胸臆。亦有人忽呼子之名曰某。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應聲的時節。把向來種種雜塵。盡行丟去了。無限糾纏。如葛藤蔓草。懸劍剖不開。知力照不破。忽地一呼。躍然一應。情識俱斷。根蒂皆消。將吾本來靈明之體。從此一應間。憑空提出。由此觀之。知覺不起時。萬境皆滅。即呼即應。一真自如。方知心不與境俱滅。知覺紛起時。萬境皆生。一呼一應。真元剖露。方知此心不與境俱生。此之謂不生不滅。子能於此際豁然。便可以了當生死。就是父母未生前。原是這裏。父母既生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言未既有。撫掌而笑者曰。若說未生前。原在這裏。試於未生前呼子。子可應麼。曰。怎麼不應。吾尚無形。子將誰呼。子若呼空。應必責空。既空無應。有應不空。是以不應名爲空應。誰謂吾不應耶。笑者曰。若說既生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則有人呼子。便三千大千世界。俱在應聲。何爲應者獨子。曰。誰謂三千大千世界。不俱作應聲。若執吾應。必吾外無復聲。要知吾之一應。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同時俱應也。子母以形求之。以形求之則窒矣。譬如以木取火。子若執著此火。是此木所發。則必此木有火。凡木盡非有火。即便有火。則必一木有一種火。非木木之火。一火有一種性。非火火之性。須知一木之火。即木木之火。一火之性。即火火之性。漫天漫地。亘古亘今。同一火。同一性。故如來于一毫端。偏能受十方國土。云何云何。如是如是。或有問者曰。心體本空。一物不有。則喜怒哀樂。果從何來。若是本無。則遇境不能相感。既能相感。則

喜怒哀樂。決非外來。吾應之曰。喜怒哀樂。非境不生。乃知是遇境而動之心。若說心體。本來有喜怒哀樂。則當不見喜而喜。不見怒而怒。不見哀而哀。不見樂而樂矣。有人焉。無故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人必笑他爲痴。指他爲癡。何也。人心本無喜怒哀樂也。由此推之。人必見可喜而後喜。見可怒而後怒。見可哀而後哀。見可樂而後樂。必有所見而後應之。豈不是遇境而動之心。或又曰。師既說心體本無喜怒哀樂。何以中庸之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吾應之曰。心靈物也。遇境即發。自然應得恰好。不假安排。故謂之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感而遂通。中節之和也。聖人作易。下一感字最妙。感而後發。乃知心體本無喜怒哀樂者矣。

或又曰。師言喜怒哀樂。遇境即發。乃知心所固有。師曰。心體本然無物。使心有物。則亦一物也。一物何以能應萬物。凡喜怒哀樂。皆外境入感於心。惟心體最靈。故感之即通。一感之後。亦復無有。若謂心體本有喜怒哀樂之根。子試於此刻內觀己心。喜何在。怒何在。哀何在。樂何在。如果有根。則於無喜怒哀樂之時。索之。而喜怒哀樂隨見。子於此刻勉強要喜怒哀樂不得。乃知心體清空。一物不有。以其虛而至靈。境來感之。心即隨感而發。故孟子曰。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一見。怵惕惻隱之心。與見俱發。未見之時。此心空空如也。既見之後。此心又便無了。惟乍見之時。此怵惕惻隱。不知從何處來。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若謂此怵惕惻隱。預先安排下的。則未見之時。爲何空空如也。既見之後。爲何便就無了。既已無了。他日又見。這怵惕惻隱。又隨見而發。發後又無無後。

又發。試問此心有物乎。無物乎。無他。虛之極。靈之至也。惟虛而靈。故能隨感而發。發過即無。吾道家所謂玄關一竅。於此思過半矣。然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隨發。與夫見財忽起盜心。見色忽生淫念。此淫念盜心。亦與境俱發。何所分辨。不知凡念頭發得十分圓滿處。便是心之真體。稍有未慊。即爲妄心。乍見孺子入井。此怵惕惻隱。何等切實淋漓痛快。烈烈轟轟。如夏日秋陽。淒淒切切。如悲風苦雨。與大菩薩慈悲救苦之心。他不多一些。我不少一些。豈不是心之真體。若見財起盜。見色生淫。雖淫盜之心。或亦與境俱發。然畢竟道是自己不好心。不可與天知。不敢對人說。欲做不敢做。欲舍不即舍。比那怵惕惻隱之心。不十分圓滿。及至自己悔悟。知這個淫心盜心。斷斷然成就不得的。登時雪消冰解。當此雪消冰解之時。這點真心。又十分圓滿。子即可跨上蓮花寶座。爲大眾說法。一點靈光。閃閃燦燦。明明亮亮。可照見三千大千世界。故曰。凡念頭發得十分圓滿。便是心之真體。稍有未慊。即是妄念。此之謂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

或言曰。師云喜怒哀樂皆是外境。入感於心。然乍見孺子入井。未嘗不是外境。而怵惕惻隱。孟子便謂仁之端也。由此觀之。仁義禮智皆是遇境而動之心。本非心所固有。而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儒者輒言吾性中有仁義禮智。此何說也。吾應之曰。儒家言性。大約卽用以窮理。而推其本。則曰根於心。若論心體。固是一物不有。寂然不動之際。與太虛無異。將謂太虛中有仁義禮智耶。或曰。天地生物之謂仁。四時代謝之謂義。往來有序之謂禮。分別萬物之謂智。惡得言太虛中無仁義禮智。吾

應之曰。此氣化之流行於太虛者也。氣化流行於太虛之中。而不可謂氣化之卽太虛也。或曰太虛中既有氣化。則人心中自有仁義禮智。氣化流行於太虛之中。則仁義禮智運用於人心之內。原是相同。吾應之曰。此亦是後段說話。當夫氣化未有之先。難道就不成一個太虛。一點真元。虛空寂滅。固自若也。或曰。然則根心之說非乎。吾應之曰。不非。自太極以來。大化日趨於生。生也者仁也。既有仁。必有義與禮與智。而人生於仁。故心象之。有感卽發。以此推之。遂有根心之論。若直窮到百尺竿頭以上。則心字尙說不得。而況仁義禮智耶。故儒家談心性。祇說得後半段。道家談心性。又從前半段說起。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卽是仁義禮智。但有毫釐之差。便是人欲。故不可謂之根心。太極以來。一靜之後。大化日趨於動矣。動者根乎靜者也。儒家於動靜交接之際。渾渾言之。故有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論。道家原始要終。原始則必窮其靜極而動之先。要終則必窮其動極而靜之後。此儒與道立說之異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文周孔諸聖人。則又未嘗不言也。言之而人不察也。

道家謂之虛。佛家謂之空。空能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假如發個念頭。兩人相對。此不知彼。彼不知此。以有形骸之隔也。空無所隔。空本無量無邊。故人發一念。同室之人不知。而無量無邊之空知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視民聽。天何由知。天空故也。儒家之慎獨。畏空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君子如見其肺肝。君子之心空故也。空之爲用大矣哉。或者曰。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有大

小之不同。何以能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吾應之曰。凡物有二。惟空無二。若是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不同。則囊中之空。與空中之空不同。室中之空。與庭中之空不同。庭中之空。與屋上之空不同。而世界內外。竟有百千萬億之空。不得比類而一視之矣。子試思空有形乎。有象乎。若空有形象。則此空之形。不能當彼空之形。彼空之象。不能當此空之象。直謂之空有不同可也。空者無有邊岸。無有窮際。凡物有斷處。惟空無斷處。凡物有異處。惟空無異處。凡物有隔處。惟空無隔處。凡物有分處。惟空無分處。浩浩蕩蕩。團團圓圓。一個大空中。有靈光聯絡貫注。毫毛之細。空能見之。蠅蚋之聲。空能聞之。猶如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精神融洽。蟻嘍蚊鑽。無有不覺。空之爲空。何以異是。子能遣有還無。一空性海。則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野火照家燈。是一非二。若說有二空。定是非空。若是真空。斷然無二。子試空之。以驗我言。

道者一也。不變而至常之謂也。太極既判之後。起初是此時。到底是此時。起初是此物。到底是此物。自一世界。以至於十萬世界。皆是此時。皆是此物。未嘗有少變而失其常也。此道之所以爲道也。人之心體。原是不變而有常的。其所以變而不常者。是妄想雜塵也。非心也。使心有離合。有久暫。則天之道亦當如是觀乎。知天之道。則知人之心矣。然則人生於世。始終爲妄想雜塵所迷。何嘗能自有一刻之心。能見一刻之心。是我真心。則終身終世。一劫萬劫。皆是此心。無以異也。然則人之生也。妄想雜塵生之心。無有生也。人之死也。妄想雜塵死之心。無有死也。人之歷一劫以至萬劫。妄想雜塵。

展轉歷劫。心未嘗有劫也。是故人苟能見一刻之心。則此一刻之心。已與生生世世。一劫萬劫。登時斬斷。再不復生。再不復死。再不落劫。超出三界。永免輪迴。皆在此一刻上邊。所苦轉昏轉迷。自死至生。自生至死。自一劫以至萬劫。妄想雜塵。無一刻之斷。如瓜之牽蔓。葛之引藤。枝上抽枝。節上生節。無窮無盡。不斷不聯。嗟哉。萬劫茫茫。可謂遠矣。而妄想雜塵。無一刻之斷。是以三塗八難。去而重來。迴而又往。竟作熟遊之地。興言及此。可以爲之痛哭者矣。吾子好道。當培養靈根。宏修德行。自去認真。要見那一刻之心。有此一刻之心。則已與生死路絕。自一日至終身。自一刻以至萬劫。皆是此一刻之心做主。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飛昇高朗時。事之易易耳。

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人爲最靈。成仙入聖。惟人是賴。參天贊地。唯人是爲。是故人也者。天地之所不得而並者也。然則修玄之士。聽諸天乎。操諸己乎。人聽諸天。天亦聽之於人。天人交相讓。而茫茫宇宙。曾無一兩個撐天撐地之人。嗟乎。何人之衆。而成其爲人者之少也。是以有志之士。當於自己方寸位中。做出曠古以來。有一無二的事業。天賴以清。地賴以寧。人物賴以生成。此人耶。仙耶。聖耶。凡夫也。仙也。聖也。凡夫也。天下事皆是凡夫做得。人惟不肯做凡夫。吟詩作賦。自謂多才。不知天地間。那少你這幾句文字。描山畫水。自有專家。不知天地間。那少你這幾筆墨水。枉將有限之光陰。徒爲無益之閒戲。傷也乎哉。吾如今勸衆人。人生於世。不可多得。一轉眼間。死期卽至。要做事。須做天地間少不得的事。凡無之不爲輕。有之不足重者。讓那一班閒漢做去。抵不得生死。當不得出頭。

本領前程。牢牢繫念。如寒之思衣。渴之思漿。睡裏夢裏。不肯放過。法身見在。法界非遙。一呼一吸。通乎氣機。一動一靜。同乎造化。回陰陽於一壺之內。羅日月於半黍之中。大道冥冥。太極流精。心包元化。氣運洪鈞。上朝蒼昊。下掃幽陰。迴風混合。百日功靈。天仙地仙。水王山君。同登大願。廣度衆生。風雲龍虎。呖啞鵬麟。常侍左右。助轉法輪。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太上教人修道。祇是修身。身外無道。孝弟忠信。便是道也。玄門更無別。卽此爲是。登仙證果。率由乎此。人能盡得子臣弟友之道。天宮虛位以待。子其勉強而行之。夫煉丹之要。明心第一。天上無數高真。盡是心源湛澈。不然奮上去。原要落下來。太上老君。度人十萬八千。無非心心相印。無異無同。稍有異同。不成正果。是故煉心二字。爲清淨法門。萬真總路。子不可以其易而忽之也。子心地比前較爲清澈。然無之又無。玄之又玄。竿頭再進。直到大休大歇。始能拔出生死之根。大丈夫勇往直前。立志既真。天覽辟易。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吾爲子師。道無別道。法無別法。吾之所知。子能知之。吾之所行。子能行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聖賢所言。誠千古之龜鑑耳。夫大道如布帛菽粟。一日不得。則飢寒切身。一日不由道。則墮入禽獸。但見披毛戴角。與吾分形異體。揆之方寸之間。異耶則耶。將無同矣。嗚呼。彼之見前。吾之將來也。大洞經文。古奧莫測。行持圓滿。心地靈通。登時解悟。但知之非難。行之非易。子欲酬願。當徹始徹終。數年如一日。何難直證真宗。修無上道哉。是故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誦經入貫。誠字先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人身有萬物。不誠則妄。妄則幻。出妄緣。三尸六賊。隨人意見所著。造出海市蜃樓。做出千態萬狀。心如工伎兒。尸賊爲之害也。誠則實。實則真。真則真神發見。敬心所結。端拱無爲。玉容金質。星羅棋布。心空如鏡。一塵不染。爲清淨法身。既有法身。必登法界。是故意誠心正之學。爲今人之所厭聞。將謂黃老之學。不由名教。崇尚簡略。不知正心誠意。方是修真切實工夫。謁天君。蹈仙境。總不脫誠正二字。驕氣惰容。害道之賊。學者遠之如仇。克之如鬼。方許進學堂。爲我立門弟子。不然。亦安用之矣。夫升仙之子。始而從事於性心。繼而從事於鼎爐。事有始末。不容倒置。理有輕重。毋可混矣。子能做得聖賢。何患不爲仙佛。元始天王。亦是人做。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信然也。人率謂元始天王。是先天至尊。吾試問他。天下何人是後天來的。清虛玄朗。便是先天。昏愚鄙濁。便是後天。人有先後天之分。心無先後天之分。隨人做去。上天不限人以資格。爲聖爲凡。好去自行卜度。毋得自貳其心。古往今來。祇得兩條大路。爲聖則仙。仙則處天宮。與元始天王從容談論。爲凡則鬼。鬼則居地獄。與閻羅老子時刻追隨。而天堂地獄之判。祇在一心。上天也有路。直達宸居。入地也有路。直通鬼窟。孔子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下之間。辨在幾微。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際。間不容髮。思及於此。能不悚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太極渾涵萬象。從至中之處。一點靈機。生天生地。包絡二儀。而萬物各得其中。由此推之。人心之中可悟矣。人心虛而最靈。不偏不倚。靜而求其至中之體。固自在也。

動而求其至中之用。固自在也。天無爲而神行其間。人無爲而神守其舍。蕩蕩乎。浩浩乎。與太虛同。虛。非造物者之可以驅而役之也。天地間有陰陽五行。結而爲物。是爲鬼神。人一念初動。便落陰界。鬼神知之。當此之時。機關一轉。鬼神便乘此機關。驅入血海之中。故人自既生以來。情見日生。機巧益熟。皆此一念爲之也。學道之士。拔出生死之根。不過拔出此一念耳。若此一念不動。鬼神孰從而驅之。古佛如來。經凡千萬劫。天魔外道。從之如雲。伺其念頭動處。了不可得。故能長保法身。永處法界。今人於一飯之頃。日不移晷。而情見意識。無數紛來。猥云學道。吾未之聞也。古佛如來。與人一般。著衣吃飯。飲食起居。無念不動。實無一念可動。無一時不動念。實無一時動念。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妙哉言乎。至哉言乎。是故學道莫先煉心。使心體虛圓。如一粒黍珠。這便是極妙神丹。不生不死。永遠逍遙自在。爲仙爲佛。不過如是。而又何他求哉。今人不求道而求丹。不言心性而言水火。無乃舍其本而末是圖乎。上古聖人。著書立說。未嘗著一丹字。丹之說。起於漢代。蓋上界高真。憫衆生之陷溺。故以煉丹之說。引而掖之於道。後世之人。遂分爲性命兩宗。其實不能煉心。徒從事於陰陽離坎之術。雖至彌勒下生。究難成就。夫大丹無形無聲。至靈至妙。而欲以穢惡之心。爲貯丹之器。有是理乎。淫心纔舉。真氣分崩。而欲以七情六欲之身。爲大丹之鼎爐。有是理乎。是故煉丹之要。煉心二字盡之。

大道之要。盡於一虛。虛之一字。萬法該焉。從虛而有。斯爲真有。從虛而實。斯爲真實。元始天王之寶。

號曰虛無自然。雖萬聖萬真。不能出此四字。物之所以有生死者。以其未能虛無也。天有陰陽五行。則天不虛矣。地有剛柔燥濕。則地不虛矣。故天地不能逃生死。而況於人哉。試以鬼神言之。似乎虛矣。然生前不能修道。雖形骸脫去。究之七情六慾。與一靈原相牽染。故流落幽冥。淪於鬼趣。雖具聰明正直之德。亦難幾於渾化。爲靈爲爽。總是孽因。惟得道之士。念念合虛。心心無著。培養靈元。如龍抱珠。真光透發。與天真法界。合而成章。如是而不飛昇碧落。有是理乎。嗟乎。吾見世之修道者多矣。而能得其要者。蓋亦少矣。何也。以其立志決要務成仙。本來一副肚腸。造下多少妄念。以爲仙家變幻不測。受用不盡。而自己一件大事。反置之不問。如此學去。雖累千萬年。終無個休歇日子。豈可惜。太上之爲太上。萬劫一心。心心不亂。雖司造化。道妙自然。真境逍遙。永無貪著。不言而化。不怒而威。何嘗憑空造出事來。以虛應虛。而化理章章。自有世界。以至於今。如一日也。

天有高下。仙有聖凡。等第不同。看人之道德何如也。無有道德不修。而指望可以成仙者。有志之士。其可自忽乎哉。丹之一字。其理甚微。須得真師真訣。既遇真師。又授真訣。亦須自己死心蹋地。杜絕塵緣。以明心見性。爲第一乘工夫。以坎離水火爲第二乘事業。以分身煉形爲第三乘究竟。至其飛昇。必得三千功八百行圓滿之後。方有指望。非淺躁之輩。所能僥倖於萬一也。是故修真之士。預當培養靈元。扶植善本。言不輕發。目不邪視。耳不亂聽。事不妄爲。凝道於身。自問可以對真而無愧。然後安爐置鼎。引鉛煉汞。則天神相之。魔不敢侵。九代祖翁。咸超仙界。今人往往以粗鄙陋劣之軀。希

圖登仙入聖之事。試問玉殿眞官。豈同人間富貴。可以智取而力求者。是故人患不能修道。何患不能成仙。孔子曰。道不遠人。子臣弟友。便是神仙。最上法門。無數高眞。俱從此入。斷無泛求。爲聖爲賢。自然天宮享福。爲獸爲禽。自然地獄當災。碧桃花下。吹笙鼓瑟。與仙侶傳觴。黑山窟中。吞鐵飲銅。與修羅作伴。孰憂孰樂。何去何從。究其所以然之故。祇在一心上。別却路頭。嗟乎危哉。此誰爲爲之耶。夫人發一善念。如一縷微煙。發一惡念。如萬重山嶺。然則善之成也。何其難。惡之積也。何其易。是以明道之士。務使善端充長。以至有善而無惡。又何仙之不可成哉。

夫煉丹無別法。安其心。和其神。怡其氣。足其精。陰邪爲丹之蝥賊。機巧爲丹之讎人。苟能念念在善。節節在善。則陰邪自消。機巧自滅。心無不安。神無不和。氣無不怡。精無不足。而事事物物。皆先天爲之作用。否則以穢濁之心。攀緣之神。浮露之氣。淫佚之精。而曰我已煉丹也。成乎不成乎。

學道之士。有初心。有中心。有末後之心。何謂初心。發願是也。何謂中心。不肯半途而廢是也。何謂末後之心。成功是也。此三種心。卽是三種孽。發願發了。癡願。一團妄想。指望成仙。享天宮富貴。雖不肯半途而廢。而修持之際。就中有數層轉變。自己撲出。不能從一條大路上直走到底。行一法。未幾又變一法。棄故易新。以求速效。至於末後一著。尤爲緊要工夫。做到九分九釐。如未曾做的一般。雲生足下。頂有圓光。視爲極平常事。方是有大器量人。一生歡喜之心。未免徑入魔道。數年辛苦。一朝而棄之。豈不大可惜哉。此三種孽。學者所宜戒。

學道之士。當修大定。所謂大定者。定時固定。不定時亦定。浮雲出岫。本來無意。流水離源。豈是有心。道家行住坐臥。如一羽空中。隨機逐緣。用不著一毫芥蒂。受人禮拜。不以爲榮。受人罵毆。不以爲辱。膏粱在前。無貪得之念。糟糠在御。無厭苦之心。逢著軒冕。只是平常禮數。看那乞丐。猶如自己六親。方是有道德的大人。上帝聞之而嘆賞。諸聖聞之以爲不可及者也。人修行到此。而不得飛昇雲路。上朝玉京。吾未之見也。

學人立志。貴乎真。其持已也。貴乎雅飭。而與人交。又貴乎春風和氣。兼是三者。方可謂有道之士。出世入世。無往不宜。天上真仙。聞其風者。必且愛之慕之。仰其爲人。而況於下焉者乎。子年踰四旬。正當君子行成名立之候。德宜進。登時就進。惡宜懲。立地便懲。若以如此之年。而遷善改過。尙在逡巡怠忽之間。恐必有所不及。遷不及改者矣。吾子勉之。聖賢非他人之任。豪傑以精勇爲期。黃鶴非難致之禽。呼之卽至。白雲豈無情之物。召之必來。須要問自己是天上人物。還是地下人物。在金闕瑤階。諸大仙真。鶴班鸞序之中。可以容我跼得定脚跟否。問之又問。思之又思。此時可以自信。可以無愧。則斷然便是一位神仙也。是神仙不是神仙。再不消去問別人。亦不消尋個活仙人來問他。祇是自己較量自己品度。信得過十分。無一毫欠缺。則金闕瑤階。自然有你個站立所在。大羅天宮。自然與你所住居宅子。雲路迢迢。自然有個活仙人來接引。與你同上天去。中庸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子能自慊。吾將與子爲寥廓之遊。萬朶祥雲。一天笙

鶴。何其樂也。

學道之士。何所爲而爲之。爲長生不死乎。爲文章事業乎。一無所爲也。惟一無所爲。而後可以謂之學道之士。然則學道爲無用者耶。老子曰。無用者用之本。無爲者爲之基。明乎此。而可與言道矣。我見天下之人。往往以一派妄心。希圖登仙入聖。離却五濁惡世。不知天上神仙。日日在塵勞中。來來遑遑。慈悲救苦。比之世間吃閒飯。幹閒事。說閒話。作閒戲者。十分勞碌。十倍憂勤。千辛萬苦。度得一人。兩人。無裨於世道。此一兩人超脫而去。而大地衆生。受苦自若。昏迷不悟。目若於戲。聖賢之心。有盡者耶。無盡者耶。世界有盡。而聖賢之心無盡。日月有窮。而聖賢之心無窮。故人當登仙入聖之候。便把乾坤大大一個擔子。挑上肩頭。直至大地衆生各得解脫。然後那個擔子。可以安放得下。書曰。一夫不獲。是予之辜。聖賢之心。曠劫如一日也。是以真心學道之士。以濟世度人。爲本分內事。不爲自己一個長生不死。不爲自己一個文章事業。分明要做三途八難六道四生無數含靈一大父母。見他受苦。如己親嘗。見他痴迷。如己陷溺。千方百計。要他聽我化誨。與我同到清淨無爲大羅仙境。方完我向來發下大願。是故學道之士。必得有如此念頭。如此根本。與天覆地載。日光月明。同體合德。則修持之際。自然衆聖來現。諸神拱侍。願其道成。願其修到。何也。志同願同而道同。千人萬人唯一人也。鶴臞子勉之。吾以此望汝。

修真之士。有所從來。或從天來。或從蓬萊三島。名山勝境中來。或從人間智慧福德中來。三者雖有

不同。均可成仙。上二種。俱係大根大器。道念一發。天神隨即照顧。何也。譬如有人曾做過朝官。或暫居林下。其僚友顯貴者多。一旦薦舉還朝。何難之事。若從智慧福德中來。欲要求道。須得勉勵清修。十年五年。方能感格天心。乃有仙真降鑒。譬如單寒之士。非力自振拔。無人汲引。故比上種較難。至其成功則一也。不得一以涼德薄才。希圖大道。猶如井底之蛙。仰盼雲霄。終難自致。卽果得真傳。不思積功累行。硬自操持。真仙不到。兇魔必來。徒害自身。豈不深可惜乎。

初學之士。定力尙淺。要識我所從來。如何可以識得。當修持之際。心地靈通。猶如宿解紛紛。妙悟不一而足。便是有聖賢在空中。指點暗裏護持。爲上等根器之人。若自用苦功。多歷歲月。做得一分。方有一分。做得二分。方有二分。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此苦心。難道仙真不發慈悲去救他。少不得有個日子。此爲中等根器之人。若心雖慕道。作輟靡恆。或在家戀妻子之樂。或在外溺交遊之歡。性不耐靜。念與道違。此爲最下等無根器之人。雖聖賢與居。亦無可奈何得他。今生如是。來生可知。一失人身。難乎難矣。修真之士。處於暗室屋漏之中。如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此真品。便是真仙。蹈虛無而登寥廓。乃其本分內事。

人能以豪傑之才。爲聖賢之學。以慎獨之功。養浩然之氣。則日後昇天。定居高位。超拔幽冥。福蔭子孫。功名事業。顧不偉哉。吾今見流俗之士。未有寸善寸長。可以度越流衆。而妄自希於坎離水火之術。俗情未除。而胎仙豈結。志在溫飽。而夢想清虛。不幾令大羅天上。無數高真。聞言盡爲絕倒哉。吾

今明明爲衆人說破。不是聖賢豪傑。切勿指望成仙。不是一代儒宗。莫作玄門弟子。天律最嚴。天聽至卑。妄念一生。殃及七祖。是經所在。有祥光紫氣。上衝雲霄。諸天生喜。衆聖來觀。功德無邊。不可思議。倘有不肖之徒。本昧玄修。妄加詆毀。當有飛天神王。擊其本身。旁及眷屬。生罹奇疾。死墮酆都。萬劫茫茫。雖悔何及。可不慎諸。

唱道真言卷之五終

妙素子曰、形而上者爲之道、形而下者爲之器、器非性也、託器以入道者也、嗟夫、翫翫無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塵勞之緣、腐真而伐性、吾能絕焉、對松宇以遣白日、調瑤琴以戰素月、斯陟於道矣、

唱道真言後序

覺行年三十有九。不知修真之爲何事也。直至己酉之歲。行年四十。受鍊元皇筆錄大法。承青華道父祖師降壇。誨諭諄諄。始知天地間有長生不死之道。人人可爲。不擇聖凡。求之卽得。自此以後。每日窮究丹經。探索義理。見其假名立象。厚自祕匿。喟然嘆曰。丹經之作。本以度人而覺世也。如此深藏不露。殆非所以度人而適以迷人也。非覺世而適以惑世。雖顏閔復生。亦何能窺其萬一哉。如我青華道父。直指真詮。爲萬世含靈。廓開蕩蕩平平一條大路。坦然行之。可以直達三清。與元始天王心心相印者乎。夫丹經之所以厚自祕匿者。誠恐誤傳匪人。違

太上之科禁也。我道父既以煉心兩字。爲廣大法門。則傳受自然得體。匪人自不能參。夫天下安有匪人而肯煉心。與煉心而爲匪人。授受之際。又何疑乎。至於講採取火候。蓋微言之。卽此微言之中。至理以備。人果煉心得靈。則此理自然悟出。於戲。我道父之立法。可謂簡而嚴。直而巧。寬而不濫。大而能精。從古以來。未之有也。覺奉侍道父三載。屢度奇厄。危牆兩次崩摧。父子不致殞命。以至盜賊過門而不入。鄰患瘟疫而不侵。惡瘡毒瘡。宿疾盡蠲。蔬食布衣。不求而足。小子覺以流俗下尸荷。

元皇道父。天光主照。向上有階。備父母師保之恩。沾覆載生成之德。蓋以傳經啓教。千載難逢。卽值

其時不可虛度。道父所以護持小子。實欲小子護持此經傳之後世。以致一劫萬劫無窮劫也。覺敢不自勉。以答道父意乎。法嗣洞陽鶴臞子謹序

唱道真言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吾玄門之道亦有二。何也。正法與邪見而已矣。固於正者。難惑於邪。亦猶之膠於邪者。難挽以正。一也。獨是將溺而未淪於深。與夫思入正而未能固執。尙介於可成可敗之間者。則余猶有說焉。夫大道之要。原自虛無而生。有其儒者之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者乎。既則自有而歸無。以還我太虛一體之本初。卽釋氏所謂萬法歸一。一歸於無之說也。類而推之。草木之華實。歲時之春秋。人事之榮枯。貞元之通復。皆不過此原始要終。屈伸往來之定理耳。又何疑焉。所可怪者。儒者中庸之道。若青天白日之長耀於古今。釋氏正覺之宗。如洪橋巨筏之四布於宇內。獨吾道教。清淨正理。性命真詮。幾如敝屣之見棄於談玄者流。此何以故。良由邪說旁門。滋蔓肆毒之深也。苦哉余也。其亦受病之酷而中毒之慘者矣。顛倒十數年來。馳驅幾遍海內。乃一旦翻然悔悟。今復得反自然矣。吾安能以吾當年困心衡慮之行。發而爲感慨悲歌之苦。今復得反自然之樂。大白於天下。拯玄門之淪溺者。盡超登道岸乎。歲庚子。流寓楚南攸邑。偶覩鶴臞子筆錄。青華上帝唱道真言五卷。三復而玩味之。有如夢將覺而聞晨鐘。濛春暄而飲以溫醴也。萬籟齊鳴。容光

必照。奈何此經不公諸世。爲吾輩清流作正知見哉。余方懷梓佈而願未舒。今歲秋余徒羅子一純。偕海寧貫三陳子。自南昌重來。訪於吉水金牛洞中。余素不知貫三居華胄而苦志吾道。第細聆其生平所訪問者。強半皆如余向者受時師所傳。乾龍坤虎敲竹鼓琴之說。余以一日之長。且迹其胸次洒落。語言解脫。殆所謂以豪傑之才而向真修者也。於是爲之剖玄關鎖鑰。死戶生機。震男兌女。金鼎玉爐。無非法相。總屬形容。貫王子夙命清淨。根機利捷。一語躍然。羣疑頓釋。因出是經以證之。仍述予素志。陳子慨然遂有同心。願攜歸浙東。獨捐金爲我精梓之。功成戰板來告。以酬吾素願云。噫。貫三子此一舉。乃惻然出乎隱中。其於三千八百之功過半矣。審爾則莫之爲者。豈非天不祕道。而是經應出爲苦海作津梁哉。豈非貫三子宿有仙緣。故天不假手他人。必俟賢者而傳之哉。又豈非天憫余掖教情殷。不肯獨勞我以心神。陰相余以疾成厥功哉。痛言以思。是經之得固奇。而是經之梓也。又更奇矣。有念卽契。無感不通。人自負道。道亦何負於人乎。堂堂一條大路。朗朗一坐法門。近在己身。不離己心。在邇求遠。在易求難。自罹陷穽。反以爲賢知。一往而不廻。心之鈍根。厥疾弗瘳矣。吾之此刻。願吾輩尙德羽流。受病未深。匪石可轉。介於可凡可聖之間者。有緣得遇此經。早捨魚目而自摸衣中之珠。盡洗情慾而戒欺求慊。於以內全性命。外積功勳。則

青華上帝冥冥之感應。誠有如經中所云者。余有所試矣。謹序。雍正元年歲次癸卯九月望日吉水金牛洞全眞弟子歸一萬清和薰沐拜題

唱道真言跋

自有天地而道存焉。道一而已。而分三教。三教者。聖人云。天無二道。聖無二心。萬法歸一者是也。及列國百家子書雜出。漢魏伯陽真人始作參同契。爲丹經之祖。宋張紫陽真人著悟真篇。爲丹經之宗。中間雜出更多。不能盡述。僕本陋愚。曾爲雜出所惑。務奇務怪。旁門僻徑。涉歷有年。本來所有之良知良能。幾變爲鬼腸鬼肚矣。嗚呼。非大有根氣者。而欲祈一旦豁然歸正。不綦難哉。若非當頭一棒。猛然醒悟。不可得矣。吾輩學道。務先立心正大。事事合乎天理人情。無論丹經子書。斷不可搜求深奧祕密心法。卽求高明口訣工夫。亦須合乎天理人情。斷不宜著相用意。正心誠意。綿綿密密。行到化處。以致千磨百難。生死關頭。但能忘我。自然心胸寬濶無礙。靈光當前不昧。祖師慈悲廣大。洞悉其中。自然普濟。特患宗之祖之之不專耳。丁酉春。故友至山。謂余曰。曾讀唱道真言否。余曰。未也。隨出袖本示余。余焚香九拜開誦。恍然如夢方覺。人生六十。方知五十九年之非。洵不誣也。將前所見所聞。有不慊於心者。今知改正。是書正大。合乎天理人情。蠲私慾。除邪僻。釋智巧。奇異。傍門外道。一切掃却。至於有爲無爲。總歸雪釋冰消之見。洗出真人本源妙覺靈明。筆難盡述。後之賢者。得見是書。務祈留意。其中平正道理。希自得之。乾隆戊戌夏。仲越崗郁教寧薰沐敬跋。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四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悟真篇正義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四

悟真篇正義

悟真篇正義

一

悟真篇乃宋紫陽真人張伯端撰，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是書辭旨暢達，義理淵深，專言內丹之道，與參同契互相發明，乃修丹之金科，養生之玉律。詎意後人紛紛謬註，遂致惑亂真機，邪說橫行。世傳有薛註者，亦總是偽託。故註者數十家，無不求明反晦。迨清乾戊申、元真子董德寧君始將所得玄秘，爲之詳註而闡其幽微，使咸歸正道，顏曰正義。斯張君之本旨以顯，而悟真之大道以明。與董註不相伯仲者惟朱雲陽之悟真篇闡幽，學者互參而精究之，自可悟徹真源，而不致認賊作子矣。

悟真外篇

五九

宋張紫陽撰，與上書同爲歷代丹家所宗，宋史藝文志著錄。內有金丹四百字及玉清內丹寶籙等計二十四章。凡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悉備。讀者尋文解義，於七返九還之道，可得悟其真機。循序漸進，便可直指妙圓。理高義妙，所言無不爲最上一乘語。禪師薛道光於參訊頓悟後，尤復棄僧伽黎，皈依爲弟子，豈偶然哉！

紫清指玄集

九一

目錄

宋紫清真人白玉蟾撰，宋史藝文志著錄。內收玄關顯密論，修仙辨惑論，性命日月論，谷神不死論，陰陽升降論，金液還丹賦，丹房法語，鶴林問道篇等，及詩歌共三十餘篇。自採藥以至結胎，從行火而至脫體，由抽添之妙，以至沐浴之機，靡不窮玄微，指歸正途，眞修丹之要旨也。

悟 玄 篇 一二七

書凡二十篇，不著撰人，從宋道藏中錄出。內皆煉丹秘訣，凡陰陽消長，火候進退之機，匪不詳言，復列圖以明之。具述玄關一竅，一以抱一守中爲歸；秉此參究，當不難玄要立悟。

玄 宗 正 旨 一三九

此書乃純陽呂祖天師覺源精舍傳示定本。南北之玄學，宗旨在是。前爲浮邱仙祖所示，共八篇。後並有衆眞總監天尊暨大羅蘇祖所闡妙蘊。凡金丹至秘之訣，妙道至極之功，無不備載。一脈薪傳，千秋秘典，盡在於茲矣。玄宗旨趣，本與禪宗相通，其言心之妙，更逾於楞嚴七處徵求。可謂周括玄功之始終，了無遺蘊，實爲難聞之秘諦也。

玄 宗 心 學 指 要 一六三

本書選刊自文山遜叟蕭天石先生之道家養生學概要一書，遜叟以提倡「新道學」號召於天下，力主仙學須自聖學入門，仙道須自聖人起修。尤得南北兩宗之秘要。本書共選玄宗指要、學道要語、修道法語、煉心訣要上下、靜心訣要、養心訣要、止念訣要、息妄心訣要等凡九篇，所言全係聖學入門與心學指微之要法。亦玄門自入手以至於手，所不可或缺者。

雍正御製序

紫陽真人作悟真篇，以明元門秘要，復作頌偈等三十二篇，一一從性地演出西來最上一乘之妙旨。自叙云：此爲無爲妙覺之至道也。標爲外集。夫外之云者，真人豈以元門爲內，而以宗門爲外哉！審如是，真人止應專事元教，又何必旁及於宗說？且又何謂此爲最上？豈非以其超乎三界，真亦不立，故爲悟真之外也歟？真人云：「世人根性迷鈍，執其有身，惡死悅生，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着，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觀乎斯言，則長生不死，雖經八萬劫，究是楊葉止啼，非爲了義。信矣！若此事，雖超三界之外，仍不離乎一毛孔之中。特以不自了證，則非人所可代，學者將箇無意味語，放在八識田中，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喪身性命，亦不放捨，久之久之，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並此無義味語，一時忘却，當下百雜粉碎，覲體真純；此從上古德，所爲決不相賺者。真人以華池神水，溫養子珠，會三界於一身之內，能以金丹作無意味語用，忽地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仙俊哉！大丈夫也。篇中言句，真證了澈，直指妙圓，即禪門古德中如此自利利他

雍正御製序

，不可思議者，猶爲稀有。如禪師薛道光，皆皈依爲弟子，不亦宜乎？刊示來今，使學元門者，知有真宗；學宗門者，知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焉，是爲序。

雍正十一年丑七月朔

張真人本末

紫陽真人姓張，天臺纓絡街人也。先名伯端，字平叔，後改名用成。少時無書不學，肄業辟雍，累試不第；因玩佛書，忽生繁竹之感，頓悟無生，直超真空清淨性海。晚年浪迹雲水，留心金丹之道。孜孜訪問，遍歷四方。熙寧中，龍圖陸公銳鎮成都，乃依以遊蜀。於己酉歲始遇青城丈人劉君，傳金丹藥物火候之秘。仍戒之曰：他日有與汝脫羈鎖者，當直授之。既而三傳匪人，每罹災患，乃深自悔責，邈世忘言，著悟真篇八十一章，盡述金丹之秘。其著書大旨，深嫉世之學者，各立專門，三教異流，不能究異派同源之理；故務在會通，方有補於大道；天下傳誦之。元豐間與劉奉真之徒，廣宣佛法，以無生留偈而入寂。奉真之徒，焚其遺蛻，獲舍利千百，色皆紺碧。後七年，奉真到王屋山，復會仙翁如故，此又示形神俱妙，性命兩全之妙也。政和中謁尚書黃君冕仲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髦矣，語不契而去。即而使人寓書於黃，叙述甚異，平叔自謂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人，因校劫運之籍有誤，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平叔冕仲泊維揚于先生也。平叔曰紫陽真人，冕仲曰

張真人本末

紫元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一時被譴，官吏皆已復於清都矣。今平叔又證上仙，獨冕仲沉淪於宦海，當爲人者凡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背覺合摩，則淪墜異趣，無傷昇仙之期，平叔明叙仙契，力欲振拔黃公，竟不契而沒，惟自號曰紫元翁而已。

石薛二真人紀略

紫賢真人名式，字道源，一字道光，陝西雞足山人也。嘗爲僧，雲遊長安，參開佛寺長老修巖，巖示以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又參僧如環，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環曰：糊餅圓陀陀地。參訊有年，一日聞桔槔有省，作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底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秘密圓明法要。機鋒迅速，宗說皆通。積有年矣。一日復悟如上皆這邊事，辨論縱如懸河，不過是談禪說道，尙未了手。遂有志金丹修命之道。竭力參訪，崇寧丙戌冬，寓郿縣佛寺，適遇杏陵道人石泰得之。時年八十五矣，綠髮朱顏，夜事縫紉；紫賢密察焉，心竊異之。偶舉張平叔詩句爲問，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因語其故。平叔先生舊名伯端，始於成都遇異人，授以丹訣，故名用成。後因妄傳獲天譴，觸鳳州太守怒，按事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天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市，吾適在村肆中，遂邀同席會飲，問其故，具以告。吾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百里。平叔懇爲先容，護送者亦許之；遂相與詣邠，一見獲免。平叔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且吾師授記，有解羶脫鎖者，方堪授道之識，子眞其人矣。今將丹法傳子，子可依之修煉以成道。吾遂

石薛二真人紀略

再拜受付囑焉！紫賢一聞是語已，即發信心，稽首皈依，請卒業大丹，得之悉以口訣授之。且戒之曰：此非有巨公外護，易生謗毀，可疾往通都大邑，依有德有力者圖之。紫賢遂棄僧伽黎，幅巾縫掖來京師，混俗和光，方了此事。薛道成後以丹法授陳楠翠虛，陳授白玉蟾紫清，總是南方人，並紫陽杏林共五代，所謂南宗五祖也。

悟真篇正義序

世言立身儒林。服膺家訓。但當致力於功業。不宜馳情於虛無。此言雖爲近是。而實有未然者。乃不深究乎儒道合一之理也。蓋夫子有誠意修身之文。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說。此聖賢發明修煉之秘旨。溫養之元機。其不明言丹法者。欲以倫常有爲之道。木鐸於斯世。不欲顯言無爲之道。以駭世俗之聞見耳。奈何拘曲之輩。不知聖道之廣大。玄學之幽深。輒以管窺之見。遂謂經書並無修煉之義。溫養之言。乃人人是說。舉世雷同。致使養性修命之學。不能家傳戶誦。而所見者愈少。不知者愈多。此道之不行。其由於不明者也。僕性本凡庸。質頗孱弱。觀光陰之甚疾。悲生死之靡常。故身雖儒家事業。而雅好修養之書。嘗讀紫陽翁之悟真篇。見其辭旨暢達。義理淵深。乃修丹之金科。爲養生之玉律。僕雖未克究悉其奧。而企慕向往之心。有不能自己者矣。旋覽諸家箋註。盡是旁門曲徑。並非正道真詮。甚有指爲房幃之邪術者。又有雜於金石之僞學者。此總是迷徒之鄙見。斷非張君之本旨也。每欲諮詢明哲。訪求真解。而難得其人。堪遂素願。後遇高士東陽子。指示四峯之山。有董元真先生。得儒家之正道。達玄學之宗源。所註有悟真篇正義。極其精詳。深臻玄妙。予往求之。必有所獲。於是瞻望門牆。積誠祈叩。先生乃不吝珠玉。慨然付與。捧讀數周。并蒙指教。不覺胸中茅塞豁然頓開。始明曩時之差謬。方知今日之精要者也。茲以鏤板告竣。因不揣固陋。而敘此數語。附之青雲。或可分其餘光。以告夫未來之學仙者云。乾隆五十四年暮春之初。山陰充陽道人周飛鸞謹序於龜

悟真篇正義自序

夫修養之學。由來尙矣。夫子謂正心修身。孟子言存心養氣。而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擒制之在氣。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專氣致柔。此皆聖人發明性命之學。其儒之與道。初無彼此之別。惟有窮達兩端。仕隱二途。而其致之一也。故伊川程子曰。天下有大難事者三。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爲學。而至於聖人。養生。而至於神仙。晦菴朱子感興詩云。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曰日生羽翰。是皆先賢之至論。以此推之。則神仙之學。誠非異學。而修養之道。是爲正道也。蓋其爲學也。先事倫常。以盡人道之綱紀。旋修性命。以求超世之宏圖。乃去其嗜慾。黜其聰明。同財色於寇盜。等富貴如浮雲。修德行仁。積功累行。當朝乾夕惕。須月盛日新。則大道可冀。神仙可望。不然。恐非容易學也。故語其簡易。如得其傳。而勤心苦志。雖夫婦之愚。亦可以與知與能。倘未得其樞要。或又立志不堅。卽是才人哲士。亦莫能入其範圍。則無怪乎學者如牛毛。達者似麟角。而總在乎人之此心。其用之者何如耳。第其道授受以來。而精義之見於四子六經者。則乃寓諸微言。并寄諸易象也。其陰符道德。爲黃老之專書。然其立言發論。雖備述天人之學。而於治道。多爲明顯。乃於丹道。稍開其端。其玄機心法。仍存之於口訣焉。及至東漢。有伯陽魏公。始作周易參同契。以闡大易內養爐火之三。道。而修煉之丹法。於是乎明暢矣。但其爲書也。乃儒道兼行。且又文辭古奧。博雅宏深。未易窺其堂。

室。以至後人紛紛謬註。惑亂真機。使正道復晦。殊深痛惜。迨宋有紫陽張君。洞明黃老之心。傳盡得鍾呂之正學。乃深有慨於此。因撰述悟真篇。以暢發金丹之妙。詳明內養之機。其修丹雖爲幽深之道。得魏公倡之於前。而張君和之於後。自可循流以達源。見標以知月。其前後諸家丹書。無出二公之右者。可謂觀止矣。不用他求焉。詎意後之人。又將悟真篇妄註。而邪說橫行。其乖謬更甚。世傳有薛註者。亦總是僞託。故註之者數十家。盡是求明反晦。誠不如無註之爲愈也。茲予區區晚學。而僻處山隅。家傳儒業。心慕真玄。自幼雖伊吾於經書。而常吐納於玄牝。總以未得真訣。爲之無功。及年既壯。常多家變。而碌碌謀生。未遑專志。但未嘗忘其道耳。至乾隆壬辰歲。賴天之眷祐。不負其初心。獲遇真師。授傳玄妙。并囑後日。當註悟真篇。以啟後學。自茲乃獨俗務。始得專一。而朝夕窮源立本。且一紀有餘。雖時未暇舉。而志在凌霄。用是不揣固陋。乃奉遵前訓。將所得玄秘。詳註於悟真之中。而闡其幽微。咸歸正道。其稿成於甲辰之中秋。迨今五易寒暑。而刪補數番。藏之名山。用傳同好。緣抄錄多勞。乃付諸剞劂。命其名曰正義。庶使有志之士。修心立行。熟究精研。則自可達其根源。以造其真際耳。諒明者知之。茲不具述。乾隆戊申歲端陽節。會稽元真子董德寧靜遠識於四峰山居之

集陽樓

悟真篇原序

稍節從陶氏本

嘗觀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論載毋意必固我之說。此聖人極臻乎性命之奧也。然其言之

常畧而不詳者何也。蓋欲序正人倫。施仁義禮樂有爲之教。故於無爲之道。未嘗顯言。惟以命術寄諸易象。以性法寓諸微言耳。迨漢魏伯陽。引易道陰陽交媾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其於聖道。能混一而同歸矣。但今人以道門尙於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由兩端。有易遇而難成者。有難遇而易成者。如煉五芽之氣。服七曜之光。注想按摩。納清吐濁。念經持呪。嚙水叱符。叩齒集神。休妻絕粒。存神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以至服煉金石草木之類。皆易遇而難成。其中惟閉息一法。能忘機絕慮。卽與二乘坐禪頗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之法。既未得金汞還返之道。又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哉。夫煉金液還丹者。則難遇而易成。須要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始得玄珠有象。太乙歸真。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至若防危慮險。慎於運用。抽添養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復陽生之氣。剝陰殺之形。節氣既周。脫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今之學者。有取鉛汞爲二氣。指臟腑爲五行。分心腎爲坎離。以肝肺爲龍虎。用神氣爲子母。執津液爲鉛汞。不識浮沉。寧分主客。何異認他財爲己物。呼別姓爲親兒。又豈知金木相尅之幽微。陰陽互用之奧妙。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結還丹。不亦難乎。僕幼親善道。涉獵三教經書。以至刑法書算。醫卜戰陣。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術。靡不留心詳究。惟金丹一法。閱盡羣經。及諸家歌詩論契。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龍。水銀朱砂。

白金黑鉛。坎男離女。能成金液還丹。終不言真鉛真汞。是何物色。又不說火候法度。溫養指歸。加以後世迷徒。恣其臆說。將先聖典教。妄行箋註。乖訛萬狀。不惟紊亂仙經。抑亦惑誤後學。僕以至人未遇。口訣難逢。雖詢求徧於海嶽。請益盡於賢愚。皆莫能通曉真宗。開照心腑。後至熙寧己酉歲。隨龍圖陸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誠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其言甚簡。其旨不繁。可謂指流知源。語一悟百。霧開日瑩。塵盡鑑明。校之仙經。若合符契。因念世之學仙者。十有八九。而達真要者。未聞一二。僕既遇真詮。安敢隱默。罄書所得。乃成詩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內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乙之奇。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其如鼎器尊卑。藥物斤兩。火候進退。主客後先。存亡有無。吉凶悔吝。悉備其中矣。所期同志者覽之。俾見末而悟本。舍妄以從真爾。宋熙寧乙卯歲旦。天台張伯端平叔序。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爲勞瘵。（儒門事親）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妒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者。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林和靖）

樂色不節。則精耗。貪妬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重施。則髓滿骨堅。（金元起）

悟真篇正義卷上

會稽元真子董德寧註

七言律

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燦。燦音鏘。瘁與悴同。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貪利祿求榮顯。不覺形容暗瘁枯。試閱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

紫陽張君。生於北宋。名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乃天台人也。幼親善道。性好真玄。晚遇劉海蟾翁。盡得金丹之妙。及功足行全。乃撰悟真篇。以垂教於後學者也。故此謂人之生於世也。既不能立身行道。又不得揚名於後世。碌碌浮生。豈非可惜。故不求性命之大道。以超出其迷途者。縱有負賢良之才。豈大丈夫之所爲乎。且百歲之光陰。是同石火之光燦。卽一生之事業。亦如水上之浮泡。此能有幾何時耶。若止貪求利祿無休。而不自知其精神耗散。則形容暗爲病瘁而枯也。此等之流。試問其金玉如山。可能買得無常不來。而使之有常以不變者乎。此章勉人當及早向學。莫待氣竭精枯。則其悔無及矣。

人生雖有百年期。壽夭窮通莫預知。昨日街頭猶走馬。今朝棺內已眠屍。妻財拋下非君有。罪業將行難自欺。大藥不求爭得遇。遇之不鍊是愚癡。拋、披交切。鍊與煉同。癡音鴟。

此章承上章而言之。謂人生雖有百年之期。而其七十亦爲稀矣。則是壽夭窮通。莫能預定其數也。且有昨日方走馬於街頭。意氣自若。而今朝乃眠屍於棺內。聲息俱無。此所謂今日不知明日。而出息不保入息者也。當斯之時。妻子家財。則拋下非君有也。平生罪業。則隨身難自欺也。而其七尺之軀。乃歸一抔之土。豈不痛哉。故宜及早誠求大藥。以修煉其長生。然求之不專。亦非易得。倘有已遇其道。而因循不努力者。此眞爲愚癡。而甘分於腐朽。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學仙須是學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二物會時情性合。五行全處虎龍蟠。本因戊己爲媒聘。遂使夫妻鎮合歡。只候功成朝玉闕。九霞光裏駕翔鸞。朝音潮。鸞與聘同。

夫道有三成。曰大成。中成。小成也。而仙有五等。曰天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也。所謂鬼仙者。其平生言行端方。終身好道。倘不能大成。而其神志不昧。則爲清靈之鬼仙也。人仙者。其處世大德無虧。好善樂道。安佚延年。無諸疾苦。此謂人仙也。地仙者。法天地運化之機。效日月升沉之理。精氣還返於三田。陰陽凝聚於神室。煉成大藥。留鎮丹田。而長生不死。此乃地仙也。神仙者。以地仙用功純粹。其丹胎及時超脫。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而千變萬化。登真入妙。此之謂神仙也。天仙者。以神仙而德合乾坤。行滿天下。受天詔而爲仙官。則謂之天仙也。故謂修煉之士。無學彼中下之仙。須學上品天仙。方爲尊貴耳。金丹者。以世間萬物。歷久必壞。而惟黃金萬劫不磨。且其爲物。鎔之得水。擊之得火。其柔象木。其色象土。是五行俱備也。而丹者。其色稟太陽正赤。其形質圓全無虧。

也。所以修煉之功效。而喻之爲金丹耳。故謂學天仙之法則。而惟煉金丹爲最端之道也。二物者。其在天地。則謂之日月水火也。其在人身。則謂之身心情性也。其在藥物。則謂之鉛砂銀汞也。然其喻名頗多。不能悉舉。凡丹書中以對待而言者。皆喻於此焉。今一言以蔽之。無非陰陽而已矣。其修煉金丹之法。要使陰陽升降而生藥。二物會合以作丹。故謂二物會時。則是乃情性交合也。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虎龍者。乃金木之喻名。卽二物也。參同契曰。母隱子胎。子藏母胞。又曰。金水合處。木火爲侶。是乃四象以成二物也。而四象之中。各有眞土。是爲五行全矣。故謂五行全處。則自然虎龍蟠旋也。然情性之會合。虎龍之蟠旋。總因戊己之土。而爲媒娉以調和。遂使陰陽二氣。其和合如夫妻。乃歡洽以結成丹胎也。及至功足行全。則飛昇以朝玉闕。而九霞光中。御鶴驂鸞。以翱翔於雲路耳。

此法眞中妙更眞。都緣我獨異於人。自知顛倒由離坎。誰識浮沉定主賓。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神功運火非終旦。現出深潭日一輪。汞、胡孔切、音洪。水銀也。

蓋謂修煉之法。乃至眞至妙之道。而我之所以異於常人者。以達夫此道之故也。自知顛倒由離坎者。以離爲日爲火。居於南方。而在卦反屬陰。又謂之中女。以坎爲月爲水。居於北方。而在卦反屬陽。又謂之中男。此乃離坎之顛倒。爲修養之立功。其殆我自知者也。誰識浮沉定主賓者。蓋主賓之道。則主居於內。而賓在於外。其五行之理。則金水下沉。而木火上浮。此皆常道也。今煉養之

法。要使金水自東上騰。而木火自西下奔。以成交互之功。則猶主反爲賓。而從左外出。賓反爲主。而從右內入。如此之玄機。其誰識之哉。金鼎者。是貯藏藥物之所。乃後天之乾宮也。朱裏汞者。乃砂中之汞。即火中之木液也。玉池者。是產藥物之處。乃後天之坤方也。水中銀者。乃鉛中之銀。即水中之金精也。謂修丹之道。欲其留戀汞汞於金鼎之中。當先煉下金鉛於玉池之內。則自然汞鉛相交。而精氣相依矣。故謂之金鼎欲留汞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也。深潭者。謂坎水之宮也。日一輪者。喻元陽也。謂運火烹煉之神功。不消終日之久。即現元陽之氣於坎宮。其象如一輪之日出也。下文西江月。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是此義也。

虎躍龍騰風浪震。中央正位產玄珠。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樞。須知大隱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靜孤。龜與龍同。虎音蟠。

龍潛於海。虎伏於山。故龍騰則有浪。虎躍則有風。此喻吾身之陰陽二物也。中央正位者。黃庭土釜。乃其喻名。廖蟠輝所謂前對臍輪後對腎。中央有個真金鼎。是也。珠者。蚌胎也。謂龍虎上下蟠旋。而風生浪湧。乃情性相合。心息相依。則中宮之正位。自然產育其玄妙之珠胎也。復命篇曰。龍虎一交相眷戀。坎離繆媾便成胎。此之謂也。然丹胎之居鼎中。猶果之在枝。而期至自熟。如子之在胞。而月足自產。豈有殊異之理哉。南北者。乃子午之方。爲乾坤坎離交互之位也。蓋先天卦位。乾南而坤北。後天卦位。坎北而離南。是乾坤爲坎離之體。坎離爲乾坤之用。其乾坤之體交合。以

生六子。坎離之用往來。以化衆卦。則其餘六十卦。皆宗源此四卦。而變化以出焉。今煉丹之道。亦復如是。故謂之南北宗源。翻卦象也。晨昏者。旦暮之候也。天樞者。北斗之星也。蓋天之運動。依斗之所指。如斗指寅而天下春。斗指申而天下秋。又一日之中。其斗柄指遍十二辰。而晨昏循環無端也。是天道以北斗爲機。而轉運其氣化。今丹法以人心爲機。而運用其火符。乃朝屯暮蒙。上升下降。亦如斗柄之轉旋。故謂之晨昏火候。合天樞也。但此修養之道。苟得其所居之安。無論塵市皆可矣。何必拘於深山。而守其孤靜。方爲學道者也。

人人本有長生藥。自是迷途枉擺拋。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并蛙應謂無龍窟。籬鷄爭知有鳳巢。丹熟自然金滿屋。何須尋草學燒茅。鷄音

長生之大藥。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未曾烹煉耳。且其智者不加多。而愚者不減少。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有爲者亦若是。卽此義也。惟是迷途之流。以嗜慾汨沒其志氣。以財色耗散其精神。乃枉拋其長生之藥也。道德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今詩中用此之義。其曰甘露者。卽甘霖也。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乾坤相合。陰陽相和。而其甘霖自沛也。黃芽者。黃乃土之色。芽乃草之萌也。坎離者。易以坎爲月爲水。以離爲日爲火也。蓋日月相照於東西。而水火相交於上下。則滿地之黃芽自生矣。然丹道之甘露者。乃汞也。木液也。黃芽者。乃鉛也。金精也。謂煉丹之法。以吾身乾坤之氣相合。則眞汞產也。坎離之精相交。則眞鉛生也。乃迎坎送離。會於神室。而採鉛取汞。歸

於中宮。則丹胎結矣。但此之道。乃天地之玄祕。爲性命之學問。而迷途者。膜不關心。猶井底之蛙。安識蛟龍之窟耶。如籬邊之鷄。豈知鸞鳳之巢乎。然學道之士。倘得內丹成熟。則呵氣可以化寶。漱汞亦能成金。彼尋草燒茅之僞術。欲煉其黃白。而千舉萬敗。何足算也。

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送歸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甌配當。藥重一觔須二八。調停火候托陰陽。斷言詩。

西南者。後天之坤方。乃藥物所產之處。故謂川源之本鄉也。鉛者。眞一之氣。卽黃芽也。癸者。雨露之水。卽甘露也。癸生者。吾身一陽之產也。金者。金液也。望者。吾身月滿之鄉也。蓋謂作丹之法。俟癸水既生之際。一陽初動之時。急宜進火烹煉。採眞鉛於東北。取眞汞於西南。須及其時也。儻子時陽生而不採。望中月滿而不取。是金之與液。俱失其時候矣。故有須急採。不堪嘗之戒也。復命篇曰。時節正時須急採。莫教芽蘖墮黃宮。翠虛篇曰。月夜望中能採取。天魂地魄結靈丹。皆此之義也。土釜者。黃庭也。謂二物既經採取。當送歸黃庭之中。須牢固封藏。勿使有走洩之虞也。流珠者。木液也。卽神水也。謂藥物封固於鼎中。是金精之黃芽已種。其火數運足。而丹胎凝結。次用木液之流珠相配。乃澆灌滋益。以助其成實也。此謂藥物之二八。以成一觔之足數。而其火候調停之法。總托於陰陽之二氣耳。但子時與望日。東北與西南。以及篇中諸喻言。皆當於自身中求之。不可遠索他尋。以自取其乖謬。戒之哉。

休煉三黃及四神。若尋衆草更非眞。陰陽得類方交感。二八相當自合親。潭底日紅陰怪滅。山頭月白藥苗新。時人要識眞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

三黃者。雄黃雌黃硫黃也。四神者。鉛銀砂汞也。此皆是金石有質之物。故不可煉用也。若尋諸般之草藥。以爲長生之物。則更非其眞矣。蓋修煉內丹之道。惟以眞陰眞陽之氣。是吾身同類之物。用眞土使其兩相交感。此卽爲二八兩莖之精。乃金水相當。而自相親合。以煉成大藥也。參同契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此之謂也。潭底者。華池中也。日紅者。神火也。謂神入於坎方。則水底陽生而火熾。故陰怪滅矣。山頭者。崑崙頂也。月白者。金氣也。謂氣至於離位。則山頂金盛而水滋。故藥苗新矣。此二者。卽是陰陽二八無質之物。謂之眞鉛眞汞也。並不是世上之朱砂水銀。而時人其識之乎。

陽裏陰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羸尪。勞形按引皆非道。服氣餐霞總是狂。舉世設求鉛汞伏。何時得見虎龍降。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源是藥王。

麻音雷。庵音汪。降音杭。

夫修煉之道。謂修煉其性命之學。而性命之理有兩端。其天賦之性。是宜養之。而氣質之性。則應克之。其分定之命。是應安之。而形體之命。則宜修之。此學道之大端也。然人之元神亦謂之性。而元氣亦謂之命。靈源大道歌云。神是性。氣是命。是也。故人無神氣則死。而丹無神氣不成。則斯二者。乃人身之至寶。爲修丹之樞要。豈非性命乎哉。但神藏於離。而離之象。爲外陽內陰。故謂之

陽裏陰精也。其氣生於坎。而坎之象。爲外陰內陽。故謂之陰裏陽精也。古人所謂離宮修定。坎府求玄者。卽此性命二者之義也。是以學天仙之道。當獨除妄念。清心寡欲。乃先用烹鉛煉汞。以養氣有爲之道。修其命。及至溫養已畢。金丹圓成。然後抱元守一。以煉神無爲之道。修其性。此之謂性命兼修。有無互用。而自然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今日陽裏陰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羸冠者。是專謂修性之徒也。蓋性爲陽裏陰精。而其象屬木。其質乃柔而不剛也。若但修此之一法。而不究修命之道。是爲偏枯之學。惟見其日漸羸瘦。冠弱而已。豈能回陽換骨。白日而昇天者哉。且更有勞其形體。以導引按摩爲學者。又有服氣閉息。及餐日月光霞爲法者。此皆非正道。總是狂僞之事。而舉世且謾求其鉛汞之伏。不知何時可得龍虎之降。如此作爲。有何益哉。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源。是藥王者。謂嬰兒處胞之時。無視無聽。無聲無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惟以臍而達其氣也。今修丹之道。積精累氣。養性存神。及至元和內運。日月停輪。復如嬰兒生身處胎之時。是謂之返本還源。而金丹成矣。豈非藥之王乎。道德經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是此之義也。但世有邪僞之說。以婦人產戶爲生身處。又謂煉丹不用女子。是乃獨修一物。此等之謬妄。則獲罪於天矣。

好把真鉛著意尋。莫教容易度光陰。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可謂道高龍虎伏。堪言德重鬼神欽。已知壽永齊天地。煩惱無由更上心。易音

眞鉛者。眞一之氣也。著意尋者。謂尋明師指示其道。而用意朝夕行持。則眞氣生而眞鉛得矣。但莫視之爲容易。而虛度其光陰也。地魄水金者。皆眞鉛也。天魂朱汞者。皆眞汞也。總之謂陰陽二物而已。然魄屬金而爲情。在藥物爲鉛。其魂屬木而爲性。在藥物爲汞。今修丹之法。但先煉鉛以擒其汞。自應烹汞以制其鉛。此卽是金來併木。而性去攝情之義。參同契曰。魄以鈐魂。不得淫奢。又曰。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此之謂也。然如此而修之。其功就丹成。乃道高而龍虎自伏。德重而鬼神自欽。則其壽如天地之永。而萬化旣安。諸慮旣息。豈更有煩惱之上心哉。

黃芽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侵。欲向人間留祕訣。未逢一個是知音。

黃芽白雪者。卽鉛汞之二物也。復命篇曰。白雪乃是神室水。黃芽便是氣樞花。翠虛篇曰。黃芽本是乾坤氣。神水根基與汞連。皆此之義也。但此二物。人人自有。不待他尋。惟憑己之德行。而獲遇眞師指點。卽知其端倪矣。四象者。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也。又數之七八九六。而方之東西南北。以及水火木金。皆謂之四象也。然四象無土則不變化。而五行無土則不生成。故曰。四象五行全藉土也。三元者。三才也。而三才之中。各有三元也。其在天爲日月星之三光。在地爲水火土之三寶。在人爲精氣神之三物也。八卦者。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壬者。水也。水爲天一之源。乃五行之始。三元得之以化育萬物。八卦用之以流行六虛。故曰。三元八卦豈離壬也。但學道之士。鍊成仙姿。

靈質。而和光同塵。人誰識之乎。其陰寬消盡。而爲純陽之軀。則鬼魅安敢侵犯哉。然欲留傳此秘訣於人間。而未逢有知音之士。以賞其流水高山之操焉。復命篇曰。我今收得長生法。年年海上覓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著意尋。此皆感慨學道者之稀也。有志之士。當努力之。草木陰陽亦兩齊。若還缺一不芳菲。初開綠葉陽先倡。次發紅花陰後隨。常道卽斯爲日用。真源反此有誰知。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亂爲。倡。去聲。

此章言陰陽互施。方成造化。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故草木無知之物。亦要陰陽均齊。而後生生無窮。苟若缺其一。則不能芳菲蕃茂矣。所以陽先倡。而初開綠葉。其陰後隨。則次發紅花。此爲日用順常之道焉。至於修煉之真源。其身中之造化。始則水升火降以結胎。終則陰盡陽純以成道。此乃丹功之反而逆者。則有誰知識之哉。故報言學道之人。若不識陰陽之變化。切莫亂爲。以自誤之耳。

不識玄中顛倒顛。爭如火裏好栽蓮。牽將白虎歸家養。產個明珠是月圓。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羣陰剝盡丹成熟。跳出樊籠壽萬年。

火裏不可栽蓮。男兒安得成孕。今修煉之道。乃玄中之玄。妙中之妙。還返陰陽。顛倒造化。而使男子結胎以成丹。此猶火中栽蓮以結子也。牽者。猶採也。白虎者。金精也。家者。黃庭也。謂用意採其金精真鉛。而歸於黃庭之中。以收養封藏之也。明珠者。丹胎也。月圓者。金水完全也。謂白虎與青

龍相合於黃庭。則陰陽均齊。以產結丹胎。而如月之圓也。然此但言採白虎之鉛。而不言取青龍之汞者。以龍虎同是一氣所化。而明珠爲青龍之寶。月圓有陰陽無缺之義也。且鉛爲君。而汞爲臣。今君既倡之於前。則其臣自和之於後。故雖不明言青龍。而青龍之義在其中矣。設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者。謂藥物既已凝聚鼎中。則法宜溫養。不必如前之子午徘徊。卯酉沐浴。以執守爐鼎烹煉之火候。而但安定其神氣。轉運於東西二道。任其天然之心息。以溫養之也。迨煉至羣陰剝盡。乃純陽之丹成熟。則超出生死樊籠之外。其萬年之壽。亦不謂之多也。

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基。

三五一者。乃三元五行一氣之義也。而總之爲三個字。但其中之玄妙。古今明此者。實稀少而不多也。夫三五一之義。其東三之木。與南二之火。合而成五。參同契所謂木火爲侶。是也。其北一之水。與西四之金。合而爲五。參同契所謂金水合處。是也。其戊己爲土。而土之生數。自居其五。參同契所謂戊己號稱五。是也。此三個五者。卽謂之三家也。其修丹之道。要使此三家相見。而會合爲一氣。則四象具其中。五行在其內。以結成嬰兒也。故謂嬰兒卽是真一之氣。而含育三家以成造化。若溫養十月。則胎圓丹熟。自然超凡入聖基矣。然此亦不過比喻法象。而其實三五者。乃一氣所分而爲用。其一氣者。是三五所合而爲體。此呼吸太和之度數。乃抽添火候之節符。爲內丹之

玄秘。所以明之者稀也。參同契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此之謂也。

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休妻設遣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空。草木金銀皆滓質。雲霞日月屬朦朧。更饒吐納并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遺當作道。乃字相和之誤也。

此言學道修丹者。若不識真鉛汞之出處。宗祖任他萬般施功。諸門作用。總然無益。且如休妻棄妾。而設道爲陰陽之隔。其絕粒休糧。而徒然教腸胃之空也。以及燒煉草木金銀。皆是滓質有形之物。而吞嚥雲霞日月。亦總朦朧無據之爲。更有吐故納新。并存想集神等法。而千門萬類。總之與金丹大道。其事乃不相侔也。

萬卷仙經語總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在乾家交感宮。莫怪天機俱洩盡。都緣學者自迷蒙。若人了得詩中意。立見三清太上翁。種音衆。

仙經萬卷。比喻千般。總無非一陰一陽。產坤種乾。而爲金丹之根宗也。故將他坤位水火生成之藥。而種於乾家陰陽交感之宮。則其丹可成。而道可得矣。入藥鏡所謂產在坤。種在乾。是也。然莫怪此言將天機洩漏。總緣學者自迷蒙難知。若人了達其詩意者。卽可以躋三清之境。而朝太上之君也。

悟真篇正義卷上終

悟真篇正義卷中

會稽元真子董德寧註

七言絕

先把乾坤爲鼎器。次將烏兔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解、去聲。

易以乾爲天。以坤爲地。蓋先天卦位。乾南坤北。而天地定位乎上下。此乃體也。其後天卦位。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而陰陽升降乎上下。此乃用也。是以修養者。當求吾身之乾坤體用。而爲煉丹之鼎器。故曰。先把乾坤爲鼎器也。烏兔者。蓋日爲陽精。月爲陰精。而日中有雌烏之陰氣。月中有雄兔之陽氣。以成坎離之象。是水火之精氣。所以謂之藥物也。今以人身丹道言之。則外之兩目光明。有日月之形體也。而內之二氣往來。有日月之行用也。其修之道。將此內外日月。乃交互運用於吾身。是爲烹煉藥物於鼎器。故曰。次將烏兔藥來烹也。二物者。卽烏兔也。黃道者。日月所行之路也。謂修丹之法。乃驅馳吾身之烏兔。以運行於自己之黃道。遇子午之位。則陰陽徘徊。達卯酉之宮。則水火沐浴。積累功深。自然入妙。而金丹豈有不解發生之理乎。

安爐立鼎法乾坤。煅煉精華制魄魂。聚散氤氲成變化。敢將玄妙等閒論。氣音因。氣。於云切。

乾鼎坤爐者。卽吾身之至寶鼎器也。而安立之法。要內正其心。無諸雜念。外正其身。無使偏倚。如

乾坤之清寧平正也。魂魄者。即日月之精華也。謂乾坤既定位乎上下。而使日月往來於東西。則是爲煅煉精華。以擒制其魂魄也。氤氲者。元氣交密之狀也。謂烹煉陰陽之二氣。使其相交相聚。則自然成其變化。而大藥生矣。然此乃玄妙之旨。非謂等閒之論。而可以輕忽之耶。

休泥丹竈費工夫。煉藥須尋偃月爐。自有天然真火育。何須柴炭及吹嘘。泥。去聲。

泥。滯也。丹竈者。謂外丹之道也。蓋爐火之事。雖真有所據。但其工夫繁瑣。資費頗多。倘失其樞要。則身與家俱敗。而不若內丹之至簡至易。苟得其傳。即夫婦之愚。亦可以與知與能。故謂休滯泥於丹竈。而費耗其工夫也。偃月爐者。乃鉛爐也。其位居西南。其象爲坤。而內含元氣。故烹煉藥物。當尋求此爐之處所。而其中自有天然之真火。不須如煉外丹者。用柴炭之火。及吹噓之風也。

偃月爐中玉蕊生。朱砂鼎內水銀平。只因火力調和後。種得黃芽漸長成。種。去聲。長音聲。

偃月爐者。其象爲坤。乃鉛爐也。朱砂鼎者。其象爲乾。乃汞鼎也。玉蕊者。即玉液也。水銀者。乃水中之銀。即金精也。謂偃月鉛爐之中。而生有玉液。朱砂汞鼎之內。而正有金精。還源篇所謂偃月爐中汞。朱砂鼎裏鉛。是也。然此乃陰陽交互。水火同根。若烹煉之火力無差。以調和其二物。而種於丹田之中。則其黃芽日漸長成矣。但此黃芽者。非指黃芽之鉛。乃是丹頭之喻。以其生成於坤。而萌蘖於土。故謂之黃芽也。

嚙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鍋。嚙音。

嚙自己之津液。納天地之正氣。此二者。是人人能行之也。然須有大藥丹頭。在於吾身之中。方能
有造化之生。倘自己之鼎內。若無三物結成之真種子。而行嚙津納氣者。猶將水火以煮其空鍋。
此有何物成熟哉。鑄釜則也。

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若問真鉛何物是。蟾光終日照西川。汞、胡孔切。

大者。陽也。小者。陰也。易泰卦所謂小往大來。而否卦謂大往小來。是也。夫調和鉛汞。要其成丹。陰
陽務須均平。二物無使偏勝。猶如兩國之完全。方凝結其丹頭也。蟾光者。月彩也。乃金精之華。終
日照者。謂日日如此也。西者。金氣之方。川者。水流之地。謂金華日日照臨於金土之鄉。夫然後真
氣自生。而真鉛卽是此物。不必遠索他求也。然總之謂神御其氣。以烹煉於坤申之方耳。

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

修煉之道。要閑中習靜。和光同塵。使人不識其行藏。以成百鍊之真金。及至丹成功。就命宗已圓。
方投深山僻處。乃抱元守一。養其真性。以全性命。兼修之妙。故曰。未煉還丹莫入山也。夫真鉛藥
物。具在自己。不用他尋。而山中之凡鉛。乃非其所用。故謂山中內外盡非鉛也。家家者。卽人人也。
以對山而言。故稱之謂家。言此真鉛之寶。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愚者不之識。乃當面蹉過。以輕
棄之耳。

竹破須將竹補宜。抱雞當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卵、魯管切。

還金術曰。竹斷須竹續。木破須木補。屋漏用瓦蓋。人衰以類主。參同契云。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常以黍。覆雞用其卵。此總謂同類。則易於成功。苟非其種。而徒勞無益也。今詩中之意。正是如此。蓋謂吾身有質之軀體。既已衰殘。若非烹煉無形之真氣。用以補助。則安能返本還源。以獲其長生之道哉。故曰。爭似真鉛合聖機也。

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真鉛也棄捐。此是用鉛真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

凡鉛者。五金之屬。是滓質之物。乃非其種也。真鉛者。自己之寶。爲延命之藥。此吾同類也。故曰。用鉛不得用凡鉛也。然既用真鉛。與真汞交結。而逐日烹煉。及至元和內運。其日月停輪。則是真鉛亦不用矣。故曰。用了真鉛也棄捐也。但此便是用鉛之妙訣。而古人謂用鉛不用鉛。誠哉是言也。金穀歌云。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此之謂也。

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不若煉鉛先實腹。且教守取滿堂金。

虛心者。謂修性也。實腹者。謂修命也。道德經所謂虛其心。實其腹。是也。但此二者之義。俱爲幽深。然虛心須要識心見性。此如水中撈月。一時難以捉持。而不若實腹之道。先採煉其真鉛。有可下手之處。且教守取吾之精氣。乃用神火烹煨。以成通體真金。猶如滿堂金玉之象。豈非易得之乎。道德經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詩中之句。是借此之義也。

夢謁西華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簡易無多語。只是教人鍊汞鉛。易音

高象先夢仙歌有曰。舉世何人識河車。子當西去求西華。西華夫人掌樞紐。便當指與真丹砂。今詩中謂夢謁西華。授我指玄。是借此之義。以明藥產於西南。而修治之道。乃極爲簡易。總無非教人烹煉鉛汞。以結聚丹胎而已。其外無他法也。

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道自虛無生一氣。是道生一也。便從一氣產陰陽。是一生二也。陰陽再合成三體。是二生三也。三體重生萬物昌。是三生萬物也。此乃用道德經之義。以發明修丹之理。蓋大道乃先天一氣。其一氣肇分。以爲鉛汞也。而鉛汞交合。以成金丹也。其金丹成就。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矣。

坎電烹金水方。火發崑崙陰與陽。二物若還和合了。自然丹熟遍身香。

真香

坎電者。乃金火也。故烹轟於金水之方。還源篇所謂海底飛金火。是也。火發者。乃木火也。故發育於崑崙之頂。翠虛篇云。崑崙山上火星飛。金木相逢坎電時。是也。然此總謂陰陽二火之義。故曰。陰與陽也。若還使此陰陽二物。升降於上下。交合於中宮。則自然凝結成丹。而身名俱爲之香也。

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

離爲火。坎爲水。戊己爲土。而納甲法。以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則是坎離之中。皆有真土矣。又砂中有汞。乃離火含震木之象。而鉛內有銀。乃坎水含兌金之象。此是坎離而含四象也。故謂離坎中若無其土。雖有四象之含。總亦不能成丹。蓋水火

無土不交合。而五行非土不生成也。今乃有此真土。而懷於坎離二物之中。則是三性合會。五行完全。遂使煉丹有返還之功。以結聚其金胎者也。

日居離位反爲女。坎配蟾宮却是男。不會個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

易以離爲日。又以離爲中女。以坎爲月。又以坎爲中男。蓋日爲太陽之精。而離爲真火之象。故日居離位也。然離本乾體。因再索而得坤之中爻。是謂之中女。乃屬於陰。又其火生於地二。亦是陰數。所以反爲女也。夫月乃太陰之精。而坎乃真水之象。故坎配蟾宮也。但坎本坤體。因再索而得乾之中爻。是謂之中男。乃屬於陽。又其水生於天一。亦是陽數。所以却是男也。然此乃天地之日月。卦象之坎離。其陰陽之顛倒有如此耳。至於修丹之造化。亦復效之。如水要其升。火要其降。金則使之浮。木則使之沉。其在下者。採之以登天。在上者。取之以入地。而陰中藏真火以煉其鉛。陽中含真水以烹其汞。是將此二物。運行於黃道。封固於黃庭。以凝結成丹。則顛倒之能事畢矣。倘不能明此中之玄妙。而將一知半見。妄自高談。此乃以管窺天之流。何足道哉。

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

先天卦位。乾南而坤北。後天卦位。坎北而離南。蓋先天之乾坤交。則乾中虛而爲離。其坤中實而爲坎。於是乾坤退居於西之南北。而坎離進位於正之南北。則謂之後天矣。故先天以乾坤爲尊。是乃體也。而後天以坎離爲貴。是乃用也。今修丹之道。是將後天之用。以復其先天之體。故煉取

坎中之陽氣。以點化離中之陰精。乃運行交會。而復還其乾健純陽之體。則吾身修煉之造化畢矣。潛藏者。沉伏也。飛躍者。升舉也。謂此之採取點化。乃升沉舉伏之法。而總在吾之心意。以爲運用之樞機耳。

震龍汞出是離鄉。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五行相生之道。而木能生火。金能生水。此其常也。今震龍汞俱屬木。而出自離鄉者。是木畏金之伐。乃藏於離火之中。以禦其金氣也。其兌虎鉛皆屬金。而生在坎方者。是金懼火之尅。乃隱於坎水之中。以拒其火精也。此所以母藏子之腹。兒反產其母。而砂中有汞。鉛中有銀。乃成造化之神妙。丹道之玄機也。參同契所謂母隱子胎。子藏母胞。是也。然陰陽本互藏其用。而子母原相爲依倚。故此之二物。雖內含四象。而更須眞土同入中央。則五行全而丹頭結矣。

月繞天際半輪明。早有龍吟虎嘯聲。便好用功修二八。一時辰內管丹成。

夫月至初八日。謂之上弦。至二十三日。謂之下弦。以其形象如弓。故稱之謂弦也。而上弦月。在昏時現於丁方。其下弦月。在曉時現於丙方。故曰。月繞天際半輪明也。聲者。氣也。譚子化書曰。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是此之義。謂修丹之道。先以龍虎吟嘯之氣。蟠旋於上下。卽是兩弦金水之精。運行於東西。故曰。早有龍吟虎嘯聲也。二八者。謂兩弦俱得其均平。卽龍虎勿使有偏勝。所以古人有龍汞半觔。虎鉛半觔之喻。以爲二八之權衡也。參同契所謂二八應一觔。是也。然烹煉之神

功。惟用此二八之真精氣。使之交合而爲一。則還丹頃刻可成矣。故曰。便好用功修二八。一時辰內管丹成也。參同契曰。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此之謂也。

華嶽山頭雄虎嘯。扶桑海底牝龍吟。黃婆自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牝、婢。忍切。

華嶽。乃西山也。扶桑。謂東海也。蓋虎屬兌金。本是陰物。今嘯於西山之上。故謂之雄虎。而龍屬震木。本是陽物。今吟於東海之底。故謂之牝龍。此乃二物之陰陽顛倒也。黃婆者。土也。以黃爲坤土之色。而婆爲坤母之稱。其在人身中。則心所發之意是也。然修丹之二氣運行。陰陽交合。自始至終。無不賴乎此。故令其作爲媒娉。使雄虎牝龍。遣作夫妻。而共合爲一心。以結丹胎也。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提來令死鬪。化成一塊紫金霜。

此章承上文而言之。謂白虎金鉛之氣。在於西山之上。其情猖狂。而難以制御也。青龍木汞之精。在於東海之底。其性狡猾。而不可抵當也。金丹四百字序曰。心之猖狂如龍。身之癢惡如虎。同此義也。兩手者。即東西也。死鬪者。即野戰之義。而總無非身心冥合是也。言提取東西龍虎之精氣。使其冥合於鼎爐中。則自然化成一塊紫金之藥。如露之凝結成霜也。

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復姤自茲能運用。金丹誰道不成功。
赤龍者。謂龍從火裏出。即砂中汞也。黑虎者。謂虎向水中生。即鉛中銀也。而龍虎各居東西之方。其色本青白。今青龍而變赤。白虎而化黑。是金水木火之四象具也。其修合之法。乃以此四象而

交加於戊己之土中。則五行全矣。然後子進陽火。以象復卦之一陽生。而午退陰符。以象姤卦之一陰生。從茲運用。周而復始。及時烹煉無差。則金丹豈有不成之理哉。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當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見音現。

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蓋五賊者。乃五行也。五行得其正。則萬化皆安。五行失其正。則百昌賊害。故反言之曰五賊也。今詩中引陰符之義。謂得三才五行之造化。而後可修煉成丹。故上觀天道陰陽之轉運。下察地理剛柔之變遷。中養自己神氣之充足。而三者俱備。五行皆明。則謂之國富民安。然後求入室戰鬪烹煉之事。及至十月火功既足。乃戰鬪之事已罷。則聖胎圓成超脫。是謂聖人能出現矣。但戰之爲義。乃兵仗相接。砲火相加也。今修丹使金木以交合。發火以烹煉。其名之謂戰。乃最當之喻耳。

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賓。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與去聲。

用將者。運火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左屬陽爲主。右屬陰爲賓。而運火之法。當分左右二道。以任其金火之行也。故採取作丹之火候。左升而右降。以象天道之尙左也。其入室溫養之火候。右升而左降。以象地道之尙右也。是以溫養先右而後左者。乃主賓之進退相易。故謂之饒他爲主我爲賓也。參同契曰。子當右轉。午乃東旋。是此義也。又溫養之際。乃修丹之大關鍵。不可有纖毫差謬。以喪失吾家無價之命寶。猶臨陣之戰鬪。而死生繫之。不可輕敵以致敗亡耳。蓋十月溫養之

功。苟稍有差失。則火候虧缺。而丹道不全矣。若大有觸犯。而性命或致危殆者有之。故不可不謹慎也。

火生於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總因斯害已。要須制伏。覓金公。強、丘兩切。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蓋火雖生於木。而火發木必焚矣。故曰。火生於木。本藏鋒也。若修丹。不明運火之法。而強爲以攻治之。猶鑽研其木太過。則必火發。禍生以致害也。金公者。鉛字之分也。謂要擒制其木火。須覓金水以尅伏之也。夫人之氣血。本是通暢。若稍有逆滯。則病生矣。其諸旁門之輩。不知道之出於自然。乃欲強閉其息。或妄搬其氣。久久行之。氣血潰亂。發爲癲狂之疾。以致喪身失命。此皆不會鑽研。而強攻禍發之故也。豈不惜哉。故張君作此以戒之耳。

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姪女作親情。姪、丑雅切。

金公者。鉛也。玉清寶錄曰。鉛本火體而金情。汞本水體而木性。故謂鉛火本是東家震木之子。而鉛金乃寄在西鄰坤土之生也。復命篇曰。龍虎本來同一體。東鄰即便是西家。是同此義也。喚猶採也。配乃取也。謂要修煉九轉之丹。必須認得金公之鉛。而採歸黃婆之舍以養之。取將姪女之汞以合之。則自然二物相親。而情性和諧以結嬰兒也。

姪女遊行自有方。前行須短後須長。歸來却入黃婆舍。嫁個金公作者郎。

姪女者。靈汞也。卽流珠也。前後者。謂鼎爐之方向也。長短者。謂靈汞之行路也。前行須短者。從申

以入於戌也。後須長者。自寅而達於申也。此之謂姤女遊行自有方也。黃婆舍者。乃坤母之家。其中宮土位是也。言姤女之遊行歸來。却入於坤母之家。而與鉛爲配。是乃姤女嫁金公也。以鉛稱爲金公。豈非老郎乎。夫上章言金公之出處。而採鉛以配姤女。此章言姤女之由來。而取汞以嫁金公。俱各有其理存焉。

縱識朱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閒。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

縱雖也。謂修丹雖識朱砂黑鉛之出處。而不知火候之法度。此亦是等閒無用也。故大都全藉修持之功力。須尋明師。一一指點完全。庶幾烹煉有效。不然。卽有毫髮之殊異。總亦不能成丹也。

契論經歌講至真。不將火候著於文。要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仔細論。

契論經歌之丹書。雖皆講述至真之道。但不將火候之細微。而盡著於文字之中。所以知此者鮮也。倘學者要知口訣之玄妙。須共神仙之流以細論之。方可明其端倪耳。此章與上章。誠學道之輩。務求真師點化。以開發其蒙昧也。

八月十五翫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若到一陽來起復。便堪進火莫延遲。

翫。遊觀也。蟾輝。月光也。八月者秋之中。乃金氣之旺也。十五者月之半。爲金精之盛也。故曰。八月十五翫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也。一陽來起復者。是吾身之冬至。陽生也。進火莫延遲者。謂鉛遇癸生須急採也。然此詩本謂金盛之際。陽生之時。便當進火以採取之。而白紫清膠蟾輝輩。謂煉

養須八月十五入室者。蓋有取於內真外應。爲天人合發之機。是亦一道也。

一陽纔動作丹時。鉛鼎溫溫照幌幃。幌。戶廣切。易音異。受氣之初容易得。抽添運用却防危。

鉛鼎者。藏氣之府也。溫溫者和煖也。幌者。晃也。喻兩目也。幃者。圍也。喻周身也。蓋謂吾身一陽纔動之候。則鉛鼎中之真氣和煖。其光華上耀於兩目而生明。遍照於周身而生白也。翠虛篇曰。其次膀胱如火燃。內中兩腎如湯煎。沁園春丹詞云。溫溫鉛鼎。光透簾幃。皆此之義。然有此之景象。乃正好作丹之際也。但受氣之初。雖若容易可得。而其交會採取。以及運用抽添。却要防危慮險。庶可望其成功耳。

玄珠有象逐陽生。陽極陰消漸剝形。十月霜飛丹始熟。此時神鬼也須驚。

玄珠者。丹胎也。有象者。凝結於鼎中也。蓋謂丹胎既已凝結。其溫養運火之法。乃準一年之消息。始於十一月復卦。逐一陽之生。至四月純乾。則陽極矣。然陽生謂之息。陰生謂之消。而消息循環無端。故以五月爲一陰之消。至九月爲剝卦之形象。而萬物凋落也。十月純坤。霜飛水凍。則火候終竟。而金丹始熟矣。然丹熟則成仙。而鬼神安得不驚異哉。但此雖爲一歲之節候。若簇之於一月一日一時。及至於一息。皆有此之造化。不可不知也。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裏煨。煉成溫養自烹煎。

前弦之後後弦前者。謂月之二八前後兩弦。此喻吾身之陰陽二氣也。藥味平平氣象全者。以兩

弦之金水各得其半。爲藥物之氣均平。是陰陽之象完全也。今修丹者。乃採取此金水二氣。歸於鼎爐之中煅煉。而晨昏無懈。晝夜如斯。及至煉成丹胎。再加十月火符之溫養。以收其全功也。

長男乍飲西方酒。少女初開北地花。若使青娥相見後。一時關鎖在黃家。

長男者。震謂之長男。而震屬木。西方酒者。喻兌金之液也。謂作丹採煉震木之火。至於西南坤方。而取飲兌金之液也。少女者。兌謂之少女。而兌屬金。謂兌金之液。其生成在西南坤方。而兌金之花。乃開放在西北乾地也。青娥者。以巽爲長女。巽屬木而色青也。又巽謂之風。言長男之木火。少女之金水。若得青娥之巽風。使三者相見。則一時之中。俱關鎖於黃庭之家。以結成丹頭也。入藥鏡曰。起巽風。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是此之義也。又還源篇曰。長男纔入兌。少女便歸乾。巽宮井土位。關鎖自周天。其大旨與此詩同。

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到此金砂宜沐浴。若還加火必傾危。

兔雞之月者。謂二月屬卯。而卯爲兔。八月屬酉。而酉爲雞也。刑德者。二月是春之半。而主發生爲德。八月是秋之半。而主肅殺爲刑。然德中亦有刑。如二月榆莢墮落。以陽中尙含陰也。而刑中亦有德。如八月薺麥芽蘖。以陰中還存陽也。參同契曰。刑主殺伏。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是此義也。所以二八月之時候。謂之刑德臨門。而修丹之藥火。亦應效法而象之。蓋二八月乃陰陽之各半。不寒不熱。爲中和之令。故修煉運火到此。則遇卯不進陽火。而逢酉

不退陰符。使金砂沐浴。以法天地之機也。然金即鉛也。砂即汞也。謂之沐浴者。以木液旺於卯。當防其危。而金精旺於酉。慮其險。所以沐浴罷功。以防其木火之燥。而慮其金水之濫。乃使之和平也。又沐浴之名義。謂火生於寅。而卯即沐浴之方也。水生於申。而酉即沐浴之位也。若當此卯酉之際。而不沐浴停功。却仍還加進火符。則其藥物必致傾危。而丹道差失矣。但沐浴之法。乃吾身之造化。不可著於年月日時之間。以及天地方位之中焉。

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守城野戰知凶吉。增得靈砂滿鼎紅。

夫每月三十日之終。至晦朔之間。則日月之形體相合。乃陰陽之精氣相交。故謂之三旬一遇逢也。然丹道以月簇日。以日簇時。而一時之中。則吾身之日月。亦有晦朔相交之造化。此謂效法天地之神功也。守城者。憑高而守也。野戰者。據下以戰也。蓋野戰之義。以日月合璧於晦朔之間。疊持於亥子之分。雖無戰鬪之事。而其兩者相持於地下。却有爭戰之象。參同契所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搏持。是也。易曰。龍戰於野。而參同契因之云。戰德於野。故野戰之名。殆防於此也。其守城之義者。以每月之半。爲日月相望於天地。而月乃盛滿已極。是盈不可久之際。故當執守其高亢。如守城之不可失也。然總之內丹之野戰者。謂收攝身心。降伏龍虎。乃神氣凝聚於下穴也。守城者。謂呼吸相合。水火既濟。是精華徘徊於上宮也。參同契曰。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是此之義耳。知凶吉者。謂守城野戰。各如其法度。是乃知吉以去其凶也。則鼎內之靈砂丹藥。自然增其

光輝。而得其紅潤矣。然上章是言卯酉之沐浴。而此章即謂子午之徘徊。此乃修丹之四柱。故張君比類而及之。學者宜深察焉。

否泰纔交萬物盈。屯蒙二卦稟生成。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羣爻謾役情。否、普朗切。交音肴。

上乾下坤爲否。乃七月之卦也。上坤下乾爲泰。乃正月之卦也。而此二卦者。爲天地交合之象。是陰陽均平之時。所以萬物爲之盈盛。其在丹法。將沐浴罷功之候也。上坎下震爲屯。上艮下坎爲蒙。此二者。乃分値旦暮之卦也。蓋煉丹之道。準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爲鼎爐。坎離爲藥物。而其餘六十卦。依上下兩經之次序。自屯蒙起。至既濟未濟終。分布於一月之內。以作運火符之用。而一日兩卦值事。則朔旦用屯卦。以象陽氣之生。至暮用蒙卦。以象陰氣之成。故謂之二卦稟生成也。參同契曰。朔旦屯值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是此義也。但修丹者。既得此中之意。以準火候之度。則其筌蹄可忘矣。不可執滯於諸象。究泥其羣爻。以謾役其情性。而有誤於丹功焉。象。謂卦之上下兩象爻。謂卦之六位爻畫也。

卦中設象本儀形。得象忘言意自明。後世迷人惟泥象。却行卦氣望飛昇。泥、去聲。

此詩承上章以重申之。謂修丹之設卦象者。乃比喻丹道之形儀耳。苟明其意義之指歸。則爻象自可忘言矣。而世之迷人。竟執文泥象。有造爲卦氣之圖。以爻畫準其氣息之數。乃推究行持。而欲望飛昇者。不亦惑乎。按此章與上章之旨。謂既得卦爻之義理。當獨象用意以修丹。此誠至論。

也。奈後人不察其義。凡遇卦象。皆以此言蔽之。殊爲孟浪。甚至參同契。乃大易黃老爐火三者俱備之至文。而諸家之註。俱解爲金丹之書。而竟畧其大易之道。遂使亘古大文。晦二千年矣。予雖晚學。然深慨之。曾爲逐一詳註。顏之曰正義。而明其三道由一之旨。并闡夫歷象數理之學。爲治國修身之樞要。儒道合一之根源。諒高明者。自能鑒白之。茲不暇具述焉。

天地盈虛自有時。審能消息始知機。由來庚甲申明令。殺盡三尸道可期。

天地之盈虛者。陽氣升爲盈。陰氣降爲虛。日中爲盈。日昃爲虛。月滿爲盈。月缺爲虛。春夏生長爲盈。秋冬斂藏爲虛。此之謂盈虛自有時也。消息者。息爲陽生。自子至巳。消爲陰生。自午至亥也。謂能審悉其陰陽之消息。天地之盈虛。則其造化之玄機始知矣。庚甲者。甲木居於東。而主生氣之令。庚金居於西。而主殺氣之令。言知其金木之由來。則生殺之令自明也。三尸者。上中下之尸神。乃氣質之陰性所化。故修丹之士。當存心養氣。以陽火煉盡陰滓。則三尸絕跡。而大道自可期矣。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眞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此、婢忍切。顯音可。

谷神者。谷爲空虛之物。神乃陰陽不測之靈也。玄牝者。玄乃天之色。以比陽也。牝爲畜之母。以喻陰也。言虛靈之元神。欲其長存而不死。須憑陰陽之二氣。乃運行交合。以建立其根基也。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此義也。眞精者。陰陽之精氣也。黃金室者。卽黃庭也。謂陰陽之精氣。使返還於黃庭。乃結成一顆明珠之胎。而永存吾身不

離以作陸地之仙也

玄牝之門世罕知。休將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搗兔兒。

竊者

玄牝之門者。陰陽出入之關竅也。又有上玄下牝之分。左玄右牝之別。故世人罕能知之也。倘學道之輩。不知玄牝體用之真機。而將口鼻妄行施爲之。饒他吐故納新之法。至於千載之久。總不能使金烏以搗按其玉兔。而渾合以結丹頭也。然上章但言玄牝。而此章言玄牝之門。苟明其玄牝之體用。便知門戶之出入矣。蓋西南之鄉。天地之根。乃其門之體也。陰陽之精。日月之華。是其氣之用也。若不達其體用合一之機。而徒事於口鼻。則去道遠矣。是以非之。

異名同出。少人知。兩者玄玄是要機。保命全形明損益。紫金丹藥最靈奇。

道德經曰。故常無。句欲以觀其妙。常有。句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蓋妙者。神妙也。微者。邊微也。謂常無者。欲觀其神妙之無方也。即所謂無聲無臭之義。是也。常有者。欲觀其邊微之有極也。即所謂格物致知之義。是也。但此有無之兩者。是同出於道。即太極動靜之理。其動則爲有。靜則爲無。乃各異其名。而總同謂之玄也。然有無同出。乃混成爲體。是一玄也。有無異名。而互相爲用。又一玄也。而其兩玄相合。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豈非衆妙之門乎。今詩中是用此之義。以重申上兩章耳。故謂玄牝者。即是有無之異名。其雖有陰陽之分。而實同出於一氣所化。此時人之少知者也。且玄牝之氣。其陰陽互用。有無兼施。升降於上下。往

來於東西。斯真玄玄兩者之樞機也。是以保命全形之道。須明損益二卦之理。乃陰陽之上下損益。卽爲火候之文武增減。亦是有無玄牝之義。夫知乎此者。然後紫金之丹藥可成。而有靈奇莫測之妙也。

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

有作者卽有爲。是言修命之道也。無爲者卽無作。是言修性之學也。蓋修養之道。先煉三品大藥。以成金丹。而固其命蒂。然後抱元煉神。存心守一。而養其性根。以全性命。兼修之神仙也。但其始於修命之時。混俗同塵。韜光晦跡。而人不識其行藏。故難見其端倪。及至溫養已畢。乃抱一以修其性。此時不交人事。無作無爲。晝夜默坐。似訥如愚。而衆人始知其爲修養也。然但見此等無爲之道。乃爲要妙真玄。彼烏知有作有爲之機。是修丹立命之根基者哉。

黑中有白爲丹母。雄裏懷雌是聖胎。太乙在爐宜慎守。三田聚寶應三台。

黑中有白者。鉛中銀也。道德經曰。知其白。守其黑。參同契謂故鉛外黑。內懷金華。是也。言修煉之道。而藥物以真鉛爲君。故鉛中銀是金丹之母也。雄裏懷雌者。砂中汞也。道德經曰。知其雄。守其雌。參同契謂雄雌相須。須以造化。是也。言修合丹頭。以真汞爲臣。故砂中汞乃聖胎之基也。太乙者。乃紫微垣中之星名。此喻丹胎也。謂丹居鼎爐之中宮。是宜謹慎守護。而弗使有差忒也。三田者。上中下之三丹田也。三台者。斗魁下之星也。謂汞居於上。鉛居於下。而汞鉛交合以成丹胎。則

是丹居於中矣。此乃三田聚寶。以上應三台之象也。

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杳冥、音天明。

恍惚者。悟而未分明。是陽初動之象也。杳冥者。幽寂深遠。是陰極靜之意也。蓋修煉之道。若得其真詮。而工夫純粹。其藥物成就者。但凝神於氣穴。心息相依以歸根。則真息自生。呼吸俱無。如身入於杳冥之鄉。是陰極之精可覓。乃真汞生也。少焉。則一陽初動。其丹田如火燃。暖氣冲融。神光透目。而心覺其恍惚之景。是陽動之象可尋。乃真鉛生也。斯時急宜運火採取。送歸黃庭。可結其丹胎矣。道德經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杳兮冥兮。其中有精。此之謂也。有無者。有即恍惚。無即杳冥也。又水火亦是有無之義。蓋謂陰陽互其用。有無交相入。然後可以煉養成丹。倘不見恍惚杳冥之真象。以及水火既濟之玄機。但憑空著想。而妄作求仙。豈不謬哉。然恍惚杳冥四字。能誦者頗多。而知其義者或寡矣。今予不惜天祿。而分明註之者。欲使學道之士。咸歸正道。不入他岐。是所深願也。

四象會時玄體就。五行全處紫金明。脫胎入口功通聖。無限龍神盡失驚。

四象者。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謂四象聚會於勾陳中宮。乃五行完全。是三家相見也。則玄妙之真體可成就。而紫金之丹藥已明著矣。其後入室之溫養無失。而運用之火候無差。自然脫胎以超神。入口以歸定。而無往不可者。以其達於聖域也。則無限之龍神。豈不驚其靈異乎。

華池宴罷月澄輝。跨個金龍訪紫微。從此衆仙相見後。海田陵谷任遷移。

華池者。乃水火之宅。元氣之所居。卽元海也。宴罷者。服食畢也。月澄輝者。金氣生明也。跨個金龍者。採取金木也。紫微者。中宮之星垣也。言作丹之法。其華池服食已畢。則金氣生明。卽當採取金精木液。而運入於中宮之鼎。以封固貯藏之也。衆仙者。喻陰陽老少。并生成之數也。如兩儀四象三元一氣。以及九還七返。八歸六居之類。是也。謂丹旣入鼎。是陰陽老少之類數。俱相見於中宮之土位也。及煉至成熟。乃脫胎神化。與道爲一。則任他滄海桑田之變遷。高陵深谷之移易。總與我無所干礙耳。

要知煉養還丹法。須向家園下種栽。不假吹嘘并著力。自然丹熟脫靈胎。

家園者。吾身之鼎器也。翠虛篇曰。金丹亦無第二訣。身中一畝爲家園。是此義也。言欲知修煉還丹之法。須於自身家園之中。而採取其同類之種。以栽培調護之。却不借吹嘘之勞。并搬運之力。但閒閒養其精神。溫溫煉其元氣。則自然金丹成熟。而脫其靈胎。何待於他索哉。

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

此詩承上章而言之。謂學道者。須向自身求造化。切勿施其巧僞之功力。認取他家身中濁物。以爲不死之方藥。而陷溺於邪僻之行也。延命酒者。喻金精也。返魂漿者。喻木液也。言欲自修者。應於吾身之壺內。旋添金精以煉之。其自己之鼎中。收取木液以滋之。則丹藥可成。神仙可冀矣。是

安用他求外素。以爲長生之方耶。

雪山一味好醍醐。傾入東陽造化爐。若過崑崙西北去。張騫始得見麻姑。醍醐音提乎。麻姑音牽。

雪山。西域之山。醍醐。酥之精液。此二者。喻金液也。東陽造化爐者。謂東北之方。乃陽長陰消之地。如造化之爐冶。爲丹道運行肇始之所也。崑崙者。衆山之祖。此喻吾身之頂。爲衆體之尊也。言用此金液一味。傾入於東北造化之爐。而上達於崑崙之頂。然後下行西北而歸去也。張騫。漢時人也。麻姑。古仙女也。謂金液運至西北之方。是造化已周。而陰陽相會。猶張騫乘槎過天河。以遇女宿之象也。然此章之義。卽西江月所謂本是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其大旨頗同。但彼言金氣。而此言金液爲稍異耳。

不識陽精及主賓。知他那個是疎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閭浮多少人。閨音炎。

陽精者。坎中元氣。謂之陰裏陽精。乃立命之根基。煉丹之樞要也。主賓親疎者。謂修養之道。乃陰陽之主賓迭更。而神氣之親疎互用也。故在烹煉之際。以元神爲主。以真氣爲賓。神御其氣。性攝其情。此神爲親。而氣爲疎也。而其功夫之次第。則先煉氣。修命爲主。而後養神。修性爲賓。以鉛擒汞。以魄鈴魂。此命爲親。而性爲疎也。但此等之立理。其那個知識之哉。且更有迷途之人。不明陽精出處。及主賓親疎之義。而乃捏閉尾閭之穴。以行房中之邪術者。此誤殺閨閭之浮生。不計其多少人也。翠虛吟曰。謂之陰丹御女方。手按尾閭吸氣嚙。奪他精氣補吾身。執著三峯信那見。此

之謂也。然主賓之義。而本篇中。有以浮沉爲主賓者。如誰識浮沉定主賓。是也。有以左右爲主賓者。如饒他爲主我爲賓。是也。而此詩之主賓者。以神氣親疎爲主賓也。故三處雖皆言主賓。而各有其理存焉。此不可不知耳。

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卽常存。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凶往往聞。芸音云。

道德經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今詩中之句。正是此義。蓋芸芸者。物之多貌。謂萬物如此之多。而至春夏之際。皆爲生長蕃盛。此並作之動也。然動極必靜。所以秋冬之時。均相斂藏消閉。乃返根於靜矣。而靜極必動。以復其天命之生機。此造化之所以經常不已耳。故謂返根復命者。卽可以常存不死也。但此知常返本之道。亘古如斯。是萬物尙且能之。而人反難明難會。却妄作妄爲。以招凶咎者。乃往往聞其皆是也。此章言學道之人。當明動靜屈伸之機。歸根復命之道。庶可入玄妙之門。若不知其理而妄作。則凶咎隨之。可不戒乎。

歐冶親傳鑄劍方。鑊鉞金水配柔剛。煉成便會知人意。萬里誅妖一電光。鑊鉞音真耶。

歐冶春秋時人。乃善鑄劍者。鑊鉞。寶劍名也。言歐冶所傳鑄劍之方。使金水均等。而剛柔得中。蓋金多則太剛而折。水多則太柔而捲。令其無過不及之差。此方是寶劍也。然劍之有神者。而煉成便能知人之意趣。其誅妖伐叛之功。雖萬里之遠。亦如電光之頃刻耳。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

曳影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則此劍飛起。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如龍虎吟。是此之義也。然修丹之劍者。蓋劍則爲金。而金則爲氣。以劍非金不成。而丹非氣不結也。其修之之法。亦須金水兩齊。剛柔相配。而用火以煅煉之。及煉成之後。乃隨心所使。神妙非常。而救正除邪。則無思不服。此丹之靈。與劍之用。其功效有如此之同焉。

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

敲。叩也。竹乃虛心之植物。龜爲北方之黑鉛。喚龜者。謂採鉛也。玉芝者。本草書以芝爲瑞草。而有五色。服之可以長生。其白者爲玉芝也。言敲叩其虛心。使之感通以採鉛。如吞啖長生之靈芝。故謂之敲竹喚龜吞玉芝也。鼓。動也。琴乃和氣之聲音。鳳爲南方之朱雀。招鳳者。謂取汞也。刀圭者。醫書中凡用藥少許。謂之一刀圭。以刀頭圭角爲些小之藥也。言鼓動其和氣。使之運行以取汞。如飲服延年之藥物。故謂之鼓琴招鳳飲刀圭也。然如此之煉養。及至功夫純足。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近來之玉符透體。金光現身。其世上之凡夫。安可話此之規模哉。

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修丹之藥物。乃精氣神也。而此三者。比其類而合之。則方能成象以結丹頭。此乃修身立命。是言有爲之學也。道者。乃天理之自然。而希夷者。卽無聲無臭之義。故希夷合乎自然之道。此乃存心養性。是言無爲之學也。道德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

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此之謂也。所以修養之道。而積功累行。煉成靈丹在腹。則我命在我。不由於天。蓋其有無互用。內外兼修。而人事合乎天心故也。

赫赤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語實堪聽。若言九載三年者。總是推延款日程。款苦

赫赤明盛貌。謂赫然明盛之金丹。其功效成於一日。此乃古仙垂教之語。實堪聽而非謬也。若以三年九載爲言者。此總是推延其時日。而欸留其程期也。夫結丹本是片餉可成。而今言一日者。以丹法箴年月日時於頃刻之中。故通曰一日成也。但此詩是曉學人。不知有一日見效之妙。而徒事三年九載之勤者爾。非謂素無煉養之人。乃一旦得訣行持。便可結丹而成仙焉。故修丹之道。若得其真傳。須要三年煉養於前。九年抱元於後。惟中間之結丹。在於一日。而入室之溫養。亦當一年。所以統計之。非十餘年大功不可也。倘火候未全其法度。或用功不甚爲精勤。此又不可以歲月計耳。參同契曰。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又曰。累積長久。變形而仙。呂純陽公云。才得天符下玉都。三千日裏積工夫。翠虛篇曰。片餉工夫修便現。老成須是過三年。又曰。執著之人得不真。朝行暮輟又非誠。皆此之義也。故學者勿以一日成之語。而以辭害其志可也。

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行去聲。

夫修金丹之學。乃超世之神功。此誠非細事。是以修此大藥者。而有難易之分也。蓋身心雖由我自修。而性命終由於天賦。若非修德行仁以邀天祐。則必有動輒得咎之事。而且有魔障以撓敗。

其因緣也。故學道者。可不以正心行善。爲修丹之根基者哉。

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爲。食音寺。

陰符經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蓋盜者。竊也。謂萬物竊天地之陰陽。以生以成。此天地爲萬物之所盜也。人竊萬物之資質。以食以用。此萬物爲人之所盜也。萬物竊人之作養。以蕃以息。此人爲萬物之所盜也。是三盜者。既合其宜。則三才者。既得其安矣。食者。飼也。猶服也。謂人服其時宜。則百骸俱理。若天動其樞機。則萬化自安也。今詩中引用此義。謂修丹之道。以三田之還返合宜。三物之烹煉無失。亦如三才之相盜食時。此乃神仙道德之真機也。萬化者。萬物也。猶萬事也。言身外之萬事安閒。心中之諸慮止息。而吾身之百骸俱理。修養之造化已成。則可以證無爲之大道矣。此章勉學者。當明三盜之機。以爲修煉之法度耳。

陰符寶字逾三百。道德靈文滿五千。今古上仙無限數。盡從此處達真詮。逾音于。

陰符備言天人合發之機。道德靈述治國修身之理。此二經者。雖是儒道並行之書。而實爲修煉丹法之祖。所謂黃老之學。是也。故謂陰符之寶字。其三百有餘。道德之靈文。乃五千無缺。而亘古今之仙。無限數之多。皆從此二經。達其修煉之真詮。以成就其大道。後學者可不究心乎。

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師莫強猜。只爲丹經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強、丘兩切。猜、倉裁切。

金丹之道。至簡至易。雖愚夫愚婦。亦能知能行。然君子得之而成道。因所宜也。倘小人之有。驗。是乃不肖者蒙福矣。豈天之道哉。所以上天祕惜。不許妄傳匪人。而丹經紫書。是均體此意。其精微之奧義。乃散見於各章。而工夫之次第。不敘述於一處。此非真師指示。却不能明也。故謂饒君慧同顏閔。若不遇師傳。總莫能強猜也。以丹書之中無口訣。教他從何處行持。可結其靈胎耶。是以學道須積功累行。以祈天祐爲要。古人云。欲爲神仙。當先學君子。苟言行或歉於君子。則人道猶未充。況仙道乎。誠哉是言也。

了了心猿方寸機。三千功行與天齊。自然有鼎烹龍虎。爭奈擔家戀子妻。

行去聲。

學道煉丹。惟在乎此心之用。所謂心正而後身修。是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教人入道之方。故謂心乃方寸之機。而心之放逸如猿。學者若明了此一心。卽能達了其大道也。然又須修三千之功。立八百之行。以邀其天眷。則自然有明師指點。乃悟徹真機。而知其鼎爐之著落。及龍虎之出處。可以烹煉還丹矣。奈何世之迷者。惟擔顧其家業。繫戀其子妻。爲財利之備。作兒孫之馬牛。以七尺之軀。而甘同腐草。豈不悲乎。

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

浮生若大夢。壽夭難預知。故謂未煉還丹者。須當作速煉。以爲超世之宏謀也。但修丹之火候工夫。是有次序。非可孟浪從事。若運火之度數既足。便當知止罷工。若不明持盈守滿之道。而仍

加火符以運行。則難免丹頭之走失。乃遭一朝之危殆。以自取其慘辱也。正陽鍾離翁曰。丹熟不須行火候。若還加火必傷丹。此之謂也。然煉丹知止有二義。其一爲採取作丹。而封藏凝結之後也。其一爲入室溫養。而丹胎成熟之終也。此二者皆當持盈。不可再爲運火。以傷其丹藥。故雖同爲知止罷火。而却有二端之分別。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

生死之門戶者。乃天人造化之關鍵也。蓋天爲純陽。然陽氣至天已極。而陰氣自此以生。地爲純陰。然陰氣至地則極。而陽氣自此乃生。是陰陽之生死。而互爲其門戶也。又如冬夏二至之迭更。以及日月兩曜之代明。亦莫不皆然也。至於人身之中。其上之口鼻。乃呼吸出入。爲生我之門也。若閉而絕之。則是死吾之戶矣。鍾離翁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戶。是也。其下之元海。雖無孔竅之開。可以爲門。然實精氣之樞。則以爲戶耳。黃庭經所謂後有密戶。前生門。是也。故曰。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也。若有志學人。認透生死門戶。能會陰陽生殺之機。天地反覆之道。卽知陰任經所謂恩生放害。害生於恩之理。則宇宙在我手。造化在吾身。而修丹之能事畢矣。

禍福相來互倚伏。還如影響相隨逐。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

道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故謂禍福由來互倚伏也。然其交互之相須。則還如影之隨形。似響之逐聲也。若學道之人。能轉運此生殺之機關。明達其禍福之倚伏。自然德修身修。功就

丹就。則災者變爲百福。天者化爲長生。而易於反掌之間也。然此詩亦承上章恩害而言之。

修行混俗且和光。圓卽圓兮方卽方。顯晦逆從人莫測。教人爭得見行藏。

修身立行之人。最宜韜光晦跡。故混俗者。是不廢其倫常也。和光者。乃不露其圭角也。圓卽圓兮方卽方者。此非同流合污之謂。乃古人所云。行欲方而智欲圓。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是此義也。然學道如此。則修煉顯晦之蹤。人莫測其端的。而造化逆從之妙。誰能識其行藏。此方爲有道之高士。其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悟真篇正義卷中終

悟真篇正義卷下

會稽元真子董德寧註

五言四韻一首

女子著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一霎火焰飛。真人自出現。著音灼。素音殺。

女子著青衣者。離爲中女。木之色青。著衣者。服衣於身也。此乃砂中汞之象。以砂屬離火。而汞屬震木也。郎君披素練者。坎爲中男。金之色白。練。素縗也。披練者。荷練於體也。此爲鉛中銀之象。以鉛屬坎水。而銀屬兌金也。見之不可用者。謂有形質之物。是後天之鉛砂也。用之不可見者。謂無形質之藥。乃先天之金汞也。恍惚者。陽初動之象。而心覺恍惚。乃真鉛已生。此時可以運用烹煉。故謂之恍惚裏相逢也。杳冥者。陰極靜之意。而身如杳冥。乃真汞已生。此際是後天復先天。故謂之杳冥中有變也。一霎者。猶頃刻也。真人者。即丹頭也。言有此杳冥恍惚之象。即當運動火符。採取鉛汞藥物。入於黃庭之中。則丹胎凝結。是謂真人出現矣。此章總述藥物之作用。以及結丹之功效如此耳。

西江月

內藥還同外藥。內通外亦須通。丹頭和合類相同。溫養兩般作用。內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增減要勤功。絕妙無過真種。

內藥者。先天之藥物。乃元和內運也。外藥者。後天之藥物。爲呼吸外施也。然總之無非一氣。故曰。內藥還同外藥也。乾坤之內。鼎爐之中。若得先天之氣。以運行於其內。亦須後天之氣。而透達於其外。使內外相合。體用互施。以成闔闢之功。故曰。內通外亦須通也。調和外藥之作丹。修合內藥之結胎。雖爲兩番之運用。而其和合之法度。則相類相同。初無彼此之別。故謂之丹頭和合類相同也。溫養者。有採取外藥作丹之溫養。有入室烹煉丹胎之溫養。其兩者之作用不同也。蓋採取外藥作丹。以鼎爐之前後爲東西。而運火以先左後右分主賓。是用天道之尙左。如律詩中。所謂誰識浮沉定主賓。是也。其入室烹煉丹胎。以鼎爐之左右爲東西。而運火以先右後左作主賓。是用地道之尙右。如綱句。中所謂饒他爲主我爲賓。是也。故謂之溫養兩般作用也。內有者。氣穴內之有也。爐中者。內爐之中也。謂氣穴之內。乃有天然真陽。此卽爲內爐中赫然長紅之火也。外爐者。乃先天之異位。爲後天之坤方。入藥鏡所謂起巽風。運坤火。是也。謂內爐雖有真火長紅。然其火之熾熄行止。并陰陽文武。亦須要外爐之啓閉。以爲增減之功用耳。卽上文所謂內通外亦須通。是也。眞種者。卽丹胎也。謂煉丹之道。總要三物凝結之眞種子。在於鼎器之中。方成絕妙之造化。不然空鑄水火。有何益哉。此章備言內外二藥之用。以及內爐外爐之分。爲修煉之大關鍵。學

者宜深思而熟究之焉。

此道至神至聖。憂君分薄難消。調和鉛汞不終朝。早觀玄珠形兆。志士若能修煉。何妨在市居朝。工

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分音問。觀音贈。居朝之朝音朝。

修真之道。煉養之功。其神應非常。靈妙無比。但是無志之人。其不肯信道篤行。并勤功苦志者。緣彼福分之淺薄。而不能消受之故也。殊不知煉丹之妙。苟知方法以行持。調和鉛汞以凝結。則頃刻可成。不消終日。而玄珠有象。可觀形兆。有效可察也。倘有志之士。若能修煉者。但得其所居之安。則無拘於山林朝市。皆可爲之。且其工夫至爲簡易。不必索之於高遠。而藥物在我自己。何須求之於他人。若經至人說破其機。則自然喜其道之近。而笑其求之者遠也。

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已持心。依時採取定浮沉。進火須防危甚。

白虎者。西方之金精。乃真鉛也。首經者。第一之謂也。言西方金精之真鉛。爲修丹第一至寶之藥也。華池者。卽元海也。白紫清翁。所謂華池正在氣海內。是也。神水者。卽靈汞也。翠虛篇所謂神水根基與汞連。是也。真金者。真金液也。言元海中所入之靈汞。此乃還丹之真金液也。故知神水靈汞者。是爲上善之物。而其利源之深功。非尋常之藥品可比也。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此之謂也。煉已者。卽修己以養其氣也。持心者。卽存心以盡其性也。謂要修九轉金液之

丹。必先須煉已持心之學。夫然後依天時之造化。運吾身之陰陽。而採其白虎之鉛。取其神水之汞。按定升降浮沉之用。以送歸黃庭耳。但其進火之工夫。更須防危慮險爲甚要。則庶幾功可成。而丹可就也。

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木金間隔會無因。須仗媒人勾引。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啖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問音諫。啖音談。

煉丹之道。須要鉛汞兩相留戀。力成造化。此非真土不能使其然也。臣者。人也。言鉛汞土之三物。本是相親不離。而爲一家之人也。參同契所謂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也。但其鉛汞之體。則鉛爲金而汞爲木。二物間隔於東西。無因可以會合。此必須用媒人乎。媒人者。黃婆也。而黃婆卽是真土。故謂須仗媒人之勾引。乃以真土牽合其金木也。然木之爲物。在五常之中是仁。而却順愛於其義。又木之性。要得金以成器。故謂木性愛金順義也。其金之爲物。在五常之中是義。而却慈戀於其仁。又金之情。能制木以成物。故謂金情戀木慈仁也。於是金木二者。往來於東西。併合於中宮。乃交相吞啖。兩相親和。以結聚成丹。此始覺男子懷胎。而丈夫有孕之奇功也。

二八誰家姘女。九三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却成三性。更假丁公煨煉。夫妻始結歡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姘。丑雅切。

二八者。陰數也。故謂之姘女。而姘女卽汞也。九三者。陽數也。故謂之郎君。而郎君卽鉛也。白真人

曰。九三二八。算來只在姤女金翁。又曰。二八九三。皆陰陽之異義。是此義也。然姤女之汞。是謂木液。郎君之鉛。是謂金精。而木液者。乃神水。金精者。乃神火也。但此二物。若遇真土。却合成三性。參同契曰。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此之謂也。丁公者。喻火符。假者。借也。言三性既遇。更應借火符煨煉之。則鉛汞如夫妻之義。而始結姻親以歡洽也。河車者。北方正氣。號曰河車。參同契所謂北方河車。是也。凡車皆轉於陸。而河車乃轉於水。丹道中用之以運載水火。故有此喻名也。又有小河車大河車。紫河車之名目。然總無非一氣而已矣。崑崙峯者。乃泥丸頂也。言鉛汞交會之後。當用河車裝載藥物。不可暫爲停留。徑連入崑崙之頭頂。而後降下重樓。歸於土釜之中。以凝結其丹胎也。

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真。休將寅子數坤申。但要五行成準。本是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陰陽數足自通神。出入豈離玄牝。數坤之數上聲。

七返者。七乃火之成數。返。謂復返也。朱砂者。木火之氣也。返本者。以木火之氣本浮。今運火抽鉛之法。乃自下而逆上。是復返其本體之性。故曰。七返朱砂返本也。九還者。九乃金之成數。還。謂歸還也。金液者。金水之精也。還真者。卽還源也。以金水之精本沉。今運水添汞之方。乃從上而順下。是歸還其本源之情。故曰。九還金液還真也。又五行生成之理。以生數爲本體。猶先天也。而成數爲行用。猶後天也。蓋生數各得其五。而爲成數之用也。若成數各還其五。則復生數之體矣。此卽

後天復先天。亦是返還之義。而煉丹之道。正是如此。然丹家有以寅數至申爲七返。以子數至坤爲九還者。此不過言位數之大概。休將此以執泥之。而但要識五行之造化。以爲之準則耳。水銀者。水中之金。卽真鉛也。而真鉛本是一氣。故曰。本是水銀一味也。入藥鏡所謂水鄉鉛。只一味。是也。諸辰者。十二辰次也。言真鉛之氣。周流於爐鼎之三田。遍歷於自身之四正。其在北方爲玄武。在東爲青龍。在南爲朱雀。在西爲白虎。至中宮爲勾陳。則四象是其所化。五行乃其所成。而十二辰次皆遍。其八方卦位俱周。故曰。周流遍歷諸辰也。數足者。運行之數畢也。言真鉛之運行。至陰陽之數完足。則自然通神入妙。而金丹成矣。玄牝者。玄牝之門也。謂真鉛之氣。其往來出入。總不離乎玄牝之門。以爲樞紐之所也。然此章之義。爲丹道之機要。學者宜三復思之。

雄裏內含雌質。眞陰却抱陽精。兩般和合藥方成。點化魄靈魂聖。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變龍形。雞餐亦乃化鸞鵬。飛入眞陽清境。餐。千山切。

雄裏含雌者。爲離卦之象。乃砂中汞也。眞陰抱陽者。爲坎卦之象。乃鉛中銀也。而此兩般之物。若和合以成大藥。則其點化之功。能使陰魄以通靈。陽魂以入聖。而成眞人仙子也。然此金丹之神妙。非但人得之以成眞。假使一粒之微。蛇吞之立變爲龍。雞餐之亦化爲鳳。乃飛騰翔舞。以入眞陽三清之境矣。豈不靈哉。可不勉乎。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湊轂水朝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皆畢。休分南北西東。損

之又損慎前功。合音不宜輕弄。下音頭切。屯音胸。朝音潮。

否泰者。爲天地交合之象。是經常之道也。屯蒙者。爲朝昏分値之卦。當知識其義也。又否泰爲陰陽均平之時。屯蒙爲朝昏生成之候。而此四卦者。是丹道之機要。乃修鍊之樞轄。故須經識之也。輻者。乃輪之股軸以湊轂也。轂者。乃輪之中心以容輻也。謂否泰之交合陰陽。屯蒙之分値。曉如輻之湊於轂。而轉運無停。若水之朝於海。而流注無窮也。故修丹之道。亦妙在抽鉛添汞之用。以合於屯蒙否泰之象。而無差謬間斷爲要耳。一者。卽金丹也。太極也。而總謂之道也。言修煉之功。若得其四象合一。則丹道已成。而萬般皆畢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是也。又黃庭經曰。子能守一萬事畢。子自有之。持勿失。亦此義也。但金丹既成。火數已足。則不必更分東西南北。以爲運行之方向耳。故當損其前次之轉動。又須損其後來之作爲。但養性存神。抱元守一。則自然前功謹慎矣。道德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此之謂也。所以金丹之火候周足。切不宜再爲運動。而輕弄其命寶之丹。以自取其咎焉。

冬至一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姤兆。日又別爲寒暑。陽生復起中宵。午時姤卦一陰朝。煉藥須知昏曉。爻音脊。姤音構。朝音潮。

夫一年十二月之節候。始於冬至爲一陽之生。在卦乃地雷復也。而每加三旬。則增一陽爻。故十二月爲地澤臨卦。乃二陽生也。正月爲地天泰卦。乃三陽生也。二月爲雷天大壯卦。乃四陽生也。

三月爲澤天夬卦。乃五陽生也。四月爲純乾卦。乃六陽全也。陽極則陰生。故五月爲天風姤卦。乃一陰生也。六月爲天山遯卦。乃二陰生也。七月爲天地否卦。乃三陰生也。八月爲風地觀卦。乃四陰生也。九月爲山地剝卦。乃五陰生也。十月爲純坤卦。乃六陰全也。陰極則陽生。周而復始。如環無端也。若將一年之陰陽消息。而移於一月之中。則朔晨爲復卦之功超。以兩日半準一月。而望日爲乾卦之罷終。其十六日。乃姤卦之初兆。至晦日則爲純坤。而一月盡矣。又將其盈虛造化。而移於一日之中。以別四時之寒暑溫涼。則夜爲寒。晝爲暑。朝爲溫。昏爲涼。故中宵之子時。爲一陽復卦之起。而當晝之午時。爲一陰姤卦之朝。至亥時則爲純坤。而一日終矣。故謂修煉金丹之道。須知陰陽之消長。當明昏曉之行持。將天地之造化。乃移之於吾身。方達其運用之法度耳。但此章之旨。爲運火之法。以年簇月。以月簇日。是固然矣。然學者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須以日簇時。以時簇刻。及至簇於吾身一息之中。亦有周天造化之機。斯爲玄玄之妙。乃可以煉大丹矣。不辨五行四象。那分硃汞鉛銀。修丹火候未曾聞。早便稱呼居隱。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曾音層。恁音賃。

世有迷妄之人。無知之輩。其五行四象。不能辨其端倪。而硃汞鉛銀。那得分其出處。至於修丹之火候。乃毫末未曾聞識。而早稱爲學道之流。便呼爲隱居之士。能不愧於心乎。且不肯自反以思其錯。而又將錯路以教於人。此等之類。其誤已誑人。而永劫在迷津之中。作如此欺心昧己之行。

則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其獲罪非輕矣。

德行修逾八百。陰功積滿三千。均齊物我。與親冤始合。神仙本願。虎兇刀兵不害。無常火宅難牽。寶符降後去朝天。穩駕鸞車鳳輦。逾音于。兇音是。鸞音潮。穩。鳥本切。鸞。尼展切。

學道之士。煉丹之人。宜修八百之行。當積三千之功。而物我均齊。親冤無間。則始合神人之本。其仙家之願畢矣。然金丹既成。乃脫胎靈妙。而虎兇刀兵。豈能爲害。無常火宅。如何可牽。及寶符降臨。則朝天有路。乃駕鸞鳳之車輦。而飛身歸碧落矣。此章言功成丹就。有如此之靈效。可不盡心而專志者乎。

牛女清緣道合。龜蛇類稟天然。蟾鳥遇朔合嬋娟。二氣相資運轉。總是乾坤妙用。誰能達此真詮。陰陽否隔卽成愆。怎得天長地遠。嬋娟。音禪涓。否。普切。怎。子枕切。

牛女者。二宿之名。每年乃一會。此緣情性而以道合也。龜蛇者。水火之象。乃以類相從。故其蟠虬稟乎天然也。蟾鳥者。日月之精。而日月遇晦朔之間。乃相交以合其嬋娟也。嬋娟者。美好之貌。爲女子之容也。今日月合璧之道。本是陰陽相持。而謂之合嬋娟者。何也。蓋日爲離象。而離爲中女。以月爲太陰。而月中有嫦娥。故謂之合嬋娟也。然牛女也。龜蛇也。蟾鳥也。此三者之造化。乃陰陽二氣相資。以爲運轉之用耳。但是道也。總是乾坤之妙用。蓋乾坤爲陰陽之體。坎離爲陰陽之用。其體用合一。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焉。而世間之人。其達此真詮者誰歟。倘使陰陽二氣。其否隔

而不交。則天人之際。皆成愆咎。安得有天地之長遠。而人物之生生無窮耶。此章言天地之造化。在於陰陽相交。而吾身之修丹。須要二氣相合。故天得其長遠。而人獲其長生。乃同一揆也。是以仙翁於終篇。特發明此義。以三致其意也。

又西江月一首

丹是色身至寶。煉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真宗。決了無生妙用。不待他身後世。現前獲道神通。自從鍾呂著斯功。爾後誰能繼踵。道。或作佛。或作福。鍾呂。或作龍。女。或作龍虎。皆誤也。踵音塚。

色身者。卽形體也。言金丹爲形體中之至寶也。故其煉成。乃變化無窮矣。然修丹爲命宗之學。更當於性宗之上。究其真源。以全性命兼修之至道。而了其無生長生之妙用。則不待他身與後世。卽現前獲道而通神。但此道自鍾呂二公。能盡此之學。其後繼踵者。則寥寥其人耳。前詩所謂欲向人間留祕訣。未逢一個是知音。同此義也。然此章之文氣。而與本篇不同。且張君原序中。只言西江月十二首。今有其十三。諒是後人所添。本應刪去。念其由來已舊。姑留之。

又七絕五首

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拋身却入身。何似更能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拋。披交切。

真如性者。釋氏修性之學也。言饒他修性之徒。雖了悟真如之學。總是偏枯之空門。乃清靈之陰魄。其難免今生後世。有出此入彼之身也。何似修金丹大藥。而頓超無漏之軀。以成純陽之仙。變

化不測。靈妙非常。則斯謂之真人耳。純陽翁云。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是此之義也。

投胎奪舍及移居。舊住名爲四果徒。若會降龍併伏虎。真金起屋幾時枯。降音杭。

投胎奪舍。舊住移居。謂之四果之徒。總屬清靈之鬼。是乃執空之學。而久必敗壞也。若會降龍伏虎之妙。修得金丹之成。此猶真金起屋。豈有枯壞之時哉。

鑑形閉息思神法。初學艱難後坦途。倏忽縱能遊萬國。艱音森。倏音叔。奈何屋舊却移居。

鑑形閉息及思神等法。總是旁門之道。其初學稍覺艱難。而後如坦途甚易。即原序中所謂易遇而難成之法。是也。故其倏忽之間。縱能出陰神以遊萬國。迨至氣竭精枯。奈屋已破舊。難以久存。則必更投胎以移居矣。

釋氏教人修極樂。只緣極樂是金方。大都色相惟茲實。樂音落。度音鐸。餘二非真謾度量。

夫金丹之道。乃採藥於西。而煉之至堅。如金之不毀也。今釋氏謂有極樂之國。若人崇其學而修證之。則可以至彼之境土矣。然極樂在於西方。而西方爲金鄉之地。是亦金丹之義也。故其教謂凡有色相者。皆是虛妄。惟此金爲實。其性剛不壞。若有餘二。則非其真。且可不必度量之也。

俗語常言合至道。宜向其中細尋討。能於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

世間之常言俗語。雖鄙俚爲多。然亦有合乎道者。宜於此中尋討其義。若能日用之際。而顛倒以求之。則自然有得。猶大地雖是塵沙。其中自有至寶藏焉。按此五首之詩。雖言旁門之學。以及修

性之徒。總亦無甚深奧之義。且本篇中已言之屢矣。又其原序中。並不言及有此。疑亦後人所作。但翠虛篇云。不見悟真篇內說。真金起屋幾時枯。是引此詩中之句也。諒無差謬。是以錄之。

篇正義卷下終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神鬼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悟真外篇

紫陽真人張伯端平叔撰

四峯山人元真董德寧輯

悟真篇後序

稍節

竊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患。若無其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體夫至道。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之。道本無言。聖人強言耳。然則名言若寂。則時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至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道因言而後顯。言因道而反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執其有身。而悅生惡死。黃老乃以修生之道。順其所欲而導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盛行於世。蓋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誦其文。皆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豈非學者如牛毛。而達者乃如鱗角也。伯端向自己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丹法。當年主公傾背。自後三傳與人。三遭禍患。皆不踰兩旬。近六。憶師之所戒云。異日有與汝解轡脫鎖者。當宜授之。餘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悟真篇。敘丹藥本末。既成。而求學者湊然而來。觀其意勤。予不忍祕。乃擇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巨勢強力。能拯溺持危。慷慨行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禍患。心猶未知。竟至於三。乃省前過。故

知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則立超聖地。是以天意祕惜。不許輕傳於非其人也。而伯端不遵師語。屢泄天機。每膺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懼。尅責。自今以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居前。刀鋸加項。亦無復敢言矣。此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悉備。好道者觀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解義。豈須伯端區區之口授之哉。如此乃天之所授。非伯端之輒傳也。元豐改元。戊午歲。仲夏月。戊寅日。張伯端平叔再序。

讀周易參同契

太丹妙用法乾坤。乾坤運兮五行分。五行順兮。常道有生有滅。五行逆兮。丹體常露常存。一自虛無兆質。兩儀同一開根。四象不離二體。八卦互爲祖孫。萬物生乎變動。吉凶悔吝茲分。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本源。顧易道妙盡乾坤之理。遂託象於斯文。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坎離爲男女水火。震兌乃龍虎魂魄。守中則黃裳元吉。遇亢則無位而尊。既未慎萬物之終始。復姤昭二氣之歸奔。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指意。悟其意則象捐。達者惟簡惟易。迷者愈惑愈難。故知修真上士。讀參同契者。不在乎泥象執文。

贈白龍洞劉道人歌

玉走金飛兩曜忙。始聞花發又秋霜。徒誇籙壽千來歲。也是雲中一電光。一電光。何太速。百年都來

三萬日。其間寒暑互煎熬。不覺童顏暗中失。縱有兒孫滿眼前。却成恩愛轉牽纏。及乎精竭身枯朽。誰解教君暫住顏。暫住顏。既無計。不免將身歸逝水。但看古往利名人。幾箇解留身在世。身在世。也有方。祇爲時人沒度量。競向山中尋草木。伏鉛制汞點丹陽。點丹陽。事迴別。須向坎中求赤血。捉來離位制除精。配合調和有時節。時節正。用媒人。金公姪女結親姻。金公偏好騎白虎。姪女常駕赤龍身。虎來靜坐秋山裏。龍向碧潭奮起身。兩獸相逢戰一場。波浪奔騰如鼎沸。黃婆丁老助威靈。撼動乾坤走神鬼。須臾戰罷雲雨收。種箇玄珠在泥底。從此根芽漸長成。隨時灌溉抱真精。十月脫胎吞入口。不覺凡身已有靈。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得知。夙世若無仙骨分。容易如何得遇之。得遇之。宜便煉。都緣光景急如箭。要取魚時須結罾。莫待臨淵空歎羨。聞君知藥已多年。何不收心煉汞鉛。休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莫怨天。近來世上人多詐。盡著布袍稱道者。問他金木是何般。噤口不言如害啞。却云伏氣與休糧。別有門庭道路長。君不見破迷歌裏說。太乙含真法最良。莫怪言辭多狂劣。只教時人難鑒別。惟君心與我心同。方敢傾懷向君說。

石橋歌

吾家本住石橋北。山鎮水關森古木。橋下澗水徹崑崙。山下有泉香馥郁。吾居山內實堪誇。徧地均栽不謝花。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風霞。山南潭底隱蛟龍。騰雲降雨山濛濛。二獸相逢鬪一場。玄珠隱伏是真祥。景堪美。吾暗喜。自斟自酌醺醺醉。醉彈一曲無弦琴。琴裏聲聲教仔細。可煞醉

後沒人知。昏昏默默却如癡。仰觀造化工夫妙。日還西出月東歸。天是地。地是天。反覆陰陽合自然。識得五行顛倒處。指日升霞歸洞天。黃金屋。白玉椽。玉女金童日侍前。南辰北斗分明布。森羅萬象現無邊。無晝夜。要綿綿。聚散周天火候全。若問金丹端的處。尋師指破水中鉛。木生火。金生水。水火須分前後隊。要辨浮沉誠主賓。鉛銀砂汞方交會。有剛柔。莫逸意。知足常足歸本位。萬神齊賀太平年。恁時國富民歡喜。此箇事。好推理。同道之人知此義。後來一輩學修真。只說存養并行氣。在眼前。甚容易。得服之人妙難比。先且去病更延年。用火烹煎變陽體。學道人。去思已。休問旁門小法制。只知目下哄得人。不覺自身暗憔悴。勸後學。須猛繫。莫徒拋家住他地。妙道不離自家身。豈在千山并萬水。莫因循。自貪鄙。火急尋師覓玄旨。在生若不學修真。未必來生甚胎裏。既有心。要終始。人生大事惟生死。皇天若負道心人。令我三塗爲下鬼。

金丹四百字 并序

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金。返本還元。謂之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爲攢簇五行。以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是爲和合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以氣化爲神。以神化爲虛。故名曰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

濕。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故曰無漏。精神魂魄意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不可見聞。亦無名狀。故曰虛無。煉精者煉元精。非淫洩所感之精。煉氣者煉元氣。非口鼻呼吸之氣。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意念慮之神。故此神氣精者。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陽火煉之。則化成陽氣。以陰符養之。則化成陰精。故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心之猖狂如龍。身之猥惡如虎。身中有一點真陽之氣。心中有一點真陰之精。故曰二物。心屬乾。身屬坤。故曰乾坤鼎器。陽氣屬離。陰精屬坎。故曰烏兔藥物。抱一守中。煉元養素。採先天混元之氣。朝屯暮蒙。晝午夜子。故曰行周天之火候。木液旺在卯。金精旺在酉。故當沐浴。震男飲西酒。兌女攀北花。巽風吹起六陽。坤土藏蓄之數。故當抽添。夫採藥之初也。動乾坤之橐籥。取離坎之刀圭。初時如雲滿千山。次則如月涵萬水。自然如龜蛇之交合。馬牛之步驟。殊不知龍爭魂。虎爭魄。鳥戰精。兔戰神。恍惚之中見真鉛。杳冥之內有真汞。以黃婆媒合。守在中宮。鉛見火則飛。汞見火則走。遂以無爲油和之。復以無名璞鎮之。鉛歸坤宮。汞歸乾位。真土混合。含光默默。火數盛則燥。水銖多則濫。火之燥。水之濫。不可以不調勻。故有斤兩法度。修煉至此。泥丸風生。絳宮月明。丹田火熾。谷海波澄。夾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毛竅如浴之方起。骨脈如睡之正酣。精神如夫婦之歡合。魂魄如子母之留戀。此乃真境界也。非譬喻也。以法度煉之。則聚而不散。以斤兩煉之。則結而愈堅。魂藏魄滅。精結神凝。一意冲和。肌膚爽透。隨日隨時。漸凝漸聚。無質生質。結成聖胎。夫一年有十二月也。一月

三十日也。一日百刻也。一月總計三千刻。十月總計三萬刻。行住坐臥。綿綿若存。胎氣既凝。嬰兒顯相。玄珠成象。太乙含真。故此三萬刻之中。可以奪天上三萬年之數。何也。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所以三萬刻。可以奪三萬年之數也。故一年十二月。總有三萬六千之數。雖愚昧小人之行。立躋聖地。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元精喪也。元氣竭也。元神離也。是以三萬刻。刻刻要調和。如有一刻差違。則藥材消耗。火候虧缺。故曰。毫髮差殊。不作丹也。是宜刻刻用事。用之不勞。真氣凝結。元神廣大。內則一年煉三萬刻之丹。外則一身奪三萬年之數。大則一日結一萬三千五百息之胎。小則十二時行八萬四千里之氣。故曰。奪天地一點之陽。採日月二輪之氣。行真水於鉛爐。運真火於汞鼎。以鉛見汞。名曰華池。以汞入鉛。名曰神水。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不可枯坐灰心。不可盲修瞎煉。惟恐不識藥材出處。又恐不知火候法度。要須知夫身中一竅。名曰玄牝。此竅者。非心非腎。非口鼻也。非脾胃也。非谷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之一竅。則冬至在此矣。藥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亦在此矣。結胎亦在此矣。脫體亦在此矣。夫此一竅。亦無邊傍。更無內外。乃神氣之根。虛無之谷。則在身中求之。不可求於他也。此之一竅。不可以私意揣度。是必心傳口授。苟或不爾。皆妄爲矣。今作此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貫穿陰陽之骨髓。使煉丹之士。尋流而知源。舍妄以從真。不至乎妄本逐末也。夫金丹於無中生有。養就嬰兒。豈可泥象執文。而溺於傍蹊曲徑。然金丹之生於無也。又不可爲頑空。當知此空。乃是真空。無

中不無。乃真虛無。今講此數語。當細味之。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動。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玉爐火溫溫。鼎上飛紫霞。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朱砂煉陽氣。水銀烹金精。金精與陽氣。朱砂而水銀。日魂玉兔脂。月魄金烏髓。掇來歸鼎中。化作一泓水。藥物生玄竅。火候發陽爐。龍虎交會時。寶鼎產玄珠。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木汞一點紅。金鉛三斤黑。鉛汞結丹砂。耿耿紫金色。家園景物麗。風雨正春深。耕鋤不費力。大地皆黃金。真鉛生於坎。其用在離宮。以黑而變紅。一鼎雲氣濃。真汞產於離。其用却在坎。姤女過南園。手持玉橄欖。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攢簇。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時虛比。烏肝與兔髓。擒來歸一處。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尋其根源。一粒如黍大。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真精。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金花開汞葉。玉帝長鉛枝。坎離不曾閑。乾坤今幾時。沐浴防危險。抽添自謹持。都來三萬刻。差失恐毫釐。夫婦交會時。洞房雲雨作。一戰生箇兒。箇箇會騎鶴。金丹四百字、有註釋者、在道藏續編內。

玉清內丹寶籙刪定二十四章

金丹圖論序一

余自識金丹祕訣之後。累獲罪於天而不自覺。又爲玄書。并悟真篇等行於世。自心爲至矣。一日忽

有客至。余怪其狀貌非凡。敬肅待之。客問曰。子於金丹之道。訓人亦至矣。但首尾未明。機關尚隱。後學何以爲識。余曰。天機至重。立律至嚴。子固美言。某敢不遵。客曰。子但著爲一書。盡底泄露。苟有誣焉。某當其責。余再拜敬服。遂失所在。余思此語。故著是書。天機洩則洩矣。傳之者。當至寶拜受。以立律甚嚴也。

心爲君論二

心者。神之舍也。心者。衆妙之理。而主宰萬物。性在乎是。命在乎是。若夫學道之士。先須了得這一箇字。其餘皆後段事矣。故爲之傳。張子野人。身披百衲。自成都歸於故山。築室於山青水綠之中。萬物孳然而怡怡。若有所得。客傳於市曰。遭貶張平叔歸於山矣。從遊之士。叢然而至。立於庭。且泣且拜。曰。先生固無恙乎。且夫奔涉山川。逾越險阻者。於茲十年。而貌不少衰。形不少疲者。其有術乎。張子曰。吁。吾與汝言。人之所以憔悴枯槁者。誰使之然。心也。百事集之。一念未已。一念續之。盡日之中。全無頃暇。宵之寐也。則亦擾吾心焉。但神不存矣。吾本無他術焉。爲能定心故。夫神鬼之所以測度者。以吾之有念耳。心無念。則神之靈。不可得而知也。豈神不知吾心。吾亦自不知其爲心。乃定之根本也。弟子曰。然則金丹之士。其靜心乎。勿靜心乎。曰。靜之一字。能靜則金丹可坐而致也。但難耳。曰。夫子之言。其誤後學多矣。張子矍然而請其旨。曰。夫子與人言金丹之道。常使人心中生意。心意爲造化之主。心其能靜乎。曰。子見偏耳。非吾言之所誤也。君尋其平日用心。何爲而動。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乃吾心之用也。奔役天涯。了無居止。子之用心也。夫斗極之北辰。固未始動。其所以爲動者。拱辰之星耳。然拱辰之星。固不能不動。其所以動者。辰爲之樞而運之耳。唯其不動之中。而有所謂動者。丹士之用心也。唯其動之中。而存不動者。仁者之用心也。於不動之中。終於不動者。土木之類也。心居於中。而兩目屬之。兩腎屬之。三竅屬之。而未可盡其妙用。其所以爲妙用者。但神服其令。氣服其竅。精從其召。神服其令者。心勿馳於外。則神反藏於內。氣服其竅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盛喜怒而氣逆者。喜怒哀平心也。精從其召者。如男女媾形而精蕩。亦心使之然也。心清則念清。念清則精止。吁。心唯靜則不外馳。心唯靜則和。心唯靜則清。一言以蔽之。曰靜。精氣神始得而用矣。精氣神之所以爲心用者。心靜極則生動也。非平日之所謂動也。用精氣神於內之動也。精固精。氣固氣。神亦可謂性之基也。性則性。而基言之。何也。蓋心靜則神全。神全則性現。又一言以蔽之。曰靜。其所以爲靜者。蓋亦有理。順水行舟。滔滔騰拔。欲往海島。不曰勞形。一旦回家。思鄉安靜。急駕歸帆。求風逆返其還家。固靜之道也。但久違而始復。久失而始尋。一旦欲靜。其可得乎。當思歸靜之由。然後能靜。既悟昨非。當求今是。非固常爲。是在何處。

口訣 但於一念妄生之際。思平日心不得靜者。此爲梗耳。急舍之。久久純熟。則自然靜矣。夫妄念莫大於喜怒。怒裏回思。則不怒。喜中知抑。則不喜。種種皆然。久而自靜。豈獨坐時。然平日提百萬強兵。但事至則應。退則休。亦可爲靜之本。以此靜心應事接物。誰云誤事。實是靈耳。故曰。以事鍊心。情

無他用。鏡能察形。不差毫髮。形去而鏡自鏡。蓋事至而應之。事去而心自心也。

口訣中口訣。心不留事。一靜可期。此便是覓靜底路。又心之所以不能靜者。不可純謂之心。蓋神亦役心。心亦役神。二者交相役。而欲念生焉。心求靜。必先制眼。眼爲神遊之宅。神遊於眼。而役於心。故抑之於眼。而使歸於心。則心靜而神亦靜矣。目不亂視。神返於心。神返於心。乃靜之本。

神爲主論三

心爲君者。喻乎人君之在位。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秦皇漢武爲之。則四海瘡痍。堯舜禹湯爲之。則天下安佚。民歌太平者。何也。聖人以無爲而治天下。則天下安肅。庸人以有爲而治天下。則天下擾亂。蓋心者。君之位也。以無爲臨之。則其所以動者。元神之性耳。以有爲臨之。則其所以動者。欲念之性耳。有爲者。日用之心。無爲者。金丹之用心也。以有爲反乎無爲。然後以無爲而治正事。金丹之入門也。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慾神焉。元神者。乃先天以來一點靈光也。慾神者。氣質之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譬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自爲氣質之性所蔽之後。如雲掩月。氣質之性雖定。先天之性則無有。然元性微。而質性彰。如人君之不明。而小人用事。以蠹國也。且父母媾形。而氣質具於我矣。將生之際。而元性始入。父母以情而育我體。故氣質之性。每遇物而生情焉。今則徐徐剷除。主於氣質盡。而本元始見。本元見。而後可以用事。無他。百姓日用。乃氣質之性。勝本元之性。譬反之。則本元之性。勝氣質之性。以氣質之性而用之。則氣亦後天之氣也。以本元之性而用之。

則氣乃先天之氣也。氣質之性本微。自生以來。日長日盛。則日用常行。無非氣質。一旦反之矣。自今以往。先天之氣純熟。日用常行。無非本體矣。此得先天制後天。無爲之用也。

氣爲用說四

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如醉如癡。忘寢失寐。吁。元神見。則元氣生。蓋自太極既分。稟得這一點靈光。乃元性也。元性是何物爲之。亦氣凝而性靈耳。故元性復而元氣生。相感之理也。元氣之生。周流乎身。而獨於腎府採而用之者。何也。夫腎府路徑。直達氣穴黃庭者。一也。腎爲精府。精至直引精華而用之。二也。周流於他處則難用。至精府而可識。三也。心氣透腎。意下則直至。採之者易爲力。四也。有此四者。故採真陽於腎府耳。

精從氣說五

神有元神。氣有元氣。精得無元精乎。蓋精依氣生。精實腎宮。而氣融之。故隨氣而升陽爲鉛者。此也。精失而元氣不生。元陽不見。何益於我哉。元神見。而元氣生。元氣生。則元精產矣。

意爲媒說六

意者。豈特爲媒而已。金丹之道。自始至終。作用不可離也。意生於心。然心勿馳於意。則可。心馳於意。則末矣。

坎離說七

坎者腎宮也。離者心田也。坎靜屬水。乃二也。動屬火。乃一也。離動屬火。乃三也。靜屬水。乃一也。交會之際。心田靜而腎府動。得非真陽在下。而真陰在上乎。況意生於心。而直下腎府乎。陽生於腎。而直升於黃庭乎。故曰。坎離顛倒也。若不顛倒而順行。則心火動而不靜。大地火坑之意明矣。

下手工夫八

持心論於前。然後參下手工夫於後。蓋心始欲靜。而欲念未息。欲念者。氣質之性所爲也。此性役真性。常切於耳。目次之。修丹之士。心既無事。則彼固無由而役之矣。其所以役神者。以外物誘之耳。靜坐之際。先行抑息之道。抑息者。夫人之息。一息未除。而一息續之。今則一息既生。而抑後息。後息受抑。故續之緩緩焉。久而息定。抑息千萬不可動心。動心則逐於息。息未止而心已動矣。言未既有笑。於傍者曰。迂哉。此老教人無法。抑息而又不動心。得非以千鈞之物。責負於人。使之不用力可乎。曰。予且聽之。吾雖抑息。而又存心。則心不動。而息亦息矣。又此固抑息之道。安保欲念不生乎。曰。至於生則末矣。念之生也。感物而動耳。定中覺目有所睹。則神役於目矣。急收而反視耳。有所聽。神役於耳矣。急收而內聽。其他皆然。問者曰。聞一知二。吾并知此理矣。吾雖收神。而又收心。則神收而心本靜矣。曰。存心者。養性也。性之始見。不存心則無所養。無所養。則終乎不見矣。存心實自收心始。所謂收神者。蓋收心之餘用耳。行之至久。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形心兩忘。合乎至道。則元性彰露。而元氣生矣。

凝神論九

神者。元性也。余前所說神爲主論。蓋亦盡之矣。今念夫修丹者。多昧凝神之法。而凝神之法。不在乎主。故又爲之論。凝者。以神凝於精氣之內。精氣本相依。而神亦戀之。今獨重於神。何也。神者。精氣之丹。速士交會採取。至於行火。無非以神而用精氣。苟先以神凝於氣之中。則氣未可安。神亦未肯戀氣。而反害藥物矣。且神。元性也。性方尋見。尙未定。搖搖颺颺。進退存亡。而遽使凝之。性豈能自凝。其所以凝之者。亦氣質之性而凝之也。初云質性而尋本性。此以質性而逐本性。可乎哉。今之爲學者。多爲凝神所誤。何耶。蓋神仙有下手先凝神之說。故妄引以盲衆。豈知其所謂凝神者。蓋息念而返神於心之道。神歸於心。則性之全體現。全體現而用之。無非神用。念念不離金丹。故丹成而神自歸之。何凝之有。故曰。凝神者。神融於精氣也。精氣神合而爲一。而陽神產矣。到此際此身。乃始爲無用之物也。

幻丹說十

丹有幻丹者。蓋學道之士。不知正理。而妄爲採取交會。故成幻丹。幻丹者。未靜心田。遽採一陽。故斯時也。一陽奕生。非眞陽也。氣非元氣。乃呼吸之氣也。精亦非元精。乃淫泆之精也。神亦非元神。乃情欲之念也。夫人方學道。便欲爲仙。得非欲念乎。以欲念而交會陽生。此幻丹之所以有也。精在腎府。而若採之。升至於臍上。又無安頓處。故逐氣而息於氣穴之右。臍通於腎之縷。與氣交結而止。卽目

曰丹。既曰丹矣。而精氣神用者。便是後天底物。先天之物。果安在哉。謂之黃庭內爐外爐泥丸等竅。皆先天既立之後始見。當此時在何處。實未之有也。傍風捉影。入海尋鱗。守株待兔。緣木求魚。一旦敗露。精乃蕩然而去。先天又無所主。嗚呼。非長生之丹。乃促命之法也。又有採氣而上。遇心血。氣血凝而爲物。亦曰幻丹。若此者衆。故舉以辨惑。

捉丹法 十一

金丹居內。亦有走失者乎。曰有。有可捉之道乎。曰有。然而非丹之走失也。門戶不堅。而被其出也。幻丹則有走失。金丹安有此患。曰金丹之出。何以知之。曰丹在鼎中。備五行之正氣。吾身五行之氣。迫爐則相感而動。一旦覺氣升鼎外。而內無相感。乃丹不存也。急須放下一場大靜。并所謂爐鼎。及丹之在不在。俱付之無何有。或一日。或一夜。始覺其在何處。或在心。或在肝。或在脾與腎。身中百竅。皆可藏之。知其在彼處。遂綿綿若存而守之。勿使之再去他處。又一日之久。始以意採之。則直降於陽宮。又就陽宮如採取之時用意。遂從舊徑直升陽於鼎矣。此造化玄微之妙也。

神水華池說 十二

神水者。卽木液之謂也。華池者。臍中氣穴之下。兩腎中間一竅。絕肖黃庭。穀氣就此而生精。醫家所謂精穴者。是也。斯竅也。少壯之時。陽盛氣融。則神水華池。不過澆灌爐鼎。洗滌脾胃。周流潤澤氣穴而已。若元氣衰微。精元枯竭者。皆藉此以爲丹本。元氣既衰。非元氣之衰也。乃氣質之氣。斷喪已盡。

邪慾之性。念念不已。先天既不得見。後天亦不足爲用。羸尪之根。殆起於此。華池之竅。乃生精而降於腎者也。氣壯則精多。精多則華盛。用之如有餘。氣凋之士。精元槁矣。穀氣所臨。不過產一等款款之水。流歸腎府耳。然我既靜矣。元氣本無增減。但華池無矣。大藥三品。而欠其一。故陽生之際。未值採之時。以意斡歸尾閭。自夾脊直透至泥丸。故就精穴用精。自然隨氣而升至午宮。遇衆陽融之。則精始可用。然後降至於心。就心取汞。依然下至黃庭。卽落乎其中。却用一意封固。卽綿綿若存以養之。二者就其中自相吞啖。而丹始成。近有浙西一派。雖少壯之士。亦用此法而結丹。但道在邇。求諸遠耳。然亦各執其是而已。

百竅說 十三

人之一身。毫竅八萬四千。氣宮三百八十四。毫竅散屬氣宮。膻中氣穴。又爲三百八十四宮之主。降於陽宮皆爲精。心爲中田。頂爲上田。舌下爲玄膺。目中有銀海。額之中。眉之間。口鼻之衡。耳目之畔。咽喉之側。腰脇之中。皆竅也。余前所謂丹之出者。若此竅皆可藏也。豈曰。人身止有一二竅也。此一竅者。衆竅之樞紐也。豈曰。止乎斯而已矣。此其體也。其用別著說於後。

採取圖論 十四

採者。採真陽於腎府。取者。取真汞於心田。可以採則採。採之必得其用。非其時而採之。則龍不降。虎不升。惟見血氣奔馳。衝衝來往。迷者以爲交媾矣。抑不知離坎陰中之真陽。陽中之真陰。自兀然耳。

至於氣脈爲一念所止。則氣疾入脈絡之中。離坎之內。反有傷於鉛汞。雖曰養氣。要之於終。實所以害元氣也。夫元氣之在人。至靜始見。是先天之氣也。而後天之氣。時刻循環。但人汨於欲而不知詳審耳。至於畧定之際。心無他用。則方知其氣之上下。遂錯採以爲先天。致反加害。所以近世之學道者。常有奇疾。蓋爲此也。夫人之疾病。但氣脈爲梗耳。氣本自調。而若役之使之升。則傷脾胃肺肝耳。目口鼻。其降則如決水於長堤。銳然而下趨。沛乎其不可禦也。至真之物。其能存乎。余憫此等言丹之士。故論採取於第一。雖直泄天機。但人有志於金丹。而反戕其性命。余救之以正理。太上好生。必不我罪。故此篇盡以刀圭玄黃嬰兒姤女。諸般譬說。盡掃而退三舍。使賢者見之而參同。愚者見之。泮然冰釋。分分期期。如寶鏡之察形。洞見毫髮矣。金丹之士。先修陰德。以盡人事。然後持前心論。則大藥可產。而形象可見矣。採取之法。生於心。心者。萬化綱維樞紐。必須忘之。而始覓之。忘者。妄心也。覓者。真心也。但於忘中生一覓意。即真心也。恍惚之中。始見真心。真心既見。就此真心。生一真意。加以返光內照。庶百竅備陳。元精吐華矣。要在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到這境界。并真心俱忘而棄之也。我以無而待之。則真息綿綿。真息綿綿之時。後天之氣已定。後天隱。則先天之氣見。故陽生焉。陽生者。先天之氣。自氣穴中流出。而至於腎中。○如噴泡然。蓋兩腎中間。有一縷透氣穴。乃父母交媾之後。始生脈絡也。故先天之氣游之。既覺如斯。則一身百脈。盡若春生。春意融而漸長。此時先天之體始立。先天立。而後天愈退藏矣。然後可以微動採取之意。意者。以目垂觀於心。却以心放下。送入陽

宮。徐收而又繼。則陽起矣。○採之之意。生於心。生於目。故老子曰。吾嘗觀心得道亦至。夫真息既定。內光乃神光。此心乃真心。真心生意。神光燭心。故常爲之說曰。目視心。心生意。意採鉛。若陽生未融盛。而遽採之。則一念住。採意既萌。後天復起。故曰。了命實關性地。性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既無著相。則虛妄除。而真理顯矣。真理方明。而一念生。豈非復爲虛妄之相乎。故伺陽長而始採。則勃然而升。先天氣盛。而後天伏不暇矣。採之升也。實有異焉。醺然升至於臍而稍上。徐止臍之上。則息方凝。名曰鉛。鉛者金也。金生水。故汞產於心。雲從龍。風從虎。之理兆矣。風平而雨降。自然鉛汞相投。相香相啖。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木愛金。而金戀木。乃交會之道也。夫金尅木。反有愛戀之意焉。蓋金木之本性耳。吾以本然之性。亦不過譬喻耳。○乃先天也。五行在何處。但不如是。則不能達其理。採取之道既明。交會之理復顯。再有叮囑。採取不可太緩。太緩則老而不可用。而後天之氣雜矣。學人以交會論參看。則思過半矣。

交會圖論 十五

恍兮惚兮中有象。杳兮冥兮中有物。古先哲常持此以警學者。蓋恍惚杳冥。乃定之象也。惟定可以煉丹。不定而陽不生。陽生之後。不定而丹不結。故纔以意採鉛。而遽止其意。止有時。而升有刻。蓋始生無過一氣耳。升於臍。則爲鉛。故止斯意而無用矣。鉛自能引汞。汞自能尋鉛。恍惚杳冥之中。交媾之理畢矣。

採取交會口訣 十六

忘裏覓。覓裏忘。忘中見。見中忘。陽生矣。忘中採。採中忘。忘裏升。升裏見。見裏變。鉛成矣。定中起。意中升。忘中用。鉛引汞矣。鉛合汞於內。精會神於外。交會矣。鉛汞精神。合而爲一。却將一念。使之落黃庭。歸鼎矣。

口訣中口訣。打合鉛汞。須用一意。動採一陽。須用以靜而生定。或問孰爲交媾。曰。採取圖。心下一竅。乃交會之地。不可以有形求。亦不可以無形取。但鉛升之際。陽氣上爲∨。夫自氣穴降爲一陽宮。○。我採以意。○。汞降之際。陰氣下爲八。蓋汞鉛生。鉛升於臍上。爲精光所燭。故曰鉛。鉛猶表也。汞猶影也。表動影隨。故汞降亦如之。陽鉛之升。不可謂之純陽。中含精光爲鉛。蓋亦屬陰。陰汞之降。不可謂之純陰。心生汞。心爲神舍。汞遇神光而後可用。蓋亦屬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二氣交感。凝結不散。遂成玄珠。○如黍米。或問鉛乃一陽。一陽乃先天一氣耳。汞何物爲之。曰。鉛與汞。皆先天之物。鉛乃先天氣。汞乃先天靈。此氣乃命之母。此靈乃性之子。可以曰鉛汞。可以曰性命。又問曰。心下一竅。何竅也。曰。混沌神房者。此也。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爲之。精華騰爲∨。目光垂爲○。精雖元精。然無日用之精。則元精不見。譬諸有水。則潮興白氣。未聞白氣興於地也。水乃精也。白氣乃華也。神雖元神。然唯日用之神而不役。然後元神見。譬之皓月當天。雲收而光始下燭。清靜即無雲也。垂光即照臨也。精雖屬陰。而精華屬陽。目光屬陽。而照於內。則亦屬陰。光華相遇。而成一竅。以氣感氣。使二

物會於其中。○物之成也。有精氣焉。有元氣焉。工夫周足。遂爲真人。蓋生生之意。寓於此矣。所以能靈而神者。此也。或曰。然則交會之後。安得此珠落於黃庭。而歸於鼎內。曰。二物聚時。情性合。五行全矣。虎歸於山。龍歸於淵。日光還而精氣復。此○落於黃庭。歸於鼎內。會有關捩子麼。恍恍惚惚。萬孔生春。此數言。非正經元有。乃學者有所得之謂也。或問。陽生於上。遽止其意。安保不復降。曰。大哉問。黃庭之下。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一。故陽則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則在乎一之內。正屬土也。故○備五行之正氣。成天地之全形也。或問。爐鼎之法。曰。黃庭之在人身如此。至一陽上升如此。珠落於其中之候。○如此。卽鼎爐也。黃庭同屬土也。○至於中之中。蓋屬土中之土也。故落於中而成鼎器。五行各厚其基。何謂厚其基。夫母求子。子戀母。丹之法也。皆取其本然之性。既歸於鼎。而各趨之。如子之戀母。故靜坐之中。神光下垂。則歸於鼎。精華上升。亦如之。至於行住坐臥。如龍養珠。如雞抱卵。而氣各歸之。一身之脈絡皆圍之。務在乎勿忘而勿助長耳。

直泄天機圖論 十七

金丹之論。旣成。慮天機之猶祕。且論五行之顛倒。述水火之流行。明藥材之進退。體日月之循環。余前所著三篇之文。盡矣。今慮夫學者未明。故爲此書。直泄天機。動見毫髮。化頑石而成金。點瓦礫而成玉。不啻過也。夫兩目爲役神之舍。顧瞻視矚。神常不得離之。兩耳爲送神之地。蓋百里之音。聞之於耳。其神隨之而去。兩鼻爲勞神之位。隨惑而辨薰蕕。辨之者誰。神也。使耳目口鼻皆如眉。則神豈

不安而全之。夫如是。則不爲後天也。亦不勞修煉也。大抵忘於目。則神歸於鼎。而視於內。蓋綿綿若存之時。目垂而下顧也。忘於耳。則神歸於鼎。而聞於內。蓋綿綿若存之時。耳內聽於下也。忘於鼻。則神歸於鼎。而吸於內。蓋真息既定之時。氣歸元海之理。合而言之。俱忘而俱歸於鼎。而合於其內矣。口訣。或問金丹之道。耳目口鼻。固亦得聞之矣。心固不言可知也。肝膽脾胃肺腎。無用之物也。還亦無用之中。而可有功者乎。予答之曰。此固已到。而後知其理。但予嘗以無隱。夫何隱之有。吾初從師亦叩矣。師贈我以詩曰。五湖風景濶漫漫。驚立沙灘宇宙寬。畫出枉勞君指點。異時遊到儘堪看。予初未達此理。後到此田地。始信師言之不我欺也。今以師不言之旨。並言之。夫五行之用。不可缺一。故綿綿若存之頃。脾氣與胃氣相接。而歸於心。肝氣與膽氣相接。從大小腸接於腎。肺氣伏心氣。而通於鼻。是氣也。腎脾定之餘。元氣周流。自東而西。自南而北之氣也。西南者。乃氣之會也。氣合而歸於此。却自夾脊直透上中丹田。而降於腎府。兩腎中間。有治命橋一帶。故寒山子曰。上有棲神窟。橫安治命橋者。此也。氣降至於此。陽氣盛而上衝。與此氣相接於一。則固圍於鼎器之外。日用之。則日增經營之力。故鄞鄂之成。肇於此也。忽然有一物。超然而出。不內不外。金丹之事。不言可知矣。一半立之。又立一半者。何也。曰。金丹之士。到此則一半矣。○超然而出者。乃立關一竅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有形之中也。○無形之中也。先就有形之中。尋無形之中。乃因命而見性也。就無形之中。尋有形之中。乃因性而見命也。先性故難。先命則有下手之處。譬之萬里雖遠。有路可通。先性

則如水中撈月。然及其成功同也。未容輕議。用力不到者。知其然也。未見不必存之以有。恐至著相。或又曰。子書圖中多有竅。何也。曰。斯竅也。非採取交會之竅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可窮。用之則充塞於一身之中。是此物之作用。不用則歸藏於心田之一。了然無形象。然則何物耳。○意之主耳。左屬陽。右屬陰。做到這裏。方是返太極。曰。返太極者。自太極。返太極者。自太極。致太和者。自陰陽始。故曰。陰陽和。而風雨時。嘉禾生者。譬之如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數一。地數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陽奇陰耦。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而爲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者。去五以象五行。後之鼎內外。是也。又就其中尅一。象太極之不動。其用四十有九。又就其中尅一。以爲鄞鄂。其用四十有八。學人行爐鼎用火之法。以四卦爲主。以六十卦爲用。存乾坤坎離也。又以大衍圖求其象。則循環之理明矣。周天之法泄矣。如或未明。更請看爐鼎圖論云。

瞻光圖論十八

太虛寥廓。皓月燦然。雪浪翻騰。金蟾吐耀。人見月之所以明。而曰金精盛。則月明焉。孰知金之所以生者。自月而產也。人見金之產於月。而不知月之明。本出於日也。月者。喻元性也。水者。喻坎宮也。金蟾者。喻一點真陽之竅也。元性喻月。性之用也。性之初見如星大。圓陀陀。光燦燦。未足言見性。但氣質之性稍息。而元性畧見。如雲開則月見。少頃合則亦然耳。至於不時時存之。則可沒與見未見時。無以異也。故金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遂因而用之。譬之見賊便捉。毋使再逸。然以

之收於鼎器之中。而一點元氣之真。始不可得而出矣。以丹田爲日。以心中元性爲月。日光自返照月。蓋交會之後。寶體乃生金也。月受日氣。故初三生一陽者。丹既居鼎。覺一點靈光。自心常照。而無晝夜。一陽生於月之八日。而二陽產矣。二陽者。丹之金氣少旺。而元性又少現。自二陽生於月之望。而三陽純矣。三陽純者。是所謂元性盡現。即前所謂無形之中也。一陽纔生時。但覺吾身有一物。或明或隱。二陽生時。則遍體生明矣。三陽生者。則光不在內。不在外。但覺此身如在虛空。亦無身。亦無虛空。亦無日。亦無月。常能如此。則大定也。但丹士若存之於有。而不能採真鉛。故以無爲用也。既至於此。而金丹且半。何也。且元神見矣。而未歸於丹鼎。混精氣而爲一。所以爲半矣。更說他後一半底道理。月既望矣。十六而一陰生。一陰者。乃性歸於命之始也。自一陰生。至於月之二十三。而二陰產矣。二陰者。乃性歸於命之二也。自二陰生。至於月之三十日。而三陰全矣。三陰者。乃性盡歸於命也。性之全體現。綿綿若存之時。則性返乎命內矣。方其始也。以命而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此是性命天機括處。所謂性命雙修者。此之謂也。到此之際。則金丹之全也。始於火候。凡一日用度。則一日養之。百日之功。而嬰兒產矣。故吾以月爲之喻。取其交會相照之理也。月明實本於金。金之性實出於月。百煉愈堅。萬劫不壞。蓋金者。日也。月者。性也。火者。日氣也。金入火而復於元性之真。可以煉成至寶。號爲金液還丹。故修丹者。始則取金。爲金生水。交合之理顯。而藉土以成之。故城郭基址。無非托真金藥。而固濟隄防之。煉成純金。故曰金丹也。

爐鼎圖論十九

鼎之爲器。非金非鐵。爐之爲具。匪玉匪石。黃庭爲鼎。氣穴爲爐。黃庭正在氣穴之上。縷絡相連。是爲爐鼎。陰陽爲炭。以烹以煉。夫黃庭之在人身。上。交會之頃。乃元氣產之際。此時正開。而丹落於其中。遂封固之。所謂水銀實滿葫蘆裏。閉塞其口。置深水者也。水銀鉛汞也。葫蘆黃庭也。深水者。水猶氣也。閉塞黃庭。隱藏丹母。而置於氣會之地。達者審之。得其趣也。虎嘯風生。龍吟雲起。蟋蟀吟秋。蟬蟬顯陰。萬氣歸鼎。而封固愈密。烹煉愈堅。此爐鼎之所以有也。萬卷丹經要旨。畫圖立象。本使人得象忘言。後之學者。皆泥象尋文。各求詭論。豈知至道不繁。樞紐陰陽而已矣。如以天一生水云云之數而言者。此亦不過明水火之流行耳。如以四時入節而言者。此亦不過喻天地陰陽消長耳。祕其母而言其子。故知之者鮮矣。余今所以著爲此書者。皆棄枝葉而言本根。本根有而枝葉自芳。蓋古人不欲言。而余言之。道中君子。宜體此意。依此而行。神仙可立躋也。或問爐鼎之體明矣。爐鼎之用。亦願聞焉。天地間百卉草木。萬類散殊。冬至之後。陽動於下。則枯木重榮。百草萌芽。蟄蟲奮發。萬類熙怡。造化豈有心而生萬物。萬物亦何心而望造化。蓋一氣之動。萬類感而然耳。天何心哉。物何心哉。至於百卉花開結實之際。正藥物循環之時。落葉凋芳之際。正藥物歸根復命之時。可喻古人譬藥物產降而成丹。莫有出於此者。但不可泥於無心。使其自浮自沉。亦不可泥於有心。而驅馳逐火。但綿綿若存。知其無。守其有。知其白。守其黑。靜中行火候。定裏結還丹。贈之以中。

神室圖論二十

神室者。元神所居之室。鄮鄮是也。人知立鄮鄮之造化。顯然彰露矣。抑不知有室而無主人。何取其爲室哉。然主人雖無。而主人之胎。亦在乎一室之中矣。如懷孕然。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但氣未足耳。氣足而形完。一點靈光。入於其中。則倏然而生。啼哭鎗然。純乎其人矣。此乃鄮鄮成。而神歸於室之時也。神歸其室。則所謂得其一。萬事畢矣。蓋交媾之後。神光垂而燭乎玄珠矣。精華升而產於玄珠矣。真鉛則元氣矣。精氣神亦先有胚胎在其中矣。火足氣充。則元精元氣元神。盡合而爲一。故嬰兒產矣。嬰兒豈自產焉。火燄盡羣陰。而胎始脫。到此方是產嬰兒。吾嘗謂古人畫煉丹之圖象。○。固鄮鄮也。此一點安。遂不知安一點於中。之道。暫結終散。猛火燒空。而坎離逸矣。夫此一點產於外。而順於後天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從此出。常人爲之。志士反焉。逆之而產於內。則長生久視之道存矣。豈非歸根復命乎。復命歸根之由。深根固蒂也。深根固蒂之道。自澄心遣欲。澄心之理。屏視去聽。如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便是真實道理。但儒教欲行於世。而用於時。故以禮爲之防。所謂妄心者。喜怒哀樂各等耳。忠恕慈順。恤恭敬謹。則爲真心。而修丹之士。則以真心。亦爲妄心。混然返其初。而原其始。却就無妄心中。生一真心。奮天地有爲。而終則至於無爲也。

火候圖論二十一

易之爲書。三百八十四爻。火之爲數。三百八十四銖。故捨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其餘六十卦爲火候。初一用屯。蒙。初二用需。訟。初三用師。比。初四用小畜。履。初五用泰。否。初六用同人。大有。初七用謙。豫。初八用隨。蠱。而金計半斤。初九用臨。觀。初十用噬嗑。賁。十一用剝。復。十二用無妄。大畜。十三用頤。大過。十四用咸。恒。十五用遯。大壯。十六用晉。明夷。十七用家人。睽。十八用蹇。解。十九用損。益。二十用夬。姤。二十一日用萃。升。二十二用困。井。二十三用革。鼎。而水計半斤。二十四用震。艮。二十五用漸。歸妹。二十六用豐。旅。二十七用巽。兌。二十八用渙。節。二十九用中孚。小過。三十用既濟。未濟。頃刻而周。周而復始。自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地氤氲。萬物化醇。倒造化。翻乾坤。竊宇宙。盜陰陽。達天地之至道。始可與言此也。或問乾坤坎離之體。曰。周天火候之時。坎離交矣。坎離交。則乾坤交會矣。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乃乾坤之用也。坎者。乾交坤也。離者。坤交乾也。其他卦象。不過設體耳。亦不可泥象尋爻。而火候之法始見。又曰。似子言之。不過範圍天地。運行日月而已。而爐鼎圖。又列八卦於鼎中。火候圖。又升五位於泥丸。布平橋於卯酉。何也。曰。天機固不容輕泄。但言既至此。隱之何爲。且河出圖。洛出書。天尙自泄。況於人乎。客曰。止。余聞泄天機而殃及於九祖。予曰。獨不聞度一人。而福及九祖乎。客曰。子之用心。非某能知及之也。曰。是爐也。是鼎也。乃進水進火之理也。水火無過一氣耳。氣之升也。吾以心接之。卽火也。氣之降也。吾以靜待之。卽水也。此綿綿若存之時。子午進用之功也。斯時也。方是偃月爐具之時。夫性見則氣生。氣生則金生。金生則氣多。氣多則金愈旺。此二者交相

爲用也。金旺於中。燭破浮雲。露出一鉤真性。如月之明。乃假月爐也。存養之久。則金氣勝而全靈。燭見一輪明月。乃全性也。既見全性。又返金性。則吾身皆真性命爲之主。此用火之時也。蓋二者未融爲一。而用火煉之。煉作純金也。包含性命。通體皆陽。浮沉自在。愛日戀月。好遊頂門。時至道成。奮厲而脫。吁嘻。人人可以如此而成功。人而自棄之。若是可哀也哉。余見總鸞。方其九轉既周。沐浴已竟。火力終焉。一星不滅。故動○。○巽風以吹之。巽風者。鼎下之片縷耳。闔則爲乾。闢則爲巽。闔則爲噓。關則爲吸。何以能闔闢。亦無非一意使之然也。或曰。巽西方之位。似子所言。巽乃中宮。母乃反乎。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體也。吾自心生一意。而降於巽位。其象始闔。則吾言實兼體用而訓也。繼之以乾。乾金而火。乃金精致遇。而炎火張設。須坎以抑之。抑之而不能止。則有反攻於下之患。故止以艮。而又噓以巽。巽上一畫屬陽。止火非陽不行。故遇震而稍煇。遇離而復炎。又止以坤。坤水也。火從水起。如遇其兌。兌又西方之卦也。故自尾閭徐徐升上。而至泥丸。頂爲天門。爲正午之地。午屬火。遂加煇。又接之以心。心火也。接者。神也。乃神火也。又加煇。至卯酉。若直下。則刑德臨門。危其大哉。故一立而各爲二道。今日之卯酉。昔日之坤艮也。火氣也。氣降而復升之理。故歸於腎府。化爲真水而用之。蓋文火性柔而難化。遇卯木必尅土。遂以火尅木。則土不受尅矣。武火性強而易化。降自酉。酉屬金。金生水。歸於鼎。曰。何謂文。何謂武。曰。文火自三關上至於天矣。武火是午宮與心火也。大凡火候。只此一場。大有危險。丹士宜一戰而勝。則天下定矣。平日周天火候。切不可以爲則也。

總論金丹之要二十二

夫人之身。大而可以取象天地。包容萬彙。變化莫測。靈通玄妙。百姓日用而不知。故金丹之道。鮮矣。夫金丹之道。貴乎藥物。藥物在乎精氣神。神始用神光。精始用精華。氣即用元氣。精非氣不盈。神非氣不充。精因氣融。氣憑精用。氣因神見。神憑氣用。且以吾身之天地言之。自太極既分。兩儀判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立。而天地人之道備矣。天以動爲體。地以靜爲體。天地之氣。往來不息。而日月行乎其中。蓋父母媾形育我之後。始生脈絡也。自形完之後。始生縷絡。反若元性之虛無。穀道筋條。殆似草茅之郁茂。此乃先天之氣。爲先天之道。此金寶之至言也。宜守之以中。則庶乎道路通暢。蓋人受天地之中氣以生。所謂命也。得天地之中氣以成。遂可爲人。我以身爲天地。亦宜執其中。而爲造化之樞紐。中者。有三中心。意。臍。中。鼎。腎。中。爐。三中之至切者。心中意。而臍中。鼎次之。腎中。演又次之。此三者。自金丹之始至終。不可須臾離也。大凡金丹之道。學者尋五行。其末矣。當知交會之際。恍惚杳冥。痒生毛竅。金之本情也。逸豫和暢。肢體柔順。木之本性也。鉛本火體。而金情。汞本水體。而木性。無他。水火者。鉛汞之體也。金木者。鉛汞之用也。鉛汞凝結。光華會合者。意也。意屬土。五行既全於鼎器之中。物以類聚。五行又環列於鼎器之外。內外相感。而丹始成。形狀黍米相似。非青非黃。非黑非白。不可得而名狀也。到此之際。又綿綿若存。清靜無爲。自然現出百般妙用。景象。腎水合精水。自玄膺流下。謂之華池神水。虛無之中。白雪生而黃芽長。只綿綿若存之頃。亦悉歸於鼎器。

之內。是大藥不離精氣神。要認始用藥材。又精氣神之所產也。非使用精氣神也。今有一等旁門。自作自是。而精氣神受役之不暇。奚能產藥也。精氣神三者孰爲重。曰。神爲重。金丹之道。始然以神而用精氣也。故曰。神爲重。神者。性之別名也。至靜之餘。元氣方產之際。神亦欲出。急用定以待之。不然。是散而無用之體也。苟誇出入。必爲大道。則誰不可爲。夫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師言曰。神之妙用。無方而有限。若得其道。可以出入。切不可縱爲良深。蓋收於內則可。豈宜縱於外也。夫神出而依林木以成形。陰未盡也。將出之際。多異景。目光燁然。從目出也。鼻氣或吸。從鼻出也。耳聞清音。從耳出也。獨不可從口出入者。何也。夫口乃五臟之氣所會也。神棄精氣而竊出。避氣盛之地也。神氣精常相戀。而神一出。二者無依焉。故神之出也。有害無益。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丹士逆之爲用。順而爲火。夫火循環。九轉中九轉。九轉初生。旺於第一轉。伺氣盡。又遶第二轉。餘亦如之。至於九轉周足。遂迫於鼎。故用前進火工夫。謂之眞陽而戰羣陰。請明言之。人一身皆屬陰。惟有一點陽耳。我以一點之陽。自遠至近。轉之又轉。戰退羣陰。則陽道日長。陰道日消。故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至於陰盡陽純。而丹始能升於泥丸。決然奮厲。眞人於斯而始見矣。金丹之道。如此而已矣。更有言不盡底。丹之初成也。交合之際。未免藉陰陽二氣以成之。後則漸以陽火煉成純陽之體。故自強不息。乾道也。丹成矣。故凝神以成軀而成仙。丹之初成也。藉五行以成其用。後則漸以眞金。養成純金之體。故通體之光。乃金色也。金變日色。故光。金象日性。故剛。故曰金丹。又曰金仙。幻體雖假合之物。修丹之士。

須藉以養丹基。譬之城池。城池固。則外邪不能入。故綿綿若存之頃。脾胃合爲一脈。而圓丹穴之左。肺肝合爲一脈。而圓丹穴之右。真氣微至。則環於脈絡之中。故近於丹。而氣可得之以化至寶。舉其一。可知其二。然亦無爲自然始。舉是以明矣。夫無爲。無有爲也。夫人之一氣在身。由念而動。譬之握拳。吾念欲開。而五指伸了。無罣礙。學人達此。於採先天一氣之時。行一真念。採一真氣。有無互用。落在黃庭。其理一也。窮冬凋剝。必得陰陽交泰之後。乃生萬象。學人達此。當知交會之後。不期藥物之產而自產矣。金之在水。其耀奪目。金之在土。土能藏之。蓋產於幽處。而隱其明處也。丹之在鼎。猶人君在位。百官稱職。其國自安。火候藥物。各得其宜。第一轉。產藥於東。而降於西。以心爲斗柄。斡旋其機。故行二十度而魄滿。又斡之二十度而魂滿。則火之魂。與水之魄交合。而神用大矣。他轉如之。舉其要以明學者言曰。斗極建四時。八節無不順。斗極實兀然。魁杓自移動。只要兩眼咬。上下交相用。須向靜中行。莫就忙裏送。細味之。其理自得耳。

次第秘訣二十三

先以寧心。抑息。守虛無。待癸陽生。卽命氣冲和。而運動三週。則潛神於下極。再待發生。可採之。至望畧可住。勿遠而卽取之。用存歸之意。以待壬水上升。然後降之。如是者三。再存歸。封固。守虛無。而放下一段工夫。若能靜心參悟。無有不備。不必執文多求索。而眩目惑於心也。

火候秘訣二十四

丹居鼎內。上水下火。心動屬火。靜屬水。乃水鼎也。○靜屬水。動屬火。乃火鼎也。陽在鼎下。曰水鼎。升於鼎上。則火鼎也。陽火是外爐。外爐起火。存於氣穴。黃庭正在氣穴之上。氣穴乃內爐也。內爐有火。近鼎常烹。此綿綿若存也。火長進於下。則不可坐。至於子午二時。午進火。子進水。陽生不以心擾。接之以意。幹歸於右。轉降於左。存入○○○。反是則進火。或曰。敢問九轉之功。曰。三月火候。乃九轉也。

第一轉 初自脇邊左右。存爲火道。自陽宮起自右邊。到肩橫過。正中凝住。却自左邊送下。遂綿綿若存。宜靜不宜動。宜徐不宜急。曰。扇火急則傷丹。此每日子時之功也。

第二轉 自脇邊進一寸二分。用前法。此丑時之用功也。

第三轉 自脇邊進五分。用法如前法。此寅時之用功也。卯時火沐浴。卯時起火。取丹計四寸。有縷二條。正爲火道。脈透鼎中。故火起不用目。不用心。以意幹之。右轉。取橫與鼎齊。正縷地也。遂大靜火。遂爲水而歸於鼎。丹遂沐浴。綿綿若存也。

第四轉 進一寸。用法如前。此辰時之用功也。

第五轉 進五分。用法如前。此巳時之用功也。

第六轉 抽添。進五分。火自下與午時心火頂火俱旺。故陽生小抑之。抽也。再生則火微矣。直上於左而橫過。恰值心。遂逢心火。而共降於右。若下火不抽。上逢心火矣。

第七轉 進五分。用如前法。此未時之用功也。

第八轉 行左降右。取丹方一寸。未時之火道。皆至陰之道也。火力過而衰。值申道亦陰道。無他。心上道。陽道也。心下道。陰道也。二時火皆從陰過。至酉而始金旺。故靜以待之。火爲金液而歸於鼎。丹遂沐浴。卯沐浴乃益汞。酉沐浴乃益鉛也。

第九轉 取金丹五分而已。頃刻而周。卽定以待之。

悟真外篇終

圖翁曰、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與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君之行法以俟命。又曰、修身以俟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因知之真、而後俟之安也。

園翁曰、人生必厚重沉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畯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嘆。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從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予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旣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也。

紫清指玄集

紫清真人海瓊白玉蟾撰述

四峯山人元真子董德寧輯

玄關顯秘論

一言半句便通玄。何用丹書千萬篇。人若不爲形所累。眼前便是大羅天。若要煉形煉神。須識歸根復命。所以道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尋復命關。且如這個關竅。若人知得真實處。則歸根復命何難也。故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氣。一氣分陰陽。陰陽爲天地。天地生萬物。則是造化之根也。此乃真一之氣。萬象之先。太虛太無。太空太玄。杳杳冥冥。非尺寸之可量。浩浩蕩蕩。非涯岸之可測。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大包天地。小入毫芒。上無復色。下無復淵。一物圓成。千古顯露。不可得而名者。聖人以心契之。不獲已而名之曰道。以是知心卽是道也。故無心則與道合。有心則與道違。惟此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餘。生萬物而不竭。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五行至精。能役有數。不能役無數。百念紛起。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今修此理者。不若先煉形。煉形之妙。在乎凝神。神凝則氣聚。氣聚則丹成。丹成則形固。形固則神全。故譚真人云。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只此忘之一字。則是無物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斯之

謂乎。如能昧此理。就於忘之一字上做工夫。可以入大道之淵微。奪自然之妙用。立丹基於頃刻。運造化於一身也。然此道視之寂寥而無所睹。聽之杳冥而無所聞。惟以心視之則有象。以心聽之則有聲。若學道之士。冥心凝神。致虛守靜。則虛室生白。信乎自然也。惟太上度人。教人修煉。以乾坤爲鼎器。以烏兔爲藥物。以日魂之升沉。應氣血之升降。以月魄之盈虧。應精神之衰旺。以四季之節候。應一日之時刻。以週天之星數。應一爐之造化。是故採精神以爲藥。取靜定以爲火。以靜定之火。而煉精神之藥。則成金液大還丹。蓋真陰真陽之交會。一水一火之配合。要在先辨浮沉。次明主客。審抽添之運用。察反覆之安危。如高象先云。採有時。取有日。劉海蟾云。開闢乾坤造化樞。煅煉一爐真日月。能悟之者。效日月之運用。與天地以同功。夫豈知天養無象。地養無體。故天長地久。日光月明。真一長存。虛空不朽也。吾今則而象之。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知心無心。知形無形。知物無物。超出萬幻。確然一靈。古經云。生我於虛。置我於無。是宜歸性根之太始。反未生之已前。藏心於心而不見。藏神於神而不出。故能三際圓通。萬緣澄寂。六根清淨。方寸虛明。不滯於空。不滯於無。空諸所空。無諸所無。至於空無所空。無無所無。淨裸裸。赤洒洒。則靈然而獨存者也。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道本無名。近不可取。遠不可捨。非方非圓。非內非外。惟聖人知之。三毒無根。六慾無種。頓悟此理。歸於虛無。老君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風。動而愈出。若能於靜定之中。抱沖和之氣。守真一之精。則是封爐固濟。以行

火候也。火本南方離卦。屬心。心者神也。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卽是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人能手搏日月。心握鴻濛。自然見橐籥之開闔。河車之升降。水濟命宮。火溉丹臺。金木交并。水土融和。姤女乘龍。金翁跨虎。逆透三關。上升內院。化爲玉汞。下入重樓。中有一穴。名曰丹臺。鉛汞相投。水火相合。纔若意到。卽如印圈契約也。自然而然。不約而合。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當是時也。白雪漫天。黃芽滿地。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雷轟電掣。撼動乾坤。百脈聳然。三關透徹。玄珠成象。太乙歸真。泥丸風生。絳宮月明。丹田烟煖。穀海波澄。煉成還丹。易如反掌。七返九還。方成大藥。日煉時烹。以至九轉。天關地軸。在吾手中。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則是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可以入衆妙門。玄之又玄也。更能晝運靈旗。夜孕火芝。溫養聖胎。產成赤子。至於脫胎神化。回陽換骨。則是玉符保神。金液煉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也。張平叔云。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佚樂。誠哉是言。蓋道之基。德之本。龍虎之宗。鉛汞之祖。三火所聚。八水所歸。萬神朝會之門。金丹妙用之源。乃歸根復命之關鍵也。既能知此。則慾不必遣。而心自靜。心不必澄。而神自清。一念不生。萬幻俱寢。身馭扶搖。神遊恢漠。方知道風清月白。皆顯揚鉛汞之機。水綠山青。盡發露龍虎之旨。海南白玉蟾。幼從事先師陳泥丸學丹法。每到日中冬至之時。則開乾閉巽。留坤塞艮。據天罡。持斗杓。謁軒轅。過扶桑。入廣寒。面鵝尾。舉黃鐘。泛海槎。登崑崙。佩唐符。撼天雷。遊巫山。呼黃童。召朱兒。取青龍肝。白虎髓。赤鳳血。黑龜精。入土釜。啓熒惑。命關伯。化成丹砂。開華池。吸神水。飲

刀圭。從無入有。無質生質。抽鉛添汞。結成聖胎。十月既滿。氣足形圓。身外有身。謂之胎仙。其訣曰。用志不分。乃可凝神。灰心冥冥。金丹內成。此余之所得也。如此。施肩吾之詩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惟此詩簡明。通玄造妙。故佩而誦之。自然到秋蟾麗天。虛空消殞之地。非枯木寒泉之士。不能知此。余既得之。不敢自默。太上玄科曰。遇人不傳。失天道。傳非其人。失天寶。天涯海角。尋遍無人。不容輕傳。恐受天譴。深慮夫大道無傳。丹法湮泯。故作玄關顯秘論。蓋將曉斯世。而詔後學。以壽金丹一線之脈也。復恐世人猶昧此理。乃復爲之言曰。以眼視眼。以耳聽耳。以鼻調鼻。以口緘口。潛藏飛躍。本乎一心。先當習定凝神。懲忿窒慾。懲忿窒慾。則水火既濟。水火既濟。則金木交并。金木交并。則真土歸位。真土歸位。則金丹自然大如黍米。日復一粒。神歸氣復。充塞天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此也。肝氣全則仁。肺氣全則義。心氣全則禮。腎氣全則智。脾氣全則信。若受氣不足。則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豈人也哉。人能凝虛養浩。心廣體胖。氣母既成。結丹甚易。可不厚其所養。以保我之元歟。學者思之。敬書以授留紫元云。

修仙辨惑論

海南白玉蟾。自幼事陳泥丸。忽已九年。偶一日。在乎巖阿松陰之下。風清月明。夜靜烟寒。因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遂稽首再拜而問曰。玉蟾事師未久。自揣福薄緣淺。敢問今生有分可仙乎。陳泥丸云。人人皆可。況於汝乎。玉蟾曰。不避尊嚴之責。輒伸僭易之問。修仙有幾門。煉丹有幾法。愚見如玉

石之未分。願與一言點化。陳泥丸云。爾來。吾語汝。修仙有三等。煉丹有三成。夫天仙之道。能變化飛升也。上士可以學之。以身爲鉛。以心爲汞。以定爲水。以慧爲火。在片餉之間。可以凝結。十月成胎。此乃上品煉丹之法。本無卦爻。亦無斤兩。其法簡易。故以心傳之。甚易成也。夫水仙之道。能出入隱顯者也。中士可以學之。以氣爲鉛。以神爲汞。以午爲火。以子爲水。在百日之間。可以混合。三年成象。此乃中品煉丹之法。雖有卦爻。却無斤兩。其法要妙。故以口傳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也。庶士可以學之。以精爲鉛。以血爲汞。以腎爲水。以心爲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煉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兩。其法繁難。故以文字傳之。恐難成也。上品天仙丹法。以精神魂魄意爲藥材。以行住坐臥爲火候。以清靜自然爲運用。中品水仙丹法。以心肝脾肺腎爲藥材。以年月日時爲火候。以抱元守一爲運用。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氣液爲藥材。以閉嚙搐摩爲火候。以存思升降爲運用。大抵妙處。不在乎按圖索駿也。若泥象執文之士。空自傲慢。至老無成矣。玉蟾曰。讀丹經許多年。如在荆棘中行。今日塵淨鑑明。雲開月皎。總萬法而歸一。包萬幻以歸真。但未知正在於何處下手用功也。陳泥丸云。善哉問也。夫煉丹之要。以身爲壇爐鼎竈。以心爲神室。以端坐習定爲採取。以操持照顧爲行火。以作止爲進退。以斷續不專爲隄防。以運用爲抽添。以真氣薰蒸爲沐浴。以息念爲養火。以制伏身心爲野戰。以凝神聚氣爲守城。以忘機絕慮爲生殺。以念頭動處爲玄牝。以打成一塊爲交結。以歸根復命爲丹成。以移神爲換鼎。以身外有身爲脫胎。以返本還源爲真空。以打破虛

空爲了當。故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去來無礙。逍遙自然矣。玉蟾曰。動而不遇。必遇至人。遇而不動。終爲下鬼。若此修丹之法。有何證驗。陳泥丸云。初修丹時。神清氣爽。身心和暢。宿疾暫消。更無夢味。百日不食。飲酒不醉。到此地位。赤血換爲白血。陰氣煉成陽氣。身如火熱。行步如飛。口中可以乾汞。吹氣可以炙肉。對境無心。如如不動。役使鬼神。呼召雷雨。耳聞九天。目視萬里。遍體純陽。金筋玉骨。陽神現形。出入自然。此乃長生不死之道畢矣。但恐世人。執著藥物火候之說。以爲有形有爲。而不能頓悟也。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焉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道本無形。喻之爲龍虎道本無名。比之爲鉛汞。若是學天仙之人。須是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可也。豈可被陰陽束縛在五行之中。要當跳出天地之外。方可名爲得道之士矣。或者疑曰。此法與禪學稍同。殊不知終日談演問答。乃是乾慧。長年枯兀昏沉。乃是幻空。然天仙之學。如水晶盤中之珠。轉漉漉地。活潑潑地。自然圓陀陀。光燦燦。所謂天仙者。此乃金仙也。夫此不可言傳之妙也。人誰知之。人誰行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何況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正所謂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闥透長安。但取其捷徑云爾。玉蟾曰。天下學仙者紛紛。然良由學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動。乃至老來。甘心赴死於九泉之下。豈不悲哉。今將師傳口訣。鈐木以傳於世。惟此洩露天機甚矣。得無譴乎。泥丸云。吾將點化天下神仙。苟獲罪者。天其不天乎。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何譴之有。玉蟾曰。師祖張平叔。三傳非人。三遭禍患。何也。泥丸云。彼一時自無眼力。又況連心不替乎。噫。師在天涯。弟子在海角。何況塵勞中。識

人甚難。今但刊此散行天下。使修仙之士。可以尋文揣義。妙理昭然。是乃天授矣。何必乎筆舌以傳之哉。但能凝然靜定。念中無念。工夫純粹。打成一片。終日默默。如雞抱卵。則神歸氣復。自然見玄關一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則是採取先天一氣。以爲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以與鍾呂並駕矣。此乃已試之效。驗學仙者無所指南。謹集問答之要。名之曰修仙辨惑論云。

性命日月論

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也。日與月合則常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命者因形而有。性則寓乎有形之後。五臟之神爲命。七情之所係也。莫不有害吾之公道。稟受於天爲性。公道之所係焉。故性與天同道。命與人同欲。命合於性。則交感而成丹。丹化爲神則不死。日者。擅乾德之光以著乎外。月體坤而用乾。承乎陽爾。晦朔相合。日就月魄。月承日魂。陰陽交育而神明生。故老子謂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每月月三日。出而明生。生至於十五日也。每月月十六日。入而明死。死至於二十八日也。日月於卦爲坎離。坎卦外陰而內陽。乾之用九歸乎中。離卦外陽而內陰。坤之用六歸乎中。乾坤之二用。既歸於坎離。故坎離二卦。得以代行乾坤之道。一月之內。變見六卦。垂象於天。三日一陽生於下。而震卦出。八日二陽生於下。而兌卦出。十五日三陽全而乾始出。此蓋乾索於坤。而陽道進也。十六日一陰生於下。而巽卦出。二十三日二陰生於下。而艮卦出。三十日三陰全而坤始出。此蓋坤索於乾。而陰道進也。天地以坎離運行陰陽之道。周而復易。故魏伯陽謂日月爲易。陸

德明亦取此義。訓詁周易之字。余竊謂在天爲明。明者。日月之橫合。在世爲易。易者。日月之縱合。在人爲丹。丹者。日月之重合。人之日月係乎心腎。心腎氣交。水火升降。運轉無窮。始見吾身與天地等同司造化。而不入於造化矣。

谷神不死論

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亦曰黃庭。又名崑崙。又名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其居也。黃糧未熟。南柯未寤。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悲憂悅樂。備當於一夢之間。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生死路隔。幽明之途絕矣。由是觀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者。陽也。天也。牝者。陰也。地也。然則玄牝二氣。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黃帝內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玄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玄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爲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富其玄牝之氣。入乎其根。閉極則失於愈。

任之則失於蕩。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耳。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未嘗至於勤勞迫切。故曰。用之不動。即此而觀。則立化爲上下二源。氣母升降之正道明矣。世人不窮其根。不究其源。便以鼻爲立。以口爲化。若以鼻口爲立化。則立化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皆不能造其妙。非大聖人。安能究是理哉。

陰陽升降論

天以乾道輕清而在上。地以坤道重濁而在下。元氣則運行乎中而不息。在上者以陽爲用。故冬至後。一陽之氣。自地而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在下者以陰爲用。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升一降。往來無窮。人受冲和之氣。以生於天地之間。與天地初無二體。天地之氣。一年一周。人身之氣。一日一周。自子至巳。陽升之時。故以子時爲日中之冬至。在易爲復。自午至亥。陰降之時。故以午時爲日中之夏至。在易爲姤。陰極陽生。陽極陰生。晝夜往來。亦猶天地之升降。人能效天地橐籥之用。冲虛湛寂。一氣周流於百骸。開則氣出。闔則氣入。氣出則如地氣之上升。氣入則如天氣之下降。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若也奔驟乎紛華之域。馳騁乎是非之場。則真氣耗散。而不爲吾之有矣。不若虛靜守中以養也。中者。天地立化之氣。會聚之處也。人能一意守之而不散。則真精自朝。元氣自聚。谷神自棲。三尸自去。九蟲自滅。此乃長生久視之道也。以是知真息元氣。乃人身性命之根。深根固蒂。乃長生久視之道。人之有生。稟大道一元之氣。在母胞胎。與母同呼吸。及乎

降誕之後。剪去臍帶。一點元陽。棲於丹田之中。其息出入。通於天門。與天相接。上入泥丸。長於元神。下入丹田。通於元氣。莊子云。衆人之氣爲喉。聖人之息爲踵。踵也者。深根固蒂之道。人能屏去諸念。真息自定。身入無形。與道爲一。在世長年。由是觀之。道之在身。豈不尊乎。豈不貴乎。

金液還丹賦

身木欲槁。心灰已寒。願飛升於玉闕。必修煉於金丹。乾馬坤牛。衛丁公於神室。離烏坎兔。媒姤女於真壇。絳闕散郎。清朝閑士。使扶桑青龍。奮翅出火。而華嶽白虎。飛牙入水。天爐地鼎。三關造化之樞機。日魄月魂。一掬陰陽之精髓。鉛裏藏土。汞中產金。龜乃子爻。蛇乃午象。兔爲卯畜。雞爲酉禽。四象五行。不離乎戊。三元八卦。當資厥壬。朝既屯。暮既蒙。六爻有象。夜必復。晝必姤。萬物無心。由是三性會合。攢簇元宮。二氣升降。盤旋黃道。惟水銀一味。纔變黑玉。故七返朱砂。乃成紅寶。朱橘瓊榴。交梨火棗。譬天白雪。翩翻紫府之清飈。滿院黃花。隱映丹田之瑞草。吾知夫抽添何物。採取何地。生殺有戶。缺圓有時。以浮沉爲清濁之本。以間隔明動靜之機。養正以抱一。持盈而守雌。舉世無人。能達此者。終日枯坐。不知所之。恩生害。害生恩。房簾見鼻。主中賓。賓中主。斗度回箕。嘗謂大道無言。內丹非術。玄珠垂象。而陰裏抱陽德。嬰兒結胎。而雄中含雌質。君臣之間。先後悔吝。夫婦之外。存亡凶吉。丁位之心。癸位之張。甲宮之女。庚宮之畢。刑德生旺。雖有否泰。沐浴潛藏。初無固必。藥材斤兩。東西南北。以歸中。火候城池。二八九三而爲一。如是則鵲橋河車。百刻上運。華池神水。四時逆流。榮衛寒溫。

而鵲火鬼井。精神衰旺。而玄枵斗牛。子母函蓋。身化心化。兄弟墳箴。福修慧修。六畫動爻。見晦朔泣。望之變。二至改度。有蝗蟲水旱之憂。真人宇宙妙縱橫。萬里溪山歸掌握。左軍右軍。自古仁義。大隱小隱。從今宮角。風悄悄。月娟娟。片雲孤鶴。而長嘯一聲。編書遺後學。

學道自勉文

馬子微。初學仙時。以瓦礫百片。置於案前。每讀一卷度人經。則移瓦一片於案下。每日百刻。課經百卷。如此勤苦。久而行之。位至上清定錄太霄丹元真人。又如葛孝先。初煉丹時。常以念珠持於手中。每日坐丹爐邊。常念玉帝全號一萬遍。如是勤苦。久而行之。位至玉虛紫靈普化玄靜真人。我輩何人。生於中華。誕於良家。六根既圓。性識聰慧。宜生勤苦之念。早臻太上之階。鳥躍於扶桑。兔飛於廣寒。燕歸於鳥翳。鴈度於衡山。羲和驅日月。日月催百年。人生如夢幻。視死如夜眠。幾度空搔手。溺志在詩酒。渾不念道業。心猿無所守。吾今劃自茲。回首前程路。青春不再來。光陰莫虛度。他日塊視人寰。眼卑宇宙。騎白雲。步紫極。始自今日。勉之勉之。

東樓小參文

至道在心。心卽是道。六根內外。一般風光。內物轉移。終有老死。元和默運。可得長生。是故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舍。心寧則神靈。心荒則神狂。虛其心而正氣凝。淡其心則陽氣集。血氣不撓。自然流通。志意無爲。萬緣自息。心悲則陰氣凝。心喜則陽氣散。念起則神奔。念住則神逸。夫人之一身。其心之

神發於目而能視。視久則心神離。不在乎食而喪心也。腎之精發於耳而能聽。聽久則腎精枯。不在乎淫而敗腎也。肝之魂發於鼻而能嗅。嗅久則肝魂散。不在乎嘔而損肝也。肺之魄發於口而能言。言久則肺魄耗。不在乎躁而耗肺也。至道之要。至靜以凝其神。精思以徹其惑。齋戒以應其真。慈惠以成其功。卑柔以存其誠。心無雜念。可不外走。心常歸一。意自如如。一心恬然。四大清適。心不在耳。孰爲之聲。心不在目。孰爲之色。心不在鼻。孰爲之香。心不在口。孰爲之言。氣聚則飽。神和則煖。所以道心者。氣之主。氣者形之根。形是氣之宅。神者形之具。神卽性也。氣卽命也。心靜則氣正。氣正則氣全。氣全則神和。神和則神凝。神凝則萬寶結矣。施肩吾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全。必也忘其情。而全其性也。性全則形自全。氣亦全。道必全也。道全而神則旺。氣則靈。形可超。性可徹也。反復流通。與道爲一。上自天谷。下及陰端。二景相逢。打成一塊。如是久久。渾無間斷。變化在我。與道合真。或者謂心動則神疲。心靜則神昏。一動一靜則不得。無動無靜亦不得。則必竟如何。嬌如西子離金閣。美似楊妃下玉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冬至小參文

身中一寶。隱在丹田。輕如密霧。淡似飛烟。上至泥丸。下及湧泉。乍聚乍散。或方或圓。大如日輪。五色瓊鮮。表裏瑩徹。左右回旋。其硬如鐵。其軟如綿。其急如電。其緊如弦。重逾一斤。飛遍三千。遇陰入地。逢陽升天。金翁採汞。姤女擒鉛。依時運用。就內烹煎。冬至之後。夏至之前。金鼎湯沸。玉爐火燃。龍吟

東嶽虎嘯西川。黃婆無爲。丁公默然。身中夫婦。雲雨交歡。天一生水。在乎清源。離已坎戊。以土爲先。土中有火。妙在心傳。如龍養珠。波涵玉淵。如雞抱卵。煖氣綿綿。磁石吸鐵。自然通連。花蒂含實。核中氣全。禾花結穗。露蕊團圓。陰陽造化。萬物無偏。人與萬物。初無媿妍。守得其道。天地齊年。不守之守。如一物存。回風混合。碧草芊芊。其中變化。萬聖千賢。始由乎坎。終至乎乾。卯酉沐浴。進退抽添。有文有武。可陶可甄。聖胎既就。一鑢三關。却使河車。運水登山。三尸六賊。膽碎心寒。銀盃盛雪。一色同觀。鷗入蘆花。月照崑崙。玉壺涵冰。即成大還。鳥飛兔走。造物清閒。金液煉形。玄關精根。玉符保神。絳宮丹元。晝運靈旗。騏驎加鞭。夜孕火芝。一朵金蓮。一聲雷電。人在頂門。青霄萬里。蟾光一輪。移爐換鼎。以子生孫。得道尸解。陸地神仙。功圓行滿。身登紫雲。以神合道。道合玄元。凝虛煉靜。高超四禪。跳出混沌。法身無邊。只此真機。何千萬篇。一言簡易。十月精虔。但觀奎婁。莫守幽燕。夜月飯蛇。秋露飲蟬。晝夜二六。十二周天。但將此語。凝神精研。

丹房法語 與胡胎仙

呂先生鶴頸龜顯。適有鍾離之會。石居士鹿鼻鼠耳。偶逢平叔之來。歎黃緣時節之難。豈名利是非之比。金丹大藥。古人以萬劫一傳。玉筍靈篇。學者之十迷九昧。月裏烏。日裏兔。顛倒坎離。水中虎。火中龍。運用復姤。採先天一氣。作鉛中之髓。奪星象萬化。爲汞裏之精。惟弦前弦後之時。乃望缺望圓之際。知之者癸生須急採。昧之者望遠不堪當。精半斤。氣半斤。總在西南之位。火一兩。藥一兩。實居

東北之鄉。收金精木液。歸於黃庭。煉白雪黃芽。結成紫粉。悟真篇所謂華池神水。知命論又言地魄天魂。採之煉之。結矣成矣。如夫婦最初一點。十月成胎。似君臣共會萬機。百官列職。遇日中冬至則野戰。遇時中夏至則守城。都來片餉工夫。要在一日證驗。九三二八。算來只在姤女金翁。七六十三。窮得無過黃婆丁老。更不用看丹經萬卷。也只消得口訣一言。予之來意甚勤。知汝積年求慕。非夙生有此丰骨。豈一旦用是身心。自採藥以至結胎。從行火而及脫體。包括抽添之妙。形容沐浴之機。無金木間隔之憂。有水土同鄉之慶。但須溫養。都沒艱辛。十二時中只一時。三百日內在半日。丹田有物。行住坐臥以無憂。紫府書名。生死輪迴而不累。了然快樂。自此清閒。這工夫。向閑裏也堪行論玄妙。只頃中都交結。聚而不散。煉之尤堅。朱砂鼎。偃月爐。何難尋之有。守一壇。中央釜。惟自己而求。宜識陰陽。要知玄牝。龍精滿鼎。遣金童下十二重樓。鳳髓盈壺。令王女報三千世界。此時丹熟。更須慈母惜嬰兒。不日雲飛。方見真人朝上帝。

題張紫陽薛紫賢二真人像

昔李亞以金汞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權以是傳呂巖叟。巖叟以是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伯端。張於難中。感杏林石泰之德。因以傳之。秦邠州人也。事成遊毘陵。授之於蜀僧道光。光之門。有行者道楠。號爲陳泥丸。卽先師也。偶緣道過太平宮。觀壁間張平叔并道光之像。感前賢之已蛻。嗟塵世之不仙。思鸞鶴之未來。對江山而無味。張乃紫陽真人。太微第四是也。道心姓薛。號爲紫賢。石公

乃翠玄先生。先師則翠虛真人也。海南白玉蟾。因訪知宮蔡長卿。於是乎書。

謝陳仙師寄書詞

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嚥氣。先天造化。要須聚氣凝神。若要行持。須憑口訣。至簡至易。非色非空。無中養就嬰兒。陰內煉成陽氣。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姤女獨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媒假黃婆。離女坎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焰。煉虛空。化作微塵。萬頃冰壺。照世界。大如黍米。神歸四大。卽龜蛇交合之時。氣入四肢。是烏兔鬱羅之處。玉葫蘆。迸出黃金之液。金菡萏。開成白玉之花。正當風冷月明時。誰會山青水綠意。聖師口口。歷代心心。卽一言貫穿萬卷仙經。但片餉工夫。無窮逸樂。先明三五一。行九陽真火以煉之。後至萬百千。到嬰兒寶物則成矣。銀山鐵壁。一錐直下。打開金鎖玉關。舉步自然無礙。見萬里是無塵之境。作千年永不死之人。海變桑田。我在逍遙遊之境。衣磨劫石。同歸無何有之鄉。玉蟾宿志未回。初誠宿恪。自維蒲柳之質。幾近桑榆之年。老顏猶紅。知有神仙之分。嫩鬚再黑。始歸道德之源。歎古人六十四歲方謂休。得先聖八十一章來受用。拊膺落涕。緘口捫心。從來作用功勞。捕風捉影。此日虛無訣法。點鐵成金。恭惟聖師泥丸翁。翠虛真人。拓世英雄。補天手段。心傳雲雨深深旨。手握雷霆赫赫權。顧玉蟾三代感師恩。十年侍真馭。說刀圭於癸酉秋月之夕。盡吐露於乙亥春雨之天。終身懷大寶於杳冥。永劫守玄珠之清淨。先覺詔後覺。已銘感於心傳。彼時同此時。愈不忘於道念。忽承鶴使。擲示鸞牋。或相會於武夷。有身還被

沮。將捐軀於龍虎。無翅可飛行。兩臥風冷。奔歸侍下。且此山瞻斗仰。甚切愚衷。擢犀角。磨象牙。當効行持之力。攀龍鱗。附鳳翼。願參翀舉之雲。先貢菲詞。少申素志。匪伊聽臆。感激何言。大宋丙子閏七月二十四日鶴奴白玉蟾焚香稽首再拜

鶴林問道篇上

海南白玉蟾。過三山。次紫虛真官之居。鶴林彭耜過之。問以道法之要。曰。愚嘗究金丹大藥之旨。所謂日月龍虎鉛汞坎離火候周天卦象之類。與夫偃月爐。朱砂鼎等語。名既不一。事亦多端。未審一物而分衆名耶。其或衆名而各一物耶。在內求之則無形。在外求之則有象。或妙在作爲。或妙在靜定。古者嘗言有所作爲。即非道也。又曰。溺於靜。是枯坐也。懵然不知其所以入之蹊徑。到之堂奧。願聞其說。答曰。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創爲丹訣。以長生不死之意。以淑人心。其實一理也。其始入也。在乎陰陽五行。其終到也。歸乎混沌無極。如丹法所言。盡有所據。第互立一說。各執一見。所以衆楚不可一齊。要在吾所遇所傳所得如何耳。在天則爲日月星辰。在地則爲禽獸草木。在人則爲夫婦男女。以易道言之。則乾坤坎離也。以五運言之。則金木水火也。以藥物言之。則鉛銀砂汞也。以丹道言之。則龍虎烏兔也。用之則有壇爐鼎竈之名。行之則有升降交合之象。體之則有浮沉清濁之變。則之則有陰陽寒暑之候。聖人故曰。採以藥物。煉以火候。結而成丹。超凡入聖。所以取之於內。而不泥於內象。取之於外。而不求其外物。是所謂無物無象者也。謂之先天一氣。

混元至精。則是大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之意也。其體或聚或散。如輕烟薄霧然也。其象或有或無。如夢幻泡影然也。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往古來今。本無成壞。第以生死流轉。情識起滅。如浮雲之點太清。如黑風之翳明月。聖人憫世澆漓。詔人修煉。使從無入有。謂之成。以有歸無爲之了。其運用之要。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不過煉精成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而已。若有作用。實無作用。似乎靜定。卽非靜定。如龍養珠。如雞抱卵。可以無心會。不可以用心作。可以用心守。不可以勞心爲。此乃修丹之要。入道之玄。

又問曰。古者入道。以調心爲要。以精思爲妙。精思則是存念也。調心則是把握也。存念既久。則其念或差。把握稍緊。則心轉難調。或者謂存念不宜久。把握不宜緊。愚竊謂曰。存念不久。則其念必不真。把握不緊。則此心何可調。答曰。存者有也。亡者無也。存者存我之神。想者想我之身。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有物則可以存。謂之眞想。無物而強存之。謂之妄想。此乃精思存念之妙。操者存也。捨者亡也。操者操眞一之氣。存者存太玄之精。凝一神。則萬神俱凝。聚一氣。則萬氣俱聚。順我之物。可以無心藏之。逆我之物。可以無心順之。至如眞妄本空。逆順俱寂。則三際圓通。一靈晃耀。此乃把握調心之要也。蓋緣一念起動。則萬念起。一竅開則九竅開。此無他。乃是以神馭氣之意。我自無始以來。無名煩惱。業識茫茫。不可消釋於頃刻。而寢息於目前也。故古人有心息相依。息調心靜之語。此非調心乎。又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等語。此非精思乎。先聖有曰。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所以

譚真人云。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只此忘形二字。則是制心之旨。雖然。與其忘形而心遊萬物。曾未忘之。不如何耶。吾所以忘者。非惟忘形。亦乃忘心。心境俱忘。湛然常寂。

又問曰。今而有人。迷而不學。學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成。抑時節未至。而因緣未熟耶。抑賦分良薄。而骨不可仙耶。答曰。古人目擊道存。未語先會。蓋在我已純金璞玉。惟求巧倖之定價。若泛泛無統。茫無所據。朝參師黃。暮參師李。今年學道。明年學法。今日勤。明日懈。若如是以求尋道。是所謂自假不除。更求他真也。但以信之一字。爲入道之階。以勤之一字。爲行道之本。以無之一字。應物。以有之一字。凝神。久久行之。天其使聖師。爲子發蹤指示矣。學道之士思之。

又問曰。古之繫易者。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嘗究之矣。夫性與命。其一理耶。二理耶。答曰。先聖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實一理也。

又問曰。所謂金液還丹者。先則安爐立鼎。次則知汞識鉛。然後以年月日時採之。以水火符候煉之。故匹配以斤兩。法象以夫婦。結丹頭。飲刀圭。懷聖胎。產嬰兒。則可以身外有身。此修仙者之學也。愚亦嘗入其關奧。而終有龍虎之疑。烏兔之惑。不知先生能出標月之指乎。答曰。壇爐鼎竈。本自虛無。鉛銀砂汞。本自恍惚。水火符候。本自杳冥。年月日時。本自妄幻。然而視之若無。而實有也。在乎斤兩調勻造化交合。使水火既濟。金土相融。苟或不爾。則黃婆縱丁公以朝奔。姪女抱嬰兒而夜哭。故先輩盡削去導引吐納搬運吞嚥呼吸存想動作等事。恐人執著於涕唾精津氣血之小。而不知專氣

致柔。能如嬰兒之旨也。嗚呼妙哉。結之以片餉。養之以十月。是所謂無中養就嬰兒者也。大要則曰。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又曰。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然雖如是。要須親喫雲門餅。莫只垂涎說饅饅。

又問曰。老氏所謂金丹。與大道相去幾何。道無形。安得有所謂龍虎。道無名。安得有所謂鉛汞。如金丹者。術耶。道耶。答曰。魏伯陽參同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夫金丹者。金則性之義。丹者心之義。其體謂之大道。其用謂之大丹。丹卽道也。道卽丹也。又能專氣致柔。含光默默。養正持盈。守雌抱一。一心不動。萬緣俱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守得其一。萬法歸一。是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日月得一以明。萬象得一以生。聖人得一而天下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者一之體。一者道之用。人抱道以生。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夫道一而已矣。得其一。則後天而死。失其一。與物俱腐。子守之以一。以爲基。採之以一。以爲藥。煉之以一。以爲火。結之以一。以爲丹。養之以一。以爲聖胎。運之以一。以爲抽添。持之以一。以爲固濟。澄之以一。以爲沐浴。由一而一。一至於極。謂之脫胎。極其無極。一無所一。與道合真。與天長存。謂之真一。聖人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子欲得衣。一與之裳。子欲得食。一與之糧。子欲得飲。一與之漿。子欲得居。一與之堂。子欲得寒。一與之霜。子欲得熱。一與之湯。虛其心。忘其形。守其一。抱其靈。故能固其精。寶其氣。全其神。三田精滿。五臟氣盈。然後謂之丹成。一一於

一。可以長生。先聖有云。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此誠有以也。

又問曰。愚夙昔幸。天假其逢。極荷大慈。剖示玄旨。如所問道。則示之以心。如所問金丹大藥。則又示之以心。愚深知一切惟心矣。恍然若有所得。雖欲喻之。而無物可喻。雖欲言之。而無語可言。但天機深遠。道要玄微。雖知藥物如此分明。而於火候則猶有疑焉。答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二十八宿。六十四卦。十二分野。此乃天地推移。陰陽度運如是也。夫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總計百刻。其間六陽六陰。無非一氣升降。在乎人身。則何以異於天地哉。此煉丹之法。所以攢簇五行。會合八卦。法天象地。準日測月。分排卦數。布位星辰。以時易日。內修外應。上水下火。一文一武。故有進退之符。拙添之候。固濟之門。沐浴之時。卦象之變。造化之妙。謂之火候。一如月魄之盈虧。潮候之消長。此却簡易不容輕傳。以其奪天地之造化。盜日月之魂魄故也。夜三更。吾將盟天以告子矣。先聖有云。雖知藥物。而不知神室。則不可結胎。雖知神室。而不知火候。則不可成丹。非子其孰能與於此。鶴林彭耜稽首再拜而言曰。耜雖不敏。願授教焉。

大道歌

鳥飛金兔走。玉三界一粒粟。山河大地幾年塵。陰陽顛倒入玄谷。人生石火電光中。數枚客鵲枝頭宿。桑田滄海春復秋。乾坤不放坎離休。九天高處風月冷。神仙肚裏無閒愁。世間學仙者。胸襟變清雅。丹經未讀望飛升。指影談空相誑嚇。有時馳騁三寸舌。或在街頭佯作啞。正中恐有邪。真裏須辨

假。若是清虛冷淡人。身外無物赤洒洒。都來聚氣與凝神。要煉金丹賺幾人。引賊入家開寶藏。不知身外更藏身。身外有身身裏覓。冲虛和氣一壺春。生擒六賊手。活嚼三尸口。三尸六賊本來無。盡從心裏忙中有。玉帝非惟惜詔書。且要神氣相保守。此神此氣結真精。喚作純陽用九九。此時方曰聖胎圓。萬丈崖頭翻筋斗。鉛汞若糞土。龍虎如芻狗。白金黑錫幾千般。水銀朱砂相鼓誘。白雪黃芽自無形。華池神水無泉溜。不解回頭一癡子。衝風冒雨四方走。四方走。要尋師。尋得邪師指壞時。迷迷相指可憐伊。大道不離方寸地。工夫細密有行持。非存思。非舉意。非是身中運精氣。一關要鎖百關牢。轉身一路真容易。無心之心無有形。無中養就嬰兒靈。學仙學到嬰兒處。月在寒潭靜處明。枯木生花却外馨。海翁時與白鷗盟。片餉工夫容易做。大丹只是片時成。執著奇言并怪語。萬千譬喻今如許。生也由他死由他。只要自家做得主。空中雲也可縛。水中月也可捉。身心兩個字。是火也是藥。龜蛇烏兔總閒言。夫婦男女都颺却。君不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一氣。一氣結成物。氣足分天地。天地本無心。二氣自然是。萬物有榮枯。大數有終始。會得先天本自然。便是性命真根蒂。道德五千言。陰符三百字。形神與性命。身心與神氣。交媾成大寶。即是金丹理。世人多執著。權將有作歸無作。猛烈丈夫能領畧。試把此言閒處嚼。若他往古聖賢人。立教化人俱不錯。況能驚直徑路行。一修直上三清閣。三清閣下一團髓。晝夜瑤光光燦燦。雲谷道人仙中人。骨氣秀茂真磊落。年來多被紅塵縛。六十四年都是錯。刮開塵垢眼豁開。長嘯一聲歸去來。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忽然也

解到蓬萊。武夷散人與君說。見君真個神仙骨。我今也不煉形神。或要放顛或放劣。寒時自有丹田火。饑時只喫瓊湖雪。前年仙師寄書歸。道我有名在金闕。閒名落世收不回。而今心行尤其乖。那堪玉帝見憐我。語我歸時未肯哉。

必竟恁地歌

我生不信有神仙。亦不知有大羅天。那堪見人說蓬萊。掩面却笑渠風顛。七返還丹多不實。往往將謂人虛傳。世傳神仙能飛升。又道不死延萬年。肉既無翅必墜地。人無百歲安可延。滿眼且見生死俱。死生生死相循環。翠虛真人與我言。他所見識大不然。恐人緣淺賦分薄。自無壽命歸黃泉。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與氣常保全。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氣即非呼吸氣。乃知却是太素烟。其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我聞其言我亦怖。且怖且疑且擎拳。但知即日動止間。一物相處常團圓。此物根蒂乃精氣。精氣恐是身中填。豈知此精此神氣。根於父母未生前。三者未嘗相反離。結爲一塊太無邊。人之生死空自爾。此物湛寂何傷焉。吾將晏然以自思。老者必不虛其言。是我將有可受業。渠必以此示言詮。開禧元年中秋夜。焚香跪地口相傳。偶爾行持三兩日。天地日月軟如綿。忽然嚼得虛空破。始知鍾呂皆參玄。吾之少年早留心。必不至此猶塵緣。且念八百與三千。雲鶴相將來翩翩。

快活歌

快活快活真快活。被我一時都掉脫。撒手浩歌歸去來。生薑胡椒果是辣。如今快活大快活。有時放顛或放劣。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人須笑殺。向時快活小快活。無影樹子和根拔。男兒端的會懷胎。子母同形活潑潑。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迴生死幾千生。這回大死方今活。舊時窠臼潑生涯。於今淨盡都掉脫。元來爹爹只是爺。懵懵懂懂自瓜葛。近來彷彿辨東西。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雞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風。又如老蚌含明月。一個閒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濶。衣則四時惟一衲。飯則千家可一鉢。三家村裏弄風狂。十字街頭打鶻突。一夫一妻將六兒。或行或坐常兀兀。收來放去任縱橫。卽是十方三世佛。有酒一杯復一杯。有歌一闕復一闕。日中了了飯三碗。飯後齁齁睡一歇。放下萬緣都掉脫。脫得自如方快活。用盡惺惺學得癡。此時化景登宸訣。時人不會翻筋斗。如饑喫鹽加得渴。偶然放浪到廬山。身在白蘋紅蓼間。一登天籟亭前望。黃鶴未歸春雨寒。心酸世上幾多人。不煉金液大還丹。忘形養氣乃金液。對景無心是大還。忘形化氣氣化神。斯乃大道透三關。絳宮炎炎偃月爐。靈臺寂寂大玄壇。朱砂乃是赤鳳血。水銀乃是黑龜肝。金鉛採歸入土釜。木汞飛走居泥丸。華池正在氣海內。神室正在黃庭間。散則眼耳鼻舌忙。聚則經絡榮衛閒。五臟六腑各有神。萬神朝元歸一靈。一靈是爲混元精。先天後天乾元亨。聖人採此爲藥材。聚之則有散則零。晝夜河車不暫停。默契大道同運行。人人本有一滴金。金精木液各半斤。二十八宿歸一爐。一水一火須調勻。一候剛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心天節候定寒暑。性地分

野分楚秦。一日八萬四千里。自有斗柄周天輪。人將脫殼陰陽外。不可不煉水銀銀。但將黃婆來紫庭。金翁姖女卽婚姻。青龍白虎歸金鼎。黃芽半夜一枝春。九曲江頭飛白雪。崑崙山上騰紫雲。丁公默默守玉爐。交媾溫養成胎嬰。神水沃滅三尸火。慧劍掃除六賊兵。無中生有一刀圭。糞丸中有蜣蜋形。誠哉一得卽永得。片餉中間可結成。忽然四大成虛白。不覺一靈升太清。縱使工夫未見鉛。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全藉周天火。十月聖胎方始圓。雖結丹頭終耗失。要須火候始凝堅。動靜存亡宜沐浴。吉凶進退貴抽添。火力綿綿九轉後。藥物始可成胎仙。一時八刻一周天。十二時辰準一年。每自一陽交媾後。工夫煉到六純乾。精神來往知潮候。氣血盈虛似月魂。一穀從來三十幅。妙處都由前後弦。專氣致柔爲至仁。禮義智信融爲仁。眞土歸位爲至眞。水火金木俱渾全。精水神火與意土。煉使魂魄歸其根。先天一氣今尙存。散在萬物與人身。花自春風鳥自啼。豈知造物天爲春。百姓日用而不知。氣入四肢徒凋殘。松竹虛心受氣足。凌霜傲雪長年青。況人元神本不死。此氣卽是黃芽鉛。老者可少病可健。散者可聚促可延。心入虛無行火候。內景內象盡中天。須知一塵一蓬萊。與夫一葉一偃佺。神卽火兮氣卽藥。心爲爐兮身爲田。自耕自種自烹煉。一日一粒如黍然。靈芝一生甘露降。龜蛇千古常相纏。一朝雷電撼山川。一之則日萬則烟。日中自有金烏飛。夜夜三更入廣寒。子子孫孫千百億。爐鼎雞犬皆登天。大道三十有二傳。傳到天台張悟眞。四傳復傳白玉蟾。眼空四海嗟無人。偶過太平興國宮。白髮道士其姓陳。平生立志學鉛汞。萬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廬山

下。擺手笑出人間塵。翠閣對牀風雨夜。授以丹法使還元。人生何似一杯酒。人生何似一盞燈。蓬萊方丈在何處。青雲白鶴欲歸去。快活快活。真快活。爲君說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吩咐。曾爲天下學仙者。曉然指出蓬萊路。

又一首

破衲雖破破復補。身中自有長生寶。拄杖奚用巖頭藤。草鞋不用田中藁。或狂走。或兀坐。或端立。或仰臥。時人但道我風顛。我本不顛誰識我。熱時只飲華池水。寒時獨向丹田火。饑時愛喫黑龜肝。渴時貪吸青龍腦。絳宮新發牡丹花。靈臺初生薏苡草。却笑顏回不爲夭。又道彭鏗未爲老。一盞中黃酒更甜。千篇內景詩尤好。沒弦琴兒不用彈。無腔曲子無人和。朝朝暮暮打憨癡。且無一點閒煩惱。尸解飛升總是閒。死生生死無不可。隨緣且喫人間飯。不用縲紲不種稻。寒霜凍雪未爲寒。朝饑暮餒禁得餓。天上想有仙官名。人間不愛真人號。跨虎金翁是鉛兄。乘龍姹女爲汞嫂。泥丸宮裏有黃婆。解把嬰兒自懷抱。神關氣關與精關。三關一簇都穿過。六賊心如火正焚。三尸膽似天來大。不動干戈只霎時。破除金剛自搜邏。一齊縛向火爐邊。碎爲微塵誰斬挫。而今且喜一粒紅。已覺丁公婚老嫗。當初不信翠虛翁。豈到如今脫關鎖。葉苗正嫩採歸來。猛火煉之成紫磨。思量從前早是早。翠虛翁已難尋討。我今不見張平叔。便把悟真篇罵倒。從前何知古聖心。慈悲反起兒孫禍。世人若要煉金丹。只去身中求藥草。十月工夫慢慢行。只愁火候無人道。但知進退與抽添。七返九還都性躁。

溪山魚鳥恁逍遙。風月林泉共笑傲。蓬頭垢衣天下行。三千功滿歸蓬島。或居朝市或居山。或時呵呵自絕倒。雲滿千山何處尋。我在市塵誰識我。

金液還丹詩

烏兔乾坤鼎。龜蛇復姤壇。世間無事客。心內大還丹。白虎水中吼。青龍火裏蟠。汞鉛泥蕊豔。金木雪花寒。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三旬窮七返。九轉出泥丸。

煉丹不成作

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如腥腥血。收入玉葫蘆。祕之不敢洩。夜半忽風雷。烟氣滿寥沔。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煩熱。要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

贈潘高士二首

冬至煉朱砂。夏至煉水銀。常使居士釜。莫令鉛汞分。子母既相感。火候常溫溫。如是既久久。功成昇紫雲。

龍虎戰百六。烏兔交七九。坎離直寅申。艮巽司卯酉。一粒同朱橘。千載永不朽。八月十五夜。三杯冬至酒。

贈趙縣尉

半斤雷火燒紅杏。一滴露珠凝碧荷。錦帳中間藏玉狗。寶瓶裏面養金鵝。鉛花朵朵開青蕊。汞葉枝枝發絳柯。莫問嬰兒并姹女。等閒尋取舊黃婆。

贈趙翠雲

金公姪女到黃家。活捉蒼龜與赤蛇。偃月爐中烹玉蕊。朱砂鼎裏結金花。奔歸氣海名朱驥。飛入泥丸是白鴉。昨夜火龍爭戰後。雪中微見月鉤斜。

贈雷怡真

地魄天魂日月精。奪來鼎內及時烹。祗行龜鬪蛇爭法。早是龍吟虎嘯聲。神水華池初匹配。黃芽白雪便分明。這些自飲刀圭處。漸漸抽添漸漸成。

三華院還丹詩

絳宮無事絕塵埃。坎虎離龍戰幾回。白雪飛空鉛蕊綻。黃雲覆鼎汞花開。龜蛇抱一成丹藥。烏兔凝真結聖胎。夜半瀛洲寒月落。冷風吹鶴上蓬萊。

還丹詩

太乙壇前偃月爐。不消柴炭及吹嘘。金翁跨虎歸瑤闕。姹女騎龍到雪壺。採得三斤寒水玉。煉成一顆夜明珠。從茲只用抽添法。產箇嬰兒一似渠。

述翠虛真人安樂法

空斂神光少默然。頂門一路聚雲烟。且升陽火烹金鼎。却降靈泉灌玉田。交結只於牛渚外。分明正在鶴橋邊。工夫九九數六六。此是人間安樂仙。

呈萬菴十章

歸山一

生死輪迴第幾番。塵塵劫劫不曾閒。一潭湛綠是非海。千尺粉青人我山。性地靈苗思水國。心天明月掩雲關。衣中珠子無尋處。今且隨緣煉大還。

採藥二

五蘊山頭多白雲。白雲深處藥苗芬。威音王佛隨時種。元始天尊下手耘。石女騎龍攀雨木。木人駕虎摘霜芸。不論貧富家家有。採得歸來各一斤。

爐鼎三

須信先天事事無。陰陽陶鑄此形模。真空平等硃砂鼎。虛徹靈通偃月爐。九竅可風壇墀煖。二時失火藥材枯。只此一點無名焰。煉出人間大丈夫。

火候四

無位真人煉大丹。倚天長劍逼人寒。玉爐火煖天尊膽。金鼎湯煎佛祖肝。百刻寒溫忙裏準。六爻文武靜中看。有人要問真爐鼎。豈離而今赤肉團。

沐浴 五

藥爐丹鼎火炎炎。六賊三尸怕令嚴。無去無來無進退。不增不減不抽添。愛河浪靜浮朱雀。覺海波深浸白蟾。一自浴丹歸密室。太陽門下夜明簾。

溫養 六

金翁姹女結親姻。洞口桃花日日春。拾得一輪天上月。煉成萬劫屋中珍。黃婆即是母之母。赤子乃其身外身。龍漢元年消息斷。威音前面更何人。

脫胎 七

青天白日一聲雷。撒手懸崖了聖胎。有眼如盲光燦燦。無繩似縛笑哈哈。黃金殿下千株柳。碧玉堂前萬樹梅。辜負鴛鴦人寂寞。秦樓宴罷盡歸來。

金丹 八

佛與衆生共一家。一毫頭上現河沙。九還七返魚遊網。四諦三空兔入罟。混沌何年曾結子。虛空昨夜復生花。阿誰鼎內尋丹藥。枯木岩前月影斜。

冲舉 九

自從踏著涅槃門。一枕清風幾萬年。弱水蓬萊雖有路。釋迦彌勒正參禪。誰將枯木岩前地。放出落花啼鳥天。兩個泥牛闌入海。至今消息尙茫然。

參同十

道人家在海之南。來訪廬山老萬菴。露柱燈籠同請舉。僧堂佛殿總和南。山河大地自羣動。蠢動含靈共一龕。鑿囊裏魚淹未死。此香炷向活瞿曇。

贈何道人

汞虎鉛龍煉氣神。黃芽昨夜一枝春。刀圭底事如何會。伏火朱砂匱水銀。

贈雲谷孔全道

凝神爽氣煉金丹。七返從來有七還。昨夜一聲雷霹靂。不知人已在泥丸。

贈趙寺丞

汞鉛當在身中取。龍虎不於意外求。會得這些真造化。何愁不曉煉丹頭。

贈陳先生二首

木人手裏揮泥劍。石女頭邊帶鐵花。龍漢元年冬上巳。相逢一盞趙州茶。翻身趨倒玉葫蘆。神水華池一夜枯。驚地夜行見月影。水晶盤裏走明珠。

華陽吟三十首

家在瓊瑤萬里遊。此身來往似孤舟。夜來夢趁西風去。目斷家山空淚流。海南一片水雲天。望眼生花已十年。忽一二時回首處。西風夕照咽悲蟬。

一從別却海南船。身逐雲飛江浙天。走遍洞天尋隱者。不知費幾草鞋錢。
白雲和我到天台。眼入青山障豁開。到彼山中還又起。空令到處夜猿哀。
拄杖尋真入武夷。幔亭峯下雪花飛。行從九曲灘頭看。萬壑千岩翠作圍。
武夷結草二年餘。花笑鶯啼春一壺。流水下山人出洞。岩前空有煉丹爐。
得訣歸來試煉看。龍爭虎鬪片時間。九華天上人知得。一夜風雷撼萬山。
白馬江頭嘯一聲。紅光紫霧水中生。急抽匣內青蛇劍。纔得黃河徹底清。
渴飲金波數百鍾。醉時仗劍指虛空。脚根戲躡交乾斗。長嘯一聲天地紅。
移將北斗過南辰。兩手雙擎日月輪。飛赴崑崙山上出。須臾化作一天雲。
戲泛金船到海涯。暗隨海水渡流沙。一從登著蓬萊岸。去看瓊臺閬苑花。
人身自有一蓬萊。十二層樓白玉階。姹女嬰兒常譙會。堂前夜夜牡丹開。
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媾。身裏夫妻是妙哉。
一吟一醉一刀圭。真氣真精滿四肢。若到酒酣眠熟後。滿船載寶過曹溪。
元神夜夜宿丹田。雲滿黃庭月滿天。兩個鴛鴦浮綠水。水心一朵紫金蓮。
饑食一兩黑龜肝。寒向丹田猛火山。但見心頭無點事。不知人世有饑寒。
青牛人去幾多年。此道分明在目前。欲識目前真的處。一堂風冷月娟娟。

片餉工夫煉汞鉛。一爐猛火夜燒天。忽然神水落金井。打合靈砂月樣圓。
一泓神水滿華池。夜夜池邊白雪飛。雪裏有人擒玉兔。趕教明月上寒枝。
不動絲毫過玉關。關頭自有玉京山。能於山內通來往。風攬九天霜雪寒。
誰識周天造化功。於今盤在片時中。只將鉛汞入真土。鍊出金花滿鼎紅。
昨夜三更雷撼山。九天門戶不曾關。曹溪路上分明見。有個金烏入廣寒。
曹溪一路透泥丸。只在丹田上下間。解使金翁媒姖女。朝雲暮雨滿巫山。
祇將戊己作丹爐。煉得紅丸化玉酥。設守火爻三百日。產成一顆夜明珠。
絳闕仙都一散郎。偶來人世且佯狂。身中自有長生寶。夜夜飛神謁上蒼。
家在神霄九氣天。天中樓殿貯羣仙。偶然來到人間世。料想神霄未一年。
玉皇殿下一仙童。曾掌符書守藥宮。因甚俗緣猶未斷。於今幻質入塵籠。
氣蓋山河心膽竈。不能學劍不搜書。夜來掇得乾坤動。火候溫溫守玉爐。
夢幻之身不久長。桑榆能幾耐風霜。如何跳出利名窟。贈汝長生不死方。
拈弄溪山詩技巧。吐吞風月氣神通。且將詩酒瞞人眼。出入紅塵過幾冬。

水調歌頭 五首

金液還丹訣。無中養就兒。別無他術。只要神水入華池。採取天真鉛汞。片餉自然交媾。一點紫金脂。

十月周天火。玉鼎產瓊芝。你休癡。今說破。莫生疑。乾坤運用。大都不過坎和離。石裏緣何懷玉。因甚珠藏蚌腹。借此顯天機。何況妙中妙。未易與君知。

不用尋神水。也莫問華池。黃芽白雪。算來總是假名之。只這坤牛乾馬。便是離龍坎虎。不必更猜疑。藥物無斤兩。火候不用時。偃月爐。朱砂鼎。總皆非。真鉛真汞。遇之不煉要何爲。自己金公姪女。漸漸打成一塊。胎息象嬰兒。不信張平叔。你更問他誰。

要做神仙去。工夫譬似閑。一陽初動。玉爐起火煉還丹。捉住天魂地魄。不與龍騰虎躍。滿鼎汞花乾。一任河車運。徑路入泥丸。飛金精。採玉液。過三關。金木間隔。如何上得玉京山。尋得曹溪路脈。便把華池神水。結就紫金圓。免得饑寒了。天上卽人間。

土釜溫溫火。橐籥動春雷。三田升降。一條徑路屬靈臺。自有真龍真虎。和合天然鉛汞。赤子結真胎。水裏捉明月。心地覺花開。一轉功。三十日。九旬來。抽添氣候。煉成白血換枯骸。四象五行聚會。只在一方凝結。方寸絕纖埃。人在泥丸上。歸路入蓬萊。

堪笑塵中客。都總是迷流。冤家纏縛。算來不是你風流。不解去尋活路。只是擔枷負鎖。不肯放教休。三萬六千日。受盡百年憂。得人身。休蹉過。急宜修。鳥飛兔走。剎那又是死臨頭。只這眼前快樂。難免無常兩字。何似出塵囚。煉就金丹去。萬劫自逍遙。

要做神仙。煉丹工夫。譬之等閑。但姤女乘龍。金公御虎。玉爐火熾。土釜灰寒。鉛裏藏銀。砂中取汞。神水華池。上下問。三田內。有一條徑路。直透泥丸。一聲雷震。崑山真橐籥。飛衝夾脊關。見白雪漫天。黃芽滿地。龜蛇繚繞。烏兔掀翻。自古乾坤。這些離坎。九轉烹煎。結大還。靈丹就。未升騰玉闕。且在人寰。

又贈胡葆光

要做神仙。煉丹工夫。亦有何難。向雷聲震處。一陽來復。玉爐火熾。金鼎烟寒。姤女乘龍。金公跨虎。片餉之間。結大還。丹田裏。有白鴉一個。飛入泥丸。河車運入崑山。全不動纖毫。過玉關。把龜蛇烏兔。生擒活捉。霎時雲雨。一點成丹。白雪漫天。黃芽滿地。服此刀圭。永駐顏。神丹結。脫胎并換骨。身在雲端。

山坡羊 四首

默坐寒灰清靜。會向時中一定。金城賊返。報馬流星奔。用將須分。左右軍。出師交征。定主賓。排的是天文地理。九宮八卦。天魂陣。捉住金精也。送黃庭土釜。封神通。戰罷方能見聖人。英雄。不時干戈定太平。

不刻時陰陽交併。古盆一聲號令。九宮八卦。排列下拿龍陣。領金烏左右軍。奪乾坤。始媾精。三迴九轉。交戰在西南境。得勝回朝也。河車不曾暫停。辛勤。曲枕晝夜行。專精。鐵打方梁磨繡鍼。獨坐無爲宮殿。息息綿綿不斷。我把生身父母。要使他重相見。青頭郎。天外立。白衣婦。海底眠。嬰兒姤女。阻隔在天涯遠。全仗著黃婆也。黃婆在兩下纏。團圓。打破都關共一天。托延。賞罷蟾輝斗柄偏。

圓覺金丹太極。這造化誰人知味。傍門小徑。正理全然昧。學三峯九鼎奇。習休糧與閉饑。喫齋入定。到底成何濟。就閣了浮生也。道無緣福不齊。思知不識陰陽莫亂爲。修持莫信愚徒妄指迷。

滿庭芳二首

鼎用乾坤。藥須烏兔。恁時方煉金丹。水中虎吼。火裏龍蟠。況是兌鉛震汞。自元谷上至泥丸。些兒事。坎離復姤。返老作童顏。五行全四象。不調停火候。間斷如閑。六天罡所指。玉出崑山。不動纖毫雲雨。頃刻處。直透三關。黃庭內。一陽來復。丹就片時間。

兩種汞鉛。黃婆感合。如真龍真虎。周年造化。盛在片時中。爐裏溫溫種子。玄珠象氣透三宮。金木處煉成赤水。白血自流通。無中胎已兆。見龜蛇烏兔。恍惚相逢。但坎離既濟。復姤交融。了得真空命脈。天地裏。萬物春風。陰陽外。天然夫婦。一點便成功。

醉江月 冬至贈胡胎仙

因看斗柄運周天。頓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點却離宮之缺。造化無聲。水中起火。妙在虛危穴。今年冬至。梅花依舊凝雪。先聖此日。閉關不通來往。皆爲羣生設。物物含生育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坤。這些離坎。日日無休歇。如今識破。金烏飛入蟾窟。

紫清指玄集終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乖睽、何與。故朱子云、執拘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或問寡怨有道乎。曰、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以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常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也。（黃庭內經）

悟玄篇序

蓋人生於天地之間，秉受陰陽之氣，故曰有死生。爲人者，可鬼可仙。鬼者，純陰之氣。仙者，純陽之體。以陰鍊陽甚易，以陽鍊陰不難。所謂學仙之士，無過以陽鍊陰之術。陰盡陽純，則曰仙矣。鍊陰有法，進火有數，退符有節。夫人身中一竅，名曰玄牝。若人明得此竅，則三才萬物，悉備於我矣。此之一竅，非泥於物也。其理別無他術，止不過忘形滅念，如守其中矣。久久純熟，中宮靜極，則身中陽氣自然生矣。陽氣漸生，陰氣漸剝，乃曰陽長陰消之意矣。予於古杭

得受師傳，天機不隱，故以鄙句盡心泄漏於此矣。使學仙之士，幸垂一覽，同登道岸，非豈異於我哉。歲在己丑夏月朔日，余洞真序。

譚子曰：至道有五化焉。孰爲道化乎？夫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

悟玄篇

道本無言、因言而顯其道。法本無象、因象而得其理。得象忘言、得理忘筌可矣。故曰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所謂人者、秉受元陽真氣、三百八十四銖。內分二十四銖、散於五臟六腑、以應二十四氣。外分三百六十銖、以應周天三百六十度。元和子曰、人身大抵同天地。邵子曰、誰把三才別立根。一身別有一乾坤。此之謂也。蓋人子時兩腎中二氣上昇、午時到心、二氣交合、薰蒸肝肺之液、自心而來。左腎之氣、負戴肺液而下降。右腎之氣、負戴肝液亦下降矣。亥時到於腎、肺液到於左腎、化而爲精。肝液到於右腎、化而爲血矣。久久元氣耗散、精血乾枯、則曰死矣。丹書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蓋言學仙之士、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此五行逆行之理也。所以逆則爲聖、順則爲凡。故以三關之妙用。一鍊精化氣爲初關。二鍊氣成神爲中關。三鍊神還虛爲上關。虛空粉碎爲了當。三關妙用。要在心傳。沐浴兩月。玄之又玄。口訣祕細。未敢輕言。學仙之士、不遇明師指點、到老無成、空度歲月爾。

形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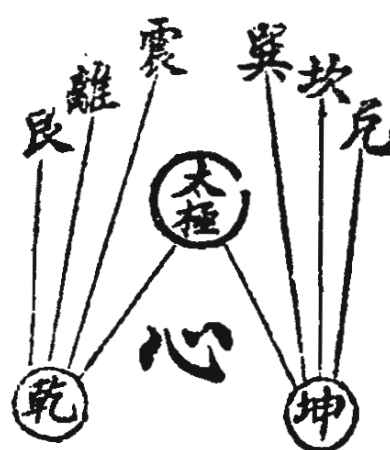
夫人受父精母血、成胎之時、中含一點元氣、以爲造化之根蒂矣。先生左腎。次生右腎。腎生心。心生肝。肝生肺。肺生脾。脾生小腸。小腸生大腸。五行形化而生。形體具足、十月胎成、以就嬰兒矣。今人只

知形化、而不知氣化。所謂學仙之士、只論氣化、而不論形化。今人多以兩腎中間爲生身處。又言心腎爲水火。肝肺爲魂魄。脾土爲意。全然非矣。

氣化

蓋人在母胎中十月氣足、其初受父母一點元氣而至於心矣。其氣到心之時、則發胎氣布散於外、以接其生也。夫鬼在於暗中、渺渺茫茫、不知分曉。微覺在細雨密霧之中、而無一點光明。遂逐靈光而去、接入胎中、徑入光內。俱不知陰見其陽、則化爲氣矣。名曰太極。其氣復昇之頂、分爲二氣、下降於左右二腎、名曰兩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相索而生六子。散乎於外而爲六脈。六脈周流、一身備矣。造化悉備、所以降生於世以爲人也。所謂學仙之士、要識生身之處、立爲丹基、可以超凡入聖也。吾今恐言未盡、故立圖以發明、誠爲參學爾。

陰中有陽、名曰坎。二非腎也。



乾道成男

搬運水火
晝夜無停

坤道成女

北方正炁
日月爲輪

洪濛口判頂

陽中有陰、名曰離。三非心也。

坐工口訣

夫學道之士、不拘時候。但得身心閑暇之時、求於靜處、瞑目閉口、端坐忘耳、或盤膝或不盤而坐、皆可。夫坐之時、外忘其形而不著物累、內忘其心而不著事。若存其中、似存不存、似守不守、而著於空矣。久久純熟、自然念定。念定則陽生。陽氣生則有升有降。其氣升者、自腰間尾閭而升、直上夾脊而止。藉巽風則鼓而上於頂矣。二氣交合、下降於舌端、如蜜之甜、欬欬嚥納、直入中宮矣。丹書曰、吹嘘賴巽風。又曰、初時須著力。次候却如無。總知升降、不明火候之數、日用工夫、三關妙用、沐浴玄機、空延歲月、到老無成矣。古歌曰、神仙不肯分明說、誤殺閻浮多少人。何也。這些道理人還識。陸地神仙開似麻。所謂天機祕訣、未敢泄漏於文、故以口傳心授爾。

火燥水濫

夫火燥者、上升不止。水濫者、下降不息。若有法度調和、斤兩運用、則火不炎燥、水不汎濫、自然定矣。用時則有、不用則無。其理玄機、在乎口訣。既不知此妙用、則何一鍊精化氣、二鍊氣成神、三鍊神還虛也。今學道之人、天下紛紛、其得正傳者、無有一二爾。此箇道理、豈可輕易授人哉。

沐浴

十月懷胎、兩月沐浴、共成一載三百六十日矣。且休說十月懷胎、其兩箇月而沐浴、安於何處矣。此

兩箇月而又不行火候、或安於前、或安於後、或安於其中矣。委的實用、非不用也。學道之士、須要參學、莫泥於卯酉二月、非也。脫胎之時、莫非口傳心授爾。

玄關一竅

玄關竅假在其中。無形無象亦無窮。今人若指其安處。便隔千山幾萬重。若人指點心肝脾肺腎不著處。却如虛處巧捏一穴。其言中矣。著一處。却非中矣。

藥物

精中氣血中精。精氣元同太極成。莫言呼吸爲交感。此物安能有死生。

火候

進火之時、頃刻一周天。夫十箇月而三百日、三千六百時、三萬刻。或刻刻行火候、或時時行火候、或日日行火候、或時中不拘於刻、或日中不拘於時、但用便用、但不知法度、則亂升亂降、則不能上矣。口訣存焉。

中宮

土生萬物。心主萬事。心卽土也。土卽心也。故曰中央戊己土。中央卽玄關一竅也。了得土、萬物死。了得心、萬事息。今知學道人、茫茫只向外邊尋覓、却不去中心求其道也。

抱一

脫胎吞入腹、在於人間。九載積行滿八百、而證於仙。乾坤往來、遊遍名山洞府。行滿八百之日、奉金書玉詔、而列於班矣。

出神名曰解胎

學道底人、總不知火候沐浴造化之備。其脫胎之時、莫非口傳心授爾。

玄關一竅

玄關一竅者、乃一身總要之關也。此竅者、卽心中之心是也。其心非肉心、乃心中之主宰、一身萬事之神也。其神者、無形無相、非有非無也。人能無私之時、便是玄關一竅。纔有一毫私欲、不是也。程子曰、不偏不倚之謂中。纔有偏倚、便不中也。杏林石真人口、身裏有玄機。心中無垢塵。斯言盡矣。玄關一竅、萬事之宗。動交於物、靜養在中。不無不有、非色非空。凝然湛定、氣息流通。左升白虎、右發青龍。齊停夾脊。鼓起巽風。扇開爐韞。透上崑崙。乾坤交姤。化作一泓。降至舌端。嚥入黃宮。一日之內、三四遍功。初關百日。沐浴一月。中關百日。沐浴前同。上關百日。火候數窮。脫胎神化。抱一養童。九年行滿。白日上升。大道無言。非有問。忘形忘象。求鉛汞。守中一物。莫存些。專意身心。要守定。呼吸一應。便神清。六脈自然。朝性命。精神魂魄。各歸元。至此身心。寂不動。一陽生至二陽遷。只待溫溫。行火令。須臾直舉。至銀河。玉枕泥丸。如火烘。乾坤交媾。降明堂。頂上圓光。懸寶鏡。如如下降。至舌端。滿口馨。香甘液噴。徐徐嚥納。下黃庭。遍體金光。隨罩定。三家相見。結嬰兒。一卦三三。兩卦定。晨昏握運。仗天

罡。四三皆拱璇璣柄。一年迸破頂顛門。是能超凡而入聖。九年抱一行圓滿。獨步翔鸞歸大洞。吾今泄破聖賢機。洗耳瞑心存一定。莫待鉛虛汞散飛。他時赴死甘心盡。玄機備細剖心傳。學道人早精進。

藥物

夫採藥者、血中採取真氣、氣中採真精。血氣者、到頂交合化而爲液。真精真氣者、氣至頂交合化而爲金。液者、流於經脈而爲白血。其金者、入於中宮結而成丹。工夫到日、一身血氣、化爲白血。真精真氣、盡結以成。丹體既成、出神入神、皆不被幻軀之累也。向上一著、超出陰陽之外、尤存口訣是爲身外有身、尤未奇特也。

初下手

玄牝之門

萬化俱忘性不忘。忘無忘處妙無方。這些便是玄關竅。何是泥形亂度量。

透關

自從關竅撞通時。二氣周流應化機。任去任來無罣礙。絲毫不動幹璇璣。

破境

心明性徹。光圓如鏡。一念纔生。諸相卽應。學道之士。不可認著。必屬地境。故云。爲甚眼中難著屑。只

因性裏不藏塵。

念頭一動性揚波。鬼面人頭見許多。蓋謂寂然通感應。學人不認即無冤。

敵魔

思念相續。不能斷絕。鬼面人頭。千般萬狀。立時駕動水火二車。一撞三關。直透內院。三只走。六賊逃移。則羣冤自然散矣。

陣陣昏沉黑暗濛。立時仗劍布罡風。爐中發起三陽火。掃蕩妖氛頃刻中。

立基

釋氏工夫至此。謂之打成一片。晝夜不捨。只管加時定力。日就月將。做將去了。道門立基。行火候。煨煉而成丹也。

丹基立定念頭純。晝夜神光衛護身。兩眼自然慵覩色。一心默默守玄真。

火候

入竅分爲八節門。溫涼寒暑應乾坤。四時不失陰陽火。鼎內丹砂結紫雲。又白真人曰。行火之士。十二時設一時。卽五刻也。三百日內在半月。計一千五百刻也。一身八刻一周天。一刻工夫簇一年。學者若知如此用。飢來喫飯困時眠。

沐浴

身中沐浴、乃氣候之沐浴。月中之沐浴、乃丹頭之沐浴也。紫陽曰、兔雞之月及其時。斯言者、兩月沐浴也。

精全氣旺藥爐溫。二八臨門固蒂根。不向抽添加火候。洗心滌慮道常存。
又、氣候來潮、須當塞兌垂簾、湛然無欲、以待氣候過也。毋得縱意四散、所謂不能固濟、須丹傾矣。
工夫到此要防危。不比尋常一類推。氣候來潮須保養。藥關閉兌守無爲。

靜極陽生

朔 ䷗ 長

一日旺似一日

探因

動極陰生

望 ䷗ 消

一日衰似一日

嫩

鉛見癸生須急採

採藥時用看老嫩

金逢望遠不堪嘗

老

嫩如湧泉之泛上、是也。老如蟻行如手細、是也。

夏至望日 退符 秋分 沐浴 脫胎

印堂 殺 黃庭

午時陰

消

心中

陽

長

冬至 年

朔日 月

乾宮

生

玄宮

子時 日

坤宮 時

玉關 加火 卯時 上弦 進火 銀河 沐浴

閉目若存中。如空空不空，坤宮真氣發。背上炎烘烘，異風輕鼓舞。一直透天宮，閉之不可放。化作滿頭電，徐徐而放下。大地作甘霖。



夫人者，頭乃諸陽聚會之所。其中有陰，名曰真汞。五臟者，乃諸陰聚會之所。其中有陽，名曰真鉛。蓋心者，上不屬於陽，下不屬於陰，而得其中，以爲一身之主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聞其聲。叩之者感而遂通，中之者寂然不動。人若向此不動中做工夫，終至純熟，則知天地造化悉備於我矣。

悟玄篇終

晁文元公曰、學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則知之。如川之泄、簣土塞之、襄陵之勢可絕矣。如火之熱、杯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畏念起。惟畏覺之遲也。覺速止速。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息相依、息調心靜。念起卽覺、覺之卽無。此最道之權輿也。

裴休曰、夫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漚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未嘗不存也。千燈明而有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

玄宗正旨序

孚佑帝君序曰。九天鸞鶴下重霄。瑤管初吹引鳳簫。一片瓊雲霏滿徑。陽開泰運地天交。道人濟度之心。與日俱深。但願自歷劫以來。含生之類。皆明本性。方能了吾誓願。所苦世人迷失本真。難歸覺路。其入吾門者。亦多始勤終怠。廢於半途。一二深信之士。不得大慧。終落小乘。是以籲請

浮邱仙祖。施無量慈悲。開無邊方便。宣闡玄宗。透明祕旨。爲第一壇中無上寶訓。使聞之者。增無限津梁。並爲夢因廣一番覺證。慶幸曷窮。當思參悟玄之義。無可名玄之妙。實可證心與性合。性與天合。天命流行。真空無著。大暢玄風。慧根勃發。由此通神。由此合妙。由此忘神。由此了空。大道之傳。豈有遺蘊。要知入手之初。不外一心。修心之道。不外一靜。開宗已揭明大旨。學子果知所從事焉。天仙階級。步步可學。雖一言一字。皆勿以易而讀之也。

玄宗正旨題詞

玄宗者、天仙至道。古聖相傳、止此一法。當息心靜驗、淵微妙覺。與禪宗實爲相近。非俗學鍊命、執四大、講丹功者、所可同年語也。楞嚴經十種仙趣、非道門正旨。其所謂妙明覺性、圓滿菩提、卽道門入手第一層功訣也。今

帝師憫玄學之失傳、特延

高真上聖、共闡正旨。門弟子等、又引集

聖言、互相發明。於以見南北玄學、宗旨在是。凡金丹至祕之訣、妙道至極之功、無不備載於此中。一脈之薪傳、真千秋之祕典。以之啟迷震聵、喻如慧日當天。大千普照、一切浮翳、自然消殞。妙哉、一字一珠。後之明眼人、自能證知也。謹綴數語、合禪宗正旨爲一冊。以明玄禪相通之妙云爾。

宏教弟子柳守元薰沐題詞

玄宗正旨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覺源精舍傳示定本

南極長生大帝曰、南山一片雲、南海沛法雨、慈光萬丈、布護曾何許、東海起蟠龍、北嶽制哮虎、丹可梯、霞可樓、騰鸞何處問東西、沈有履、龜有髻、學侶於斯可自計、無多處、一點靈臺參也未、今幸隨緣、爲覺壇開一寶筏、以副

師相道祖之心、以廣此道將昌之緒、特留數言、將來壇宇宏開、皆可印證

道祖、此時可相喻於一笑乎。

孚佑帝君曰、弟子稽首。今幸

大帝光臨壇地、開無疆法意、廣無限玄機、使億載後、得斯道之傳者、皆可由此相印。源源永續、覺覺同歸、皆已早露端倪。吾

大帝師特一啟明、感激之忱、非可言述。并荷

慈光布護、爲壇地肇祥、且蒙

尊旨謙稱、何敢當此。悚愧無地。尙望
師恩加之訓示、以綿道脈於無已也。

南極長生大帝又示曰、兩儀判兮、人在中立。惟在中立、玄黃間之。剖厥玄黃、渾合無歧。一炁歸真、初哉此基。再合元始、更混黃縑。一元再運、三反平奇。化胎離穴、四五何依。六仍坤始、七具乾資。由斯再造、翔遊八極。九還本位、各證淳漓。休休狺狺、長此何期。與道爲一、在中備茲。

浮邱仙祖曰、丹霞一片、聳雲霄。碧落空中、氣未消。解悟元精、歸炁始。冲虛靜處、得雲橋。

呂祖真師開立覺壇、闡揚玄旨、度盡歷劫戒子法衆、誓願無窮。故能使正傳無昧、漸啟大緣。乘鸞過此、見祥光擁入青霄。特留數語、以爲壇地證明。並誌緣遇之合云爾。

孚佑帝君曰、大覺從來有夙因。解鈴終是繫鈴人。忘將色色空空相。釀就朝朝暮暮春。陽復須求真子午。陰除莫問假庚申。真正信心開正覺。一輪寶月點前津。吾爲第一壇開示玄宗、幸蒙

浮邱仙祖鸞雲光臨、指示大宗。茲特竭誠籲求、一爲宣闡、其各敬聽。

浮邱仙祖曰、大道之始、游於虛廓。祖氣初生、渾淪磅礴。清者未升、濁者未沈。此間有物、杳杳中存。不淪於無、不麗於有。一毫不著、玄黃未剖。兩儀既奠、道始分呈。輕清上浮、重濁下凝。先天後地、妙合爲人。人之初生、中有真精。稟於真炁、含爲真神。炁凝精固、神定炁淳。既漓之後、神散而炁。氣溢而弛、溯乃由來。其精已亡、歸根養正。在厥真元。一元克復、陰盡陽全。陽以陰濟、純乾有悔。以亢爲戒、匪曰柔牽。九六妙用、二七助禱。乃還厥初、化有爲無。存無妙有、乃得真源。源源印合、覺以慧先。開宗一義、靜者中涵。吾因第一法壇宏開正覺、乘緣一集、爲闡斯祕。印合者當相引於無替也。

孚佑帝君曰、適

浮邱仙祖訓言、闡先天之祕旨、括大道之玄機、即命爲玄宗第一章。日後壇中弟子、果能積誠、尙可續求大緣、以成全旨。

浮邱仙祖曰、覺須大覺。慧乃真慧。慧由定生。定以靜致。真靜之旨。索解爲難。虛中以課。寂靜非定。動得靈機。守著非玄。玄中靜旨。微妙難宣。如一面鏡。遇物呈形。須知是鏡。本無此形。何以形形。離鏡索形。何又無形。移鏡就照。亦復形形。此鏡彼鏡。非有二形。此形彼形。本無留形。玄中之靜。作如是觀。如一川水。澄潭印月。月未升時。渟泓無月。月正懸時。水天一月。水月天月。寧有二月。挹水取月。何無有月。移川視月。依然此月。須知川川。本無此月。玄中之靜。作如是觀。谷口梅花。當陽舒蕊。方其含葩。早孕陽機。若非凜寒。凝結生氣。縱使初陽。來復無基。或消或息。與造化期。靜之入路。玄之奧區。蓮花出水。亭亭承露。團圓一珠。凝於花跗。碎而破之。成無數珠。露之初零。點滴顚珠。豈知剖碎。滴滴成珠。須知是珠。本是一珠。荷華初著。含而不舒。荷葉拋撒。不沾些須。唯不沾故。露著成珠。靜之妙相。玄之要樞。言難罕譬。畧洩天機。本於虛白。孕於中黃。含於始青。成於赤靈。歸於太玄。玄道斯名。得此義者。靜悟參能。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玄中第二。言言微妙。已洩盡天地之祕。雖楞嚴法華諸經。未能盡聞之微。於此訓見之。禪玄二宗。皆以靜爲主。靜中之旨。誰能參透至此者。各謹誌之。能得其中萬分之一。皆妙境。

也。

浮邱仙祖曰。性根於命。命原於天。溯厥本始。於穆無言。賦之於人。一心具焉。天心我心。本無二心。人心道心。亦祇一心。內心外心。仍是此心。學於此心。當求我心。何所依著。卽此片時。我心彼心。原相印合。故知此心。無有聖凡。皆可內求。以我之心。治我之心。心與心敵。以我之心。養我之心。心與心游。試問此心。能有二不。若說心腔。腔於何係。若說心空。空又何寄。當知是心。合內外一心。君火焰。炎上易然。其光奕奕。其勢燎原。根於地七。附於少陽。少陽之性。易動難降。中有伏陰。牽引爲殃。故凡火熾。中有黑烟。雖火既滅。烟尙連綿。制之以坎。水火濟焉。坎由何洊。坤土傳宣。土塞易壅。金液乾圓。金滋水潤。水澤木堅。木之萌蘖。得水新鮮。歸根反土。與火同原。火木合明。真火長炎。既虛其中。仍實其腹。填足純乾。合一先天。心之體具。心之用全。心光發露。心相自圓。佛言明心。道言鍊心。儒言正心。匪鍊弗明。匪鍊弗正。鍊心之道。不離反觀。原厥本根。亦有頓漸。撒手游行。無諸法相。實具諸法。心體豁然。心相明圓。涵天平地。大光明藏。大解脫緣。乾坤在手。搏弄無邊。且生且息。自在通玄。此爲頓澈。妙難言宣。其次收心。斂息藏密。刻不遑息。惺惺具全。十分功苦。一線機關。金水相涵。光透心堅。如取明水。方諸鑑月。無刻少息。如伏鷄雛。雖或暫起。耳聽心傳。此心一見。似哉生魄。幾望之告。漸得大○圓相。既足。乃合爲○。合和陰陽。造化三才。遂得○象。命斯立焉。我命既立。馴致忘言。以胎以息。一化萬千。億萬歸一。還我大○圓成本相。虛中求全。刻劃虛空。空在目前。真空由我。大返大還。渾然一氣。歸合先

天。實生先天。天命何言。天地總持。豈止於參。大海茫茫。海立天掀。大火炎炎。火烈風恬。乃心本體。於是可參。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立宗第三。心乃我心。失亦我失。我求我心。須得真諦。夢因善玩之。自來言心。無逾楞嚴七處徵求。可謂窮微至盡。然究未傳真心妙相。以待參求。今蒙

仙祖直揭本象。人人皆可認取。實屬無量慈悲。然已括立功始終。了無遺蘊。在人自領之耳。須與在壇諸弟子共參求之爲望。

浮邱仙祖曰。修立之士。在識性體。性原先天。廓徹無邊。及分於人。各具其全。根陰根陽。合妙通元。迨其爲用。遂麗於情。情芽既萌。情根早種。雖其所發。純駁不同。要知作用。皆由情生。學子誤會。認情爲性。在尾梢頭。難得本體。如一海水。吸一餅罌。指此餅水。謂非水源。源豈不存。謂是水源。源究非真。如木性仁。仁乃性德。亦性所蘊。非性本根。水火土金。亦復如是。俗世言道。求性不明。皆因情處。端倪發露。妄指爲性。故至終迷。性體真元。本難言宣。自來形狀。謂如止水。又如明鏡。水止不流。流性斯具。鏡瑩不昏。遇塵莫拭。性體輝光。歷刳常具。溯厥真形。本莫言喻。如一輪月。在天心時。四海之水。千潭之深。皆映此月。謂月分形。原止一輪。謂此一輪。萬水俱足。此月彼月。寧有異不。此性彼性。亦復如是。可知後來。皆性之用。非性之體。守此中宮。性將何麗。充此微明。性豈散寄。元元之始。性根本裕。求之最初。返還真炁。以炁御神。以神化氣。氣合始青。神分太紫。此中有性。乃得本始。二七同宮。一六相濟。道

家之言。貴養性水。此猶二乘。我欲超玄。先煉性火。性火晶明。水自裕如火。何由鍊。非鼎非爐。只一點機。括厥根蒂。機何由發。眞子午位。中濟以坤。火歸土氣。土得制伏。火柔水利。陽火陰火。分厥功候。却非百日。又非頃刻。不後不先。不躁不需。得乎自然。歸於玄玄。牝中橐籥。相乃闔闢。一生萬億。億合冲漠。無有終始。更得廻旋。抽添洗伐。一切不言。直透性始。上清之仙。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玄宗第四。言性爲入玄直證上乘之法。但從古聖賢。以本體難以言喻。各就性之發露處。指其一端言之。遂使學者莫得眞諦。於一端中求全體。體非不具。而全象究莫之得見也。故從來言性功者。於中半截。轉灣多誤。由於起稍便非眞相。得仙祖無量慈悲。曲爲宣示。性中全功。由人達天。由天超玄。一步一節。皆可尋求。不但增覺壇無限道緣。實萬劫莫宜之祕諦也。惠覺參之。諸弟子勉之。

浮邱仙祖曰。乾坤健順。運乎穆清。網緼渾合。凝結元英。誕賦斯人。是爲命根。兩儀既判。二氣分形。或雜而揉。或碎而精。心知血氣。各稟頑靈。是爲命體。聖凡難均。五行推衍。元會遞行。或原浩劫。或啟後因。是爲命數。一定難名。兼斯三者。命之義精。立天之樞。奠地之極。備人之德。合撰清寧。歸有於無。乃曰立命。關機闔開。呼吸無違。一翕一闔。動靜相隨。是曰順命。洞徹淵微。妙析玄解。眞空湛寂。妄義不參。是曰知命。自有之無。由逆得順。化我爲人。並忘我相。亦無人存。顛倒剛柔。變化機神。是曰造命。匪人所能。此中玄竅。貴得其門。世間學子。漫言修命。先昧命元。祇知命體。認此質相。以爲眞精。曰守崑

頂。崑頂終傾。曰固精廬。精廬未寧。曰守中田。田蕪難耕。此三正法。無一是處。況復其餘。更何足云。欲識元命。先養元英。元英本一。三五分呈。三者金體。五者玉精。金玉斯合。化爲水精。水成一六。二七助潤。積爲三三。一九功靈。九數有合。九九渾淪。歸乎太素。仍此元英。並忘英液。止留英靈。靈亦可棄。英炁方純。純炁得養。杳冥無形。直通帝載。無臭無聲。方爲至命。完乎斯人。忘聖愚形。得玄妙真。升上清位。仙界斯分。分級優序。列上真門。上真之別。亦在玄英。非空非寂。非顯非微。妙如寶相。化劫長尊。此爲上乘。語言莫罄。得其微義。證以一心。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玄宗第五。善哉。命之理微。非語言所能形容。荷仙祖玉言。直揭本相。自來修命之士。皆未嘗聞斯妙義也。宜共寶之。

浮邱仙祖曰。吾道之大。大以妙名。吾道之妙。匪微弗精。微妙難思。元解可尋。試衍妙緒。先諦妙因。因與果合。果證因成。一曰妙覺。無始劫來。各具此妙。皆緣後起。蔽厥神明。發此大覺。求我妙因。世間情欲。自己根塵。一切掃除。得自在心。眷屬蓮花。開謝生成。身心蝶夢。生滅無心。合大千界。皆入覺真。不觸不住。無我無人。並無法相。亦無覺心。惟此大覺。與妙相乘。須識知覺。二義攸分。知者知此。所見能真。覺乃自覺。甘苦益親。如痛須摩。如痒須搔。旁觀不覺。身之者真。既得真覺。乃悟元英。一曰妙相。身心血氣。四大河山。本來清淨。並無染著。何至滯礙。弗克通靈。試以一心。與大千界。極諸上天。合諸微塵。渾爲一氣。任我彌淪。莫有邊際。此圓明相。誰能窺尋。更以一心。將大千界。極諸上天。合諸微塵。揉

碎混濛。細入無間。歸吾度內。無不容納。更以一心。化大千界。極諸上天。合諸微塵。歸入杳冥。而我自在。大與小合。離卽無形。仍還此心。超大千界。越諸上天。與諸微塵。渾乎穆清。無有臭聲。而我自在。端倪莫呈。此廣大相。誰能言名。一曰妙空。凡諸天界。與諸欲界。本來無有。是乃道根。試立亘古。天地混合。何以清寧。此混合始。無天地名。祇有道元。運乎無朕。則知道妙。與天等元。天一初復。七日能來。陽回子半。煉水無波。水月當圓。洞澈萬有。一泓淵然。水滋木華。木澤土堅。水凝金利。四者遂天。天地有合。妙水中涵。擊水碎月。月月在淵。掬水取月。月月在天。天水一碧。渾合無邊。我不在我。水月情捐。我又有我。水月性全。忘水與月。并我忘焉。忘我忘忘。太虛杳然。嚙焉道存。在太易前。以無爲爲。以無生住。爲住不名。在無極先。此理玄微。妙者能參。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玄宗第六。今蒙

仙祖補闡玄宗。字字金玉。言言微至。非覺子再三誠懇。亦不得聞斯旨也。煉水之訣。自來仙真未經道破。此是入手要訣。卽極之煉虛。亦不外是。箇中妙竅。解人自領之。覺子當又增一段境地。萬萬劫後。凡得與聞斯義者。祖

仙祖爲不祧。自不得不以覺子爲首庸也。一笑領之。

浮邱仙祖曰。鍊真之士。貴於鍊神。神所由鍊。炁合神存。神附於形。形頑神靈。其次委形。最上化形。形之能化。先在形形。形所由成。乾健坤貞。天魂地魄。陰盡陽純。日月在手。造化在心。享之壽之。由我生

成。順乎五氣。歸於元精。颺以火軸。鼓以風輪。潤以木液。曜以金英。中央正位。太乙神行。於是七返。形我全真。莫留我相。獨肖我神。四海水立。銀海光騰。九天樂奏。玉絃音清。神之所注。多與之迎。須守真我。莫遽相親。渾乎浩乎。有主人存。區舍尙在。何言騰升。雲來足下。雷震崑崙。隨入隨出。又著相真。不知玄解。功敗垂成。須識此神。由無而有。翔遊八極。周歷蓬瀛。終非止所。尙滯於形。百千萬億。神因形成。化有而無。淵默無聲。九鼎在我。三一合蒸。絪縕元始。胎育上清。清而得寧。握於一心。心非肉高。與地等厚。水流山峙。嶽瀆同靈。然此高厚。與此英靈。乃皆道用。仍非道體。固知道體。空空呈能。以空求空。空何所憑。以空化空。空性自存。並忘空性。空體方靈。靈亦不見。妙空幽成。得證上真。尙鍊妙因。一著妙想。便脫全真。鍊妙之法。歸於妙因。因又何妙。在別聖情。更全聖行。滅度斯人。無人滅度。方得妙因。因妙俱離。歷劫長存。聞斯義妙。先印妙根。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玄宗第七。善哉。道妙莫名。真心象呈。顯微畢露。階級分明。雖列天仙。尙鍊妙因。况乃學子。匪妙何靈。得聞妙蘊。歷劫難聞。金函玉笈。寶此祕文。

浮邱仙祖曰。太初無形。太易無氣。氣尙不有。儀象何名。是知氣母。從無氣生。卽如今。人各執筭。筭中之風。從何自來。謂風在筭。不搖何風。謂筭無風。搖卽風動。因搖得風。是搖非氣。因筭得搖。是筭非氣。搖筭兩空。風輪常住。人各執筭。風與風殊。彼風此風。寧有異不。因人而殊。非風本殊。無氣之氣。作如是觀。人得氣生。亦以氣滅。愛水觀火。仁木義金。意土運旋。五賊在身。在身爲賊。在物爲恩。以賊攻

賊。賊勝主兵。轉賊爲恩。賊去恩存。運之在我。妙合天行。水一金四。火二木三。合之皆五。生剋循環。物妙環周。物流復元。妙機在握。手定坤乾。一三擒之。三五合之。由擒得合。虛極靜專。運以神火。坎中金然。西南朋得。東北位全。此謂逆取。妙合天全。我謂煉火。不如煉水。一切根塵。心水印之。養水還圓。亦非空名。有物無質。善養而存。並忘此心。仍御此神。合虛全道。先天地生。後天地存。九九之數。劫不能侵。初無餘法。太空冥冥。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立宗第八。言神之始終。出入溫養。皆非尋常丹道。大約以歸絜合神。化神合虛爲要旨。而其中乘時之剝換。入解之推移。因道之元本。爲神之離合。寸寸有至精之蘊。節節有至密之機。會心人當自領之。不易洩也。

浮邱仙祖曰。空非有物。實之以神。神遊於漠。空仍空存。空原非空。天以空運。地以空貞。神以空行。神歸空在。空不少傾。神遊空際。空不少增。神與空合。乃見空靈。空無二空。神本真神。無空者存。空渾於神。更無無空。空與神混。杳兮忽兮。空莫可名。空中之實。玉殿璇楹。神所棲泊。浩劫常存。不留神域。仍鍊仙真。或居瓊府。廣濟羣生。或沈塵土。混俗施功。度一切厄。化一切生。無度無化。與道渾淪。呼吸帝座。蟠際無垠。氣合爲炁。全乎始青。噓爲風雨。震爲雷霆。春秋溫肅。日月貞明。一神所運。團鍊乾坤。空在神中。分合皆春。欲知分處。先向合論。合空空合。乃能空分。分空妙妙。空豈象呈。此爲大道立立之門。求立得立。忘立立全。闡斯立旨。待我後賢。乃說偈曰。一三三一。九六真詮。安汝九鼎。化爾三田。妙

空真覺。鼎田不言。化度一切。信我心傳。玄玄祕奧。直證天仙。

孚佑帝君曰。此篇爲玄宗第九。言歸空之旨。修行積功。不遽入羽化雲昇之路。爲普度廣化之歸。與天地合德。自然與天地終始。更須知天地之運行。尙有窮時。而大道之綱維。實無盡期。超宇宙而莫清寧。不有在哉。

衆真總監天尊曰。學仙須是學天仙。第一天仙有正傳。頂上醍醐宜認取。箇中玄牝待誰參。胸前洗出團圓月。背後疏開清碧泉。到得無爲成正覺。真源處處是真詮。

孚佑道友開無量慈悲。爲第一壇中闡宣嬰蘊。年來所示。幾無不盡之旨。此中待有解人。直證無上法門。可勝欣幸。故特來此。一爲證明。惠覺是弟一壇內傳示淵源。直接斯道正宗者。望之甚。並望其相續於無窮也。道兄稽首。

孚佑帝君曰。仍望暫駐螭輪。一聽玉律。道末與壇中億萬年未來弟子。均各感荷。

衆真總監天尊又示五圖曰。此五圖。乃人秉天地至真之炁始也。第一圖五行未分。本藏土中。水滋木裏。火孕木中。金蓄水始。土尙未凝。木亦不發。此初得之氣。第二圖五行漸分。木居甲地。水澤坎門。火炎離位。金麗乾方。土結坤維。此人受氣之始也。第三圖五行生育。水生木藥。木植炎中。火生坤隅。金埋澤土。土居艮始。其止不遷。此人受生之始也。第四圖乃五行易位。顛倒二氣之本。然水濟離宮。火鍊金液。木枯火性。土就金根。金藏淵底。水不滅火。火不殺水之性。金乃成木。木非伐土之材。交養

並育。以四時爲收洩。以晝夜爲轉環。以萬六千餘息爲進退。久之自復其位。此人受性之始。卽吾道成性之門。第五圖乃混元歸一。百脉流通。水亦有火。火亦有金。金亦有木。木亦有土。混渾爲同。元氣浩浩。不知爲玄爲黃。爲青爲白。爲蒼爲赤。彌淪九有。渾合虛無。至大至精。莫可言喻。此人胚胎初結之性體。卽吾道歸根反始之橐籥。言之莫能罄其妙。行之須各踐其實。以有覺鍊無爲。眞源之傳在是矣。

孚佑帝君曰、今幸

大羅蘇祖臨此、闡揚妙蘊、皆億劫以來不宜之祕旨。著夢因卽載入全書中。題曰、玄宗正旨、與禪宗正旨統爲一卷。解此談者、當知玄禪之合一矣。

孚佑帝君曰、先天一氣是眞玄。玄裏玄機貴靜專。有妙有竅誰能語。悟得眞詮是卽仙。今特請大羅仙首到壇、續宣前蘊、實道運將啟之機。誠亘古仙宗不傳之祕旨。後之志道者、由此直證無上法門、是吾之幸也夫。

衆眞總監天尊曰、幸從佛界續前緣。道裡玄微好代宣。識得玄玄眞竅妙。一切文字落言詮。因爲之說曰。三日成魄。厥位於庚。溯乃本始。根自玄冥。方諸試取。金液流精。本由坤地。得一以貞。一六既合。功非專營。其次章曰。重離繼照。炳乎中天。其光隱隆。庚甲肇端。金居兌地。得戊乃傳。反還坤始。復性於乾。其三章曰。三五之體。綜而錯之。移東就西。賓主參差。配以青黃。知白守茲。玄玄在茲。珠光耀斯。

其四章曰。中在虛中。執之非中。中在一中。二之非中。玄默靜窅。與天鴻濛。此中有物。恍惚難窮。問厥功候。進屯退蒙。其五章曰。再出再入。莫可名象。反本還始。不落迹象。雄猶龍伏。獰虎鬥將。取柔致一。伏虎心降。此後游優。吹息以商。其六章曰。二儀之用。合則無傷。其形既化。其神無方。神由氣合。始絜周翔。手握乾坤。搏鍊陰陽。六虛無遠。咫尺相將。其七章曰。復見天心。由姤遞濟。震艮和同。其義乃備。由後遡前。仍守此義。九義斯得。妙無言議。其八章曰。自天降衷。惟此一性。由性至命。兼體乃盡。一九既得。二五退聽。循源溯流。真一水性。其九章曰。仙分等級。道無二名。原乃玄機。難以義呈。規乾矩坤。運衆妙門。中有密諦。悟者兼成。此九章。續五圖之後。道友能達此義。由所能言。遞參於言。不能宣之處。則今日緣遇。亦道運自然。機緘盡啟之端倪云爾。

孚佑帝君曰。幸哉慶哉。億萬斯年學道之徒。多入旁歧。成就者皆由累世修持。佛仙度濟。方能聞斯密旨。今蒙無量宏慈。盡行宣闡。力行者可由言入。入妙者更以意參。使玄宗一脈得有薪傳。皆永永無忘此日也。覺卽是空。空卽是中。玄與道合。寧有異同。立妄知見。卽轉屯蒙。繹斯悟斯。淵源莫窮。迷者易惑。悟者吾宗。

孚佑帝君又示曰。大道無名。不可言思。總之曰妙。妙妙難窺。象之曰玄。玄玄難知。一關洞啟。萬理咸歸。見淺見深。各以意爲。鼎爐水火。徒贊許詞。抽添進退。見亦旁歧。玄關妙竅。一心具之。心真无妄。心正无欹。心空无物。心實无倚。四大假合。心以心迷。一元自運。心以心治。先天一炁。以體合之。窅窅太

虛。在初生時。形與氣合。是分兩儀。五行備具。運轉無違。至道無象。至心無爲。以心合道。氣精神機如天垂象。運乎四時。如帝端拱。化乎郊圻。水木同華。金火交資。火水既濟。木火齊輝。金水雜揉。火金鍾鍊。顛倒五行。填補坎離。伏息氣中。功始築基。凝神氣母。志湊單微。雪霰六出。天花亂飛。明月一輪。清水一池。霹靂一聲。莫知誰爲。不先不後。不疾不遲。非無非有。去智歸癡。冥冥默默。心與天期。以滅爲生。神動天隨。再出再入。白鶴玄龜。伐毛洗髓。脫盡肌膚。身有衆妙。從欲以施。煮禾削雪。攸往咸宜。返虛入渾。歸證天墀。以斯言道。玄妙可思。以空求妙。妙妙在茲。以妙參玄。玄玄可幾。靈臺一點。歸有餘師。

紫府洞虛文真人曰。妙道先天地。妙功離言說。忘言求內景。此象無人揭。

孚佑帝君度濟一切。特宣妙蘊於第一覺壇。今故駕龍軿到此。共爲印證。天行與人呼吸相通。人一日有三萬六千餘息。天一息行八十萬里。氣速則傾。故有西北之陷。氣遲則震。故山川有崩竭之形。不疾不遲。此日月之所以運行。寒暑之所以往來。人之呼吸。斟酌於疾徐之間。久之與天氣合。是爲始炁。由有息以至無息。運乎自然。行乎無象。於是春食朝霞。秋飲沆瀣。夏餐至陽。冬食汁音紀。四者備而中氣具。育之以玄。發之以黃。玄黃雜而先後合。從有入無。由無還有人。亦一天地也。縱使混沌重開。元會再運。此炁固無終極。又何一切之可容言說乎。

孚佑帝君讚曰。妙道無言。因言以揭。直證終始。其蘊莫測。循此則大。離此則歧。仙宗一脈。爭此幾希。

希夷無朕。妙合玄機。萬億斯年。解者難期。薪傳不謬。來者伊誰。

正陽老祖曰。樂響八琅璈。駕青鸞雲路逍遙。看祥烟繚繞。紫雲擁護第一壇高。憶從前曾到。舊雨已寥寥。喜薪火相傳。吾宗一派道脈非遙。從此後綿綿瓜瓞。相續後先超。諸君須記取。軒轅頂上鳳凰巢。未許輕敲。弦寬休放矢。風急漫浮舸。

孚佑帝君曰。弟子奉吾

師教。遞衍宗傳。千年以來。唯此第一壇地薪火相傳。可望長此接續。尙望吾

師慈恩教度。使得共登寶筏。感荷

宏恩。歷劫相延。永永不忘。

正陽老祖說偈曰。一非一。無非無。一化無。無歸一。虛中有實。實處仍虛。一而二之。二而三之。三三九。九相衍。非有。玄玄在無。玄玄在有。紅雪一爐。點點非有。明月一輪。皓皓非有。青天一鶴。鶩鶩非有。造化一團。渾渾非有。太虛一片。默默非有。有中得無。更取無無。道法之傳。似無實有。

孚佑帝君曰。今日乘緣。得傳寶訓。實千年宗派正旨。字字皆寓精蘊。夢因卽此參證。並爲後來人開散覺路。不外此數言也。系之以言曰。夢因此後識真吾。九有實中得舊廬。消息不妨先報汝。好將春雪點紅爐。一之與無。非有二也。有之與無。亦非有二也。識得非有。更求非無。再取無無。並無無無。渾渾穆穆。杳兮忽兮。道之傳。盡是矣。他日相證。須記此言。

孚佑帝君又曰、一生萬物之母。一因三、物之主。萬歸一、物所宅。一歸無、物所息。玄天杳幽且默。來者主。去者客。鏡中花、水底月。若云非花、分明有色。若云是花、無枝可折。若云是月、非手可掬。若云非月、水輪皎潔。個中參透花月精微、也非鏡、也非花、也非水、也非月。卽鏡卽花、卽水卽月。曰希與夷、是道之基。曰玄與妙、是道之竅。與子道破、混沌中含至妙。

正陽老祖曰、覺壇壇地擁祥光。縹緲爐烟達上蒼。一片紫雲凝法域。仙緣佛力本無方。○這葫蘆不是那葫蘆。把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衆也盡包儲。鍊將二五入虛無。方識是吾廬。好認取黃芽白雪的光景。玄微妙處是真吾。看他年淵源續接。一派天仙薪火相傳。不僅到華胥。那是俺真正葫蘆。今日爲純陽子一臨覺壇。共述

慈光。爲壇地增無邊善慶。爲後世廣無量正傳。皆吾道之幸。覺子勉爲之。得接吾宗於一綫。於子有厚望焉。特一證之。

孚佑帝君曰、今日是上元日、爲子說元之義、可乎。元者大也、始也。能知大、方知始。能知大始、方解無始。能知無始、方無無始。並此無無、遂獲大始。大者彌綸天地、包蘊古今。萬萬劫後與此常存、方謂之大。乃云大始。一元週轉。六氣流行。中有純駁。化之乃神。鍊虛入大。反大歸虛。大道一線。望有傳人。今特爲子闡此。須知亦一大緣因也。

孚佑帝君曰、無分智慧與根因。但有真心許問津。吾宗不厭分明說。法子須求解識真。腹中造化天

然運。爐裏乾坤太古春。願與同登無量壽。覺源宗派有傳人。今乘緣一聚諸子。各矢真心。將宏壇運。是道人之本願。亦惠覺積念同符之感契也。從此維護。各以真功副各初念。勿怠勿雜。淺深視人之自取。道人相望之心。無異致。無已時也。玄機各向靜中參。靜裏單微得妙玄。但解玄中真橐籥。一天空濶一天懸。

孚佑帝君曰。平生一劍一葫蘆。歷劫於今總自如。但使圓成宏願足。不妨脫劍棄葫蘆。道人飛鸞行化。不下千百億壇。各隨其地其時其人。以爲指示。而宏立大願。欲度盡無始劫以來恒河沙數衆生。故特開七覺。闡宣玄旨。七覺之中其侍壇者。人心不能強齊。道緣不能強合。故壇運之盛衰有時。亦其數然也。獨覺源爲覺壇之首。並蒙

菩薩慈悲。合願共成。故得玄關頓啟。元旨畢宣。數年以來。屢請諸佛上聖。揭明要蘊。使億萬劫後得衍宗傳。覺爲正覺。源乃真源。一絲一滴。皆歸無上妙乘。幸覺子具大願力。仰副吾懷。以期普度。故不惜屢臨壇宇。普獲祥光。俾侍壇諸弟子。皆除迷入悟。以啟將來之緒。此亦初立愿時。即欲度盡一切之心。所綿綿翼翼相持。以至今日者也。志超向有慧根。前因具在。故能於南中壇地。發大信心。近日鑒汝護道肫誠。奉道懇切。故默爲扶助。俾得自南而北。得侍第一壇訓。掃除前此世緣之累。便可入手求真。由此發大願力。立堅固心。由外入內。印合心源。此生富貴福澤。皆末事也。能返本歸真。求自已著落。則得之矣。贈汝以言。求道在心。入道在誠。玄元妙旨。只在專精。月輪皎潔。冰鏡晶瑩。湛虛澄

寂。外物無侵。玄在黃中。此理當尋。

孚佑帝君曰。莫說有。莫說無。有與無。實中虛。說是有。天地山河曾有。說是無。性命玄微皆有。大化太空行大道。一元運轉。藏中能顯。微微的分明露於機括。個個內邊藏。個個外邊落。摸索處是顯。是藏仍無著。何如收向一團中。真實處求正覺。海水雖渾。澈底歸閭。淵淵浩浩。上下同流。皆是一源。相印合妙。祇在平易中。莫向那幽奇晦遠偏端中求下落。意與心知。分別先得清楚。內外中邊莫混。却便是這個。諸子求道之心。深契道人初願。故屢次言之。并爲闡發玄宗。億萬劫後入吾道者。皆明正旨。皆歸正覺。此道人本志。不但爲諸子說法。使諸子能於吾言中稍參一解。即是大慧智光發現之處。固道人所日望之者也。適纔所言。拉雜中皆寓至義。並爲本壇道運終始微露端倪。覺子誌之。爲此證明可耳。

道人又示曰。汝等知道之所由名乎。道生天地。此習見語也。不知在玄黃未剖之前。邈乎無象。濶乎無垠。原無混雜。自天地闢而人物生。道所分寄。實道□□具也。可知道本渾然於太虛。天地人物皆道所苞孕。而非道□□具也。人多將道看成分寄之字。街人物。不知其分寄者。其全體者也。能離而二之乎。能剖而析之乎。能知此意。求道者當於渾然在中處尋真實。端的不求諸空虛寂滅之中。不著於身心迹象之間。則得之矣。平常說有說無。皆言詮也。究竟從何入手。贈汝等要言。以清淡養榮。以恬靜養神。以脫去無明養慧。以非有非無養氣。以或著意。或不著意養元。以再生再滅養胎。以不

生不滅養始然。以有生無滅得大還。言靈於此、各就所造之境地參悟。見淺見深、隨汝等自領之、皆有入處也。

孚佑帝君曰。善根深處性根全。萬法同歸任自然。性本同源心各具。儒宗何至異玄禪。性有聖凡、自其賦於人者言之也。其實在天之性、渾兮穆兮、何聖凡之殊也。氣有清濁、自其麗於形者言之也。其實最初之氣、杳乎寥乎、何清濁之分也。在天之性、稟道之源、分具於人、各有根始。最初之氣、含道之元、分屬於人、各有真元。葆其真元、復其根始、人全而道具矣。故不必分門別戶、立教異名。誰非賦此性、又誰非得此氣者。能於道外另立一名、另成一說乎。後之學者、不明此旨、強分異同、遂至歧途百出、盡離其宗。大惑不解。自道人視之、皆可憫念。故於第一壇中、詳切宣示。使知性命之旨、本無殊致。大道之歸、豈有異名。先正厥趨、乃識嚮往。求道者知於性之大原、性之分著處、認得清白。更於氣之本始、氣之分呈處、看得渾合、便無疑慮。養其氣、見其性、無餘事矣。養氣者、使身如槁木、心如寒灰。木雖槁矣、木性自存。灰雖寒矣、火性自在。此中消息、無意失之、有意亦未必得之也。功夫不外瞬存息養。而存養之方、又非如俗學沾沾自守。所謂執中非中。與古帝允執厥中之義、早判然懸殊矣。古帝傳心、不外執中。執之一字、自來無人善會、遂使大道晦塞。至今日道人所以娓娓言之者、亦欲使千古薪傳不至中斷耳。

孚佑帝君曰。現前靈寶豈徒然。一粒珠光五丈懸。烹有鍊無皆妙用。虛中實腹得真詮。通於闔闔竅

中竅。碎却虛空天外天。九轉仍還皆道力。箇中圓相是薪傳。夢因以人合天之旨已參破矣。後此當以天從人爲衛道計。並卽爾道力圓相。又一境也。適所訓卽與諸子各就現在淺深示之。得寸得尺。皆似吾初。則圓通之義。了無罣礙。是汝與吾之本愿也。

孚佑帝君曰。入塵原比出塵難。塵海茫茫著脚寬。去不迎兮來不拒。觸無相也法常安。眼前日月空中現。界外乾坤靜裏觀。在世離塵爲大覺。神仙忠孝共乘鸞。

吾廬莫便說吾身。認得眞吾乃見眞。面目旣成三界小。主人翁在四時春。靈根妙寶原無相。虛果空花亦結因。鼓舞元神還太素。寰中何處著斯人。

說與塵中自在仙。離塵何必息塵緣。消磨五障眞元合。解脫三災妙相圓。千目羅張雲不住。四山林密月當天。爲君更籲浮邱伯。盡闡玄經字五千。

須向玄中識又玄。玄宗旨一燈傳。禹餘宮內珠成黍。大赤天中玉作田。妙寶鍊成非偶爾。眞空了却始超然。西河月斧今拋棄。共證人間般若船。

玄宗正旨終

玄宗正旨後記

宏教真君曰。大道難形。上藥三品。總持訣義。不過一心。此中妙解。文字莫名。忘言忘象。庶幾夢因。當爲諸子。一一證明。人生之始。只此一○。鑿破混沌。遂昧此○。劈開道路。惟賴此○。踢倒乾坤。惟賴此○。自動而靜。自陰而陽。遂成此○。動中有靜。靜中有動。遂成此○。自無而有。自有而無。仍還此○。始終貫徹。盡此數言。德明之德。其德本明。汨以後起。遂墮無明。明之又明。返本歸真。因有斷續。遂有晦明。左日右月。成明之體。直透真心。成德之形。總名曰道。德乃分形。以德合道。功在存存。金木相涵。是生大明。二曜合璧。乃復明明。坤臍乾頂。日夜常惺。志通求通。非文字通。非義理通。惟性命通。命根須固。以固而通。性體本空。以空而通。始之以靜。繼之以空。綿綿若存。常守厥中。冥心課寂。乃是頑空。澄心內觀。乃見真空。呼吸一致。翕闔同功。人欲盡去。天理流通。真息常存。百脉周通。以通通空。以空空空。是曰貫通。通無所通。空無所空。是曰圓通。天建之天。人欲汨焉。一經沈溺。幾五十年。自皈吾門。漸復其天。發大願力。掃除積愆。自此以往。功在靜專。富貴虛花。繭絲自纏。兒女業累。牛鼻自牽。去此二累。即是仙緣。現在修持。外行爲先。平心養氣。氣益年延。匪曰延年。以人合天。天心既合。道力亦全。一塵不染。朗月在天。又曰。性功深處。道功全。福力圓時。道力圓。解得真功。歸上覺。世間法相。總非玄。天心自與人心合。玄旨須從覺後參。四萬八千皆末法。無爲妙有乃真詮。今日乘緣闡宣玄義。可卽爲

陸平泉曰、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丁歲至二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止、臧穀求羊、多歧路而終亡。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四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玄宗心學指要

自由出版社印行

玄宗心學指要

- 一、玄宗大道指要（聖學入門直指）
- 二、學道要語（聖學入門直指）
- 三、修道法語（修道入門直指）
- 四、煉心訣要（心學指微）上
- 五、煉心訣要（心學指微）下
- 六、靜心訣要（靜學指微）

七、養心訣要（心學指微）

八、止念訣要（心學指微）

九、息妄心訣要（心學指微）

——參「道家丹道門心法指要」——

一、玄宗大道指要（聖學入門直指）

玄宗，除指丹道派而言外，並包括道家純粹哲學派之玄學，凡參玄、學道、修仙，與乎遯世高蹈之士，無不賅焉。玄宗大道，要在以「天人一貫」「神人一化」之旨，修之於己而行之於天下；乃超凡入聖、超聖入神邊事，亦即鍊凡入聖、鍊聖入神邊事。故祇是去凡情凡知不夠，還須去聖情聖解，使其如太空一樣，空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本來無一物，而又無物不容，故切不可等閒視之也。

玄宗，甚至再狹義一點說，神仙宗亦然——並不是意味着一種玄妙境界，而是人生修養的一種藝術境界，一種精神境界。它是一種人文思想，一種冀藉養生入手，而由參玄踐道，以擴大其人生至於無際，高尚其人生至於無限，永恒其人生至於無窮的純粹道學主義派。純重精神修養，不涉宗教信仰，使人一以宇宙的根本大道為依歸，循此「宇宙大道」以修，及其底於成時，則自可超越一切，而又能涵蓋一切，使人上與「天地精神」「宇宙精神」合一矣！

儒家是入世主義者，佛家是出世主義者，隱士是避世主義者，——真正道家之玄宗，則可以說是超世主義者。它是入世而又能出世，出世而又能住世，住世而又能超世，合

入出住超爲一，渾淪無朕，體用皆賅，原始返終，無迹可尋，絲毫不着「世相」，亦無人世間念的超世主義者。故歷史上道門玄門中之上乘人士，總是如遊龍在天，來去無跡，瀟灑脫落，飄逸絕塵，無束無拘，無牽無礙，得大自在，而與「天地精神」「宇宙精神」獨往來者！釋迦牟尼佛，棄王子位，說法四十九年；孔子周遊列國，不得行其志，退而授門弟子三千人；穆罕默德，一手持劍，一手持可蘭經；耶穌自稱爲上帝的獨生子，棲棲皇皇，爲人世間背十字架；老子則不然！祇是輕輕鬆鬆灑灑脫脫的一着，騎青牛，出函谷。設關尹子不強請其著書，則五千言之道德經亦不會說一字，豈肯說四十九年，與栖栖皇皇以求哉！他雖留了五千言，然仍告訴世人，這祇是一些渣滓，故劈頭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們看，這又是何等超然？何等灑脫？何等氣象？茲特將以往所寫玄宗要旨語錄摘錄一二於左，以供參會。

玄宗最上一乘大道，實最淺近簡易；人人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人人皆自圓成，不假修爲；惜昧者多而悟者寡耳。「日用尋常皆是道，舉手投足盡通玄。」現前一念心性，不在內外中間，諸相皆妄，萬有全空，當體即得。孔子云：「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斯言得之。其故以道爲最高深最玄奧，以自炫炫人自欺欺人者，道之賊也。不然，老子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豈欺我哉！

玄宗之上乘正統大道；孔老實無分歧，故與儒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歷聖心傳之一貫大道；初無二致。枝葉容有分歧，根株則實一本。若自立門牆，強分彼此，則自小人矣。宋儒謂「天地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天地。」吾人如能修人心以合天心，修人道以合天道；明人性以見天性，明人德以見天德；日去其人之所以爲人，而日合於天之所以爲天；則其小日去，其大日增；至其極也，終自與天地同大，日月合明，宇宙同壽，萬物爲一。如斯又有何彼此爾我之可分哉！

夫學道必先信道，信道而後參道，參道而後悟道，悟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道。此從上聖眞，莫不千轍同途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聖學之工夫次第，亦即爲玄學之工夫次第；無參悟與思辨以前一段工夫，即從事修道，直等盲修瞎煉，其必撞牆磕壁無疑。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以孔子之聖，猶兢兢焉於聞道，況凡夫乎？人而不能聞道，其生其死，直與禽獸等耳；惟道非易聞易修易得者，故學道宜起大信心，具大誠心，發大勇猛心，繼之以大精進心，持之以大恆久心，五心俱發，生死以之，方能有成。不然遇難即沮，半途而廢。「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廢井也。」爲道亦然。

玄宗旨在學究天人，而上與造化者爲徒；絕非以長生爲專務，亦非以靜坐爲專務。

世人每以學道旨在長生，長生旨在靜坐，靜坐旨在煉丹，煉丹即以求長生爲唯一法門。誤已誤人，誤盡天下後世子弟，莫此爲甚。

續將絕之道，存將亡之統；傳不傳之學，立不立之德；以上繼千聖血脈，下開萬世軌範，實爲今日學人不可偶卸仔肩者。切不可徒以誦經打坐，參玄煉丹爲能事。神仙事業，第一要能修絕代之學，養不世之才；可旋轉乾坤而不旋轉乾坤；飄然世外，如日行空；方能超人一等。不然，即能冲舉，亦屬俗仙耳。

凡欲參玄學道，須知：自是自見者，不可學道；自高自傲者，不可求道；自信自恃者，不可問道；自大白足者，不可問道。衆生知見，不可入道；畏漸喜頓，不可修道；枯坐冥想，不可見道；泥文執義，不可悟道；有始無終，不可緣道；一曝十寒，不可爲道；保命戀命，不可希道；守鉛執汞，不可成道；心迷性亂，不可證道；不離生死，不可得道。

學道不難在才氣，而難在志趣；不難在識量，而難在眼孔；不難在學問，而難在品格；不難在勇猛，而難在堅久；不難在悟解，而難在超脫。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多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斯言其能也。又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

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斯言其功也。故修道貴乎守一。守一則可化萬成萬，而道自在其中矣。若自本自根言之。則守其子，不如守其母。然從古師真不教人守其母，而務教人以守一者，在予人以下手工夫之方便法門耳：試問一未生之前，一在何處？斯時，一亦不立；一既不立，從何守起？有如窮鼠嚙鐵杵，全無入處矣。

從上聖師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誰知些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此一點，真是菩薩心腸。母一而子萬，能捨其子而求其母，則得道矣！

老子言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夫道之爲物，窈兮冥兮其若虛，恍兮惚兮其若無。不可以知見知，不可以識解識，不可以言語說，不可以文字傳。一落詮解，便失真常。故老子亦祇強字之曰道。吾人修道，切不可執道，道本無道，有何可執？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體至虛至無，無形無象無迹無方所。放之則彌綸六合，其大無外；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小無內。無乎不在，無乎不存，無乎不化，而又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執，亦不可指。若指此而曰道，則外乎此者即非道矣；執彼而曰道，則外乎彼者即非道矣；此皆誣也。離文字語言，不着一字，不落一義，方可得眞常。

之大道。故道也者，不可說，不可說；凡可說者非道也。古之人仍不免於言者，在示糟粕於人間耳。故求道者，切不可執言執義執指。務須「不落文字語言內，直會先天未畫前」。能如此，又是何等高遠！何等超脫！

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天下萬事萬物，均各有名，凡可名者則非常名，不可以名道。道無形相，無終始，無內外；不可說，當亦不可名。強爲之立名，便滯義生相。道本無相亦無義，立名則有相有義，離名則相泯義亦泯。有名則小，無名則大。說道者，好以名名；執名以求道，猶執指以求月，不可得矣；背道而馳，愈求愈遠。離指則見月，離名則見道。示非所示，求所示，則必離示，此不二之理也。離名相宗義，不落於有，亦不落於無，不着於相，亦不着於空；則自與道合體矣。

無名相之見，則無分別心。無分別心，則天地與我同體，萬物與我爲一矣。如是則無我相，無人相，無物相，無衆生相；無我執，無人執，無物執，無衆生執，亦無道法執矣。夫富貴貧賤，壽夭生死，苦樂好憎，善惡是非，毀譽得失，大小多少，以及名利等一切差別相，皆生於有分別心。若以道觀之，則實皆一也。故莊子曰：「道通爲一」。齊萬不齊以爲大齊，同萬不同以爲大同。非有道者，其孰能之！世人皆分而我一之，世人皆執而我解之；世人皆爭而我捨之，世人皆貴而我賤之；世人皆苦而我安之，世

人皆趨而我避之；凡人之所大欲者，而我皆棄之。棄帝王如棄糞土，棄萬金如棄草芥，棄美色如棄敝屣。遺世獨立，無需無求，無識無知；斯爲大通，亦爲入道最吃緊處。

爲道之要，在生心即滅，起念即絕，着相即破；使心體湛寂，空空洞洞，莫有一物。不着一切相，不動一切念，不起一切心。於一切處無見無聞，於一切處無思無慮，於一切處無意無心；則自海闊天空，得大自在矣。無心則無相，無相則無心。內無心則內不緣外，外無相則外不緣內；內外兩不相緣，則相泯念絕，而心不住不生矣。心生一切生，心滅一切滅。從心下手，此爲一斷一切斷，一滅一切滅法。

破萬相易，破我相難；破萬執易，破我執難。最足爲道之大障礙者，在有我相我念我執耳。故老子曰：「貴大患若身」。又釋之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孔子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者、禁絕之也。此四心，皆爲道障，宜痛下斬截工夫。此種斬截工夫，亦即克己復禮歸仁工夫。此四毋教，實以後者最難。余嘗言：「道在虛無飄渺處，人到無我自通玄。」惟不易做到耳！

學道之下手處，最宜克其人心而養道心。如名利心，善惡心，得失心等一切心，皆爲人心之最，而爲道心之障者，最不可有。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源塞則流止。我無一切心，自得上乘道。惟須知無心近道，而非無心即道。佛家所謂：「莫謂無心便

是道，無心還隔一重關」是也。

道體虛無，故無道可說，無道可學，亦無道可修。不學而知，不修而得，無心而成；方爲真知真得真成，大知大得大成。惟就一般而言，廢學與修，則無立腳處矣。

爲道不求人知，且宜力避人之知。陸放翁詩謂：「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故以有道自炫者，便無道矣。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道體天行，爲道者亦然，不重知學而重修爲。世未有學道學佛學聖人，不藉修爲而可成道成佛成聖人者。學貫天人，口誦聖真佛祖之言，而不能行得一字，直與凡夫等耳。知不可爲名而日日以名是務，知不可爲利而日日以利是務；雖能倒背佛藏道典，亦適足爲佛魔道賊耳。

二、學道要語（聖學入門直指）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此聞字，尙包括「悟、得、證」三步工夫。聞而不能有悟，聞猶未聞也。悟而不能有得，悟猶未悟也。得而不能證果，得猶未得也。吾人由斯語，可以想見學道，聞道、修道之要。

學道貴乎博學而約用，博學則宜遍覽羣書，約用則宜取精一二。學貴博，用貴簡。惟屬於一般涵養工夫者，則宜即學即行，學一字即行一字，如是、學愈博，則養愈粹；養愈粹，則氣愈平；氣愈平，則心愈下；心愈下，則神愈全矣。

學道貴能悟道。迷即衆生悟即佛，迷即凡人悟即仙。仙佛中人均重能悟。迷時被物轉，悟時轉却物。迷時樂境即苦海，悟時苦海即樂境。人生一場大夢，不自癡迷而能夢醒者，萬不得一。百年三萬六千日，凡人總在夢中過。

學道祇是能悟不算，尤貴能行，能行方能有得。故學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許多人常是口講頭頭是道，行時一竅不通。禪宗重行解不重知解，重行證不重悟證；學道則尤然！金丹之事，全在自行自證自修自驗中來。能曉火能沸水，火能熔鐵，不是爲道，確實做到水沸鐵熔，方能證得道之究竟相也。

學道有一八字訣，即「祇問耕耘，不問收穫。」打坐只是打坐，淨心只是淨心，養氣只是養氣，行善只是行善。不問果驗，不問功德，不問福報。佛家好言功德，好言福報。勸人佈施，曰有無量功德；勸人誦經，曰有無量功德；道家亦言果報，如太上感應篇是，惟不若佛家之甚。佛家則不但教你信佛，曰有功德有福報，即教你念一聲佛號，或修持一句偈，亦曰有功德有福報。此與基督之「信我者得救」，同一意旨。惟此旨在鼓勵中下根人向善也！

讀書求學，初在所以長識見，增學問，繼在所以資修省，涵德性，而其最終一步，則在聞道證道。惟讀書不祇在求學問求知見，尤貴能身體力行。凡於身心性命有關者，讀得一字即須行得一字，不可書自書，我自我，與身心了無干涉。若不在學道行道上用功夫，而徒摭拾浮華，自矜淵博；拉集詞藻，自逞才華；或則略通之無，便以文章鳴世；稍涉堂奧，便以大師欺人；一問聖人心性工夫，修爲半點毫無，甚且其行其事，亦無些須可爲世人榜樣，祇會張口說空話，白紙寫黑字，即名滿天下亦有何益。欺世盜名事小，誤人子弟事大！此師道之所以大壞，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人心之所以不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

學道人宜無入而不自得，無處而不自安，隨時隨地，悠然自足。身無半分錢，立無

半錐地，而能自覺富甲天下。生無籍籍名，死無片字碑，而能自覺名甲天下。此要在平時能內而養得心定，外而立得腳定。凡世俗人之所貴者，我能賤之；世俗人之所尊者，我能卑之；世俗人之所爭者，我能避之；世俗人之所重者，我能輕之。衆人皆若是，而我獨異於人！超然世外，超然物外，超然人外；賤萬有，小天地，瞬古今，獨往獨來，又何入而不自得自安自足自在也。

古德有言：「貧不足憂，可憂是貧而無學。賤不足耻，可恥是賤而無德。老不足懼，可懼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傳。」修道人，則不可以立不立，傳不傳爲念，！行善不可有行善相，佈施不可有佈施相，做功德不可有功德相，信道信佛，不可生因信得救相。無願望，無希求，行善祇是行善，佈施祇是佈施，信仰祇是信仰！此即所謂「無爲爲之之謂大」也。本來，有耕耘自有收穫，爲收穫而耕耘，亦未始不可，然總不若祇爲耕耘而耕耘，不爲收穫而耕耘之來得上乘，而能「獨立人天上，超然萬化外」也！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此之謂也。

古真有言；修道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存心救人，於人必有所惠。積德非所以望報，行善不可以邀名。就吾力之所能，自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爲善若耳鳴，豈爲市惠地耶！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宜事事著力。」修道亦然，做箇初步工夫易，精進復精進，上乘復上乘，修到底，做到底，直至做通最後一關，做到最上乘，透過生死方休者，萬難得一。此所以修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麟角也！此點，修仙佛如是，修聖人亦然。故曰：恒之爲貴！

學道貴能有真精神，貴能以全生命力去辦。有真精神，乃有真事業，有真精神乃有真仙聖。懶惰者敗事，萎靡者廢事。修道修德，立功立業，爲學敦品，養氣養神，均宜於二六時中，不可有半點懈怠，不可片時放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可；一時曝之，半時寒之亦不可。斷斷續續，絕不會有絲毫成就。如鷄孵蛋，孵一天，歇一天，其能出鷄者，未之有也！此則辦掀天大事業，亦復如是也。

學道固重乎養生，然切忌貪生。貪生則憂患易入，煩惱易起，而反足以傷生，常易陷於自絕其生，自背於道而不自知。如能視身同太虛，則憂患無處生根，煩惱無處安腳；不重生而自得生道矣。老子曰：「益生曰殒」。蓋亦在宜養其自然而已！莊子謂：「生者時也，死者順也。」西銘謂：「存吾順事，殁吾寧也。」此均爲修身立命了生了死之道。夫死生有道，得其道則生，不得其道則死。死生一準乎道！修命而不貪生，養生而不畏死。聽於道命，安於義命，行事可對天地，存心可質鬼神；仰不愧，俯不忤；則

即死猶生，否則雖生猶死。身未死而心已死，不死何用？故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修道之士，最宜三復斯言！古真謂：「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無生者，學死而忘生，忘生以養生之謂。亦即忘形以養生，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忘虛以養道。一着貪字，則萬有難忘難捨矣！

學道切忌一貪字。不但財不可貪，色不可貪，利不可貪，即名亦不可貪。貪多務得者，身富而心貧；安時知足者，身貧而心富。身富有限，有值可計；心富無限，無值可計。至於「名」字，世俗人最怕不出名，最怕無名；修道人則切忌享名，切忌有名。以名足以累道也。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肥」。豬一肥，死期近矣。人一成名，亦復如是。因名一有，謗亦隨之；且可使我不屬我有。公書鞅掌，惟事是役；迎送酬酢，惟人是從；事多務廣，交多遊廣、與道大違。故曰：名不可有！而戒貪名，尤甚於戒貪色，戒貪財也。

諸葛亮嘗謂：「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二語最可受用。當其高臥南陽時，常以「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二語，冀用以自全。惜乎於三顧後，卒爲劉備所用。其事功文章，固均已昭耀於史冊，所謂名成功遂者是！設其能終隱南陽而不用世，則其所成者，又豈祇千百倍於已有者哉！良以用則小，不用則大。自俗眼觀之，功

名實足以炫人赫世，富貴實足光宗耀祖，然自明眼人看來，則治世功名如草芥，亂世功名如糞土；富貴亦然，即得來亦不值半分錢也。自古帝王埋黃土，幾人追念幾人存！帝王尚不可爲，等帝王而下之，如王侯將相，大官貴人等，又曷可爲乎？徒自喪其我也。

人世間濟濟衆生，夙興夜寐，莫不醉生夢死；問其爲何而生？爲何而死？爲富貴乎？爲功名乎？爲財貨乎？爲妻妾乎？爲兒女乎？莫不瞠目無以對！這些身外物，生不帶一分來，死不能帶一分去；且與「真我」了無干涉，有不能加我一分，無不能減我一分！人生如戲場，方其奏技也，演帝王時，不能加我一分，我還是我。演皂隸時，不能減我一分，我還是我，上台時，我是我，下台時，我依然是我。故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盡捨假我，保存真我，即世間相離世間相，即世間法離世間法，即可得還我本來面目而入道矣！

孔子有四絕：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實三教聖人，千言萬語，落葉歸根，祇在「無我」二字。無我相，則自無人相，無佛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矣。無我執，則自無人執，無法執，無有執，無空執，無世出世間執矣。

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旨在要能克去己私，即克去有我之病，無我自廓然大公，天下歸仁矣。凡人千病萬病，只爲有我。富貴我欲佔盡，功名我欲得盡

，安樂我欲享盡，權利我欲霸盡。甚至妄逞己才，愚而好自用；妄逞己見，鄙而好自專；妄逞己學，盲而好自師；妄逞己智，卑而好自尊；至死不悟，只爲有我。此皆是人慾！設能無我，則自無人慾而天理見。宋儒常言去人慾存天理，下手工夫便在無我二字上。無我則能容人，無我則能容物。能容人，則與人爲一矣；能容物，則與物爲一矣！能容則大，大而無外，則與天爲一矣。此即是人我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會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聖功神化妙用。此一關捩子，千古聖人從未指點，使得衆生有個下手修爲處，有個入門處。作仙作佛作聖人，本是天下第一大難事，然亦極淺近極平易，只在我字上克即是。克去我相，克去我見，克去我執，克去我念，克去我私，克去我心。克來克去，克至赤裸裸空洞洞，一絲不掛，半點皆無時，便得見真我，即得見本來面目矣！

昔豫章旅邸有題句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以爲奇語，表而出之。彭執中亦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屬名言。惟行好事易，存好心難；以事顯有名，而心隱難見也。能於不見不知時，戒慎恐懼，敬恭愼獨，方是聖學要旨。

學道人宜知孝弟爲修道之本。論語有言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仁者，人也。孝弟爲仁之本，即孝弟爲人之本。「本立而

道生」，故孝弟亦即爲修道之本。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即仁民愛物之大德大修，須以親親爲本，即須以孝弟爲本也。由近及遠，由人及物，而遠近一體，物我一體，均須自孝弟始。

儒家教人做人有八綱，即八德。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法家之管子則單提「禮義廉恥」。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乃就事功言，故曰「國之四維」。孝弟忠信，乃就修省言，係爲「人之四維」。四維不張，則必淪爲禽獸矣。而此八德，又實以孝爲首。古哲所謂：「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者是。故論語首謂：「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推而言之，其爲人也，不能孝其親，而能躬行禮義廉恥者，未之有之也。一孝字，不但貫串其餘七德，且亦貫串萬行萬德。儒家學術，以仁爲中心思想，而曰孝弟乃爲仁之本，其重要也可知。管子略而不言，故其治齊，雖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卒不免於齊國之亂者，忽其本也。惟管子不提前四維，亦有其內心之苦衷在。竊以管子乃功利中人，而非聖德中人。管子有老母，未能善自侍養，而亟亟於功名，是不孝於親也。既亟亟於功名，而又三戰三走，是不忠於職也。管子事公子糾，糾敗召忽死之，而管子不能死以全節，反甘幽囚受辱，復改事小白（齊桓公），是不忠於君也。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與，是不信於朋友也。有此諸失，欲倡之於天下，亦無以正國人耳目，故只單提後四德，而命之曰「國之四維」也。若徇其意而言之，則可以曰：「孝弟忠信，人之四維，四維不張，人乃淪亡！」若捨本逐末，則必愈治而愈亂愈齊而愈紛矣。修道修佛修聖人，則尤然！孝爲萬德之本，亦爲萬事之本。蓋孝弟實出於人之天性，保存此天性使勿失，涵養此天性使日長，則可日入於聖而日幾於道矣。捨此於屬天性之德而不講不勸，却反齊其末，欲其有成，又烏可得哉！今者人心陷溺，物慾橫流，世風不古，國事日非；故不惜苦口婆心，爲世間人，多說幾句繁詞絮語，並拈出此一千古未判公案，而爲之慈悲指點也。

漢武帝尊儒黜百家，爲儒家功人，爲百家罪人。諸子百家術之所以不張者，自漢武而後，歷代帝王均相繼而黜之有以致之也，惟其尊儒之策，亦復爲儒家之罪人，則千古來實無一人夢見在！自其定儒於一尊而後，儒學便成爲帝王家「看家之學」，儒才便成爲帝王家之「看家之才」！「學而優則仕」一語，尤誤盡百世天下蒼生！使讀書人羣以做官爲能事。以輔佐帝王治理天下爲唯一職志，富貴功名之士，羣出於儒家，而儒家之聖學絕，聖人亦絕！連真正之讀書人亦幾乎絕矣！數千年來有幾人不老死於五經四書下？不老死於章句義理註疏考證下？有幾人能透得出樊籠半步！故孔孟而後無孔孟，老莊

而後無老莊！以一殺於尊，一殺於黜也。學道之士，宜不以人之尊黜爲尊黜，而自有其尊黜，心有定見，則行有軌則，而不爲物役，不爲世移矣。

學道人最要緊一着，在能高自眼孔，讀經而不迷於經，學道而不縛於道。即古德所謂：「窮盡萬法而不留一法，透盡諸門而不滯一門」者是。若一生死眼鑽故紙，滯殼迷封，逐途成滯。則一部道藏，一部佛藏，即可困死你一生，又何能透過龍門不滯水。須知「仙道無訣即真訣，佛門無門即法門」！

仙佛聖人，可學而不可學，不可學而可學。可學者，在可以之做個榜樣；以前人做個燈籠，後人好走路。不可學者，在學即是錯，學必有差。同之既難，加焉而上之，更屬無望。學孔子者絕不能至於孔子，學老莊者絕不能至於老莊，學釋迦者絕不能至於釋迦。路是人走的，人是走路的。前人已走成的路，固極現成極平易，然總在前人後邊走，走到盡頭，仍是踏着前人的路頭走，不能脫前人脚步，亦走不出前人所走的圈子。自己走出條路來，既可以給人走，而且總是自己新創的路。

佛不可學，學佛即錯。余早歲宰四川灌縣時，曾贈靈巖寺方丈傳西和尚有句云：「不學佛時方成佛，非參禪處即參禪！」傳西深愛之。若謂佛爲可學，佛又向何人學來？本來無佛？，何佛可學？楞伽經不云乎：「無有佛涅槃，亦無涅槃佛。」若謂佛可學而

成，試問：千古來，幾人學佛幾人成？幾人參禪幾人悟？不老死於經義下，即老死於話頭下，誦經持偈，何能跳得出經典枷鎖，偈語樊籠！且乎學佛即迷佛，執佛即滯佛，法佛即着佛！求成反失，求悟反迷，求活反死！此點，學仙學道學聖人，亦復如是！惟此乃徹頭語，只可爲大根器人道，而不可爲庸俗人言也！

參玄悟道，參要真參，悟要真悟。明心見性，明要真明，見要真見。尤貴行履，而不貴知見。經書倒背，丹訣爛熟，不自己親身走過，踐履證驗過，縱解也解得，說也說得，悟也悟得，寫也寫得，總仍只屬知解邊事，與仙佛聖人，毫沒干涉，結果總是兩截，各有天壤之隔。有如遊名山大川然，只是將前人所著名山大川的遊記，背得滾瓜爛熟，自己不親身去遊覽一番，閱歷一番，住持一番，總不能算你到過住過。文字禪、文字道、知解仙、知解佛，總是隔一層。這一層，雖說只一層，一層却有天淵之別。此在煉丹工程上，尤易看得出來。一步一步，毫釐差錯不得，一程一程，寸步躍等不得，不修不煉，決無絲毫用處。此在說：行證要緊，也就聖門的踐履工夫要緊。

學道貴在能與道爲一，學佛貴在能與佛爲一。用功時，要能道我無分，佛我無分，方爲上乘。切不可道自道，我自我；佛自佛，我自我！欲如此，亦只能在行履上見。

念佛之要，在能念至「念即無念，無念即念。」然此猶非至善。至善之道，須能念

至「佛我無分」。即念至「我即是佛，佛即是我」境地。念至不知是我在念佛，抑是佛在念我。而同時，亦可說是我在念佛，亦可說是佛在念我。無我身，亦無佛身，無我相，亦無佛相，佛我一團，渾渾淪淪。斯時也，謂之有我可，謂之無我可；謂之有佛可，謂之無佛亦可；謂之有念可，謂之無念亦可。天地窈冥，佛我恍惚！念乎否乎？佛乎我乎？山乎室乎？日乎夜乎？吾不得而知也？亦無有一吾可得而知也！然亦非迷迷糊糊，而係惺惺了了！至此境地，方得謂之至善。此一「佛我合一」工夫，千古大德無人道破。不然，佛還是佛，我還是我；佛我二分，依然存在；佛我二執，依然膠着；云何證得？云何成佛？仙道中之內守清虛者，亦復如是。

達摩有言：「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學道人須知，此非即道，只是個「入道」門徑。對境無心，內守幽閒，只是可做到一心清靜而已。外不入內，心不緣外，依仍境自境，心自心，人法二執，依然未捨。要能泯境泯心，泯人泯法；空境空心。空人空法。心境兩忘，人法俱捨；空有不滯，中亦不立。至此境界，自可頓超聖地矣！

見地高遠，然後可爲學。心地清淨，然後可以爲道。

學道有一淡字訣。名心宜淡、利心宜淡、慾心宜淡、色心宜淡、貪心宜淡、愛心宜

淡、嗔心宜淡、癡心宜淡、勝心宜淡。無所不淡，則無所不安。

學道有一寡字訣。寡言所以養氣，寡視所以養明，寡聽所以養聰，寡思所以養心，寡慾所以養性，寡動所以養神，寡得所以養精。無所不寡，則無所不清。

學道有一靜字訣。形欲其靜，心欲其靜，氣欲其靜，神欲其靜。無事時固宜求其靜，有事時亦宜求其能靜。靜中固宜求其靜，鬧中亦宜求其能靜。當燈紅酒綠紛醉金迷之際，尤宜求其能靜。

學道有一定字訣。體欲其定，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處富貴中固宜求其定，處貧賤中亦宜求其能定。處安樂時固宜求其定，處患難時亦宜求其能定。當顛沛危急死生存亡之際，尤宜求其能定。

學道有一嗇字訣。保一分精氣，即多一分年壽，少一分思慮，即多一分精神。不但精宜少漏，神宜少耗，氣宜少損；而且宜福宜少享，樂宜少尋，名宜少得，財宜少積。凡此，諸嗇之爲用也。

學道有一無字訣。對境無境，居塵無塵，處事無事，應世無世，在念無念，用心無心。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直至萬有皆無，萬緣皆空時，其中便有真消息矣。道門最上一乘工夫，旨在煉神還虛，煉虛還無！學佛亦然。佛言無人我衆生壽者相，無眼耳鼻舌

玄宗心學指要

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過去現在未來心，無生老病死苦集滅道。衍至數千萬言，歸根結底，亦只此一無字訣而已。

三、修道法語（修道入門直指）

修道之士，第一宜去凡情，第二宜脫俗氣，第三宜摒習心，第四宜淨人慾，第五宜絕名利，第六宜斷淫念，第七宜除煩惱，第八宜杜貪求，第九宜滅我見，第十宜泯法執。此而不能做到，則絕不能言向上一着。其中尤宜首從超凡脫俗下手做起，有一分凡情，有一分俗氣，即遠離僊道十萬八千里矣。

修道之士，第一信念宜堅，第二志趣宜猛，第三眼孔宜高，第四心量宜大，第五氣度宜宏，第六風骨宜雅，第七學養宜富，第八慧解宜深，第九陰德宜積，第十功行宜篤。此與前十者相輔相成。一重在損，一重在益。

學道之士，切須能：隨世應世，因物付物；對境忘情，居塵不染。世事宜看得空，世情宜看得淡。對萬事萬物，宜擔得起，尤宜放得下。能擔得起不難，能放得下難。世之有才氣人，常誤於放不下而不自知！

修道有一忘字訣。忘物可以養心，忘情可以養性，忘境可以養神，忘色可以養精，忘欲可以養形，忘形可以養氣，忘我可以養虛，忘世可以養道。無所不忘，則無所不養。修道之士，參要真參，悟要實悟；修要真修，煉要實煉；尤以學丹之士，不大死一

番，便難得大活機用。性功無形，命功易見；鼎器藥物，水火烹煉，以至陰陽變化，新陳代謝，全屬「生理化工」。設工夫火候不到，何能防衰止老、返老還童，與長生久視、神形俱妙乎？惟此長生不死，非指此假身而言。太上云：吾尚自頭白，誰能形完全。

修道不可求速功，欲速則不達，常易半途而廢。佛門有頓法，有漸法，禪宗尤重頓悟成佛。在道門中亦有頓法有漸法，惟不若禪宗重頓法之甚。禪宗中人，甚至好言頓法爲接引上根人設，漸法爲接引中下根人設。實則成有遲速，法無頓漸。夫修仙修佛修聖人，乃天下第一等大事，成仙成佛成聖人，乃天下第一等高人（方便語），豈可舉手即得，投足即幾，立地可成，易如反掌折技吃飯痢矢哉！言頓悟者，祇指悟時之一機一用及此一片時，而忘却了悟前之困學困參困知困行等大段時間與大段工夫。不然，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難道他們俱是最鈍根人不成。在此一頓字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大家自認是聰明人是上根人，於是蒲團未暖，便妄稱悟道；經義粗通，便妄逞口嘴；自我作佛，自我作聖，自我作仙，又幾曾夢見古人苦功苦行苦修在！

修道宜「克明道德，廣積陰功」。道德所以立己，陰功所以濟人。而要在以行善爲首。太上云：「欲求天仙者，當立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養善性，存善心，行善事，居善地，與善人，積善德。內外均純乎「至善」，則自德行全備而凝於

道矣。

顯德之功有限，陰鷲之功無窮。修顯德，即無求報之心，亦有邀名之心；即無市恩之心，亦有結善緣之心。若乎隱德陰鷲，則此憧憧者皆無矣。爲善而無爲善相，布施而無布施相，作福德而不着福德相，修陰鷲而不着陰鷲相，度天下衆生而不着度人相；斯爲止矣至矣。

劉長生有言：「一分塵盡，則明一分道；十分塵盡，則明十分道；如塵心絕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絕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冲和。」能做到此，則可神氣內安而近道矣。

古哲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是聖賢切實示人處。人能信得此八字過，一切貪心、妒心、癡心，患得患失心，計長計短心，吉凶趨避心，恩仇報復心，自不知銷歸何處？」學道人首宜安分守己，隨遇隨適，無入而不自得。故此八字，大有受用。

施肩吾曰：「養生者以不損爲本，進道者以無病爲先。少思寡欲，則聲色自無矣。虛心弱志，則神氣永寧矣。」太極篇曰：「修真之道，以秘嗇真氣爲本。洩泄者，其大忌也。」經曰：「閉絕命門保玉都，百年方酢壽有餘。」固精氣以保真氣，斯爲養生要着。精氣神爲內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均宜閉固勿洩通。魏伯陽謂「耳爲精竅，目爲

神竅，口爲氣竅。」內宜精不漏，氣不漏，神不漏；外宜少聽少視少言；尤宜清心寡欲，无思无慮爲最要。

修道之人，宜不慕富貴，不厭貧賤。須知日銷萬金，總不如簞食瓢飲，曲肱而枕之之樂。貧爲養生之本，因爲入道之基，清淨一事，富貴人中不能得；逍遙自在一事，富貴人中亦不能得。富貴榮華功名利祿，大限到來，誰又能帶得一分一毫去。

修道人宜自訟其過，而不訟人之過。自隱其善，而不隱人之善。古哲有言：「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凡好議論人長短，好品評人是非者，總屬小人之流，爲修道者所宜切戒。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作聖人之道也。作仙作佛亦然。作聖人非難，能自明其明德，當下便是聖人，絲毫不假修爲。良以能自明其明德，以復其所受於天者；則物不待格而自格，知不待致而自致，意不待誠而自誠，心不待正而自正。以本來如是，故亦自然如是。蓋吾人之本心本性，良知良能，人人具足，個個現成，不欠缺分毫。其所以有欠有缺者，自虧也、自損也。祇須不喪其固有，即不失其本心，不斷其本性，不蔽其良知，不枯其良能；自在而行，當體即得。

修道貴能從無思無慮，不將不迎處下手。立德貴能從無伎無求，不怨不尤處下手。

孟子曰：「夭壽不貳」。當生死念動時，則夭壽貳矣。當生死念不動時，則夭壽不貳矣。一切差別相好惡念，皆生於一動。於一切處不動念，則一切處於我無分，豈僅生死而已哉！

莊子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此以其「知通爲一」也。知通爲一者，以「道通爲一」也。學道最宜有從容氣象，有恬淡心境，有涵容襟度，有謙退胸懷，而最忌浮，忌燥，忌急，忌小，忌易喜易怒，忌輕言輕動。去此全靠涵養，訣在一緩字，緩則有如閒雲野鶴，悠然自得；一切病不去而自去矣。

論語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是孔顏心法，亦即仙佛心法，宜力參！

八不道人有言曰：「漢宋註疏盛，而聖賢心法晦，如方木入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添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鑿混沌竅也！四教儀流傳，而天臺宗昧，如執死方醫變症也！」此真藥石之言。

參元無二法，方便有多門。修道人切不可執我見，切不可是我而非人。尤不可藉非人以自高，藉議論人長短以自大。道大無方，門門可入。是我者吾是之，非我者吾亦是之，得是矣。善我者吾善之，惡我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至人以萬世爲箕裘，蜉蝣以旦暮爲大年，蟻蠓以甕天爲一世；雖曰可齊，然亦有其不可齊者在。故學道人切宜志其大者遠者，而不可志其小者近者。道尚玄同，然玉石薰蕕，仍不可不辨。不然，聖盜同流，佛魔無分，又何貴乎有修持也。

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佛云：「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得一字。」以道不可說，可說者非道也。儒門亦重此爲修。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不言之教，更爲淺易顯明，法天之不言，以爲修道，自可幾於道。世之好逞口說者，讀此當知有所師法矣，而免入拔舌地獄。

修道人須知：未有神仙是不學無德之人，未有神仙是貪財好色之人，未有神仙是急功好名之人，亦未有神仙是亟亟於富貴中人。

修道人首宜學吃苦。苦學苦修，苦行苦煉，一切聖功道果，總自吃苦中來。萬般皆下品，唯有學道高！祇要有道行在，則茅屋陋室，非苦也；簞食瓢飲，非苦也；破衣芒鞋，非苦也；販夫走卒，非苦也。能學吃苦，能甘苦如飴，則自無愛慕，無貪求，無嫉忌，無怨尤！而亦無苦樂矣。且也，苦樂乃唯心所造，吾心如不自覺其樂，則雖居帝王之尊，處萬民之上，亦有如囚徒之苦也。吾心如不自覺其苦，則雖家無隔宿之糧，貧無立錫之地，亦可怡然自樂也。

古哲有詩云：「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又云：「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能了悟及此，則世間富貴功名，又有何爭之有？

修道人首宜自食其力，自力自養，自修自度。切忌受人財物，受人佈施，受人供養。了一子有言：「受人一惠，三世難報。」又云：「受人佈施，牛馬轉世。」良以一受人供養，此生便成廢人，匪但恩德難報也！

世謂儒家爲入世間法，佛家爲出世間法，吾則謂道家爲超世間法。即世間而無世間，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可言？即人我而無人我，何有人我衆生之可分？即根塵而無根塵，何有六根六塵之可了？即天下而無天下，何有天下國家之可治？即世界而無世界，何有三千大千世界之可言？儒家求住世間，佛家求出世間，道家則不住不出，亦住亦出；故可住則住，可出則出；住之與出，皆可自在悠然。復因其能即住即出，即出即住；故住即不住，不住即住；出即不出，不出即出；住之與出，皆可得自在逍遙。惟此皆爲方便分，方便語，不可執以爲論也。

佛家教人宜無分別心，實則佛家之分別心、分別識、分別法，爲最嚴密最細微最繁苛，萬千經義，萬千條理。非上乘根器之大智慧人，窮究至死，亦難有通處，難有了處。釋迦自謂爲人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得一字。後之菩薩大德，又何苦硬要經上添經，

法上添法，理上加理，義上加義。以爲博大精深哉！天何言哉？天不失其大；地何爲哉？地不失其生。故禪宗以不立文字爲教。良以「不離文字難爲道，盡捨語言始近真」。

世之自立門庭者，多以言說文字惑人。大言大惑，小言小惑；多言多惑，不言不惑。伊川謂：「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惑愚暗者以高明，惑高明者以愚暗。本自愚暗者，可爲高明所惑；此爲經論。本自高明者，可爲愚暗所惑，則爲不傳之秘也。

世之凡可障心者有五：曰事障，曰理障，曰法障，曰道障，曰偶像障。不但事可障吾心，而理亦然。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執滯此理，亦適足爲心性之礙。法之與道與偶像，亦莫不然。是故未明理時須求理，既明理時須捨理。未得法時須求法，既得法時須捨法。未明道時須求道，既明道時須捨道。偶像亦然。信仙信佛信聖人，固可使汝爲仙爲佛爲聖人，然此等偶像，亦適足以障心也。故洛浦安有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盡迷巢。」即是說心中橫有一佛之偶像在，反可爲成佛之礙也。

佛於金剛經謂：「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詳繹之，尙應無色相，無法相，無有相，無空相，無世間相，無出世間相。乃至無無人相，無無我相，無無衆生相，無無壽者相。無無色相，無無法相，無無有相，無無空相，無無世間相，無無出世間相，無無我相，無無衆生相，無無壽者相。無無色相，無無法相，無無有相，無無空相，無無世間相，無無出世間相，無無我相，無無衆生相，無無壽者相。

出世間相。乃至無福德相，無菩薩相，亦無佛陀相。本來皆有，實看却空；空了再看，依仍有還是有，空還是空。山河大地，非山河大地，究仍是山河大地。再上一乘，便密不通風，無可言說矣！

有不是，無亦不是，非有非無亦不是。着不得有，亦着不得空；亦着不得非有非空。相着不得，法着不得，佛亦着不得。有見即非，有知即非，有言即非，有佛即非，不有亦非。着色相固非，着空相亦非，色相空相俱着俱不着亦非。舉目即非，動念即非，擬議即非，開口即非，法是什麼？道是什麼？仙是什麼？佛是什麼？試一道來？

禪佛家總教人求見「本來面目」，其實，本來面目本來沒有，有亦求不得，亦見不得。有求即着，有着即執，有執即滯，有滯即縛，縛即死矣！其次，總教人求解脫，求往生淨土；本來無一縛，何必求解脫！本來無淨土，何必求往生！本來無生無死，何必求了生了死！得即無得，何能求得？佛亦無得，何況衆生？衆生即佛，佛即衆生；本來不二，求成即二。佛云：「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成見不破，佛見不破，即修萬千劫，亦屬徒然！佛法如是，仙法亦然。

修道宜養其真一之氣。就其淺而易行者言，如古哲謂：「少言語以養內氣，寡色慾以養精氣，薄滋味以養血氣，嚥津液以養臟氣，戒嗔怒以養肝氣，節飲食以養胃氣，勻

胎息以養肺氣，少思慮以養心氣，不漏精以養腎氣，慎行藏以養神氣。」此十句教，實乃養生之金文也。

學道人首宜學吃虧。先人以後己，厚人以薄己。凡事宜功歸之於人，過歸之於己；善歸之於人，惡歸之於己；利歸之於人，害歸之於己。聰明人只是不肯吃虧，結果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古今來，多少英雄豪傑，只爲不能吃虧，不知害了多少事。修道則不然，明虧暗虧，吃了總不要作聲，如啞子吃黃連相似。才好！

學道人首宜學糊塗，宅心仁厚，存心糊塗，爲入道要訣。鄭板橋謂：「難得糊塗。」東坡詩謂：「世人生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吾兒多懵懂，無災無難到公卿。」俗諺謂：「糊塗自有糊塗福，道在糊塗心裏住？」即此也。

修道人宜知有所敬畏。哲言有之：「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畏於欲，無入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

老子云：「大巧若拙，大辯若納。」修道人以能若拙若納爲貴。能辯而不辯，當巧而不巧，此即是德器涵養處。身口意三孽，而以口孽爲最重。世間人言語缺德與筆端缺

德者，鮮能不遭惡報，以有違渾厚而傷天德也。

老子云：「大智若愚。」修道人以捨智守愚爲貴，逞智用術，逞才運巧，即得一時之便宜，常受無形之大失。道不可道，智其可用？樸恐難全，才其可逞？凡事裝愚作蠢一分，即增一分道行！裝聾作啞一分，即多一分受用！此中滋味，非過來人不知。世間人，多好逞才華，逞聰明，逞智慧，逞匠思；以示高人一等，實則明眼人看來不值半文錢也。此祇可以騙愚夫愚婦於一時！

老子云：「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修道人宜三復斯言，而引爲首戒。故切忌自我作師，自我作聖！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玄牝之門，語其大則爲天地根，語其小則爲萬物根，語其用則爲生死根。解者千百，難遇一是。

聖人以謙下爲本，老子亦常以柔弱謙下教人。故爲道切戒好爲人師。即已有得，亦不可自炫自恃。或自以爲學貫天人，自以爲才高千古，自以爲知絕羣倫。須知人各有其所有，而亦各無其所無。故前人云：「暴富貧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烟。」

道貴清靜，貴謙沖，貴柔弱。故學道切忌以學驕人，以才驕人，以知見驕人。凡自驕自傲，自高自大，自是自恃者，則適小人之尤矣！

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此有兩方面說法。一爲不求人知，不可爲人知。一爲道大知希，曲高和寡。若天下人皆知我，則我小矣！天下人皆知我，則我陋矣！修道宜修其大者上者，修其非盡人所可知所能知者，方能成其至大無外至高無上之道。衆人皆笑之恥之卑之賤之，方爲至尊至貴之我。然亦不可以此自尊自貴，自高自大，自得自豪！道大無我，一有我念在，便不得謂之道矣。道大平等，我無殊於衆生，衆生無殊於我。聖凡無分，仙凡無分，佛凡無分，物我無分。我與衆生不二，我與萬物不二，我與天地亦不二；無分別觀，無差別念，無等級相。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切即空，空即一切。了乎此，便近道矣！

老子云：「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佛門重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儒門重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爲三教聖人修道之基本處。古真云：「返本還原是藥王。」此則言工夫下手訣則。一言以蔽之，要不外由後天返還於先天境界而已！嬰兒也好，赤子也好，未生前本來面目也好，用詞有差別，方法有異同，其最高主旨則一。修仙修佛修聖人，總不外此一着。這個亦即是本體，循本體以用工夫，即可日幾於道。即本體即工夫，即工夫即本體；總不外這個。守住這個不離，如鷄孵蛋，久久自可頓超聖地。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幸勿念，受施幸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柔弱生之本，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硜硜匹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此最可爲修道人入道座右銘。

白玉蟾曰：「人無心則與道合，有心則與道違。惟此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餘，生萬物而不竭。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五行至精，能役有數，不能役無數。百念紛起，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今夫修此理者，不若先鍊神。鍊神之妙，在乎凝神；神凝則氣聚，氣聚則丹成，丹成則形固，形固則神全。」其言切道！

古哲有言：「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當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此二路實祇一路，即是修道。得意時能修道，自有退路，以修道便無「死路」也。失意時能修道，自有出路，以修道即是「生路」也。

道家之全真道，即北派，世又稱全真教，主虛無自守，清靜自修，恬淡自適，無爲自安；純務內修內養，以全性命之真。元元和子曾簡述之曰：「全真之教，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大抵絕貪去欲，返樸還淳，屈己從人，懋

玄宗心學指要

功崇德，則爲遊藩之漸。若乃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其堂奧矣。」金元好問亦有言謂：「全真道有取於老佛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顓脫縛律自解，心光曄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由上所述，可窺全真要旨之一二矣。

四、煉心訣要（心學指微）

心學爲道、儒、釋三家之所特重，儒曰正心，佛曰明心，道曰煉心；要皆參修心學一事。虞廷十六字薪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道心，實祇一心而已。順欲逐物，向外馳求，便爲人心；逆欲循理，向內守中，便爲道心。此心一動，便即人欲紛擾；此心不動，便即天理盎然。人之神在心，而心之機在目，用日向內反觀，心亦隨之內守而不外馳矣，故孟子以「求放心」爲教。一心內守，寂照虛無，自然靜定。人在定中，無思無慮，無欲無念，自然天清地寧、神明在躬。在另一方面，心火自然下降，腎水自然上升。自然心腎相交，水火既濟。由斯而可性命俱得矣。攝欲歸理，攝情歸性，攝神入炁，攝心入道，此爲千聖不易之十六字真言，而三家亦無不可以此爲修持之軌範也。

唱道真言謂：「煉心者，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也。心地茅塞，雖得丹道，亦是旁門。雖成頑仙，不登玄籍。」又云：「煉丹先要煉心，煉心之法，以去閒思妄想，爲清淨法門。仙家祖祖相傳，無他道也。吾心一念不起，則虛白自然相生，此時精爲真精，氣爲真氣，神爲真神。用真精真氣真神，渾合爲一，煉之爲黍米珠，爲陽神，而仙道成矣。」

。』故張紫陽亦云：「欲體至道，莫若明乎本心。心者，道之樞也。人能時時觀心，則妄想自消，圓明自見，不假施爲，頓超彼岸，乃無上至真妙覺之道也。」煉心之法，或於動處煉之，或於靜處煉之；或於有事中煉之，或於無事中煉之；或於念頭起處煉之，或於念頭未起處煉之；或煉其有聞有見之心，或煉其無聞無見之心；或煉其痴迷之心，或煉其知解之心；迄煉至意無其意，心無其心，且又無心可證時，則自可清虛澄澈，如常寂，慧性常空，而得頓超直入聖真境界矣。

煉心所以習靜，故煉心以靜坐爲下手法門。古真謂：「靜坐至無思無念之時，則真息綿綿，元神見而元氣生矣。」良以靜極則陽生而陰消，一陽獨長，則元精自充；元精充盈，則真炁自足；真炁飽和，則元神自全。精氣神三者充全無虧，則形亦隨之而可久存矣！此道家靜坐所以有異於儒釋兩家，修性而兼能修命者之有以也。惟欲得此元精元氣元神，須以真心爲用，真心者，人欲未發、識念未起前之本來心也。故全須在靜定中下手，若人欲一生，念頭一起，便落於後天爲用矣。道家常談火候，真火即自元陽中生；常談藥物，藥物即自元炁與元精中生；常談烹煉，烹煉即自火候中作用；常談周天，周天即自氣脈中流行，常談交媾，交媾生於陰陽；常談結胎，結胎源自交媾；常談溫養乳哺，溫養乳哺爲有結胎一事；常談出神入化，出神入化爲有脫胎一事。凡此各種境地

，步步工程，均有秘密天機，向不輕洩輕傳也。以上諸境，此心不能得「虛極靜篤」境界，便一切無由生起。而老子「致虛極，守靜篤」功夫，則又全在煉心一着。故曰：煉心法門，爲入聖登真之徹始徹終法門也。

唱道真言又曰：「煉丹而不煉心，猶鞭馬使馳而羈其足，何能使達也。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心靈則神清，神清則氣凝，氣凝則精固。丹經所謂築基、藥材、爐鼎、鉛汞、龍虎、日月、坎離，皆從煉心上立名。至於配合之道，交濟之功，升降之法，烹煉之術，此其餘事。若心源未能澄徹，情欲纏擾，則築基雖固，必復傾；藥材雖具，必多缺；爐殘鼎敗，龍戰虎哮，日蝕月晦，坎虛離實；此時欲講配合，則陰陽不和；不明交濟，則水火不睦；欲升而反降，欲降而反升；三尸害之，六賊擾之，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故曰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茲以世人多昧於此義，特詳爲引錄，欲使不忽其本耳。

修道既以煉心爲本，故人而充其愚昧之心，則煉之使明；充其偏頗之心，則煉之使正；充其邪惡之心，則煉之使善；充其外馳之心，則煉之使收；充其浮動之心，則煉之使靜；充其攀緣之心，則煉之使定；充其放誕之心，則煉之使一；充其癡迷之心，則煉之使悟；充其人欲之心，則煉之使聖。此煉字，全是入道工夫！全是治心正法！

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仙佛聖人，此心成之也；人皆可以爲桀紂，可以爲盜賊禽獸，此心敗之也。人爲天地萬物之靈，而心又爲人之靈；故人人都是神聖，祇在此心之不放失！人人都是禽獸，祇在此心之放失！故孟子以「求放心」爲教。慎獨之要，在慎此心；念佛之要，在念此心；參禪之要，在參此心；修道之要，在修此心，而煉丹之要，亦在煉此心而已！豈有他哉？

余常謂：學道宜從根本起修，心爲根本，亦即宜從心起修。呂祖曾云：「千言萬語，祇不過發明煉心二字」。心本虛無湛明，寂然不動。其動者，感於物而動。不動則無善惡亦無差失，動則有善有惡、有得亦有差失。欲使心不爲外動，不爲事遷，不爲物蔽，佛家用「明」字工夫；儒家用「正」字工夫，道家則用「煉」字工夫。下字不同，用旨則一。總在求復其初心，保其良心，毋失其本心，得證其真心而已。心本無心，動則心生。心生識生，心滅識滅；心生念生，心滅念滅。生於其心，害於其道。使知見念識，渾淪不生，一生即滅；以至不有不無，不生不滅；此爲三家用工處。儒家常言「不動心」言「收放心」。佛家亦嘗言「制心一處，無事莫辦。」此則更顯得是煉字工夫邊事。務煉至內心清淨，一念不生；而至一切處無心，亦無一切心。庶乎近道，須知「一念動時皆是火，萬緣寂處即爲春」也！

感於物而生其心，此心即是人心，亦即物心物慾。感於物而不生其心，使其心仍爲本心，寂然不動；此心即是道心，亦即天心天理。去物慾存天理，去物心存天心，去人心存道心。此爲修道要着。易曰：「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儒家之言正心，佛家之言明心，道家之言煉心，要不外此「洗心退藏於密」一着工夫。洗字下得最貼切，與煉有同功之妙。

佛家之明心，是自明其心，乃內不緣外工夫。儒家之格物，是外格其物，乃外不入內工夫。朱子解格物爲「即物窮理」，孰不知天下之物難盡即，天下之理難盡明。若必一一即而窮之，則知難盡致，意難盡窮，心難盡正矣。其失在萬事萬物均各具一理，勢難一一盡即而窮之也。若能外（格）物不入於內，即物交於心而能寂然不動，交若無交，見若無見，知若無知；如雲行空，如鏡照物，來去無礙；有來去如無來去，適有心時適無心。則爲根本妙道矣。自心之真知不爲物蔽，則意自誠而心自正。若蔽而能格（外）之，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而自明矣。佛家常言「萬緣放下，一念不生。」如何能「萬緣放下，一念不生。」主在使外之萬事萬物不入於心，入而不住，過而不存；交而不感，應而不動；如是，則名利也，榮辱也，貧富也，貴賤也，大小多少也，壽夭生死也，衆人皆二之者，而我皆一之，一之則無一切差別心，無一切好惡

心，而能同萬不同，齊萬不齊，雖日應萬事萬物而不傷不失矣。此爲一得一切得工夫。若祇是從窮理破執工夫下手，則破了物執有人執，破了人執有我執，破了我執有法執；萬物萬理，萬事萬執，一理一事窮去，一法一執破去，則窮不勝窮，破不勝破。吾人之生年有限，而應窮之理事與應破之知見無窮，將何有了時？

老子曰：「虛其心」。又曰：「道冲，而用之不盈。」又曰：「心善淵」。蓋心虛則能應萬物而不盈不傷。道體至虛，心法道，亦虛而已矣。以一虛寂，則自心不滯物，心不滯事，心不滯理；活活潑潑，乾乾淨淨，空空洞洞，心無一物，得大自在；此爲要着。佛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言心不住一切處，不着一切相，一塵不染，一念不生；湛然常寂，澹然常明。無知見亦無不知見，無中間亦無二邊；無事物心，亦無理法心，無過去心，無現在心，亦無未來心。無是一切心，則住亦無住，無住亦住。「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以無所住之心行於天下，則無住而不自得矣！住色而不住於色，住空而不住於空；住染而不住於染，住淨而不住於淨；住有而不住於有，住無而不住於無；住法而不住於法，住道而不住於道。一切無住，則自生清淨心；自心清淨則合道心。斯時欲覓自心，亦了不可得，自心了不可得，則天人物我，一切亦了不可得，天人物我一切了不可得時，便即大得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故能應物而不傷。」永嘉大師曾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吾亦嘗曰：「有心常不用，便爾是無心；無心自無用，無用亦無心。」亦即程子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無心無情，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則近道矣。

學爲人，第一要在正心。心爲神主，亦爲賊王。存心正則一切皆正，存心不正，則一切不正。何謂正？止於一之謂正，一者。道也。亦即止於道之謂正。凡合於道者爲之，不合於道者去之。則自存心正矣。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心本無惡，因物感而惡，去其所以惡者，則自正於中矣。

學道貴有信心，有恆心。以道非驟時可得可成者。董其昌有云：「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即得訣，未必能守之終身。」此語最得其要！世之學道者如牛毛，而成道者如麟角，一在不能盡人能遇明師，盡人能得真訣；尤在不能盡人能守之終身一點耳！欲作不死人，須有至死方休心！此言得之。

學道以無心無念爲體，以忘情忘言爲用；以清淨恬澹爲宗，以柔弱謙下爲本。

仙學與聖學工夫，最上乘最簡要最直捷之坦途，是在教人從心地法門入手，從心地

法門練達，從心地法門圓成。大學講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其實是一個工夫。故唱道真言謂：「煉心兩字，乃入聖成仙一貫之學。苟非坐破蒲團，磨穿膝蓋，豈能不起思爲，一無染着，洞見本來面目，證徹無上根源。故煉心實爲仙家鐵壁銅牆，攻得此關破，打得此壁穿，所謂圓陀陀，赤洒洒，黍珠一粒，陽神三寸，自在玄宮，週通法界矣。」學人之所以難成者，祇在無毅力，無恆心，透不過此關耳！

五、煉心訣要（心學指微）

學道修行，首宜明心煉心正心。人人所同者此心，人人所不同者亦此心；以此心同故，聖凡平等，毫無差別，此在本心（本體）自同也。以本心同故，人人皆可為聖人，人人皆可為仙佛。聖凡無別，仙凡無別，佛與衆生亦無別。以此心不同故，聖凡有異，差別天壤，此在習心（作用）不同也。以習心不同故，人人皆可為聖人仙佛，而不能盡人皆能成聖人，盡人皆能成仙佛。聖凡有別，仙凡有別，佛與衆生亦有別。本無別，先天也。終有別，後天也。明心者，明此先天之本心。煉心者，煉此後天之習心。正心者，正此後天之習心。人人之本心皆同，然自離母腹，一入後天，即不知不覺而日增其習心，日失其本心。習心增一分，本心即減一分。佛家認明見本心，可立地成佛。故重參究，重悟證。道家認煉去其習心以復其本心，可立地成仙。故重修煉，重工夫。儒家認正其不正之習心，以歸於正而復其本心，亦可立地成聖。故重修養，重化育。用名不同，下手有別，實則三教聖人教人，皆祇此一心地法門耳。

修性祇此一心地法門，修命亦祇此一心地法門。萬法唯心，萬道唯心。心爲人之主宰，亦爲精氣神之主宰。煉精煉氣煉神，均須先自煉心始。心涵動靜，未動之先，即是

本心，即是先天；既動之後，便屬習心，便落後天。不動爲本體，動爲作用，故孟子承尼山以「不動心」爲教，老釋二氏修持，亦以此心不動爲要門。心不動，即是虛極靜篤，此時，不但情識俱泯，人我兩忘，且亦心無其心，而無心可見；無心便近道矣！

孟子嘗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者均爲正氣所致，亦即浩然之氣所致，也就是不動心工夫。此中貧賤不能移易，威武不能屈難；威武不能屈易，富貴不能淫難。進之，富貴不能淫易，生死不能易難。設能無富貴心，無貧賤心，無威武心，無生死心，又何心之動有？

人能一心向道，不爲功名動其心，不爲富貴動其心，不爲財色動其心，不爲生死動其心，終必有成。郝太古謂：「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僊。」心殺境，即能不動心工夫也。心一至虛極靜篤時，便自見性天。性天見，自會識得主人翁。不失主人翁，即可得真宰矣。靜則虛，虛則靈，靈則神，神則化。修虛極靜篤法，先須用收字訣，即收放心者是，次須用息字訣，即息妄心者是。再次須用淨字訣，即淨凡心者是，最後須用空字訣，即空聖心者是。這即是說：放心妄心凡心不可有，即聖心亦不可有。無聖凡心，無仙佛心，方可希聖希仙希佛。

定觀經有言：「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此爲修心工夫下手

要言。欲不動心，須滅動因。外緣不入，內緣不生，外閉六塵，內閉六根。便可稍得此心無念無動。其次，可用繫心一處法，念起即覺法，心息相依法，神氣相注法，均可得心靜、心定、心空妙用。

萬般易淡，名心難淡；萬般易斷，慾心難斷；萬般易忘，情心難忘；萬般易滅，生心難滅。修道人稍有生心，便難有進境。不大死去一番，便難有受用。一學道，即先須將自己當已死人，自可無事莫辦。

初學道時，妄心最難降。有一分妄心，即障一分真心，也即是障一分本心。如何降伏其心？禪宗教你參話頭，淨土宗教你念佛號，道家教你凝神寂照玄關竅，教你守中守一守丹田，均是拴心猿、鎖意馬、截斷意根下妄想的法子。亦就是息妄心、死偷心的法子。達摩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斯時，內外雙絕，物我兩忘，進而心超象外，人法俱捨。即一切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一切法。即一切用，離一切用。離一切心，亦不離一心。空空如如，佛來佛掃，魔來魔掃，仙來仙掃，聖來聖掃，將一切掃得乾乾淨淨，萬有皆空，一塵不染時，自能得見本來心性，不失本來面目，而得識主人公矣。

虞廷十六字心法，簡之祇是一中字而已！中即道，道即善也。道心人心，只是一心

，豈有二哉！此心不動，七情六欲未發即爲道心；此心一動，七情六欲已發即爲人心。精一是工夫，所以約心也。執中是抱道，所以不須與離也。約心即約人心復歸於道心，亦即天心，亦即本心。此即減字工夫，將一切人心，減而至於無，便合道心，而亦本心見矣。此一約字，也就是孔顏心法，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工夫也。

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即是說：聖人無心爲用也。修道以無心爲要，無心則與物冥，而無對於天下萬物也。居其樞要而全其玄機，則可應無方而用無窮。人一至無心於物，無心於事，無心於名，無心於利，亦無心於人，無心於我，無心於道，無心於用。於一切無心，亦無一切心，於一切無用，亦無一切用！則自可與道合真矣！惟須知，修道貴無心，然非無心即道。古德有言：「莫謂無心即是道，無心還隔一重關。」儒門重無思無慮。無思無慮，亦即不用心耳。不用心，有心即無心矣。

劉念台云：「學者遇事不能應，總是此心受病處。只有鍊心法，更無鍊事法。鍊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此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學者鍊心，貴能清、能虛、能靜、能定。清虛靜定四字訣，乃鍊心入道之門。

學道人宜以治心爲首。定真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臾，時刻抱一，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外，慎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生也。衣麤而淨，存素

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爲先，免嫉謗也，誠敬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密行教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能乎此，則初功盡矣。」

圃翁論安心之法有云：「凡喜怒哀樂愛惡欲，與乎勞苦憂患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爲製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間或偷入，即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久之，自能有海濶天空之象矣。」此爲經驗談，亦是吃緊語！

修道之士，名不可邀，利不可爭，功不可居，便宜不可得。善則讓之於人，惡則歸之於己。斯近道矣！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凡名利場不可久住，遇是非窩，務宜早脫。便過半矣？」其言得之。

六、靜心訣要（靜學指微）

大道無多子，唯在清靜一法門。故靜字訣，乃爲修道第一訣，一切法門，均從此一法門下手。身靜則生陽，心靜則生慧，氣靜則生神，神靜則生精；而一以心靜爲頭腦。靜則定，定則得。白玉蟾祖有言：「大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又云：「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小以養德，守清靜以養道。」而老子之學，則純以清靜無爲爲主旨。故清靜法門，實爲三教聖人所共守。而世人則無不在競逐勞役的紛紛擾擾中討生活，殊不知：「半日安閒半日佛，片時清靜片時僊」也。要作仙作佛作聖人，及得大智慧，立大功，創大業，樹聖德，均非從此靜字下手不爲功！

老君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故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惟欲遣欲澄心，首須攝念歸靜，行住坐臥，皆能存心於內而不離腔子裏，返居神室，而無思無慮，無念無欲，寂然不動，方可謂之守靜之功篤也。心能靜定虛寂，內守無爲，而不放失其本心良心，則自可徹見先天之靈明真心矣。道家習靜，首在求此真心爲用。真心之用，爲無用之用，無用之用中藏大用，真精真氣真神之三品大藥，均從此而生者也。

學道人貴能心靜神清，心靜則泰然自得，萬事不足以撓之；神清則燭照朗然，萬物不足以亂之。靜時察萬事，自然皆有欄柄；清時觀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清靜二字，一生受用不盡，非富貴中人所能得也。昔郭康伯遇一仙翁，授以保身衛生之術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此爲養生要着。心生則種種意生，心滅則種種意滅。意生則事生理生，而事障理障亦隨之。事生理生則神濁，事障理障則神迷；此皆所以爲道之賊也。

心靜則神清，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心滅則神存。古真謂「心死則神活，心生則神死。」心死者，虛之謂也。心生者，實之謂也。老子貴虛貴無，如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心則尤然，一住事物則撓於事物，一住理法則紛於理法，而不得其虛靜矣。心不虛靜，則神不清明。儒家常言清明在躬，此須自「虛靜其心」中來。虛則靜，靜則清，清則明，明則靈，故苟能一心虛靜，寂寞無爲，不生一念，不染一塵，則自能虛靈不昧，而得神化通矣。程明道於「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時，曾爲詩曰：「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蓋

人生無論處任何境況中，能靜觀萬事萬物，則不但可無入而不自得，且亦得見「道心」與「天地之心」於無形也。

學道人總以清靜其心爲第一要着，打坐即所以求心清靜也。故一上座，即宜將內外心境妄想雜念，一刀斬斷，一齊放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內外俱泯，能所雙絕；久久自可入道。清時能見性，靜裏好參玄。

玄中子云：「當坐時，欲求能靜，務宜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非莫問，人我兩忘。百惡俱息，八風不動。」另有八字工訣，即「凝神寂照，一靈獨覺」。初下手，切宜注重心息。水火真經云：「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再宜注重神氣。胎息經云：「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再後工法更多。然總不外煉精化氣（初關），煉氣化神（中關），煉神還虛（上關）等三關工夫。至最後一關，則爲煉虛合道。

於坐中久靜，則自陰氣潛消，元陽滋長；萬塵不染，一靈獨照。元陽長則命光生，長生久視之道在此。一靈照則性光現，神通變化之道在此。所謂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等等，皆由此一靜中生出。道佛門中上乘人士，均諱言神通，以此亦礙道也。靜則定，靜定則超脫淨盡，而心海性天，亦平靜無波，朗照無遺，故可得入神明之境。

。故古真謂：「靜能通神，定能入化。」昔伊川入嵩山訪王子真，子真早候於松下。問其何以知之，曰：「一年前即已知之。蓋伊川先一年亦動念訪王，而以事未果耳。後又入嵩山訪董五經，五經便先爲之備茶菓以候，程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此等先知神通，以及其他更大神通，道佛門中俯拾皆是，惟常被一般人目爲怪異耳，實則潛修之士，有之亦諱莫如深，不肯以炫人。王董二人，亦旨在禮數，非欲故爲神異之能也。性功如此，命功中又何獨不然？故習靜，全是功夫，惟其功夫在「強內」耳，與用動功以「強外」者不同。

惟修道習靜，非徒以養生爲事，尤在其「靜能增慧，靜能開悟，靜能入聖，靜能證道。」得道之士，不但臨生死之際，能談笑脫去，即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事，亦類能心中了了，其能致此者，即在由靜而生之定慧力耳。惟此仍無關於大道！大道不在於生死事，不在於神通事，此爲切要語。

修行功夫，當初入手，靜心最難。在靜坐中，有時萬念併發，此滅彼起，大有「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之概。欲收拾愈不能收拾，有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綠楊牆外出秋千」者是。欲斬截愈不能斬截，有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者是。故呂祖有「煉心至靜」，達摩有「制心一處」之教，均以心機難息也。是故靜心之要，

首須「息心」。禪宗有「牧牛圖」，道門有「牧馬圖」，（註：可參上乘修真大乘集。）均息心法也。經謂「心爲賊王」，故擒賊先擒王，修行先擒心。如何降服其心？三教聖人，均以此爲首要。將心覓心，了不可得。將心遣欲，遣欲心是心；將心止念，止念心是心；將心斷緣，斷緣心是心；將心簡事，簡事心是心；將心參禪學佛，參禪學佛心是心；將心了生死大事，了生死大事心是心。總之，凡有所事，即是心在；欲得無心，總非易事。此須漸修，非可一蹴即幾；此關功夫，非可頓悟即得；觀牧牛牧馬二圖，即知其言之不謬也。故道家用煉心二字，煉心者，煉去其人欲之心，攀緣之心，念懷之心，恐懼之心，好惡之心，浮競之心；總之，要在煉去動心，而歸於一靜耳。

玄關秘論曰：「心牽於事，火動於中。心火既動，眞精必搖。故當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旨哉言乎！凡人心被物轉，聖人心轉却物。心役於物，則神動於中。識神既動，眞神不生。或于役於事物，或沾染於名利，或痴迷於生死，或執滯於道法，有一於是，便即生心。有住生心固非，無住生心亦非。一有所生，便有所用；一有所用，便有所失，而非眞心矣。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凡心死則聖心見，塵心死則眞心見，人心死則道心見，法心死則天心見。尋着汝父母未生前本來心住處，返本還源，歸根復命，便是汝大休歇處！大息心處！此正達摩祖師所謂：「心本寂滅，

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寶持禪師不云乎：「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能得息心妙用，則自有境無礙，所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與「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者是也。

本淨禪師有云：「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又云：「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此是徹了語。若再向上一着則是：「莫謂無心即是道，無心還隔一重關。」以着有着無，住有住無，兩俱不是也。前者破有，教汝莫執有；後者破無，教汝莫執無。故永嘉禪師嘗謂：「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以兩俱不可墮也。

六祖有言：「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又云：「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心迷則心生，心悟則心寂。心生則念生，心息則念滅。我息一切心，即無一切念。我無種種心，即無種種念。修行人如能七日七夜不動念頭，即可得正道。古德云：「諸人心心不息，念念無住。若能於不息處息，於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此是寂心息念一法。永嘉云：「凡人多於事礙理，境礙心；常欲逃境以安心，遣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此亦即寂心息念一法。心可成佛，心可成道；心亦礙佛，心亦礙道。就其可成言：即心即佛，即心即道。

就其不可成言：即心非佛，即心非道。前者就真心言，後者就凡心言。前者心心無念，後者心心有念。故夾山密公云：「心本是佛，因念起而漂沉；岩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衆相現而本體不動，聲色俱而不隨不壞；如雁過長空空無迹，影沉寒水水無心；便自得真心自體矣。」

玉虛子詩謂：「物物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三般觀曉悟，悟者不知誰？」又云：「無無藏妙有，有有觀真空；湛然俱不立，常寂性融融。」這是徹了語。此意通三教，萬法無二門，入者有得！圭峯禪師謂：「心無自相，託境方生。境性本空，由心故現。」若能心境俱泯，體用兩寂，則自心境兩不相礙，本源湛寂清明，自在虛靈，則此心便不祈靜而自靜，不祈息而自息矣！

總之，三家聖人教人，總以靜心爲入門訣。心不清靜，不能一塵不染，一念不生，一切修爲法，皆無從落腳生根也！

七、養心訣要（心學指微）

養心之要，在養得此心一團寂寞恬澹，虛靜無爲；養得此心一團活潑真機，生趣盎然；養得此心一團廓大無倫，性天渾然。心不可不虛靜，心不可不廓大，心不可不活潑，心不可無生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養心即在養此天地之真機生趣耳！明道窗前草不除，在「欲觀造物生意」。又爲盆池以蓄魚數尾，在「欲解萬物自得意」。此即爲欲藉以養此心之生趣與真機也。養真集云：「人心要死，其機貴活。死謂死其欲念，活謂活其理趣。」故學道之人，即使終日危坐儼然如泥塑人，然絕不可無「滿腔生氣」。生生之機爲易，生生之用則神，否則便爲真死人矣！何能入道？一般人不能體此生生之機與用，於是坐是坐，行是行，靜是靜，定是定，內中毫無關捩子，又何能有結胎生神等無窮之變化與境界？明道常教人「解天地生物氣象」，即在藉外觀以資內養也。又謂「觀鷄雛可以識仁」，即在教人以仁存心、以仁養心也。仁無他，只是一片生意耳！儒家一個仁字心法，祇是此一生機與真趣耳。此一些子機趣，確是「卷之則退藏於密，放之則彌綸六合」。大而充乎天地萬物者，祇是此一生機，小而充乎吾人之身心性命者，亦祇是此一生機；養吾生生不已之機，以合天地生生不已

之機；復援天地生生不已之機，以充吾生生不已之機。則天地之生無窮，而吾之生亦無窮矣。此機爲何？曰：即氣耳，即炁耳。古真曰：「擴得生機充天地，妙用全在一炁中。」又曰：「一炁無窮化，此生萬萬年。」故黃帝陰符經以「盜天地之氣」爲教，這便是吾人養心與修道樞紐。而世人很少能體會到此，總是忘生以徇欲，捨生以赴死，又烏在其可以入道也。

養生之要，首在養心。却病之要，亦先在卻此心之病；心病一除，外病自遠。昔賈文宿有云：「或問長生不死有術乎？曰上壽不過百歲，長生不死，吾未見其人，不知其術，無已則有卻病延年焉！世之所云卻病者，咸曰薄滋味，節淫慾，寡言語，戒嗔怒，保形煉氣，數者而已矣！然此猶治表之術也。吾之所謂卻病者，欲吾心之不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貨財則思爭奪，遇功名則思擠排，遇勢欲則思趨附，遇睚眦則思報復，遇患難則思推避；未遂則心病於患失，已遂則心病於患得，是以外物日攻於心，則內病日入於膏肓。雖有外之所養，終不勝其內之所擾，此扁鵲之所以望而走焉者，壽焉得不促。苟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榮辱得喪，俱不足爲吾心累矣；即小之而疾病，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日以廣，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他又何術焉！」故曰養生莫要於

養心。天玄子曰：「養心之大法有六：曰心廣、心正、心平、心安、心靜、心定。心廣所以容萬類也，心正所以誠意念也，心平所以得中和也，心安所以寡怨尤也，心靜所以絕攀緣也，心定所以除外累、同大化也。」以此治心，雖不證道，亦不遠矣。蕭子有言：「心藥一味，小可以卻病防老，大可以入聖超凡。」誠不誣也！

凡事都有個根本，養生之根本，不在養形養體，而在養神養心。何垣有言：「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攬，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養內即所以養外，根本健則枝葉自無問題。心爲身之主宰，神之憑依；捨此心而不養，祇事形體之健，無益也。白鬚老人曰：「少年要用心，中年要養心，老年要息心。」此言甚是，雖曰息心，實亦即養也。」

大學以正心教人，其言有曰：「心有所念慮，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正。」廣而言之，心有所貪癡，則不得其正，有所愛憎，則不得其正。有所私利，則不得其正。有所攀求，則不得其正。亦即是說，欲正其心者，必也無念慮心，無恐懼心，無好樂心，無憂患心；復無貪癡心，無愛憎心，無私利心，無攀求心；以至無一切心，寂然不動，方可不失其本心，而自得其正也。欲養其心，使自得正，首須自不用心始。有心不用，便即無心。無心之謂，非無心

體，在無心用也。心用一止，自能內守，而不外緣。既不緣物，亦不緣境，外物不入，外境不擾，外誘不引，外欲不侵，則本來心自即現前。故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必如是，方能居塵出塵，住境離境！不求入聖而自入聖，不求合道而自合道矣。此亦爲養心要法。

其次，孟子心學，有三綱領：曰無失其赤子之心，曰求其放心，曰不動心。此爲其一生修持工夫之最得力處。守此三綱領以爲「養心」之準繩，則畢生受用不盡矣。綱領雖三，實只一心。赤子之心無失，則本心得；放心能收，則本心得；一心不動，則本心得；本心現前，無染無加，無虧無缺，則頓超聖地矣。而三者中尤以求放心爲本，求其放心所在，收而存諸腔子裡，不再向外馳求，則此心自寂然不動。心住心位，不爲外境外物及欲念所動，則赤子之心亦自得矣；此即所謂收心法也。心能收而寂然不動，則自得其養矣。養心與收心之要，下手處只在寡欲而已。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嗜欲少，則心不爲外物所誘。能不爲外境所動，則心自內守；能不外馳，則心自內存；存而不失，則自得其正，自得其本來之心矣。故又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寡欲之極便爲無欲，人而無欲，則心自清虛靈明而近聖矣！此心一無貪求欲念，

則自不放。心放於名則傷於名，心放於利則傷於利，放於飢渴則傷於飢渴，放於聲色則傷於聲色，放於天下則傷於天下；無所不放，則無所不傷，而亦無所不役，此心又安得寧靜自養，清閒自適哉？

又次，孟子學問，有一大綱領，即「先立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不待立而自立矣。所謂大者，即指此心而言。聖凡之同爲人也不二，聖凡之心亦不二，然而有聖凡之分者，即在一不失其本心，一失其本心而已。故孟子答公都子問：「均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有曰：「從其大體則爲大人，從其小體則爲小人。」從其大體者，從其本心之正也。從其小體者，從其身目口體之欲也。又答「均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有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其所謂先立乎大者，即先立其心也，此爲入聖之門。

所養者大，則所成者大；所養者小，則所成者小。是故內養告心使與天地同其大，則其所成者，亦自與天地同其大矣！修道人應存天地境界。有天地氣象，視堯舜事業，猶如浮雲過目；則帝王將相富貴功名等塵沙事業，又焉能動吾心於毫髮！你能視黃金如糞土，等帝王如草芥，以如此高遠眼孔自養其心，自期其成，而不能高明配天，博大配

地者，未之有也。良以配天地人物，其條件全不在富貴功名也。故曰：欲有所立，先立此心；欲有所養，先養此心。養其博大高明之心，則其所成者亦自博大高明而萬古不朽矣！道家之養心，尤在於極高明而極博大，故能清靜恬淡無爲，寂然自守，大不爲天下動其心，小不爲一己撓其神，而一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爲自得，故鮮有如世間人之栖栖皇皇，於役終生也。

八、止念訣要（心學指微）

修道人第一要着，在斬除雜念，再使念念歸於正念，由正念而止念，由止念而無念，正所謂「一念不生，寂然不動」者是。當入坐時，雜念最難除，萬念紛紜，莫可止極。愈除愈不得除，愈止愈不得止，有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者是。對此先可用斬截工夫！妄念起於識根，將識根斬截，則自對境無心；或轉識成智，則自對境無妄。妄念之生，在於妄塵；欲滅妄塵，先淨六根。六根清淨解脫，則無六塵；六塵既無，則無六識；六識既無，則自真心現前，而妄想雜念，亦自不消而自無矣。

其次，可用覺照工夫。古真謂：「念起即覺，覺之即無。」「念起即照，照之即消。」佛家常謂：「念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但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便即可無念也。無念之念，謂之正念；正念現前，識念自然污染不得。」正念唯一，便可念念不生，無念即無生，無念亦無滅；由斯而漸至於止念之境。念止至寂，渾渾淪淪，寂寂惺惺；無人無我，無天無地；自然沖虛靈明，寂靜如如，而入真無念無息之大定之天，與道合一矣。故清淨子詩曰：「妄念纔興神既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田既亂身無主，六道輪迴在眼前。」

修道之人，能至念頭不動，或一念不生，便自可一時有一時之福，一日有一日之福，一月有一月之福。此須由煉而漸至，非可一蹴即幾也。理可頓悟，功須漸至！見卵而求時夜，見嬰而求勇士，曠古以來，未之有也。及其用功之久，自然有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能所兩忘，色空俱泯，無滯無礙，不染不着，而得入大自在天也。六祖云：「惠能無技倆，不斷百思想。」此是六祖境界，非初入道人所得而言也。故初學道人，總以無念爲下手工夫。無念之初，先求簡念，簡之而至一念，一念專精，再簡之便可無念矣！呂祖百句章云：「無念方能靜，靜中氣自平；氣平息乃住，息住自歸根。歸根見本性，見性始爲真。」故無念實爲修道之入門切要功夫。

念頭之起，全在一心向外放馳，將放馳之心向內收回放在腔子裡，一馳即收，久久純熟，自可到念頭不起境地。此即古聖所謂「退藏於密」者是！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求放心」三字訣，即爲千聖血脈。心不放，即能存。放則念起，存則念止，看它從何處起，從何處出，從何處止，使得「本心」「真心」之所在。真心與本心，祇是一點靈明，虛靜寂照，無聲無臭；一有營爲，便生念慮；思慮心一起，即失真體。在此處認心，祇是心之運用，而非心之真體也。陸約菴有云：「看前一念過去，後一念未來，這過去未來之間，是名無念。卻向此一眼認定，再莫放他，便是

真心所在。求即求此，存即存此，養即養此，學問即學問此。」尹真人詩曰：「靈光終夜照河沙，凡聖原來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六根不動，念即不生，六塵亦自滅矣。念起即妄，念止即真。止念旨要，即在求復其念頭不起之真體，而得徹見本來面目，以爲入聖入道之初功也。

一念起則一害生，故聖人常以無念爲宗。聖罔念則狂，狂克念則聖。聖狂之分，祇在一念耳。仙凡之別亦然。無明即在念起，斷無明即在止念。止念之下手，即在用克念法。克念之道，有須從事上克者，有須從理上克者，有須從心上克者。工夫不同，下手處不同，歸趨則一。惟以從心下手爲簡要，克至萬念俱無，一念不起，得道矣。洪自誠謂：「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爲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輕易放過。」大抵心地清淨，則一動即覺，覺即轉，轉即無矣。其次，在用觀心法。觀心不動，其念自止。復觀一念未起之前，念自不續。古云：「觀心心不有，心無境自空。」若徒用心止念，則有如火上添油矣！

修道人欲除念澄神，首在能不起煩惱心，不起貪求心，不起妄想心。一有妄想心，則凡明知其不可能者，亦無不幻念紛飛。一有貪求心，則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無不貪心難斷。一有煩惱心，則即處瑤池仙境，玉闕天宮，亦無不苦念叢生。三心斬絕，

則自可心地清靜，一念不生。設不能一念不生時，亦可以「一念繫心，永不旁務。」進之，委心虛無，不續不隨，則自抵於「無念」境界矣！

六祖有云：「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凡夫乃真佛種子，煩惱爲無上菩提。超凡以入佛，入佛而不住佛位，即佛以入凡，佛凡無分，此是大慈大悲無上成就。脫煩惱以證菩提，用煩惱亦可增長菩提。再進一步，菩提而不以菩提自了，再轉向煩惱中去，所謂湯鑊中行者是。惟工夫到此境地不易。又張拙見道偈謂：「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與憨山大師所謂：「妄想興而涅槃現，煩惱起而佛道成。」亦煩惱即菩提之又一註腳也。修道人可由此併參！

六祖又云：「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凡夫與佛，祇在一念迷悟之間；迷即凡夫悟即佛，作仙作聖人亦然。這是何等簡易事，一念轉回，頓超立就。老子教人以「能嬰兒乎」？孟子教人以「不失赤子之心」，佛陀教人以「窮取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都是教你向後退轉，向內收斂，不向前奔馳、向外追求；以向前向外即迷，向後向內即悟也。以嬰兒、赤子與父母未生本來面目，均爲無境、無相、無念、無心意識之本體。故六祖接着又說：「前念着境即凡夫，後念離境即菩提。」這即是說；對境有念即凡夫，對境無念即菩提。對境生心即凡夫，對境不生即菩提。着境即離，一離即滅；前念

既滅，後念不生；心境俱泯，內外無分，如如不動，渾然一氣，即可入真如境界。吾人須知，境從有上立，道向無中參！體認老子一個無字，則本來無心，何有前念後念？本來無境，何有着境離境？故六祖一道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即得衣鉢也。

體得無時萬事休，人生何必苦追求！無奈世人忙到老，大休前頭不肯休。正是「舉世都從忙裡過，誰人肯向死前休！」故古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惟欲當下割斷萬緣，死心學道，求得一個真休歇處，亦非易事，亦非難事。能休則當下即是！不能休則雖萬世，亦仍依然故我也！

九、息妄心訣要（心學指微）

學仙佛聖人之道，首宜息妄心。息妄心即所以全真心。真心在妄即凡夫，妄心全真即菩提。人心最難降伏，妄心無時不生，無時或息。能息妄心，即得真心，亦即虞廷心傳之所謂「道心」，孟子之所謂「本心」，道家之所謂「天心」也。

息妄心之道，首在「息心機」。內息其機，自可不外放不外馳；不放不馳，則自可止於其所，寂然不動。不動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前靈；虛靈寂照，神明朗然。到此時，靜固靜，動亦靜；不用固靜，而用亦靜也。無動靜，無內外，心境一如，則妄心不息而自息矣。「內息其機」爲一法，「外格其物」又爲一法。內機難息者，以外物之擾也。如外物不入於內，不撓其神，不搖其心，則自貪心不萌，慾心不發，機心不生。經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有失本體，本體失，去道遠矣！故必「心如牆壁」，使外物不入於內；萬緣放下，一神寂然，使內心不緣於外；內外兩絕，則自「虛極靜篤」，又何放心之不收，貪心之不正，嗔心之不寂，癡心之不絕，妄心之不息哉！凡心之動，均爲人欲所累。人欲淨盡，則自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自道心現前，真心獨耀，而人心寂滅矣！

經曰：「祇滅動心，不滅照心」，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凝其神而寂其照，乃入大定門徑。常惺惺常寂寂，常寂寂常惺惺，此是入定工夫。滅動心所以存道心，去識心所以存真心，去人心所存天心。邵子曰：「一念回機，即同本得。」道家返還工夫，祇在求復本體。本體復即是先天，本體失即是後天。本體失，一心即萬心；本體得，萬心即一心。人豈有二心哉？就其用言，一可爲萬；就其體言，萬即是一。妄心一息，真心自見。道家重返本還原，以復我本來面目，本來真我，初工祇在息妄心一着耳。

夫寂然不動者，心之體也；感於物而動者，心之用也。孟子曰不動心，在復其心體也。曰求放心，在束其心用也。修道以煉心爲首，煉心首在求已放之心，收而常存於神室本位，守而勿失，便可亂時常少，而清時常多；清明在躬，則自心正，而儒家正心誠意之功畢矣。將此「寂然不動」四字守得牢固，能一二十年不雜用心，自可直入聖真之門矣！

故修道之人，十二時中，此心常宜內守，常不雜一念，使不向外馳求，即蕭子所謂：「念念不起方寸」者是！心存則神清，心靜則神定。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莫測；至玄至能，放射不息；偶不檢束，即徇物慾於軀殼之外矣！故孔門以「慎獨」爲教。心徇於物，逐於慾，即斃於物而死於慾；馳心於外，道之賊也。制心於中，道之本也。

「時時保此七情未發之中，全此八識不染之體」，以息妄全真，此即工夫綱領！

世間不少人總是妄心難息，一味向外馳求，而不知「反觀內守」。佛家教人念佛入道，在使此心繫於佛也；禪宗教人參禪入道，在使此心繫於禪也；仙家教人守竅煉丹，在使此心繫於丹也。萬千法門，無非在要此心有所守，有所繫，有所止，亦即是有所存而不用也。了玄子謂此爲「死心正法」！

心活則神死，心死則神活。心生則道亡，心死則道生。此心不大死一番，何由得神活道生。世俗人總愛自逞聰明，機心用事；實則愈智愈愚。若能鉗其心機，黜其聰明；則自愈愚愈智。須知心之與神，用則亡，不用則存。多用多亡，少用少亡，不用不亡。其於事也，多用多失，少用少失，不用不失。故聖人不自用，亦不爲人用者以此。

金剛經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而生其心，即道心，亦即仙佛聖人之心。有所住而生其心，即人心，亦即世俗凡人之心。故世間人，無不住境生心，住善惡則生善惡心，住是非則生是非心，住愛憎則生愛憎心，住知見則生知見心。其次，住名利則生名利心，住得失則生得失心，住禍福則生禍福心，住人我則生人我心。無所不住，則無所不生其心。體本無二，用則有二；心本無二，生則有二。聖凡之別者以此！對境無心，則自無生無滅，而得歸於虛寂靈明之本體矣。

人人皆有個仙佛聖人種子，自求即得，自棄即亡；故人人皆可為仙佛聖人，而不可必其人人皆能為仙佛聖人。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又曰：「克己復禮歸仁。」即是教你自求自修自證自成也。切不可捨却自家金飯盃，反向四方行乞也。

昔者，佛祖傳迦葉，佛祖拈花，迦葉微笑；即得傳心。此意會得道不得，微笑即是，道即不是。佛祖會，迦葉會。會者不言，言者不會。有如啞子吃蟠桃，只許自知；啞子吃黃蓮，亦只許自知。其後迦葉傳阿難，不以心傳，而曰「倒却刹竿」。迦葉不是佛祖，阿難不是迦葉；阿難博學多聞，倒却刹竿，在教以自求自心，自證自心；自心是佛，即心即佛；不必向外馳求也。向佛求，向法求，兩俱毫無干涉，一輩子摸索，仍是依然故我！

妄心生即凡夫，妄心滅即菩提。世俗人均為妄心所轉，故不能透迷為悟。妄心熾則真心滅，故不能超凡為聖。能轉妄心不為妄心所轉，能轉命運不為命運所轉；能透脫世俗不為世俗所污染，能透脫天地不為天地所樊籠；方是大丈夫行徑。不能大解脫，便不能自在，不能自在，便於入道有碍。一般人一生均在枷鎖中行腳，在地獄中活着，而不自知；得志飛皇者，反而沾沾自喜，其痴可笑，其愚則不可及也。

用工要到心無一點雜念，即無一點妄心，方為入道門徑。此不僅坐時如是，行住臥

時，亦復如是；此是道佛門中吃緊功夫。此一休歇妄心之道，在佛門中常用功夫，略有十種：一爲覺察息妄法。二爲休歇息妄法。三爲泯境存心息妄法，亦即臨濟之奪境不奪人息妄功夫。四爲泯心存境息妄法，亦即臨濟之奪人不奪境功夫。五爲泯心泯境息妄法，亦即臨濟之人境兩俱奪之息妄功夫。六爲存心存境息妄法，亦即臨濟之人境兩不奪之息妄功夫。自三至六，爲著名之四料簡者是。七爲內外全體息妄功夫。八爲內外全用息妄功夫。九爲即體即用息妄功夫。十爲透出體用息妄功夫。以上十種，隨緣習用，並不須通體全用也。

道門中常用者，除可併參以上各法外，一般欲息妄心，多用一靈獨覺法，心息相依法，神氣相抱法，胎息如如法，真意流注法，凝神寂照法，水火既濟法，炁機運行法，小轉乾坤法，大轉乾坤法。以上各種功夫，任做一門，自可念頭不起，妄心全消；內外兩忘，能所俱泯。真心在道，則體用人境，皆全與道交融而合真矣！有心不用，念從何起，念既不起，妄何由生；此則不息妄而妄自息也。

